

至於菩薩樓炭經士真開王有一太子名波迦
迦譯士大魚王也係李行經士中天有城名曰
復多耶人民繁熾其中有帝名大魚王從此王
乃至大名稱王有子孫相承苗裔計有八萬四
千二百七十二王盡是金輪王家後有二王焉
留淨提主名弗草王草王有太子名大弗草王
大弗草王無子為王作是念言我上祖代代相
承皆是金輪王之苗裔我今無嗣種姓待恐斷
絕我若出家恐斷王種若不出家則斷聖種思
惟是已則持國奉付諸大臣王乃入山修造成五
通仙名曰王仙此王仙先有夫人名善觀在官
有娠後生一子是大弗草王之苗裔也後諸大
臣知是王仙太子遂則重冊灌頂紹承王位号
為道王又云弗草王亦曰弗草王也王有二妃
一名善賢二名妙端正妙端正者生四太子一
名矩面二名金色三名象眾四名別威善賢夫
人唯生一子名曰長壽端嚴可喜世間小兒唯
無骨相不堪紹位善賢思惟妙端正四子矩面
象眾兄弟群族我今唯此一子雖然端正不堪
為王作何方便今我此子得紹王位今時遂王
駕幸宮苑去慰諸妃善賢出來啓王言我種種
安隱唯有一願擬使王乞願王賜我王曰從心
所欲朕當與之善賢曰王不得變悔請王設誓
王言若變悔者朕當破作七分善賢曰大玉日
炬面等四子宜可撰出王言此四子無過王何
撰出王良久思惟為自設誓已不還願故遂則
四子撰於他方時四王子自父王言我等四人
不違餘過恐恐撰我小國何也王言知汝四子

祖堂集

卷一

一

實無過失不違撰述如上所說此非我心善賢
之意勝四童子所生庶母并眷屬等聞此事已
候至王所曰大王言我等四子奉王撰出我願
隨去王言宜俟遲王有勅續告四子若欲姻娉
其嫁他族宜親內姓無令種姓斷絕此四童子
收王教勅則領眷屬而北而去至舍夷林其中
水土寬平無諸坑阜將諸眷屬住此林中稻德
盛故遂成巨國後過王恩問群臣朕昔撰出四
子今在何方大臣奏曰今在香山之北雪山之
南二山中間有林名曰舍夷地溪豈號人民熾
盛百姓歸之猶如鄒市贊成大國稱立為王名
尼拘羅城古仙迦毗羅得道之靈因茲立城名
也時進王問已再三歡言我子釋迦我子釋迦
因此從德立姓姓釋迦釋迦者譯言能仁也大
迦王三子已改唯有別成号曰尼拘羅王是佛
祖祖此王有太子名曰拘盧羅王是佛高祖此
王有太子名曰釋迦王是佛曾祖此王有太
子名曰阿子頻王是佛祖此王有四太子一名
輪頭檀那則淨飯王二名輪拘盧檀那則白飯
王三名達宣那則斛飯王四名阿祇都檀那則
甘露飯王淨飯王有二太子一名悉達多則是
佛四月八日生身長丈六二名難陀則是送風
掃地者四月九日生身長丈五尺四寸白飯
王有二太子一名調達是佛當兄四月七日生
身長丈五尺四寸二名阿難是佛弟者四月十
日生身長丈五尺三寸斛飯王有二太子一名
釋摩男提士成金者四月十二日生身長丈四
寸甘露飯王有二太子一名波叔出家竟四月

祖堂集

卷一

一

十三日生身長丈四十二名跋提子八道四月
十四日生身長丈四寸佛本行經曰今時讀明
菩薩在兜率天上心念欲化一切眾生遂勸全
國天子休普觀衆諸王種族則當為吾種一生
廣金圓天子奉普薩勸為其觀察觀察已竟日
普薩言有剎利種姓瞿曇氏剎利帝後依瞿曇
大仙學道但師姓瞿曇氏元季以來世世為金
輪王之種族乃至過王昔裔以未子孫相承住
彼迦毗羅城釋種之所都也其中有王名阿子
頻王此王有太子名輪頭檀那王今此王者於
一切世間天今之中有大名稱堪為普薩託生
之靈普薩歎曰善哉善哉汝普觀察諸王種姓
如欲所說我定生彼又經云護明普薩欲降下
時摩耶夫人夢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今欲受
八臂清淨發成當當成已遂則眠於夢中見有
一六牙日為其首朱色七支柱地以金裝牙天
人垂之徑空而下赴淨飯王宮接阿含經日推
佛降神母胎則當此土如周第五帝王即位
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至
二十四年甲寅之歲摩耶夫人於毗羅城中遊
戲快樂見彼羅樹花可愛攀手攀枝喜菩薩從
右脇而生往得真金色相好具足又普薩經云
佛初生時放大光明照十方界地猶金蓮自然
捧足東西南北各行一步觀察四方一手拈天
一手拈地作師子乳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偈曰
我從無量劫 是最後身 我已得脫離 當度眾生
說此偈已成九龍吐水沐浴太子太子浴已黑
然下諸蓮同世間嬰兒又家周異記云明王即

祖堂集

卷一

一

位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水漲忽
然漲漲有聲人舍山川大地咸震動其光有
五色貫入大欲過於四方昭王問大史籍由日
是何祥也籍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又問
於天下如何曰則時無也他一千手小臂較
披於此土即是佛初生而天竺國迦毗羅城淨
飯王宮瑞應此土索十二目摩羅太子年空
十九歲皇后宮父王恐其出家遂封爵親王
太子太子不樂坐至三更五百宮人悉皆得睡
淨居天子時在虛空中說偈告於太子
世間不淨眾惡逆無過勝人身體性世間衣服莊嚴故
愚癡是達生食飲是人能作如是觀如夢如幻非真實
速捨無明勿放逸心得解脫功德身又天人於胎中
又手曰太子言時可去矣太子聞此偈已心生
歡喜隨命車匿轎轎而去四神捧之踰城西北
而去太子念言夫出家者其大慈惠不替易時
王必罪於門人則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令知
瞻空西北而去時當此土周昭王四十二年壬
申之歲二月八日夜半也案律云太子去已至
摩竭陀國班茶山中於其上結跏趺坐作是
念言以何物割除諸塵起此念淨居天子便
即持刀太子自把割除塵已淨香天子更持絲
僧伽梨衣便脫舊日所著衣服穿脫冠冠白馬
等付與車匿持還王宮并說偈言時又王曰
假使思愛受持時至今盡會引離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今時太子在於山中勇猛精進
修無上道又詣阿藍迦藍三年學不用寢定知
非便捨復至瞿耶耶山三年學非想非非想

經卷第一

第一通

定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小童日食用少
經于六年苦行將滿則於尼連河浴苦行日又
就并稍難進取仙人挽位樹枝接於太子又回
果經云浴已我昔以歲多之身而取道者外道
言曰然則是淫婦故當食食太子曉起此念時
有難陀波羅奈神祇二人捧上乳糜太子又日
念言當何何而為食食踐起此念時四天王
各捧石鉢其時菩薩為千等故並乾之息食
欲故接成一鉢以受乳糜食色力欲請正覺
山雄李行經云太子思念當用何物而坐應須
淨草繩起此念路上遇刈草人名曰吉安太子
語曰此草可能惠施小許不為愛惜言安則投
與過道而去至巴覺山為太子德重故其山震
動山神出現語太子曰此非成道處太子問曰
何方堪耶山神曰從此去摩竭國南一十六
里有金剛座寶劫千佛皆果此座成等已覺宜
前往彼介時太子遂則下山遇一青龍青龍語
太子曰昔薩婆求成道處也太子問汝何知我
昔薩婆龍曰我昔於毗婆尸佛時為惡性比丘
毀罵三寶遂墮龍中無言其日過去三佛出世
我眼則開滅後遂用今見汝身令我眼開故知
汝是昔薩婆則引太子詣金剛座以草敷上遂昇
此座太子發願言我若不成就無上菩提誓不
起于此座而成正覺子之為佛故昔囉經云菩
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大悟便達偈曰
因星得悟 悟後非星不隨於物 不是無情
時當此土周第六帝祿王三年癸未之歲二月
八日成道因此三十成道也今時釋迦如來成

經卷第二

第二通

道意亦眾曰夫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諸自心
源違佛不墮結無為法內無所得無所求心
不繫道亦不繫結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應諸
位而自崇敬名之為道有一比丘問如何是清
淨淨性佛言畢竟淨故如何是淨性無知佛言
諸法純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佛乃
史久外道作禮讚曰善哉善哉此輩有如是大
惡大惡聞我法要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
淨外道以何而證而得入佛言如世間良馬
是鞭影而行如是說法性世四十九年後於拘
尸城城照連河側安樂樹間入於涅槃壽終
當七十九歲時月祿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
月十五日暴風忽起飄折人舍傷折樹木山河
大地悉皆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通達此土
連夜不滅當此之時則佛入涅槃之祥應又徑
經云今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眾舍佛
告諸大弟子迦葉未時可令宣揚正法又去善
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付
囑於汝汝善護持并勸阿難嗣二傳化無令斷
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今時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身心豁然
入于三昧於正受中悠然心驚舉身戰慄從定
中出見諸山地皆大振動則知如來已入涅槃
告諸弟子我佛大師入於涅槃經于七日已入棺
中昔我昔我應當候往至如來所恐已茶毗不
得見佛以敬佛故不敢飛空往來如來所則將弟
子尋路疾行應衣遠往正滿七日至拘尸城茶

經卷第三

第三通

毗阿問大眾言如何得開大聖金指大眾答曰
佛入涅槃已歷二七恐有損壞如何得開迦葉
言如來之身金剛堅固不可損壞德香芬散若
指握山作是語已涕淚交派至佛指所令時如
未大慈平等為迦葉故指白然開皆則解散現
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磨堅固之身令
時迦葉復重悲哀與諸弟子跪佛七匝長跪合
掌說偈哀歎曰

昔我昔蒙大聖佛 我今蒙佛慈悲 世尊滅度一何速
大悲不能留待我 我於雪山深林中 追觀如來未見
又觀見佛已涅槃 終然戰戰大驚 恐是暗室過世界
復觀山地大振動 則知如來已涅槃 故我疾來已不見
世尊大慈不棄我 今我不見佛涅槃 不蒙一言相教告
今我孤獨行何依 世尊我今大苦痛 情亂迷悶當何心
我今為世尊頂 為復敬禮如來尊 為復敬禮大聖手
為復敬禮如來尊 為復敬禮如來尊 為復敬禮如來尊
何故不見佛涅槃 唯願示我教如來 如來在世眾安樂
今入涅槃皆大苦 哀哉我深憂 大慈示教所禮處
今時迦葉說是偈已世尊七足則現二足十輪
輪相出於指外迦示迦葉從十輪放十光明
遍照十方一切世界時迦葉與諸弟子見佛
是已一時禮拜十輪輪相大覺世尊金剛雙足
還白入指封閉如故今時如來以大悲力從心
眉中火踊指外漸漸茶毗經于七日焚妙香薪
令乃方盡佛力威神內外白變而無損也此有
二表水一重白盤不損者表諸佛存焉內一重
白盤不損者表真諦不壞也自如來入涅槃正
中之歲至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一千九百

江寧縣志

卷五

七

一十二年散飯滿土迄今壬子歲九經八百八
十六年矣

第一祖大迦葉尊者摩竭國人七姓婆羅門父
名飲澤母名香志與瓶沙王克當一犁共
摩竭以爭鉅足逾十倍積衣者之具玉祈諸樹
神遺貢女之珍珠莊嚴塔像數徒金光之子結
成金色之妻果合前緣深扶宿願雖為貴偶乃
無欲情欲求出家深志願許便投世尊發心誓
願上法受戒清具中素無愛欲常行頭陀此
尊在日令坐付衣常於象中種穀第一今時大
迦葉告諸比丘曰佛已涅槃金剛舍利非我等
事何以故自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求軍服福
曰者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寶無令斷絕
為未來世作大光明昭隆正法今時迦葉作大
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曰
如來諸弟子 具足般涅槃 若得神通者 當共於結集
說是偈已則整提網提綱之中而傳此偈聲遍
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悉皆赴集聖眾既繁
遂擇內閣三藏外道五明是滿六通智圓四辨
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
寶林羅窟此七七其數今時阿難為漏未盡當
設跋闍比丘有他心智則便觀察知阿難凡有
欲漏故未及眾聖不得入會時阿難比丘當白
會言我事知來亦無故犯為白有漏不及眾聖
思惟是事曉夜匪行明相出時身勢疲極熱汗
之次頭未至枕得證果位心生歡喜則往賓餘
羅室擊其石門今時迦葉在於眾中問是何人
蔽我城戶答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

江寧縣志

卷五

七

汝漏未盡不得入來阿難答言我已證無漏迦
葉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通變以道果證今時
阿難則於神通往鎗孔入得在眾中證數五百
案有王經云迦葉告阿難世王我今欲集如來
三藏願大王為我搜羅王言頻請大聖集如來
三藏無有遺餘不捨慈受我供養阿難世王
為結集主時諸比丘則投盤起諮問長老大地
業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集修多羅
藏迦葉白聖眾言此阿難比丘多聞能持有大
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阿闍佛如來水傳器
無有遺餘佛所讚歎第一可謂彼集修
多羅藏大聖眾悉允之血案占阿難曰汝於今
者宜宜法寶阿難躬受教誨觀客聖而說偈曰
此正諸尊為 離佛不離教 猶如雲中 龍王之月
說是偈已孔聖聖之則是法座業七事記士今
時阿難言昇座已尊諸如好現身如佛眾見此
瑞則生三疑一謂大師應應故復涅槃起為我
華蓋宜若云法二謂他方諸佛知我福地受化
故而來此中宜揚妙法三謂阿難轉身成佛為
眾說法耶今時阿難而說定言知是我聞一時
佛住茅城某處某某經教乃王人天等作禮奉
行阿難則下法座却後土身諸菩薩等知是世
尊加被眾起悉達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
不錯謬乎諸比丘皆云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
葉請便波難某毗尼嚴次命迦葉延集阿毗曇
嚴迦葉則入頭智二味觀所集法藏皆無欠也
迦葉流布而不動跪阿闍世王攝悔經有三種
阿難一阿難陀此云憂喜持聲聞法嚴於上二

江寧縣志

卷五

七

衆隨力隨分二阿難隨隨此士慶喜贊持中
乘莊嚴於上大衆隨力隨分於下小衆容與
持三名阿難隨隨此士慶喜贊持中乘莊嚴
乘莊嚴於下二乘容與贊持又各教中有四阿
難何等爲四一者慶喜阿難結集教二者賢
阿難結集教三者與衆阿難結集教四者
海阿難結集教論其本也唯一金龍等佛誦
其迹也分四阿難弟子梵語阿難此無衆阿
者無也難者衆也論此無衆不分爲二一者斷
除煩惱無染是名傳教阿難出離修證無染是
名傳阿難阿難問阿難傳金龍外別傳个
什摩即慶阿難阿難應者師曰即却門前別竺
者阿闍世王請師說法師受請昇座良久乃下
王問師阿闍世下馬弟子說阿闍世大王在名重
迦維摩耶一乘而利物弘二教以度人實得
池心然無我想說法住世四十五年度無量衆
乃告阿難言如來正法朕什囑於我我今王道
持佛僧伽梨衣入闍世山侍聽天下生汝受佛
囑如楊正法乃令斷絕聽吾偈曰

法法本非法無法非法何法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今時迦葉說是偈已送入王舍城時阿闍世王
王便不遇留言付於門者金泰王和云吾當往
闍世山矣准西域記云此山三峯如師師是故
因此立名也迦葉尊者於此山中以草敷坐結
跏而巳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著佛所與蓋持之
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恒六十百千
最盛此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送語山

法華經

卷上

日若阿闍世王與阿難來山當爲開令其得入
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說便入滅盡定處時大
地六種震動今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果
折逆則驚覺時執扇之使奏聞王知士大迦葉
師王往闍世山欲入涅槃過王殿未敢奏聞
王聞此語遂生悲位去朕何其枯諸聖涅槃不
得親見則詣竹園精舍札阿難足借問迦葉所
在還令阿難同往闍世之山到山已山日開闍世
衆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勸諸力士持諸香薪法
闍世之阿難曰本王日摩訶迦葉以定持身持
於於勤下生持竹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
不可莫也王聞是語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感然
後孔時定身却令阿難入於王舍城阿闍世王
與阿難繞出此山山舍如故師入滅時當此土
周第八主孝王五年丙辰歲天降管祥師讚曰
偉哉迦葉 寧傳佛心 身衣一納口海千尋
威儀序序 化導幽深 未達慈氏 且定離攀
第二相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曰飯
三子是佛之宣弟也亦是金龍等佛令爲如來
所允序立法幢度六萬衆高懸佛日大照建徒
博達慈持多聞第一師進遊往至一竹林之間
聞一比丘結念佛偈曰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親見之 阿難聞已悲歎曰
世間一凡有不解諸佛意徒費口圖說 不如空身瞻
阿難歎已語比丘曰此非佛語如今當聽我演佛偈
日若人生百歲 不令諸佛讚 未若生一日 而得見了之
其如實味 余時阿難告商都和尚言如來正法
服付囑於我我今付汝當和吾教無令斷絕復

法華經

卷上

法華經

謂末田底日佛預記汝吾滅度後爾國中一
百二十年有一比丘名末田底彼有佛法余時
商都和尚與末田底同師阿難末田底無弟子
商都和尚有一弟子名優婆塞多西國羅漢宗首
余時阿難付法偈曰日本未付有法付了言無法
各各既自悟 悟了無無法 師付法已踊身虛空作
十八變入風輪寶近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初利
天一分奉次竭羅龍王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
闍世王各起寶塔供養阿難入滅時當此土周
第十 主厲王十二年癸巳歲天降管祥師讚
日多聞慶喜 高僧法幢 佛金身 佛相 佛
第三祖商都和尚尊者名商都進是西天自
然九枝秀華名也摩突羅國人姓毗舍多父
名林勝母字嬌者專在母胎中六年始生尋後
出家身衣自然化成九條得慶喜之法度度群
生大作明燈乃士佛記吾滅度後二百年中聖
者繼我則入三昧觀見叱利國中有長者子名
日善而而姓首陀後生三子次者出家當繼於
我大興吾教吾當以小神通至於彼國不將徒
衆而自往之長者作礼同尊者適至有何所須
答曰我無伴侶子然一身欲命楚招而歸佛道長
者曰我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復生子當給於汝
師士善哉善哉言已則端坐座時長者尋後果
生三子前二子不願出家第三子名優婆塞多
年十七令時和修告父而曰佛記此子士吾滅
度後二百年中當第四師而度善衆父聞佛記則奉
尊者任其出家師乃問他多日汝年幾歲耶子曰
年十七歲也師曰汝十七歲耶子曰性非不

法華經

卷上

法華經

歲子日姓非十歲子日師曰為心甘耶為頭白耶
師曰此白是強非心頭也子日身自十七歲非
姓余也在師左右三四年間出家具戒便證聖
果余時商郎和修告也多言如未以大法服什
焉迦藥如是長轉乃至於我我今什焉於法聽
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法時
是法非心法 非心非法 自商郎和修滅度時當
周第十一主定二十三年乙未歲吳淨修師偈曰
胎衣尊者 暗室明燈 人天耳目 佛法股肱
非心非色 不滅不增 無生至聖 覺海大鵬
第四祖 優婆塞多尊者吃利國人其姓首陀
佛記於禪祖中當其第四化度群品如我今日
賢劫之中當得成佛名無相好如來十七出家
二十成道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大衆雲集半
月說法天花時降地神昇現而說法故靈獲解
脫具如寶林 余時觀多尊者凡度一人抱下一
番壽女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樂廣亦悉其
後度者名曰提多迦志求出家師問曰為心出
家耶為身出家耶于曰我求出家非為身心而
求利益師云不為身心復誰出家于曰夫出家
者無我之故無我之故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則
是常故既是常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
合師云汝當大悟心自明朗依佛法中度恆以
衆余時觀多尊者曰我今持此法服什焉於法
此可派布無令斷絕法今當聽吾說偈曰
心自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非心 非心非本法
觀多尊者付囑法已即入涅槃余時提多迦取
石室纂積之焚燒拾取舍利堅塔供養時當此

法華經卷一 十九

土如周第十三主于至三十一庚子之龍夫
淨修師曰謨曰優波也多 辯滿熱河法山峰
道相婆娑 華嚴堂及雙覺庵 性非十七 悟在別那
第五祖 提多迦尊者摩迦陀國人也余父
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照一寶山山頂有
泉初名香泉因父夢故身提多迦譯大通真堂
祖多士如未記汝吾滅度後一百年中必有一
子而證道果又為師解其父夢寶山者吾身走
也出光明者法智慧也從屋而出者入道也山
頂泉者無上法味也提多迦開也多解夢心自析
歷而說偈曰 觀我寶山 常出智慧泉 應為真法味
祇度諸有緣 祖多尊者以偈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曜於大地
余時提多迦用祖多偈已合掌瞻顏以得付法
迦應諸士而度群品 具如寶林 余時引迦迦八
千仙中主欲求出家余今時提多知告曰法欲出
家各應自念非假刀利隨所念故諸仙自淨深
敬佛故衣生袈裟而提提相時諸仙人各自念
佛心生敬慕故自淨深敬佛生體心不逆轉蓋
獲聖果余今時提多迦言稱述之曰如未以正法
服什焉迦藥如是長轉乃至於我我今持此法
服什焉於法聽吾偈曰 通達于法心 無法無非法
捨了同未悟 無心得無法 師說偈已化大三昧而
獲其體弟子諸迦迦收得舍利莊嚴山中起塔
供養時當此土如周第十五主在王七年已丑
歲吳淨修師讚曰 多迦 太師 無我出家了世
境境免却空元 體非相和理出處牙隨方利物 豈有執
第六祖 迦迦尊者中印土人得提多迦法

法華經卷一 二十

三

余今時提多迦得法已遊歷行化衆中有一
人名波須密欲求出家余今時提多迦尊者曰佛
在世時至北天竺而謂阿難曰此國土中吾滅
度後三百年亦有一聖者當出於世姓波羅薩
名婆須密於諸祖中當其第七佛之記汝非我
所知汝可出家捨除關器合論聖果時婆須密
弃其酒器合掌作禮深自覺知我世曾於無量
劫中而施寶座於第七佛與我授記於賢劫中
當得作佛於禪祖中當得第七如真師說深遠
昔緣如宿所觀尊者大慈願接引我時結迦迦
則為出家而受佛戒所作已辦深自和之乃命
付法而說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付囑若法 若了心
非心始解心法 師入滅度時當此土如周第十
八主定三十七年丙申歲吳淨修師讚曰
迦迦迦祖 習五通仙 過師法正省我心 偏悟如未悟
至之又云 神通示儀八部潛然
第七祖 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提多
迦法已而自行化度諸有情至迦摩羅國大作
佛事於此座前有大智者而稱佛陀難提問師
曰解論義不師曰論則不義義則不論若擬論
義終非論義佛陀難提問師論義心則敬伏而
求出家師則納受具戒證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心自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王定王十九年辛未歲吳淨修師讚曰
祖婆須密入於迦室 迷悟不如拍我冥一手 諸諸器
頂等佛日 是是非非 誰得真
第八祖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

法華經卷一 二十一

三

迦當生之時頂上有珠光顯耀至四十遍
婆須密而得出家便證聖果遊行化導至提迦
國而有一人名伏獸習多而問師曰父非我親
誰為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家道者師曰
汝言身心親父非非可以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與法不相若識法心非合亦非離
今時伏獸習多問尊者若此妙法則五體投
地深敬作禮今時尊者則與出家而命贊聖受
具足戒今時佛陀難提告伏獸習多曰如未以
大法眼付諸法如是展轉垂言第八受法
寶勿令斷絕聽吾偈言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是
若了虛空故是通真如理師入滅時當以此
燈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美淨修
釋師讚曰佛陀難提大花群迷心無內外法難高伍
五天論持三界雲梯卓然真象南此東亞

第九祖伏獸習多尊者提迦國人姓毗舍羅
多如得佛陀難提法已至中印國大作佛事導
化群品百二人俱有一長者名曰香蓋家有一
子名難生依師出家今時師既受已慈苦修行
脇不至席因立立名脇尊者今時伏獸習多
告比丘難生曰如未以大法眼付諸法則業展轉
相傳至今於我我將此法付諸於汝汝善護持
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聽偈曰具理本無名
因名現理理領得真法非真亦非偽師說偈已
默然入定諸天散花而供養之時脇尊者則以
香薪用間雜之收得舍利塔供養時當此土
燈周第二十六主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美淨
修釋師讚曰伏獸習多天器晚成五十不語五十

不行儀述大士發願無生座松有松驚鳴無程
第十祖脇尊者甲印國人也得伏獸習多法
廣化群迷至花氏國有一長者名曰寶身而有
七子第七子名富那耶奢和師自言我今欲出
家尊者當濟度今時尊者則為出家具成證果
乃令付法而說偈曰具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法無行亦無止師付法已化大三昧而
白焚身耶奢尊者者叔拾舍利聖塔供養時當此
土燈周第二十八主貞王二十二年癸亥歲美
淨修釋師讚曰脇尊者愛惜綱摘量等空
道唯真體自然因真師為約世者慈意勝意馬
第十一祖富那耶奢尊者者花氏國人也姓羅
兄第七人而家軍勿心明情達無諸所求得付
法已廣立派布次第進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
遇一長者名馬鳴問師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
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早
知是平師曰汝既不識早知不是馬鳴曰此是結
義師曰彼是木義師却問結義者何馬鳴曰共
師立出馬鳴却問二何木義師曰汝欲我解今
時馬鳴問師願我心即擊喜而求出家尊者今
時富那耶奢尊者告馬鳴曰我今將此法眼藏付
諸於汝汝可深布為今斷絕而說偈曰
遙憶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亦非二
時馬鳴聞師說偈心大慶悅師付法已則現神
通飛行自在却至本座而入定時當此土燈
周第三十三主安王十四年戊戌歲美淨修釋
師讚曰富那耶奢尊者須持心捐去住身外榮衰
明暗隱顯現顯常處現前提平是家宋老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者波羅奈國人今時馬
鳴告毗羅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諸於汝
汝可深布無令斷絕而聽偈曰
隱顯即本法明暗元無礙今付持了法非取亦非希
師入大寂時當此土燈周三十五主顯王二十
七年甲午歲美淨修釋師讚曰尊者為化花氏城
慶喜尊者釋梵風清我欲識佛不識者明其非言解
動是慶生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者花氏國人今時毗羅
告龍樹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護持勿令斷絕而聽偈言非隱顯法說盡真際
修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毗羅入滅時當此土
燈周三十七帝款王四十一年主美淨修釋師讚
毗羅大聖因地魔王惡師指教證證善常胡為惡智
詎是正長德履爾思性修永霜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者西天生人今時龍樹
告提婆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受教聽吾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
不證無義亦無善龍樹尊者者於然入定時當此土
燈周第三帝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美淨修釋師讚
菩薩龍樹化龍老慈心晚佛心住而非住身顯圓月
法風貫南提婆提提就諸是
第十五祖提婆尊者者南印土人姓毗舍羅
今時提婆尊者告羅摩多曰我今將此
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宜傳受無令斷絕而聽
偈言今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善無證無終
復證結此師滅度時當此土燈周第四主文帝十九
年庚辰歲美淨修釋師讚曰提婆提婆德厚持高

迴旋香案咬金毛 機近嚴電辨渴林濤 始終絕證
句三刀

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毗羅國人姓梵摩父名
淨德淨德今特僧伽難提而問師曰法有證不
有取捨不有有無不有內外不顯尊者意造而
為解說今時羅睺羅多以偈答曰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 內外何起 此師全身
入定時當此土前漢第六武帝十年戊辰歲
淨低揮師讚曰羅睺羅德在日單論曰師尊尋得
八門高提日月大照乾坤不取不捨 傳乎子孫
祖堂集卷第一

乙巳歲分司大藏部監聯造

祖堂集卷第二

於唐內南天竺歲二十七歲已事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羅伐城人也剎利
姓父名寶莊嚴安名恭陀利獲生即證分明曉
了為母說法既得羅睺羅法行化至摩竭國見
一童子年當十二手執銅鏡而來師問師問曰
子年幾耶子曰我當百歲師曰汝當無智者汝
切少恭曰我年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當無理
百歲不令諸佛提未若生一日而得定之之時
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問曰汝執此鏡甚意云何
子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
眼皆相似其令父母見子言異則今出家師為
度脫願詣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
殿前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師曰彼風鳴耶銅鈴
為耶子曰我心為耶非風銅鈴師曰非風銅鈴
我心誰耶也子曰俱寂靜故豈非三昧師曰善
哉真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真法要善識諸佛
真乃令付法以偈告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徒緣
起緣種不相妙花菓亦復然伽耶舍多聞師說
傷及受法感心生敬重頂戴受持師付法已即
離本座巨樹下立而舉左手攀其樹枝專則寂
度焚其舍利則在樹側不可移動則就李定堅
塔供養諸天散花而兩寶衣用散塔雲時當此
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年辛酉歲庚子淨修禪師
讚曰僧伽難提 莊嚴王子逾城九重入山十里
空俞井全義華終始理居於師乞歸自巳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竭國人姓梵頭
藍父名天蓋安名方望年五十二得僧伽難提

法行化至月氏國大作佛事有一波羅門名曰
鳩摩羅多心信外道不受佛法師至波羅門家
為說大目緣又為說父病目緣於時波羅門聞
師所說而生歡喜欲求出家師與出家受具足
戒今證道果乃令付法而說偈曰有種有心地回
緣能獲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時鳩摩羅多
聞師說傷心主歡喜當自安樂師付法已即從
座起跏趺坐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
眾拾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五主
成帝十四年戊申歲庚子淨修禪師讚曰伽耶舍
多切會佛機手執寶鏡面難提師內外絕翳看
目無虧風騰輝耀非我走誰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月氏國人也初遇
伽耶舍多得法行化時至北天有一大士名闍
夜多而月油塗足進遊諸國遙見伽耶舍多作
札問我父父母心常供養亦求佛道未省是何
因緣長榮疾苦又觀師舍常行凶殺不樂修行
而無所患此二事實未曉之唯願慈悲為我解
說尊者云業通三世如影隨形積善餘慶積惡
餘殃聞說歡喜志願出家乞師納受既攝受已
便推道果師乃令付法而說偈曰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迷不決 師付法已
於座上以爪劃面各分兩向當此歲分有大光
明照大眾已寂然滅度時當此土王莽則位十
八年壬午歲庚子淨修禪師讚曰鳩摩羅多常
心序法師為說孝父無欺孝非銀鍊肯藉銀鉗
一搗孤坐人天札驗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鳩

摩羅多法已行化至羅間城過一頭陀名婆修
盤頭六時乳佛少微知是長生不卧一金而已
今時尊者問大衆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衆曰
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師曰
此是道耶衆曰誠如尊說師曰今此頭陀不
當隨與道遠心有所求不名爲道衆曰師如
何師曰我不求道亦不離世或不六礼亦不輕
慢我不坐亦不懶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
不知是亦不貪欲今時頭陀聞師所說心生歡
喜說偈讚曰稽首殊尊不求於佛道不礼亦不慢
心不生執倒不坐不懶怠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通
雖愚而不嫌我今過耳和南依師教師見說偈已
師告曰如來以正法賦付我迦葉如是集轉乃
至於我我今爲汝設普護持勿令新起難言傷曰
言下含無生同於法界性若慈知是解通達事理竟
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
申歲庚子修禪師讚曰開夜多租格高貞古
錫有六錄曰無半時言下不生何處不吾垂手
入聲他方此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間城人姓跋舍佉
父名光蓋母名嚴一所得聞夜多法行化至都
提國而共常日在王宮論文有一使者乃奏王
曰百萬衆兵至于南面王曰此非小事如何王
欲師曰大王其慈令第二太子摩羅羅輕喝一
擊大王則令太子喝太子奉王教詔即至城南
便擊左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衆兵相地不復更
起王見此事深自歎服願師攝受度脫出家命
聖受戒今時太子偈讚曰為推萬象旋旋作神通

如雲集卷二

卷二

卷二

一切諸宮殿無不震動者過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
稽首受戒而後出於婆大今時尊者則領太子遊
行化導津津法幢乃令付法而說偈曰
泡幻同無常如何不了悟達法在苦中非今亦非古
師入定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明帝九年丁巳
歲庚子修禪師讚曰漆修盤頭修行不卧雖應
守難翻度懶惰目指見月逢歡怡和泡幻無真
露情無過

第二十二祖摩羅尊者都提國人姓刹利帝
名大力尊父名多滿亦名當口在王宮中今時
摩羅尊者偈讚曰我今得此正法眼藏用付於
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說偈言
心隨方便轉轉實空融融隨法認得性無事憂憂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九主桓帝十八年
乙巳歲庚子修禪師讚曰辯捷降衆自在王子
宮度聖門邪師失齒神運六通道風千里聲色
恒真何須讚乎

第二十三祖鵞勒尊者月氏國人姓婆羅門父名
十摩安号全元以如寶今時鵞勒尊者師子口我
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護持外方行
化當國有難則在汝身汝受吾教而說偈曰
認得慧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時不說知
此師滅度時當後漢第十一主廢帝十九年己
丑歲庚子修禪師讚曰尊者鵞勒上德不德
任性嚴嚴嚴言特功高三儀名高國稽首
歸依祖林尊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姓婆羅門
寶林今時師子告婆舍斯多曰如來以正法

如雲集卷二

卷二

卷二

祇付囑迦葉如是後轉乃至於我我持此法并
僧伽梨五什爲於汝汝當護持今所說而聽
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知知見知
見即下今此師還債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
帝己卯歲庚子修禪師讚曰師子尊者人天仰
樂宣業在青雲問鶴雀論說妙法輪高駁挂
拉那提悟真末上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羅間人姓婆羅
門父名奔行母名常安樂夜夢神人手持寶劍
付當安樂因此有孕滿月產下太子太子常奉
似執物從此出家證果得法行化至中天竺國
廣化群迷次第遊行至和印土有一國王名曰
得勝常崇信師不信佛法凡師奏王婆舍斯多
不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去聖同其異事若若
不得則非師子婆舍斯多子大王有一大子名不
七密多則向王曰今具尊者老王供養有大成
法不用試之正切齒可實則曰太子王乃令師
師則赴命王下今堂宮殿試語問曰我國之中
無諸邪法師所尊者當是何宗師曰此國之內
無諸邪法我所尊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已
十二百年師今七十言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律
教歷于二十四人我今所學當經師子尊者法
亦有信交信僧伽梨現在堂中永呈大王王
雖見佛法聚散心不放信則令左右以大驗之
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
氣護大壇衣存王觀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
當經師子尊者太子被日孫官並不得食乃士
我爲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

我爲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

如雲集卷二

卷二

卷二

帝注染而言唯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
六諸佛無上菩提達劫修行汝以小意而求大
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則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於師前師誦持光六諸佛菩薩求法不以
身為身不以今為今汝雖斷臂求法亦可在逆
改神光名為惠可又問請和尚安心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心進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覓得豈
是汝心與汝安心竟違摩訶惠可曰為汝安心
竟汝今見不惠可言下大悟惠可自和尚今日
乃知一切諸法半未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遠
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
涅槃岸師曰如是如是惠可進曰和尚此法有
文字記錄不違摩日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大師誦諸人言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體一
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
者道育得我肉者且抱持我法至六代後傳
法之人惠可進曰何故第六代後傳法之
人違摩六為邪法竟與亂於正法 我有一
領袈裟傳授與汝惠可自知尚日法既以心傳
心復無文字用此袈裟何為大師曰內授法印
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則袈裟不在
法上法亦不在袈裟於中三世諸佛通相授記
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後代傳法者有真承
學道者得如宗旨斷衆生疑故惠可使頂礼親
事九年晝夜不離左右連摩大師乃而告曰如
來以淨法服我袈裟付屬大迦葉如是及轉乃
至於我我今付諸汝汝聽吾偈曰 吾本求此主
傳教救世情一花開五葉 結集自慈成師付法已又

祖堂集卷二

惠可

惠可曰吾自到此主大度被人下藥我皆拈
出今此一度更不拈出吾已得人付法今時連
摩頃衆雲集得聞聖寺止得三日時有期城大
守揚行問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此意
其義大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老悞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又問曰事此一筆更有別耶師答曰
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敗有無亦非取故不賢
不愚無迷悟無惑是靜亦名祖揚行又問
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動生恭敬被小智
惡而生纏縛却成愚惑或不得悟道而致於此伏
願師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
師以偈答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動
惜亦不捨惡而近賢亦不捨遠而就悟達大道
方通量通佛心方出度不與凡聖同躋超然名
之曰祖揚行作礼唯願和尚久住世間化導群
品師曰吾則去矣不立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
我揚行而問是何人也願師指示當為知之師
曰吾軍往矣終不別焉而損此人汝若果要聽
吾識曰仁授分玉使仁者供心者天也五法
管相開金銀錢財者九也則者五口相共行
善者七也相行善者九也無故我者七也
我者七也揚行而作礼曰且詳尋長願善保
時後觀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八月
齡一百五十年在熊耳吳坂也武帝勅昭明太
子而述祭文城度後三年親使時有宋雲而嶺
鳥使却迴逢見連摩手勢復復語宋雲曰汝國
天子已崩宋雲到觀果王已崩遂聞奏後紀第
九主孝莊帝方開塔唯見一隻履却平歸少林

祖堂集卷二

惠可

中興養回武常自製師碑文代宗皇帝謚号圓
覺大師勅安觀之塔自魏丙辰之歲遂化迄今
王千歲得四百一十三年矣淨修禪師讚曰
菩提達摩化道無為九年少室六葉宗師未滅
可集集傳 梁天不厲惠可傳表
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者是武寧人也鄭氏
父竊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尊家而無子
子深自歎嗟何聖加衛時後魏第六主孝文帝
永宣十五年四月一日夜現光明墮于一宅曰
我有子產于名曰光光年十五九經通誦至年
三十往龍門香山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
出家已至東京永和寺吳歲年三十二却與香
山侍者尊長又經八載忽於夜靜見一神人而
謂光曰當欲安果何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
道本名曰光光曰見神現故子為神光至於第
二夜忽然頭痛如裂其師發與之空中有聲
報云且莫且其此是接骨非常痛為師即便止
還說前事見神之由以自寶靜資靜曰必是吉
祥也伏頂受矣非昔昔為五葉華嚴王幹其相
異矣遂歸師南行得通達摩禪格上秦師乃云
一真之法盡可有矣休尋字護勿令斷絕汝傳
信衣各有所矣惠可曰有何所矣連摩曰內傳
心印以印證心外受袈裟而定宗旨不錯謬故
吾歲度後二百年中此袈裟不傳法周沙界明
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於後得
道還近千萬汝所行道勿輕末學此人迴志便
獲菩提初心菩薩與佛功等今時可大師得付
法已度宜派有度諸有情於天平年中後周第

祖堂集卷二

惠可

二主孝門已卯之歲有一居士不說年歲惟有十四及至札師不釋姓名云弟子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師云汝將罪未為汝懺悔居士曰免罪不可見師云我今為汝懺悔竟法今宜依佛法僧寶居士問但見和尚則知是信未盡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為法師云是受備是法佛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言知和尚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師知是法器而與劉姓云汝是僧寶正名僧珍亦受具戒師告曰如未以大法眼什焉追索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眼什賜於汝年賜家婆以萬法信汝聽吾偈曰平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平來無有種花亦不離生說此偈已告眾曰吾往都還債便去彼所化導群生得三十四年歲在城南隨處任職或為人而便事學知還拔所育智者奉勸之曰和尚是高人莫與他而便師云我日詞心非同他事時有辯和法師於都都京城安縣正教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眾頗多法師請下人少辯和惟於師還往縣令眾仲侃說之彼邪見道人打鼓講常置今不委事由非理持字而諍夢在磁州塗陽東北七十餘里壽齡一百七歲示于時歲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德宗皇帝謚号大弘禪師大和之塔自隋癸丑歲遷化迄今唐僖宗十年壬子歲得三百五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讚曰二祖碩學操為堅確心貫三乘頂奇五岳一蹴躡人同登驚斷臂云宜深而不獨

初唐書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第三十祖僧珍者即是大隋三祖不知何許人不得姓字過可大師得付心法大集群品普兩心法會中有一沙鉢年始十四名道信來札師而問師曰如何是佛心師答曰汝今是什摩心對曰我今無心師曰汝既無心佛豈有心耶又問唯願和尚教我解脫法門師士誰人縛汝對曰無人縛師云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言下大悟在師左右八九年間後於吉州具或却歸省親於師師令付法而說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種不生師曰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歲遷化迄今唐僖宗十年壬子歲得三百四十年矣大朝孝皇帝謚号智鏡禪師覺寂之塔於淨修禪師讚曰三祖大師法王太子語出幽微心無彼此或蓋山林或居廬宇因地花生拂檀樹被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者即唐土四祖姓司馬氏字居河內道心新州廣濟之所有也得察大師心印之徒忽於黃梅路上見一小兒年七歲西出言異師乃問子何姓子答曰姓非常姓師曰是何姓子答是佛性師曰汝勿姓也子答曰某姓空故師謂左右曰此子非凡吾滅度二十年中大作佛事子問曰諸聖從何而證師云廓然廓然子曰與摩則無聖士也師曰猶有這人紋絲在師乃付法偈曰花種有性性因地性生大緣與性合當生不生師付法已時當高宗永徽三年庚戌之歲閏九月四日按然而滅壽年七十二葬後三年四月八日塔門無故自開否只端然無異常日白茲已後門人更不叩開至

大曆年中代宗謚号大醫禪師慈雲之塔中書令太子賓客襄陽公杜工部倫撰碑文神修禪師讚曰四祖十四回師解脫雲世道流興慈雲開永絕塵染迥往始末莫少花多忍佛衣鉢

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即唐土五祖也姓周氏本居汝南遂止新州黃梅誕生七歲出家奉事信大師幼而聰敏事不弄問安懷之時竟老通臂年爾具香身體安泰後乃生有形容端嚴者觀之士此子間七種大人之相不及佛也時有盧行者年三十二從張南來禮大師大師問汝從何方而未有付師求行者對曰從新州來未求作佛師士法儀南人無佛性也行者士人則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師士汝作何功德行者對曰士願竭力抱石舂米供養師師便許之於一日一夜舂得一百二十石米皆未觀事經八箇月行者又問曰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汝是俗人問我此事作什摩對曰世諦即有信俗道豈尋人耶師曰汝若如此其從人見進曰與學即不從外得師曰內亦非大師隨遷化時告眾云云法難開成會遂是作諸人知許多時在我身邊若有見雲客是所見某記吾語我与你證明時眾中有神秀聞師語告還擇覺於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師見此偈乃告眾曰是你諸人若依此偈修行而得解脫眾皆信之此偈有一童子確坊裏念此偈行者曰念什摩童子曰行者未知第一座造偈呈師大師曰若依此偈修行而得解脫行者曰某目不識文字請兄與吾念者我

開顯生佛會有一江州別駕張日用為行者高聲誦偈行者却請張日用與我書偈某甲有一小拙見其張日用向他書偈曰身非菩提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時大師復往觀之揮却了拳頰微笑亦不讚賞心自證勝師又去磁坊使同行者不易行者未還時也未對曰未幾久矣只是未有人教師云三更則至行者便留若至三更行者未大師與大師與他改名號為慧能當時便傳袈裟以為法信如擇迦牟尼授拈鞞記矣

大師便偶日有僧茶種因地界發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行者問偈教書受教奉行師又告云吾三年方入城度汝且其行化當損於汝行者云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云運機則心遇會且藏（藏則用）又問此衣傳不師云後代之人得道者恒可步今此信衣至汝則佳何以故運摩大阿付畧此衣恐人不信而妄開法豈在衣乎若傳此衣恐損於物受此衣者令若縣然就建摩士（花開五葉）結業自然成是印此土與汝五人眾若多單云華嶺菩提園花園世界起此兩句亦印今時法衣至汝不合付與人行者奉教便辭大師大師遂到江邊舟小艇于師自把櫓行者日甲把櫓師云休其開我若稱斷是休罵我休若稱斷我則罵你過江了向行者士休好去其行者逃還取向南方吳師經于三日都不說法至第四日眾人問曰師法詞何人師云吾法已往嶺南神秀便問何人得之師云能者則得眾人良又思惟不見神者數日恐是持法去

祖堂集卷三

第六大

四

也當時七百餘人一齊送盧行者衆中有一僧號為慧明趕得大庾嶺上見衣鉢不見行者其上坐便追前以手挽之衣鉢不動便委得自力薄則入山竟行者高蓋望見行者在石上坐行者遙見明上座便知來奪我衣鉢則去和尚今付衣鉢系甲苦辭不受再三請得持去明上座則將衣鉢現在嶺頭上座若更便請持去明上座云不為衣鉢持為佛法未知行者辭五祖時有何容語密意願為我說行者見上座心愈告切便向他說慧思靜思不思善不思惡心與摩忍不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日未上座又問上座密語密意只有這个為當更有密言行者云我今明明與汝說則是不密汝若自得白己面日密却在汝上座問行者在黃梅和尚意言如何行者日和和尚我對上座便則知我入門意則即應能穿在門外汝得入門得生被衣而後自看此衣鉢從上未分付切須得人我今分付汝汝須努力持去十有餘年勿私吞我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入又問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云運機則止遇會止歲慧明云某甲雖在黃梅剎發實不得宗乘面日今蒙行者扣授也有入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向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為慧明行者便士汝若如是良亦如是與汝同在黃梅不異自當護持道明云行會好與汝同嶺南在後大有僧來赴行者道明又問宜往何處行者士過崇則住遂衣即道明故仰之心歸行者便迴向北去至于虔州果然見五十餘僧來專盧行

祖堂集卷三

第六大

五

者道明向來云大庾嶺頭懷化鎮五六月日尋獲無問諸門律法向北尋覓行者言不見此邑諸人却迴道明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年後峰巒山修行几徒弟盡教還廬山六祖盧凡今蒙山靈塔現在大師付法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申之歲二月十六日歲度春秋七十四代宗繼子大滿禪師誥而之塔白上元壬申歲遷化迄今唐僖宗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八十年矣淨脩禪師讚曰五祖七歲 綱連言前石牛寺馬舍煙 身心恒寂 理事俱空 無情無種 千年方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即唐主六祖得姓廬新州人也父名行瑒本貫兗州移居新州父早主母親在雅歎其貧乏家市買柴供給偶一日買菜至店道誠與他菜價錢惠能得錢為出門前惠能聞道誠金剛經惠能亦聞心開便悟惠能遂問郎官此是何經道誠云此是金剛經惠能士從何而來讀此經典道誠云我於新州黃梅縣東曹母山禮拜第五祖和忍大師今現在彼山說法門人一千餘眾我於此處聽受大師勸道俗受持此經即得見性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黃梅山禮拜五祖惠能報云緣有老母家之欠關如何拖身無人供給其道誠遂與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銀分付安排老母訖便辭母親不經一月餘日則到黃梅縣東曹母山禮拜五祖五祖問汝從何方而來有何所求惠能士從新州來求作

祖堂集卷三

第六大

六

佛師云此處南人無佛性也對六人即有南北
佛性即無南北師曰新州乃穢惡軍有佛性耶
對曰如來藏性遍於蟻蟻豈獨於猿猴而無哉
師云汝既有佛性何求我意百深奇其言不復
更問自此得之心印既承衣法遂許慈容後隨
四會懷舉之間首尾四年至臘風元年正月八
日南嶽轉削首過印宗印宗出寺迎接歸寺
宴安下印宗是講經論僧也有一日云講經風
雨狂動見其搖動法師問眾風動也搖動也
一個云風動一個云幡動各白相爭執講主證
明講主斷不得却請行者所行者云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講主云是什麼物動行者云仁者自
心動從此印宗現席座位正月十五日剃頭二
月八日於法性寺請智先律師受戒戒壇是宋
朝求那跋摩三歲之所置也嘗士機有肉身菩
薩於此受戒梁末有真諦三歲於壇邊種菩提
樹云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說法
印宗為於此樹下演無上乘至明年二月三日
便歸去自漢寶林寺說法化道度無量眾師以
一末法而普潤學徒信衣不傳心珠洞付得道
之者若恒河沙遍滿諸方落髮星布時神龍元
年正月十五日則天孝和皇帝詔大師去朕皮
誠慕道仰禪門諸山禪師集內道場安養
二樓案為僧首服袈裟給坐徒并三師推去南方
有能和尚受足大師記傳遠摩友為信賴悟上
希明瓦佛性令居鄒州曹溪山亦悟泉生印心
是份朕聞如來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如是
相傳至於達摩教授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絕

師既承受并有信衣可赴京師護化錫帑歸依
天人瞻仰故發遣中使薩闍耶師願平降至大
師表曰沙門惠能生曰途方長而桑道叨承恩
大師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鉢交東山佛心伏
奉天恩發中使薩闍耶能入內惠能之靈山
林年遠風塵陛下德包物外道實万邦育養
生仁惠黎庶恩旨殊天發仰禪門恩惠能居山
養疾終持遺業上蒼皇恩及諸王太子謹奉表
陳謝以聞擇步問恩能頓首頓首謹言時中使
薩闍耶師云京城釋師大德教人妻假坐禪然
方得道師云由心悟道豈在坐也故經云若有
人言如來未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解我而說義如未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如未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生耶薩闍耶弟子至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尚
拍受心要傳奉聖人及京城學道者群如一燈
照百千燈實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闇
明闇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
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薩闍耶曰明師智
慧開須煩惱學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
惱何得得出離師云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故
以智慧照煩惱者是二乘人見解有智之人終
不如此薩闍耶曰何者是大乘人見解師云涅槃
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別
無別性即是實性實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
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
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而不變
名之曰這箇口師也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說

不生不滅師云外道說不生不滅於生止滅滅
猶不滅我說不生不滅亦自無生今亦無滅行
以不同外道中使欲得心要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心解湛然常寂妙用恆沙時薩闍
耶師云說雖然便悟札師對曰弟子今日始
知佛性本自無之昔日將謂太遠今日始知至
近不遠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昔日昔
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慮無造無
作無住無為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變易不被
諸境所遷中使札師大德持教王京時宮林
龍元年五月八日後至九月三日迴詔曰師詩
老病為朕修道園之福曰師若淨名祝我金粟
開和大教傳諸佛心談不二之法拉口毗耶聲
聞被可菩薩等進師若如此薩闍耶師指授受
如未知見一切善惡都莫思惟自然得入心解
然常寂妙用恆沙時薩闍耶師曰值師
之出世頓悟上乘佛心第一朕意荷月恩頂戴
管行承永不朽奉養納袈裟一領金鉢一口供
養大師其後勅下賜寺額宜興寺及新州古宅
追因恩師每寺諸善知識口汝等諸人自心
是佛更莫執起外無一物而能立立皆是本心
生万種法故經云七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
種法滅汝等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
昧者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波相中不生憎愛
不取不捨不念利不念散故自覺要樂妙目
此名為一和三昧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
坐卧皆一直心即是道場即是淨土此之名為
一行三昧如地有種種能含藏故心相三昧亦復

如是我說法時猶如普雨汝有佛性如地中種
若遇法雨各得滋長承吾語者決證菩提依吾
行者空證聖果吾今不傳此衣者以爲衆信心
不疑故昔付心要各隨行化昔吾師有言從吾
後若受此衣令如懸然吾以道化不可損汝汝
受吾法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
花情已普提果自成師說此偈已乃告衆曰其
性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相拒汝其觀
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亦無可取汝各努力隨
緣好去有人問曰貴極意言何人得師衣會佛
法者得僧日和尚還得也無師衣我不待僧日
和尚爲什摩不得師衣我不會佛法雲大師拈
閉龍花佛法有何過祖師不肯會花衣向上人
令本作摩生進目向上人事如何花衣天反地
覆龍花却問雲大師大師士一豎不除出身無
路進日除得一豎成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雲
大師士焚歇立卧有何妨六祖見信登起拂子
云還見摩對云見祖師抱向背後云見摩對云
見師士身前身後見對云見時不說前後師
云如是如是此是妙空三昧有人詰問扣慶曹
溪堅起拂子意言如何慶云忽有人迴扣到
汝作摩生學人接耳云和尚慶便打之令時大
師住世說法四十年先天元年七月六日忽然
令弟子於新州故宅建塔一行二年七月一日
別諸門人吾當進趨歸新州矣大衆留俗瞻泣
皆追大師大師不納口諸佛出世現般涅槃尚
不能違其宿令況吾未證變易分豈之報必然
之至當有所在吾同人問師師歸新州早晚却

祖堂集卷二

第五

七

迴師云某落歸教未時無口問其法什誰師云
有道者得無心者得又曰吾成復後七十年未
有二菩薩從東而來一在宋菩薩同出異化重
修我知直華建我宗言師言託便往新州因恩
寺好父訖教生被衣俄然具香滿室曰紅屬地
卷而連化八月三日吳春秋七十六當先天二
年這摩大師傳袈裟一領是七條屈胸布青雲
色碧綺爲裏并鉢一口中宋勅誡大鑑禪師元
和聖照之塔祭日氣連化這今唐保大十年壬
子歲得二百三十九年吳淨修禪師讚曰師道
黃梅得旨南來吾國播義大震法宮道明造通
神秀還迴衣鉢不付天下花園

祖堂集卷第二

第五

七

七

祖堂集卷第三

牛頭和尚嗣四祖師諱法融潤州延陵人也姓
文四祖在雙峯山告衆曰吾未至此山時於武
德七年秋於廬山頂上東北而望見此廬州雙
峯山頂上有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四
祖問五祖曰汝識此瑞不五祖曰莫是師脚下
橫出一枝佛法不四祖曰汝會我意汝善佳矣
吾過江東便去至牛頭山幽棲寺見衆百僧並
無道氣乃顧問僧曰寺中有多少住持其中
道人四祖曰何者是道人僧曰乃云山上有
懶融身著一布裘見僧不解合掌此是異人也
禪師自往看四祖乃往庵前過未過去謂曰善
男子莫入慈深三昧融乃開眼四祖曰汝學爲
有求爲無求耶融曰我依法華經開示悟入某
等爲修道四祖曰聞者聞何人悟者悟何物融
曰四祖曰西天二十八祖傳佛心印達摩大師
至此土相承有四祖汝還知不融聞此語乃
曰融尋常望雙峯山頂禮敬未得親往面謁四
祖曰汝識四祖即吾身是融便起接是禮日師
回何降此祖日特來相訪又日別更有住家不
融以手指於庵後日更有庵在遊引四祖到庵
所師遂見虎狼逐鹿塵塵縱橫四畔師乃兩手
作怕勢云禽融日師猶有這人在師日遠來見
什摩融於言下雖承玄言而無有對師於是爲
說法要日夫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盡
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悉自具足神通妙
用並在汝心煩惱障障本來空寂一切果報奉

來自有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入與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
得更無開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可得成佛
但任心自在其作觀行亦莫停心其起貪嗔
其懷愁慮蕩蕩無導任意解構不作諸善不作
諸惡行住立則觸目還緣想是佛之功用快樂
無憂故名爲佛融開心脫具足何者是心何者
是佛師曰非心不問心非心非不問心非不
許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師曰境緣無好醜
好醜起於心若不識名妄情從何起妄心既
不起真心任運知隨心自在復無始終則名常
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從先師際和尚蒙傳得頓
悟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論受以酬吾道但住此
山徒設前後更有五人相繼不絕也善自保持
吾當去矣師於言下頓證微寂永亡朕兆自是
靈能鬼神俱須無地以此詳鑒足見如來密旨
立證證以能齊祖祖玄門安寂靜之可越言上
理靜願玄要以雲泥靜慮還源望禪極而楚越
矣問師夫言聖人者當斷何法當得何法而言
聖人答一法不新一法不得此謂聖人進日不
斷不得與凡夫有何異師曰有異何以故一切
凡夫皆有斷斷妄計所得真心聖人則本無所
斷亦無所得故曰有異進曰云何凡夫有所得
聖人無所得得與不得復有何異師曰有異何
以故凡夫有所得則有虛妄聖人無所得則無
虛妄有虛妄者則有異無虛妄者則無異進曰
若無異聖人名曰何立師曰凡之與聖二俱是
假名假名之中無二則無有異如說龜毛兔角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戒篇第三

也進曰聖人若同龜毛兔角則應是無今人幸
何物師曰妄說龜毛不說無龜必有意作此難
進曰龜喻何物毛喻何物師曰龜喻於道毛喻
於我故聖人無我而有道凡夫無道而有我故
我者猶如龜毛兔角也次乃法付智嚴曰自現
座元年司空蕭無善請出淨初寺師許不免乃
謂衆曰從今一去不再不曉也既出山寺門會歡
笑彌遊月不心山園泉池漱石酒歌一時堪滿
房前大相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師至現座
二年丁巳歲潤正月二十三日於淨初寺終春
秋六十四僧夏四十一至二十七日葬塔在金
陵後湖溪龍山即舊蘭山也因此牛頭宗六枝
第一是融禪師第二智嚴第三慧方第四法持
第五智威第六惠忠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戒篇第三

爲紫和尚嗣徑山國一揮師在杭州未親行錄
不決化緣終歸回侍者師問汝去何處對曰
向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我這裏亦有
小許侍者便問如何是這裏佛法師抽一藍布
毛示侍者便悟曰舍人親受心成又時對坐並
無言說舍人第三弟見此造詩曰白頭居士對
揮師正是楞嚴三昧時一物也無百味之恒沙
能有幾人知自舍人問一日十二時中如何修
行便得與道相應師云諸君其作諸善舉行舍
人曰三歲孩兒也解道得師曰三歲孩兒也解
道得百歲老人略行不得舍人因此禮拜師
讚曰形骸骨瘦久修行一納麻衣稱道情肯結
草庵荷碧樹天涯知有真名師問自舍人法
是白家兒不舍人稱名白家易師曰汝家姓
什摩舍人曰舍人歸京入寺遊觀見僧念經便
問甲子多小對曰八十五進曰念經得幾年對
曰六十年舍人云大奇大奇雖然如此出家自
有本少事作摩生是和尚本分事僧對舍人曰
此詩曰空門有路不知處願白齒黃猶念經何
年飲者聲聞迺近至如今師未醒上五祖忍
大師下傳出一抄神秀和尚老安國師道明和
尚神秀下昔昔昔下懶懶和尚在南岳師有
樂道歌曰九然無事無故無事何煩論一段
真心無散亂他事不煩斷過去已過未來更
莫算九然無事坐何曾有人變向外覓功夫想
是衆煩瑣不啻一粒送餘但知贊世間多事
人相赴逐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來
即與師師來市外驛馬人笑我智乃知賢不足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戒篇第三

殿鉢本鉢如然要却去要住却住身被一破
納勝者雖生持多言復多語由未及相候若欲
度眾生無過且自度其謀求真佛真佛不可見
故性空靈臺何曾受教練心是無事心面是煙
生而劫石可移動今中難改藥無事手無事何
須讀文字則除人我事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
骨不如林間睡元九舉頭見日高乞食從頭飽
持功用功展轉莫勝取則不得不取自通吾有
一言絕意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與細如毫末本無方所手自圓成不勞
機劫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紫等日碧洞長派
臥聽巖下塊石枕頭山雲暮暮夜月漁釣不朝
天子豈是王侯生死無寬更須何憂水月無形
我常只寧方法皆余自無生元然無事坐春
未草自青

老安國師嗣五祖忍大師在嵩山坦然禪師問
如何是坦然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家意言
問他意言作什摩違日如何是坦然意言師曰
汝須察作用違日如何是家作用師問日又開
目坦然禪師便悟
騰騰和曲安國師師有樂道歌曰問道道無
可修問法法無可問達人不了性空智者本無
違順八万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不要廣學
多聞不在辯才聰慧識取自家城廓美說遊他
州郡言語不離性空和光不同塵空煩惱即是
菩提淨花生於菩提若有人求問菩提誰能共他
談論亦不知月之大小亦不知歲之餘閏晨時
以粥充飢仲時更冷一頃今日任還騰騰明日

祖堂集卷三

第三十

謹

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想知凡沒伴莊靜坐

破窻隨和尚嗣安國師師在本地有一報師唯
善窻窻類類咸得窻窻現身欲地敬重劇於佛
像之時和尚至彼為窻神說法窻神聞法便獲
生天故現身身禮辭和尚師說法窻神得生天
故未謝師便還天府言猶未訖驚然不見其窻
元解悉自落窻此師不稱名因此緣故破窻
隨和尚也

靖居和尚嗣六祖在吉州師諱行惠俗姓劉盧
陵人也自傳曹溪密旨便復履歷化度群生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窻窻來作摩僧師問
神會法從何方而未對日投曹溪未師日持得
何物未會達摩身而示師日猶持入嚙在會日
和尚此間其有金莫與人不師日設使有与法
向什摩處著師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遷化勸諭弘濬大師峰巒之塔 淨修禪師
讚曰曹溪門人出世履歷唯提一脈迤邐三乘
澤中孤烟大裏片米許君妙會說底相應
荷澤和尚嗣六祖在西京荷澤寺師諱神會姓
高襄陽人也師初到六祖家六祖問是你遠未
大難乎還持行李未若有不即合議主是你試
說看師對日神會以無住為孝見即是主祖日
者沙弥爭取大語便以杖打師杖下惡惟大
善知識應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今六祖察
其語深情至故試之也因此自傳心中演化東
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會現揚曹溪一技
始步宇宙天寶中御史盧溪是北宗曹錡門徒
來會聚德洛陽玄宗微赴駕幸詔應得對天顏

祖堂集卷三

第三十一

謹

言理九符聖情鄭重有司宜彩坊州至德二年

肅宗初從前州住開元寺師鄉信到報父母俱
喪師乃入僧堂自提日父母俱喪請大眾念摩
訶般若大衆繞坐師日勞煩大眾珍重師上元
元年五月十三日奉勅諡真宗大師般若之塔
慈惠國師嗣六祖姓冉越州諸暨縣人也其兄
子在宋時並不曾語又不曾過門前橋直到十
六有一人禪師來繞望見走出過門前橋迎接
禮拜通塞立父阿婆養慈慈達降舍慈慈驚訝
日不可思議這个兒子養來未滿十六並不曾見
他語話又不曾見他過門前橋今日纔見和尚
有如是次第恐是此兒子異於常人也兒子便
問師師曰師慈慈養來未得一个衆生某甲切
要投師出家師師日是我宗門中鍾輪王嫡子
金輪王孫子方始得親續不墜此門及是你三
家村裏男女牛背上持養成兒子作摩生投這
个宗門不是作分上事見子日於禪師是法平
尋無有高下都得有這个言詞降於某甲善心
再乞禪師慈慈客納禪師見兒子有如是次第
便向兒子說你若如此投來出家則不得子日
投什摩人出家禪師與某甲指示宗師禪師日
汝還聞曹溪麼子日不知曹溪是什摩州界禪
師日廣南清溪山有一善知識喚作六祖廣六
百衆付去鄰裏出家某甲未嘗遊天台自但
去其兒子便入草庵道迎避齋儀便行三日程
二日行兩日一日行到曹溪恰過祖師口當
說法時便禮拜祖師師問從什摩家來對日
从近祖日生緣在阿那裏子日自得三陰後裔

祖堂集卷三

第三十二

謹

却也祖師拈手云近前來子便近前祖師曰實
說你是什麼人子曰浙中人祖曰遠來到這
裏為什麼事子曰一則明師難遇正法難聞特
來求觀祖師二則投師出家乞師教誨祖師
曰我問你這出家日子日什麼有此言祖曰
你是聖明不動千戈六十年天子是你但造天
子佛法為主子曰既師非但六十年天子
也不要乞師慈惠客許某甲出家師便摩頂授
記曰你若出家天下獨立佛便授師官在南
陽白崖山修行四十餘年上元二年正月十六
日奉勅歸宗皇帝敕詔赴上都于福壽寺西廡院
安置後瑞光宅寺隋宗代宗前後兩朝主親受
菩薩戒札子國師高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文殊堂裏一萬菩薩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大
悲千手千眼師定生文廟宗問師得何法師曰
陛下見空中一片雲不皇帝曰見師曰釘釘者
懸掛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曰起立云
還舍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水來就
源問師百年後忽有人問起則事如何向他道
師曰幸自何生要須得個護身符子作什摩
肅宗曰便傳肩昇師上殿師乃仰面視曰還舍
摩帝曰不會師曰老僧今日因帝問如何是無
靜三昧師曰穩穩踏踏塵頭上行帝曰如何是
踏踏塵頭上行師曰其認自己清淨法身師於
一日見脫源入法堂師便垂一足脫源便出去
良久又迴來師曰適來意作摩生對曰向阿誰說
即得師曰我問你對曰什摩家見某甲肅宗帝
問計次師不現帝曰朕身一國天子師何得

殊無狀子視朕師云皇帝見日前空室率帝曰
見師曰還曾此眼向陛下摩急軍容問師住白
崖山時如何得許師變家童子童子未師乃以
手摩童子頭曰惺惺直言惺惺惺惺直言惺惺
以後莫受人謾南陽張漬問某甲開有元情說
法未諦其事乞師指示師曰無情說法法若聞
時方聞無情說法緣他無情始得聞我說法汝
但問眾無情說法去張漬曰只如今約有情方
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師曰師曰但如今於一切
動用之中施為但凡聖兩派無小分起滅便
是出微不屬有情熾然見覺只是無其繫執所
以六投對色分別非識師在寓子谷時麻谷來
送師三市震錫一下師曰既然任摩何用更見
貧道又震錫一下師曰這野狐精是麼代曰
大人是什摩心行又代曰若不与摩爭識得和
尚師曰能辨法師共論義次各登坐了法師曰
請師立義某甲則破師曰宜有与摩事法師曰
便請立義師曰立義了也法師曰立是什摩義
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長慶代曰師義隱也
有座主未參又問師作什摩草葉對語金對姪
葉師曰眾初兩字是什摩字對曰如是師曰是
什摩師問瑞供奉佛是什摩義對曰佛是覺義
師曰佛還覺也無對曰不覺迷師曰既不覺
迷用覺作什摩瑞供奉又問如何是實相義師
曰將虛底來對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向不
可得問實相作什摩師又時見僧未以手作圓
相因扣中書曰字傳有特王詠問如何得解
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得解脫詠曰若然者

即是新正是解脫師便喝曰這漢我向你道不
相到誰向汝道新王詠更無言和尚亦識此人
是三教供奉王詠門徒志心問如何得成佛去
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家解脫遊日如何
得相應去師曰善惡都其惡盡自然得見佛性
又問若為得證法身耶云超毗盧遮那境界進
日清淨法身如何超得師曰不著佛求又問阿
那合是佛師曰即心即佛進日心有煩惱如何
是佛師曰煩惱性自難進日豈不煩惱惱耶師
曰新煩惱是聲聞緣覺若見煩惱不生名大涅
槃代宗又引一大白山人來見和尚曰此山人
吾有見知師問解何事代宗曰識山識地識
字解算和尚問山人所住是唯山是唯山山
人又而不答又問識地不山人曰識師則指殿
上地曰此是何地山人曰家弟子算方得牙知
又問識字不對曰識師向地上劃作一字問此
是何字對曰此是一字師曰土上著一是一字
是什摩一字又問解算不對曰解師曰三七是
多小對曰和尚弄弟子三七二十一師曰却是
山人弄算道三七是十幾作二十一豈非弄算
道又問山人更會何業山人曰更有實不敢對
師曰縱汝懸解亦不足貴師却謂代宗曰問山
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
何處引得這人藤漢來代宗向山人曰朕雖有
國位未為實和尚是真寶山人曰陛下真識寶
人也時十月中旬有諸座主來禮拜和尚師問
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遂變少童子同
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曰座主解經解

論與此廣見是解何殊處主却問和尚城外草
作何色師曰見天上鳥不虛主曰和尚轉更勿
交汝也願和尚教某等作學生即是師却變座
主向前來座主一時向前來師見諸座主不
遠笑曰諸座主且歸寺別日却來諸大德黑然
而往明日又未願和尚為某等說者師曰見即
見若不見說說得出亦不得見諸供奉曰從上
國師未有得似和尚如是說師曰他家即師
回笑道即國師諸供奉曰我等諸人謾作供奉
自道解經論據他釋宗都勿交汝有南方禪
客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層壁瓦礫無情之物
並是古佛心禪客曰與經太相違故溫經曰
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一切無
情皆是佛性未審心身性為別不別師曰迷人
即別悟人即不別禪客曰又與經相違故經曰
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日不
別未審此義如何師曰汝依語而不依義譬如
寒月結水為冰及至暖時釋水為水眾生迷時
結性成心眾生悟時釋性成性汝若定執無情
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佛法唯識故華
嚴經曰三界所有法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
情之物為在三界內為在三界外為復是心為
復不是心若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
心者不應言無情無佛性汝自違經吾不違也
禪客曰無情既有心還解說法也無師曰他機
然說短說常說無有問歇禪客曰某甲為什摩
不開師曰汝白不開不可妙他有開者進曰誰
人得開師曰諸聖得開禪客曰與摩即眾生應

無分也師曰我為眾生說不可為他諸聖說禪
客曰某甲愚昧慙慙不聞無情說法和尚是為
人天師說般若波羅蜜多得聞無情說法不師
曰我亦不聞進曰和尚為什摩不開師曰賴我
不聞無情說法我若聞無情說法我則同於諸
聖汝若為得見我及聞我說法乎禪客曰一切
眾生畢竟還得聞無情說法不師曰眾生若聞
即非眾生禪客曰無情說法還有與援也無師
曰言不開與非君子之所說汝豈不見非陀經
云水鳥樹林皆是念佛念法念佛念法是有情水
及樹豈是有情乎又華嚴經云剎說眾生說三
世一切說眾生是有情制豈是有情乎客曰既
是無情有佛性未審有情又如何師曰無情尚
全豈況有情乎禪客曰若有情無情俱有佛性
報有情而食取其身少即結於罪怨相報損害
無情貪取五穀米蔬菓菜等物不聞有罪惡相
報也師曰有情是白報役无始劫來虛妄顛
倒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怨報無情是依報
無顛倒結恨心所以不言有報客曰經教中但
見有情授三菩提記於未來世而得作佛號曰
某等不見無情授菩提記作佛之案只如賢劫
十佛中阿那含是無情成佛請為示之師曰我
今問汝譬如皇太子受王位時為太子一身受
於王位為復國界一一受也對曰但今太子受
得王位國土一切自屬於王寧當別受乎師曰
今此亦亦但今有情授記作佛之時三千大千
世界一切國土盡屬此處進都佛身佛身之外
都得更無有情而得授記耶客曰一切大地既

是佛身一切眾生居佛身上便利穢汗佛身穿
鑿露佛身豈無罪乎師曰一切眾生全是佛
身誰為罪乎客曰佛身無為無所至乎今以有
為質身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乘於聖者乎師曰
汝今不見大品經曰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又
不可離無為而說有為汝信色是空不對曰佛
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至尋又
問眾生與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眾生
應一時解脫今見不合同義何在師曰汝不見
華嚴經中六相義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中有
壞壞中有成趣中有別別中有趣眾生與佛雖
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看他人食終自不
飽又問古德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
無非般若若有人不許是邪說亦有人信言不可
思議不知若為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大人之
境界非諸凡小所能信受皆與大衆了義經意
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
生前隨緣起威嚴不周而恒寂此喜提聲若什
既不也於法界豈非法身乎之摩訶般若經曰
色無邊故般若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
若乎此深遠之言不啻若難為措意又問有善
知識言學道人但識得本心了無常來時却却
落塵子一邊者豈覺性迥然而去者若解脫
此復若為師曰此猶禾雖二條外道之量二乘
之人皆服離有為生死所樂無餘涅槃老子亦
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所樂無歸而為至道乃
趣真諦須陀洹人八万劫斯陀含人六万劫阿
那含人四万劫阿羅漢人二万劫辟支佛十千

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万大劫住非想非非想
天二非劫滿猶迴心向大外道劫滿不免輪迴
生死又問一切人佛性為復一種為復有別師
日不得一種進日云何有別師有人佛性全
不生滅有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進日誰人
佛性全不生滅誰人佛性半生滅也生滅耶
師日我此問佛性全不生滅破南方佛性半生
滅半不生滅進日和尚佛性若為全不生滅南
方佛性若為半生滅半不生滅師日我之佛性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南方佛性
身是無常心性是常所以半生滅半不生滅也
進日和尚身是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
師日汝今邪得入邪道乎釋客日某甲早脫入
於邪道也師日金剛經日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未汝既作色見我
豈非入邪道乎於是釋客作禮而嘆日和尚此
說事無不盡理每不周某甲若不遇和尚空過
一生矣肅宗皇帝問一切眾生性性無本
可據日用而不知此意如何師起金花疊子
向帝日變作什摩帝日金花疊子師日灼然是一
一切眾生日用而不知伏牛和尚與馬大師送
書到師處師問馬師說何法示人對日即心即
佛師日是什麼語話又問更有什麼言說對日
非心非佛亦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笑日
猶較似子伏牛却問未審此間如何師日三點
如派水由似列末鐘後有人承似何山何山云
水中半月現又日三點長流水身似魚龍衣
肅宗皇帝問一切眾生性性無本可據日用

聖德太子傳卷第三

卷第三

而不知無由得出雖有三界之師方便弟子以
教生離於生死師便索三個鈔羅成水者討蠟
子便拖放水裏蠟子在水中邊轉兩三匝困了
浮在中心死活不定帝禮拜日乞師慈悲師又
索一草拖放水裏其蠟子驚訴依草便上鈔羅
外皇帝豁然便悟代宗皇帝問師百年後要个
什摩師日与老僧造个無緣塔旁乃誦經日請
師塔釋師良久帝因惜師日吾有付法弟子在
乾源却語此事問他他云因師傾世便常乃語
乾源果此因緣問此意如何乾源乃作偈日如
之南蓮之北中有黃金亮一國無影樹下合同
紅瑤瑤殿上無知識師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
代宗宗諡号大證釋師淨修釋師讚日唐朝國
師大楷洪猷會澤探日渭水集舟二天請偈四
衆抱靈法才短雖大耳極著
嶺多三藏詞六祖師天生人也行至太原空裏
舞屠村見秀大師弟子結草為安獨坐觀心師
問作什摩對日看靜師日看者何人靜者何物
僧遂起禮拜問此理如何乞師指示師日何不
自看何不自靜僧師見教性遲遲乃日汝師
是誰對日秀和尚師日汝師只教此法為當別
有言對日只教某甲看靜師日西天下多小
道所習之法此土以為釋宗也大誤人其僧問
三藏師是誰師日六祖又日正法難聞汝何不
往彼中其僧聞師說便去曹溪禮見六祖具
陳上事六祖日誠如祖多所說汝何不白看何
不自靜教誰靜汝其信言下大悟也
智榮和尚詞六祖在移州師自報曹溪言行道

聖德太子傳卷第八

卷第八

進物外不拘小節未度化緣結師遊北地過
見五祖下智皇釋師二十年修定師遠聞在此
間作什摩對日入空師日入空者為有心入空
耶為無心入空耶若有有心入空者身一切有情
悉皆有有心亦合得定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亦
合得定智皇日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善之心
師日若不見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不應更有出
入也智皇日即問汝師是誰師日六祖汝師以
何法為禪定師日雖落圓野體用如五陰本
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擇性無住離
住擇性擇性無生離生擇性相心如虛空亦無靈
空之量皇聞此說未息疑情遂更錫南行直往
曹溪禮見六祖六祖乃亦如上說智皇釋師言
下大悟龍神其夜報舊僧廣靈檀越日智皇釋
師今夜得道
司空本淨和尚詞六祖師姓張絳州人也傳
問奇特事如何師日無一念心善信日豈得無
善耶師日善是阿誰分上事天寶三年勅令中
使楊光庭往司空山採恒春藤到於寺中去禪
師院語話次問釋師日弟子生死事大一心基
道願和尚慈悲教度師日大夫自京城來帝王
之地禪伯甚多彼家問之某甲老病一無知解
中使設禮嘉請師日為當求佛為復問道若求
作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是道中使不令
再請說之師又日若欲求佛即心是佛佛即心
得若悟無心佛亦無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中
使日京城大德皆令布施持戒忍辱苦行事求
佛令和尚日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本來清淨不

聖德太子傳卷第五

卷第五

假修行故知前虛用功耳中使到京城違恒泰
騰說遂口泰禪師具陳上事帝乃問之勅令中
使却往傳詔取禪師天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到京奉詔帝勅於白蓮花亭子安置正月十五
日勅令京城內大師大德與禪師論道禪師奏
曰山僧久病無暇談論不假繁辭以要言之安
問敢對有泰平寺遠禪師問曰對聖人不取繁
詞何者為道師曰道字無名曰名道心名若
有是不窮虛名名心若無道意何有二俱虛妄
總是假名問見有身心是道已不師曰小僧身
心本末是道問道未日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
末是道豈非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退道無心
道一如故曰無心是道身心本末是道者道亦
本是身心身心本末是空道亦窮源不有遠公
曰致小山僧還會道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
不見無相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故云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為
實者窮劫不可得也問今見山僧相不見山僧
無相請為於相中說無相理者師曰淨名曰四
大無主身亦無我今即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
德若以四大有主主即是我是我見恒沙劫
中不可會得是日聖人大悅朝士忻然師乃四
大無主偈曰四大無心復如水通曲達直無被
此淨穢而靈不生心塵決何曾有二意境觸但
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又香山僧慧明問
無心是道无碑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是道
四生六類皆有身心應是道不若若有見聞請對
聖說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七

之人與道殊不相應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眼
耳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說有窮本不有何處存
心若會無心不同草木惠明曰師遂見聞覺知
偈曰見聞覺知無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
空中只沒我無取無捨無憎愛若金處蒙本無
心方得名為觀自在又白馬寺惠其問禪師說
無心是道師曰然問曰道既無心佛有心耶佛
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問佛度眾生
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虔一不虔是
二是不二師曰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山僧不然
何者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都是假名
一假之中立何二又問佛之與道縱是假名當
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
之與道回心而立推窮心本心亦是無二俱虛
妄猶如花翳即悟本空立佛道於是惠其讚
曰事無不盡理無不悟此是頓見真門即心是
佛可與復世眾生執則師無修偈曰見道方修
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處修通觀
修道者燈火見浮湛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曰佛之與道豈是假名妄立十二
部經亦應不實從前尊宿代代相承皆言修道
是妄不師曰然十二部教皆合於道禪師錯
會背道遂教道子無修禪師遂修道子無作禪
師強作道子無事強生多事道子無為於中強
為道子無念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自是不會須
自息之師背道遂教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
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未會道弄却一真性却
入間結情思遂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福先寺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七

七

安禪師問道是假名佛亦妄立十二部教接人
方便一切慈要以為真師曰為有要故將真
計妄推窮要性本來空寂真亦何更有實體
故知其要慈是假名虛下眾人愚者頻悟又問
一切是妄亦同真其長無殊復是何物師曰
若言何物此亦是妄道無相相似道無此道無
辭喻道無對治言道者以言論理得理忘言知
語性空此人悟道經曰言路道斯心行寂滅師
其妄偈曰第其真無相窮妄妄無形送觀推窮
心知亦假名會道既如此到頭也凡享有眼
戒寺造性禪師讚問其理甚妙其要雙眼佛
道兩亡修性性空名相不實如是解時不可斷
他衆生善惡二根可是菩提耶師曰善惡二根
回心而有窮心若有根亦不無推心既空撥回
何立經曰善不善性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
實難則不實不共心俱師善惡二根不實偈曰
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心緣於心實
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差二見人攀
緣兩頭走起悟無生本始會復前各又士孫瓚
虛問此身從何而來自年後復歸何處師曰如
人睡時忽然作夢夢從何來睡覺之時夢從何
去進日夢時不可言無急覺不可言有雖有往
未往未無所師曰貧道之身亦如其夢雖虛煩
悟此身實同於夢師來往如夢偈曰亦知如在
夢睡寢實是閑意覺方事休還同睡時覺智者
會悟夢迷人信夢間會夢無兩般一悟無別悟
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道師上元三年五月三
日遷化春秋九十五勅諡大覺禪師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九

七

一宿覺和尚嗣六祖在溫州臨諸寺學道聞俗姓戴氏溫州永嘉縣人也內外得道食不耕鋤衣不憂口于生初業非人而割曾在溫州開元寺孝順親母有婦侍奉二人合寺合廓人謗其僧不能親得有一日廊下見一揮師号日神榮年近六十有餘弟婦兩人隔簾見其老宿婦却向弟曰居老宿婦房裏安還得也無第便出未居其老宿老宿不欲得入見其僧苦切老宿許之老宿去房裏女出來相看日小弟容易父老宿真恠便對老宿坐又教弟坐三人說話父老宿見其僧氣色異於常人又女人亦有丈夫之氣老宿勸其僧日孝順之事自是一路雖明佛理未得師印過去諸佛聖相傳佛印可擇迦如未燃燈授記若不燃者即隨自然矣南方有大聖号日慈能擇師可往禮之為師僧對日昨者母親下世只有婦獨自無人看侍爭執得婦却向弟說弟其疑我某甲獨自身取次寄住得但自去弟僧從此裝裹却去寺主處具說前事寺主日師兄若道个善心某甲身自不能去得某相共進善回師兄但去莫愁其婦某甲孝順但受他房裏其僧一依他寺三處分喫婦去寺三房裏安排了便發去其弟僧年當三十一進運往到始興縣曹溪山恰遇大師上堂持錫而上進禪林三市而立六祖問夫汝門者具三千歲儀八万細行行無虧名日汝門大德從何而來生大我僕對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日何不聚眾無生連事無

遂半對日終本無生連即無連祖日于其得無生之考對日無生連有意耶祖日無意誰能分別對日分別亦非意祖日如是如是于時大眾千有餘人皆大悟然師却去東廊下掛錫具戒儀便上礼謝然然日而出便去僧堂空寂而上來淨祖日大德從何而來速太速半對日于日非劫道有連也祖日誰知非劫對日仁者自生分別祖師一跪下來撫背日善哉善哉我有手執千戈小僧一宿未朝辭祖師揮師領眾還其僧其僧行十步未振錫三下日自便一見其後了知生死不相于其僧時來名号先播於眾人耳孔道不可思議人也收過者無數供養皆不一從此所有歌行偈頌皆是其婦集也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三十九勸諭無相大師淨光之塔

康讓和尚嗣六祖在南岳杜氏全州人也初生之時有六道白氣應于上座儀鳳二年四月八日生感此瑞氣刻使時見安開高宗帝日此氣何瑞太史日國之法寶非落俗貴在于安康全州分野時全州太守韓偓早錄奏上帝日僧瑞王加善慶初韓偓親往存師厚賜安慰之時杜氏名日光奇家內有三子于三子中其應瑞生者年近五歲炳然殊異心懷慈讓不與兄父母号之名為讓子至于十歲年愛佛經有三歲宣靜通合說法吉光奇日此子出家之後當獲上承至幽至微舍于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拜歸父母往荊州至泉寺事和景律師經于八年便懷讓云通天元元年四月十二日於寺受戒

亂不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爲道汝等吾教聽
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過澤悉皆明三昧花無相
何壞復何成有大德問如鏡鑄像成後鏡明
向什摩處去師曰如入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
摩處去進曰成像後爲什摩不鑒照師曰雖然
不鑒照設他一點不得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二
日終劫誕大慈禪師家勝輪之塔
祖堂集卷第三

手五張

祖堂集卷第四

石頭和尚嗣吉州愚和尚在南嶺師許希遷姓
陳諱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時安絕羶鹹及誕之
夕滿室光明父安佐異詢乎至祝至祝曰斯寺
祥之故也風骨端秀方顯大可事靜不雜異十
凡童及年甫弱齡持諸佛事見尊像安式令礼
礼已日斯佛也師礼訖瞻望久之曰此蓋人也
形儀手之與人異焉此是佛金言作焉時道
俗咸異斯言觀之內多尚臨祀年皆寧損以
祈福祐童于轉往林杜毀其尺具象牛而還厥
盈數十者進之于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時六
祖正揚真教師世業隆接新州遷往禮觀六祖
一見忻然再三撫頂而謂之曰子當紹吾真法
矣与之並經勸令出家於是涉跋離俗開元十
六年具戒於羅浮山略探律部見得失紛然乃
曰自性清淨謂之戒體諸佛無作何有生也自
今不拘小節不尚文字因詰筆公涅槃無名論
云覽万像以寂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歎曰聖人
無己者所不已法身無量誰云自他因鏡虛鑒
於其間万像舒玄而自現境智真一孰爲去來
至哉斯語也幽於山舍假寐如夢見吾身与六
祖同乘一龜游沐深池之內覺而詳曰應是靈
智也池性海也吾與師同乘靈智遊於性海久
矣六祖遷化時師問百年後某甲依什摩人六
祖曰尋思去六祖遷化後便去清涼山時居行
思和尚安礼拜侍立和尚便問從什摩處來對
曰從曹溪來和尚拈起和傘于口彼中還有這
个也無對曰非但彼中西天亦無和尚曰你應

到西天也無對曰若到即有也和尚曰未有更
道對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爲什摩獨半尊甲
和尚曰不辭向你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和尚又
問你到曹溪得个什摩物來對曰未到曹溪亦
不曾失師却問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和尚不
思曰你只今識吾不對曰識又爭能識得又問和
尚自從南出後在此間多小時思曰我亦不
知汝早晚離曹溪對曰某子不從曹溪來思曰
我也知你未嘗對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違大恩
和尚見師異於常人便安排於西使日夕只在
和尚身邊其師形貌端正是人非直傳到和
尚可褒和尚得消息向師曰汝正時是師便應
答第二日粥飯熟了在西使裏坐伸手取粥固
下僧見其鉢盂尋來未食其師取和尚粥衆人
知是其人安排凡夫不識聖人諱和尚又毀師
園院一齊上未於和尚前收過思和尚向師曰
徒今已後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是你
口眼埋却也不難師受戒後思和尚問你已是
受戒了也還耽神也無對曰不用聽律思曰還
念戒也無對曰亦不用念戒思曰你去護和尚
靈達書得否對曰得思曰速去速來你若遲晚
妙子不見吾你若不見吾不得林下大斧師便
去到南嶺讓和尚寒言猶未達先礼拜問不恭
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和尚曰子同太高生
向後人成間提去師對曰寧可未劫紈綸終不
求諸聖出離師機既不投書亦不達使歸時衆
思和尚問彼中有信不師對曰彼中無信思曰
有迴報也無對曰信既不通書亦不達却問

專甲去時和尚有言欲速來林下收取大令今已來也便請大尊思和尚良久師作札而近斯之要宜宜宜之能持乃佛佛但願心燈相拒宣傳法印大師既授針而久親於丈室陞成而迴承方外之誠則能事皆道可行矣思和尚日香之法門先聖展轉迴和駕授其金斷施祖師預記於法汝當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問思和尚達化師者靡一切了於天寶初方居衡山遍探冬登送頓息於常臺寺東有石如臺乃庵其上時人号石頭和尚焉此臺則梁海輝師得道之臺也師初至而臺師僧去有轉來向謀和尚說昨未到和尚雲問佛法輕忽後生未更石頭上坐讓日實也無對日實也讓便發侍者日你來東邊子細看石頭上坐底僧若是昨未底後生便變他若有應你便道石上坐竹于堪移此案幾侍者持此倡舉似師師各日任你哭聲哀終不過山未侍者却未似似讓和尚和尚云這阿師他後子孫繁却天下人口去又教侍者問法侍者去彼問如何是解脫師日阿誰縛汝如何是淨土師日阿誰始汝如何是涅槃師日誰將生死與汝侍者却未舉似和尚和尚便合掌頂戴此時有堅固禪師蘭諶三人為世宗近舍日披石頭上有真師子吼師變主事具陳前事主事日氣師有事家分和尚領眾去東邊見石頭石頭又強為不得起未迎接扣有一切了讓和尚石頭起院成持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日間臥露柱去僧日不會師日我史不合大編門古人道道有道無二諍請師除

師日已無一物除个什摩師索大慈日停却哩唯賢勿違道將來對日無這个師日若無摩則你得入門也僧問如何是求來求師日汝因何從我處進日不從師處如何即得師日何曾失却那作摩摩山在一處坐師問你在這裏作什摩對日一物也不為師日與摩則問也對日若問生則為也師日你道不為不為个什摩對日千聖亦不讓師以偈讚日從來共住不知名住還扣將作摩行自上古上賢猶不識這衣裳豈可明僧詰問摩南既是千聖為什摩不讓恭日千聖是什摩坑為摩師問僧從什摩來對日從江西來師日江西還見馬祖不對日見師乃指一柴樛日馬師何以箇个僧却更似馬師師為史馬師口汝見柴樛大小對日勿量大馬師日汝甚有壯大之力信日何故此說馬師日汝從南去負一柴樛未豈不是有壯大之力師述各同昇日主土大仙心東西云相付人振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眼深枝流暗派注執事元是迷覺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地示不迴手迴而更相法不令依住住已李珠寶像聲源異學昔暗合上中言明暗清濁句四大柱自復如子得其母大熱風動程水濕地堅固眼色耳聲香鼻舌意識諸法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李末須歸宗尋早具其詩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親明暗各相對譬如前後步方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軍事存西蓋合理應前鋒住承言須舍宗勿自立規矩範日不見道是為知路進步非速近迷歸山河

月護白各玄人光陰勿虛度師與鄧隱奉劍草次見地師過鐵子與隱奉隱奉接鐵子了怕不敢下手師却拈鐵子截作兩段謂隱奉日生死尚未過得學什摩佛法師拈鐵子刻草文隱奉問只刻得這不還刻得那个摩師便過鐵子而隱奉隱奉接得鐵子向師刻一下師日你只刻得這个關山代日還有堆上摩師唐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六日奉奉款九十一僧夏六十三信宗皇帝謚号無忌大師見相之塔純源和尚謂忠國師先是馬大師門人也師入京為國師侍者後再見馬大師於大師前旋行一連作圓相然後於中心扎开大師日你欲作佛也對日某甲不解程日大師日吾不如徐百丈在坊導推車次師問車在這裏牛在什摩家百丈以手所領師以手找日天皇和尚謂石頭在制南師諱道悟未親行狀不次終始之要師初問石頭離却智慧何法示人石頭日老僧無奴婢離什摩進日如何得玄言石頭日你解探風不師日若与摩則不徒玄日去也石頭日未家汝早晚從那處來師日喜早不是那處人石頭日我早个知汝未家師口和尚亦不得賊賊於人石頭日汝身現在師口雖然如此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云你道阿誰是後人師扎謝師領玄要問如何玄妙之說師云莫道我解佛法僧云那等人疑滯何師日何不問老僧僧日問則問了也師日去不是你存泊家師乃一日忽然變與座座來未示日會摩日不會師便把枕子當面抛之乃告齊

尸衆和尚嗣石頭順宗皇帝問師大地音衆生
見世成佛道師曰佛性猶如水月可見不可
取大義釋師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何不攬
取帝默然之又問大義何者是佛性大義曰不
離陛下所問皇帝默然開一言遂合

升寶和尚嗣石頭師諱天然少親儒墨業洞九
經初尚龐居士同侶入京求道因在漢南道寄
宿次起夜夢白光滿室有聲者云此是解空之
祥之又進行脚僧與茶次僧云秀才去何處
對曰求道官去僧云可惜許切夫何不還佛去
秀才曰佛言何處還其僧提茶碗曰今摩秀
才曰未測高僧僧曰若然者江西馬祖令現住
此說法悟道者不可勝記彼是真還佛之客二
人宿投猛利速返秦遊而造大智孔祥已馬大
師曰這漢來作什摩秀才曰上懷頭馬祖便察
機笑而曰汝師石頭來秀才曰若與摩則與某
甲指示石頭馬祖曰從這裏去南望七百星還
長老在石頭你去都裏出家秀才曰日便發去
到石頭和尚和尚問從什摩家來對曰某家
卡石頭曰未作什摩秀才如前對石頭便點頭
日著掃廬去乃執爨役經一二載餘石頭大師
明慶欲與落髮今夜宣行恭時大師曰佛殿前
一搭草明慶勸後刻却未展諸宣行梵持鉢鐺
唯有師獨持刀水於大師前跪拜揩洗大師笑
而剝離師有頂髮突然而起大師按之日天然
氣落既畢師札謝度燕謝名大師曰吾賜汝
何名師曰和尚豈不日天然耶石頭甚奇之乃
為略說法要師便掩耳云太多也和尚云汝誠

祖堂集

卷之

卷之

卷之

作用者師遂騎聖僧頭大師方道阿師後打
破瓦窰壁像去師受戒已而大才唯摩尼於江
面師乃下轡前被北謁大奔大宋問從什摩
家來對曰從石頭來大奔曰石頭路遠還倒
也無對曰若還倒却不來此也大奔甚奇之師
故驢情懷遠順境樂乎雲水去住逍遙至洛
京希忠國師相見侍者便問和尚還在也無對
曰在只是不有客師曰大奔遂生侍者曰佛眼
觀不見師曰龍子鳳生鳳子侍者舉似國
師國師便打侍者師尋上鄧州丹霞山格調孤
寂少有業者更有禪德進未問律山下遇見師
遂解中問丹霞山在什摩處師指山曰青青綠
點灰是禪德曰真只這个便是不師曰真師子
兒一撥便轉次於天台居花頂臺三載又扎園
一揮師以元和初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為
其進侶後於惠林寺遇天來焚木佛以擊次三
人談話師曰吾茶毗覓舍利主人曰木頭有何
也師曰若然者何責我乎主人亦向前眉毛時
墮落有人問真覺大師丹霞燒木佛上座有何
過大師上座只見佛進曰丹霞又如何大師
曰丹霞燒木頭師有時到山院寄宿是老宿共
行者同床也師放下衣鉢便問師二人二人都
不語把直至來朝遂見行者持一鐵飯向室中
心著共老宿與又不與師師亦向前共與行
者是師向前便顧視老宿云甚言侵早起師向
老宿曰這个行者何不教伊六餅乳生老宿云
好个人家男女有何事帶過點汚他作什要師
出遠未伯錯放過師作孤單今日時人見个可

祖堂集

卷之

卷之

孤舟為言一生無所安金剛開吟孤舟幸姓知
光陰不虛擲不弄光陰須努力此言雖說人不
識識者同為一路行豈可轉陸緣緣緣緣性
性何是這只為然則盡眾宜眾宜不覺無涯際
哀哉真實不虛傳傳之學之只不聞猶如燈燭
今五盆共知能有光明在有時未免暗昏昏昏
你不覺一生了斯斯塵沙比不火直似潭中吞
釣魚何異空中遊鳥為此息由未實是長四維
上下遠近浩悠悠之間迷病元應勞難脫脫
恰恰恰恰然無益只為身居偏室到此之
時悔何及雲深未可訪孤孤孤孤孤孤為長
長今高外一間堂不寬寒風吹落葉豈愁榮草
遍連霜但有松竹歲寒心四時不變氣清香春
夏暫為群木晚秋各方見露高林故知世相有
剛柔何必將心清濁隔二時微細隨緣過一身
過真布毛婆風風風風往來東西豈愁地追與天
任時人未解將為錢金則了然自不迷不迷須
有不迷心看時錢錢錢錢錢錢錢錢錢錢錢錢
豈同熱夫負黃金黃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未示人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塵
納存乎未免他真無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邊
鳥跡始得玄中又更玄來一例諸是可知何用
佛語說引調只見鐵夫未取飽未開張遠過人
死多人說道道不行他家未悟詐頭明三寸利
刀開曠路万抹捺捺捺捺捺捺捺捺捺捺捺捺
空將口渴玄微以此物都堪為大用千生万劫
作貧兒即書孤舟事遠深鐘期能聽白牙琴道
者知音指其掌方貴名為孤舟外師又有歌珠

祖堂集

卷之

今識得衣中寶無明暗日惟百餘俱償散一物
錢衣室知境非尋珠不見形修即三身佛
迷疑方卷經在心心豈測得耳難隨同像先
天地測言出香案本剛非銀鍊元淨其澄淨
泊逾朝日玲瓏曉曉星瑞光流不滅其澄淨
清鑒照映明輝法界明對凡功不滅超聖
果非盈龍女心親獻地王口自傾誠人却活
貴義猶輕解語非開言能言不覺絕逆許
輪傷三際等空于演教非為教聞者不認名二逆
俱不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
識心豈測佛何佛更堪成又頃日升霞有一寶
藏之歲月久從未人不識余自獨防守山河無
隔斗光明靈靈造難常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間採取人難狂迷路走余則為渠說極掌焚破
口忽遇解空人林曠在林麓相逢不擊出掌意
便知有師又有驤龍珠冷驤龍珠驤龍珠光明
燦爛與人珠十方世界無求靈靈然求佛亦非
珠珠本有不尋此時人不識外道尋行盡天區
自寂極不如拈取自家心莫求竟換功夫轉求
轉見轉元無恰如渴鹿趁陽酥又似狂人在道
途頭自辨了分明得不用更磨磨深知不是
人間得非論六類及生靈虛用意損精神不如
閑寂絕纖塵停心息意珠常在莫向途中別問
人自迷失珠元在此本驤龍珠不改雖然埋在
五陰山自之時人生解意不識珠每掩抑却向
驤龍前作客不知身是主人公棄却驤龍別家
竟認取寶自家珠此珠元是本來人拈得既弄
無窮靈結覺驤龍本不著若能曉了驤珠後只

法華經疏

卷之三

這驤珠在我身師有弄珠於般若神珠於難測
法性海中觀認得隱現時遊五蘊山內外光明
大神力此珠無狀非大小畫夜圓明悉能照用
時無礙復無礙行住相隨常了了先聖相傳相
相授信此珠人世有智者乎明不離珠述人
特珠不識走吾師推指會摩尼珠人無數入表
地爭拈凡神特為賢智者安然而得之言下非
近亦非遠野用如如轉無轉方機珠對寸心中
一切時中巧方便皇常遊於赤水視聽幸求
都不迷同像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非
自心非目緣妙中之妙玄中玄森羅萬像光中
現尋之不見有投源燒六賊燦四魔能摧我山
竭空河龍女靈山親獻佛食兒衣裏狂驤珠亦
非性亦非心非性非心起古今難絕名言名不
得指時題作弄珠今師與麻途遊山到潤達語
話次麻途問如何是大涅槃師迴頭云急浴日
色今什摩師云調水師初開堂時有人問作摩
生語話即得不墮門風師曰一但語話即不墮
門風僧云便請和尚語話師曰青山流水不相
似師勤僧曰什摩裏未對曰山下未師曰與師
也未對曰與師了也師曰將鉢與聞梨梨底人
還有眼也無僧有人來似為山為山云有進
日眼在什摩家為山日眼在頂上有人持此語
奉似洞山洞山云若不是為山卒解與摩道僧
便問作摩生是在頂上成眼洞山云不味向上
扣慶拈問保福持鉢與人與成恩則有分焉什
摩却成不具眼去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
摩云急有人盡其機未運成瞎漢不保福日和

法華經疏

卷之三

法華經疏

尚還為人摩慶云教某甲共阿誰面重保福得
後日道某甲摩慶得摩師又有如龍須日真如
如意寶如意寶真如森羅及万像一法更無餘
海澄澈月照天地洞然處森羅空影彰彰明明一
道如師以長慶三年癸卯歲六月二十三日昔
門人今俗湯沐託云吾將行矣乃戴笠千葉杖
入屢垂一足未至地而逝春秋八十六初諡智
通大師妙覺之塔剎新撰碑文
拍提和尚嗣石頭師諱惠朗姓歐陽韶州曲江
人也年十三於鄒林寺擇得師家出家十七遊衡
磐二十受戒乃往虔州發公山謁大舜大舜云
你未何求對曰求佛知見大舜曰佛無知見如
見乃魔耳耳你從南岳來未見石頭真心心
要耳汝應却歸石頭師遂依言而返並石
頭景應大舜之言報緣緣遂不出招提三十餘
年目号招提胡至元和十五年庚子歲四月
二十二日遷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矣
藥山和尚嗣石頭師諱惟儼姓韓梓州
人也後從南康年十七事彌州西山慧照禪師
大曆八年受戒於衡岳寺常懷持師一朝夕
日大丈夫當難法自淨焉能看有率細行於布
巾耶即謁石頭大師密領玄旨師於貞元初居
建陽茅山目号藥山和尚馬師初住時純村
公年欄為信堂住未得多時近有二十未人忽
然有一僧來請他為院主漸漸近有四五十人
所在追候統後山上起小星請和尚去上頭安
下和而頭又轉轉師僧云共院主僧弄三請
和尚為人說法和尚一二度不許第三度方始

法華經疏

卷之三

得許院主便歡喜先報大眾大喜不自勝打鐘上米僧衆繞集和尚問却門便歸文宣院主在外責日和尚適來許某甲爲人如今目什摩却不爲人賺某甲師曰經師自有經師在論師自有論師在律師自有律師在院主惟實道什摩處提此後從容得暇日後升座便有人問未審和尚承嗣什摩人師曰古佛殿裏拾得一行字道日一行字道什摩師曰渠不似我我不似渠所以肯這个字奉翻相公來見和尚和尚看經天珠不來顧相公不肯禮拜乃發輕言見面不如千里聞名師曰相公相公應若師曰何得貴耳而賤目乎相公便禮拜起來申明如何是道師指天又指地目雲在青天水在瓶相公禮拜後以偈讚曰經得身彩似鸛形千鍊松下兩西經我師道無盤盤說盡在青天水在瓶師曰一室月明上簾山而中夜面大笑一聲遭陽東來去燕山九十里酒陽人其夜同開笑聲盡日是東家聲來處長轉尋問當于東抽直至華山徒衆日夜聞和尚山頂笑云奉相公讚曰選得幽居靜野情幾年無恙亦試看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相公別問如何是定定慧師曰道道這裏無這个閑家具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說今更久日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結只宜汝於宵下便見去師因要汝誦誦吾日用汝誦宣行什摩師曰爲有這个吾日何不奔却師曰有來多少時師曰石頭無語日言語動用亦勿交汝師曰無言語動用亦勿交汝石頭道裏針割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花

祖堂集

卷之

七

有人拈問漳南古石上栽花惹作摩生諱南日伏汝大膽却日運金摩對日不會去賴人與猪肉師問僧近離什摩處對日近離百丈師曰海師兄一日十二時中爲師僧說什摩法對日或日三句外有去或日六句外有取或日未得玄鑒者且依了教教猶有相親分師曰三千里外且喜得勿交汝師帶刀行次道吾問背後成是什摩師被刀便弄口所師夜不照大僧立丈師乃曰我有一句子特持半生免却爲汝說僧曰持半生免了也只是和尚不說師便索火火來僧便抽身入衆後重云奉以洞山洞山日此僧却見道理只是不肯禮拜僧詰問是處既是見爲什摩不肯禮拜慶日只爲無孔白道詰問僧既見道理爲什摩不肯禮拜白道代日更不欲得出頭師又時變沙弥雲品日笑他作什摩師曰我有折脚鐮子要伊提上提下品日若与摩則某甲與和尚一人出一手師又時問僧汝諸方行脚未見來離得底物來不信對不中師日堪作什摩用師代日不緣閑閑所潯覓來久矣師問雲品作什摩對日擔水師曰那个屋對日在師日你來去爲阿誰對日替渠東西師日何不教伊並頭行對日和尚真諷他師口不合與摩道師代日還曾擔擔摩師有時日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日和隨來也師問僧汝從什摩處來對日南泉來師日在彼中多少時對日經冬過夏師日与摩則作一頭水拈半去也對日唯在彼中不曾上他食堂師日不可口與東西風也對日真諷和尚日有人把匙訪在

祖堂集

卷之

七

雲品問一句子如何言說師曰非言說道吾日早說了也雲品因乞百丈齋師問險界不契乞與阿誰對日有一人要因于地相公問紫玉佛法至理如何玉召相公名相公應若玉日更真別求師問衆日擔殺道人漢僧便問師如何師代日是什摩院主報和尚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与我鑿鉢五來院主不會雲品日和尚無手脚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狂被衆笑出日某甲只与摩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个眷屬師問頭作什摩未對日我來來來來來來則不障你莫教根生頭頭日既不敢根生大衆與个什摩師曰你還有口摩師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摩字吾日是佛字師曰出這多口阿師千佛代又乎進後立又代衆山第二機日錯有僧在燕山三年作飯頭問汝在此間多少時對日三年師曰我若不識汝其僧不會快而發去問學人有赴請師史師日且待上堂時未師晚際上堂日今日有僧史疑在什摩處出來其僧緩出來師便托出却入房大師行次雲品遊過側立待師到去後底後底師便弄口問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日聽他何尋你僧日學人不合此意如何師日何境惑你問如何是道中指寶師日真諷曲進日不語曲時如何師日傾國不接道吾和尚四十六方始出家俗姓王鍾陵潭邑縣人也雲品和尚是道吾親弟也雲品先出家在大造侍者道吾在屋裏報探官一日行得五百里恰到百丈莊頭討與飯當時侍者亦下莊頭莊主與侍者對客侍者來相有一切後便

祖堂集

卷之

七

同將軍是什摩家人口鍾陳清昌人也貴姓什
學對口姓王侍者便認得家兄便把子帝央去
端在無對口憶師兄失太然夫却一隻眼下去
去侍者得消息當日便上百丈侍者領兄來和
尚一切後侍者便認白和尚這人是某兄欲
投師出家這得也某百丈口投某出家則不得
侍者口作摩生即是百丈口投師伯家出家侍
者領去師伯家見陳師伯便許已便投出
家後侍者領師兄入京受戒了却轉來赴百丈
兩人坐地歇息又道吾起未禮拜日某甲有一
眼事欲問多時未得其便今日有舍弟問師兄
還得也無言日有什摩事吾便問難知這个故
編子後與師兄什摩事得相見日不生不滅
震相見吾日莫道事是無人自有著人出日作
摩是你懷頭疾乎尚猶在道个身心吾日居
師兄其下這个言詞佛法不在僧俗便問高
摩理長則就師弟作摩生吾日非不生不滅
亦不求相見雲日後日灼然是你眼日得与摩
相若也到山中遙相度脫便歸百丈過得一年
後道吾辭百丈便到藥山藥山問一句子如何
言說吾日有一人越不音言說師口大處小處
從何來吾口語出師甚奇之因此摩得識生
後只觀望師兄來有一日道言書上說石頭是
真金鋪紅石是雜貨鋪師兄在彼中隱操作什
摩千千萬萬遠未雲出得這个信投只肯
憂愁有一日在和尚身邊侍立直到三更和尚
日且歇去不去和尚口你有什摩事頭響腹
搖似腹裏有事但說雲出云無事和尚日

法苑珠林

卷之五

莫是得智聞報信不與云不敢百丈道吾信
當便取呈似和尚和尚見了云灼然是生我者
父母戚我者朋友你不用在我這裏便速去云
日不敢去百丈口我有書與有信物欲得送藥
山尊者你持書速去雲出奉師家今持書到藥
山尊者相持引去和尚家道書一切了後藥山
問海師兄尋常說什摩法對口三句外省去亦
日六句外省取師日三千里外且喜得句文涉
又問更有什摩言句對口有時說法了大衆下
堂夫師名大衆大眾迴首師口是什摩藥山日
何不早道海兄猶在日汝欲得百丈夫師問雲
出目前生死如何對口目前無生死師日二十
年在百丈浴氣也未除出却問某甲則如此和
尚如知日吾恐奉藥山委委百醜千拙且
與摩過時後此共師弟過相和持書去後有一
日師藥山藥山問去什摩事對口欲去藥山師
兄震師口為什摩事對口某甲與藥山在百
丈時有一師師口願道什摩對口某甲兩人曾
在丁之時過山和尚道與某甲這侍者不離
左右位則和尚在後連於手願欲得說破這个
事師便許已便下山道吾持天鉢送到諸乎後
却轉來不審和尚和尚云送師兄去未對口送
了也道吾却問師兄離師左右還得也無師日
智聞報信必有此問多少手摩膝道侍何事不
造作何事不商量不用更問道吾云無和尚一
言堪為後來是接路气和尚一言師口若也如
此我則與汝道則有也日久遠道吾聞此
話當夜便發明到山下村院得見師兄說藥

法苑珠林

卷之五

七

山語了相共轉來藥山直到終不離左右真覺
大師舉問云時大師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山阿
大地不尋眼光此人適在什摩家只欠一轉云
晤大師口除却兩人降此已下任你大悟去也
須講亦進日此是什摩人對口西天是一人唐
土是一人進日西天一人是什摩人對口雖摩
居士唐土是什摩人土健林傳大士進日此兩
人被什摩時節日緣即不講談對口劉劉則過
於老兄此是龍虎也雲出不安時道吾問離
却這个般漏子向什摩家再得相見云日不生
不滅家相見吾日何不塔非不生不滅家亦不
求相見師問雲出日有自你還見也無對口有
要見作什摩師口与摩則好馬也對口若是好
馬則將止去師有一日者經次日賴問和尚休
得者經不用攤人得也師卷却經問日賴日
何似對口正當午時師日猶有紋絲在對口無
亦無師口你大慈明却問師某甲如此和尚
如何師日摩應事奉藥山委委百醜千拙且
摩過時若後和尚對師說話去後師向雲出日
若漢向上曾為指茶來出却問和尚向上曾為
什摩師日摩奉事藥山委委百醜千拙且與
摩過時若後和尚對師說話去後師向雲出日
話只欠一問出云作摩生問道吾云何故如此
出繞得个問便去和尚雲續問何故如此
師口書卷不曾展後有人奉似石霜石霜日不
曾展他書卷又時侍者請和尚與藥山師日不
契道日為什摩不契師口消他不得連日什摩
人消得師口不契優婆塞者進日和和尚為什摩

法苑珠林

卷之五

七

謂他不得師拈起總卷子曰事器這个何雲
請師浴師曰我不浴進曰為什麼不浴師曰無
垢進曰無垢却須浴師曰這著生無垢浴什麼
盛曰事器如許多孔竅何師勸東國僧問汝年
多少對曰七十八師曰可年七十八麼對曰是
也師便打之後有人拈問曹山作麼生抵對免
得曹山打之曹山曰正御天子勸諸侯遊路傍
進曰只如上座適在什麼處即被打之曹山曰
前對拈猶淺後對人深問學人擬欲歸鄉去
時如何師曰有人進身烘爛時前林之中問拈
作麼生歸對曰與學則某甲却不歸去也師曰
無却須歸鄉去若歸鄉去我與你休離方進
日請和尚休離方師曰二時把鉢盂上堂其
破一粒米囉日頃過身烘爛更何人外轉森森
一智真為報你來須體妙時中不擬完然新石
室高沙鉢往京城受戒恰到期州經過次近葉
山下路上忽見一老人沙鉢問老人曰福老
人曰法公方福沙鉢問前相如何老人曰法公
何用忙這裏有肉身菩薩出世是羅漢僧道
院主何妙上山禮拜沙鉢獲得个消息便到藥
山換衣服直上法堂禮拜和尚師曰從什麼處
來對曰從南嶽來師曰什麼處來對曰江陵受
戒去師曰受戒後什麼對曰晉先生元大師曰
有二人不受戒而還生死阿你還知也無對曰
既若如此佛在世則二百五十條戒又真為師
日出這饒舌沙鉢猶掛著唇舌在師便教伊去
果去其沙鉢去摩頭相背主事大道吾來不寄
和尚和尚向道吾日你見過未敢脚沙鉢摩對

祖堂集卷第四

上七

有什麼氣息未得草草更須勤過始得師教侍
者護其沙鉢沙鉢便上末師曰聞說吳安甚大
開汝還知也無對曰不知我國苦安清師曰汝
似有經得從人請益得對曰不從看經得亦不
從人請益得師曰大有人不有經亦不從人請
益為什麼不得對曰不道他無自是不肯承當
師向道吾日不信這老僧不空發言使下床撫
背云真師子兒沙鉢又時師問汝向什麼處去
對曰往庵去師曰生死事大汝何不先發對曰
彼此如是一股事喚什麼作受戒師曰吾與學
在我身邊時復要見因以在藥山去半里地卓
庵過一生半為石室高沙鉢也僧問身命切忌
當如何師曰其後種種進日將何供養師曰無
口者師垂語曰是你諸人欲知保任向高高山
頂立向深深海底行此實行不異方有小許妙
于相應之分有人拈問師德古人有言向高
山頂立向深深海底行如何是向高山頂立德
古只雲喃喃如何是深深海底行德古深湛
踐師看經云問問和尚尋常不許看經為何
擊却自看經師曰真要過眼進日學人學和尚
有經得不師曰汝若學我者經牛皮也須穿過
長慶拈問僧古人道眼有何過對者非一不
稱師古自代日一驚之作摩生師大和八手
實歲十一月六日告衆曰法堂側也法堂側也
衆人不測還把物據之師拍十大笑曰汝不會
我意師道告衆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勸誡
和道大師化城之塔

祖堂集卷第四

祖堂集卷第五

石鏡寺養真堂記

大顛和尚嗣石頭在湘州元和十三年戊戌歲
還真身元和皇帝於安遠門躬自焚香迎候頂
礼皇帝及百寮俱見五色光現皆云是佛光百
寮拜賀聖感唯有侍師韓慶一人獨言不是佛
光不肯拜賀聖德常問既不是佛光當此何光
侍師當時失對被貶潮州侍師便到潮州問左
右此間有何道德高行禪派左右對曰有大顛
和尚侍師令使往彼三請皆不赴後和尚方開
佛光故乃自來侍師不許相見令人問三請不
赴如今為何侍師不赴自來侍師云三請不赴不為
侍師不屈自來只為佛光侍師聞已喜悅則中
前官弟子其時云不是佛光當道理不師答曰
然侍師云既不是佛光當時何光師曰當是天
龍八部釋梵助化之光侍師云其時京城若有
人似於師者弟子今日終不來此侍師又問曰
未審佛還有光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佛光
師變士侍師侍師應若師曰看還是摩侍師曰
弟子到這裏却不食師云這裏看會得是真佛
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黃赤白也透過須菩提圖
追照山河大地非眼見非耳聞故五日不觀其
容二聽不聞其響若識得這个佛光一切聖凡
虛幻無能也師欲歸山留一偈曰歸若其恠
歸早為懷松蘿對月宮悲感不待金鐘開未時自有
白雲封自後侍師特到山復礼乃問弟子軍州事
多佛法中省要家乞師指示師良久侍師同措
登時三平進侍師在背後敲禪床師乃迴視云
作摩對日光以定動然後智拔侍師向三平云

和尚拈調高峽弟子同指今於侍者連却有一
雲札謝三平却歸州後一日上山札師師睡次
見來不起便問遊山來為老僧禮拜未對曰札
拜和尚來師曰不札更待何時侍者便札拜後
一日又上山師問遊山來為老僧禮拜未侍者
曰遊山來師曰還將得遊山林來不對曰不將
得來師曰若不將來空來何益又一日師曰老
僧往年見石頭石頭問阿那小是汝心對曰即和
對和尚言語者是石頭便喝之經旬日却問和
尚前日豈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石頭去除
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直將心來對曰無心
可將來石頭曰先來有心何得言無心有心无
心豈同謔我於此時言下大悟此境却問既今
某甲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和尚亦須除
之石頭去我除竟對曰將示和尚了也石頭去
汝既將示我心如何對曰不具和尚石頭曰不
聞汝事對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對曰無
物則真物石頭去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言
如此也須護持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早不其中進日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道人同
長臥和尚謂石頭在潭州依緣未親行緣不究
化緣緣始師初札石頭領宜官次往曹溪札
拈却迴石頭石頭問從何處來對曰從嶺南來
石頭去大度後頭一鉢功德還成就也無對曰
諸事已修只欠點眼在石頭曰其要點眼不對
曰便請點眼石頭踏起脚亦之師便連札十數
拜不止石頭去道漢見什摩道理但知札拜師
又不止石頭連前把住去你見何道理但知札

拜師曰如師爐上一點客石頭去如是如是師
得十歲兒子養得八年有一日兒子答和尚曰
某甲欲得受戒去還得也無師去受戒當什摩
兒子曰某甲祖公在南嶽欲得去那裏札觀只
是未受戒不敢去師曰之教須是二十始得且
住師忽然覺寒寒未許伊受戒小師明報師和
尚和尚去子歸來須到石頭處來小師應聲便
去南嶽般若寺受戒後却去石頭處石頭去從
什摩處對六使長慈來石頭曰今夜在此宿還
得摩對云一切眾和尚雲分小師第二日早朝
來不客師便領新戒入山路邊有一個樹子石
頭去汝去我新戒知這个樹子我路對曰某甲不
將刀子來石頭曰我這裏有刀子子日便請石頭
便抽刀把插過与刀子日何不還那頭來師曰
用那頭作什摩新戒便大悟石頭教新戒時安
新戒便碎石頭却歸師處師問教你到石
頭你還到也無對曰到則到不還托師問曰依
什摩人受戒對曰不依他師曰你在彼中即如
此我這裏作摩生對曰要且不通背師曰大与
摩多知生對曰舌頭不曾與若在師便咄這多
口新戒出去此是石室和由也
龍潭和尚謂天皇在禮明州師諱崇信未詳姓
氏在俗之時世業作餅師住在天皇卷陽其天
皇和尚住寺內獨居小院多開扉窗靜坐而已
四海禪流無由染泊唯有餅師每至食時躬持
餅餅十枚以餉登論如是不替數千天皇每食
已常留一餅与之云云慈法以落子孫日如
斯以為常准師曰於一日忽自許之乃問此餅

是某甲持來何乃返惠某甲天皇去是你持
未復汝何各師聞此語似火驚覺乃問曰弟子
淨生擾擾畢竟如何天皇去在家年欲還出
家遂逸寬廣師便授天皇出家天皇去依昔崇
福善今信吾諸宜名崇信受具戒已執爨艱年
忽於一日問天皇曰某甲身屬僧信已果宿志
未蒙和尚指示小心要伏乞指示天皇曰侍自
到吾身邊未掌不指汝心要師問何意是和
尚拈某甲心要蒙天皇曰汝擊茶吾為飲與汝
持食吾為汝受汝和南音為飲何復何復不
是亦汝心要師便頭沉吟頃刻天皇去見即直下
便見報恩則便是師問已頓悟指要便問畢竟
如何你任則得路無慮皇曰任性逍遙隨緣
放曠不要安禪習定性本無拘不要塞耳義膽
靈光迥耀如愚若鈍行不驚時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汝能令者當何患乎師既領宗要謂曰朗
然猶如遠客還家頓息他遊之念亦如賓收寶
藏故無不是求自前諸王禮陽龍傳捷止行不
驚俗世其能疑未雲無機換錄玄流無自扣擊
所居蕭蕭臨小溪潭時傷元陽郡民多於是雲
祈求雨澤故号龍潭和尚焉有僧問焉中珠誰
人得師曰不實既者得僧曰安著何家師曰得
有所在即說似法在僧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
飲作屋來多小時足日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
你即今是什摩屋日現是女身何得不識師曰
誰識汝
翠微和尚謂丹霞在西京師諱無學信宗皇帝
詔入內大教玄教常情大悅賜紫袈裟廣照大

師自餘未親行錫不化緣終始師因俱養羅漢次偕同今日設羅漢羅漢還未也無師亡是你每日墮什摩

雲岳和尚嗣藥山在潭州邊陵師諱靈成姓王鍾陵南昌縣人也其生自然胎靈右祖傲若緇服出家於石門初奉百丈入室十數年間次參藥山藥山問法師百丈於徒莫亦師對曰臨今示何物藥山云因汝識得百丈矣師喜承藥山後心依教大知法化師有時謂衆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者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小典藉師曰一字也無道曰爭得与摩多知生師曰日夜不曾睡洞山云問者則無有道不得底問一段事還道得不隔日道得却不道得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曰石頭上語話來師曰石頭還點頭也無對曰師未問時却點頭師曰者經次洞山云就師乞服精師曰汝底与阿誰去也洞山云某甲無師曰有汝向什摩處者洞山師云師曰乞服精底是服不洞山云非服師曰出出去道吾問初祖來到此土時還有祖師意不隔日有吾云既有更用來作什摩師曰只為有所以未隔日行棒子洞山受了又展手云更有一人在師云那個人還契不洞山云行即契洞山許時師問何處去洞山云雖許和尚未卜所止隔日其是湖南去不對曰無師曰其是歸鄉去不對曰也無師率高聲云早晚却未對曰待和尚有佳賓即來隔日自此一別後應難得相見對曰難得不相見洞山到嵩山嵩山即大圓當時卻近葉徒千泉振化三鄉乃見洞山未

願而異焉他日錫山密難宴室獨坐林泉洞山乃疾起蹣跚其後至于佛地之面有作務之所洞山遂迎前礼拜而言曰某甲竊聞國師有無情說法之示曾聞其語常究其教每欲勵心願盡於此錫山忻然頷曰子於何獲此語耶洞山具述始終而舉了錫山乃曰此間亦有小許但緣罕遇其人非我師性也洞山云便請錫山云父母緣生口終不敢違洞山不礼拜便問還有異師同時慕道者不錫山云此去禮陵縣倒石室相陸有靈覺道人若罷撥羊瞻風必為子之所重也洞山便問無情說法什摩人得聞師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進曰和尚還聞得不師云我若聞法則不得見我進曰与摩則某甲不待聞和尚說法去也師云吾說法尚自不聞况況於無情說法乎因此洞山息疑情乃作偈曰可笑奇可笑奇無情解說不忍識者特耳聽聲不現眼要聞聲方得知既問丘某曰汝却爺還在此也無對曰在師曰年多少對曰年八十師云有个爺年非八十汝還知也無對曰其是与麼未底是不師曰這个猶是兒子洞山云玄饒不來也是兒子同一爺起便落麼界時如何師曰汝因什摩提佛尋來却去還舍摩對曰不會隔日其道不令說使會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与道吾知子三人受山下人請養一人去養去日晚一人去迓那勤出便到師云有一人不勤出便到作摩生尋後洞山問舉云此語策著力如入入鎗傷撞爇不被燒爇始得道要得永劫不失餘處得暫時間切屬第一其向舌頭上取

辨記他丁事言語有什摩用處這個功課徒無人達得不由聰明強記裏向閑雲豈功一矢不迴冥然果劫所以雲湧去而這個相見中失却人身家苦無苦於此若師問僧何處去未對云漆香去矣師曰還是佛不對曰見師曰什摩處見對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師默答云道吾問作什摩師曰煎茶吾曰與阿誰喫師曰有一人要道吾士何不教伊煎茶師云幸有某甲在藥山問示汝解弄師子弄得我出師曰弄得六出藥山六我亦弄佛師問和尚弄得幾出藥山六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却六六却一鴻山問師承聞長老在藥山解弄師子是不師曰是也鴻山云為復長弄還有在時也無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鴻山曰置時師子在什摩處師士置也置也師宛一老宿老宿云只道不是覓作什摩師云大有人不肯與摩道師問道吾老兄家風作摩生吾曰教汝指點者堪作什摩師云無道个未多少時吾亡子抵猶學生還在閑如何是正修行路師士脩是擔柴不能是裏頭人師問衆世間什摩物家苦士云地獄是家苦師云地獄未是苦今時作這個担只中失却人身家苦無苦過於此昔師與洞山鋤薑次師說先德事洞山云道个如今在什摩處師良久六作摩作摩洞山云太遲也有僧出來兩三則語舉似師師復窺云之我過未只聞汝聲不見汝身出來我要見汝其僧整起五指師士首緩人泊錯放過者个漢洞山問此僧整起五指意如何師曰現五分法身如今在阿那个公師隨運化

時洞山問和尙百年後有人問還得師真也無向他作學生道師古但向他道只這今個是洞山乞沈底師古此者一子恭謹不逾千生万劫休閑契臂起草深一大泥乃有言師見洞山沈底底欲得說破教情洞山云答師不用說破但不失人身爲此事相者師邊他後追太相齊共師伯欲往鴻山直到潭州過大溪次師伯先過洞山離潭岸未到彼岸時臨水觀影火有前車顯色變異呵可底笑師伯問師弟有何事事洞山曰答師伯得个先師從容之力師伯云若与摩須得有語洞山便道得日切忌隨他竟道通与我珠我今獨自往靈巖得逢果念是我今不是果應須与摩會方得契知如後有人問洞山雲道這這个漢是意旨如何洞山云某甲當初伯錯承當報恩拈問果在什摩處又續前問如今作學生又問洞山雲道這這个漢是還知有事也無洞山云先師若不知有又爭解与摩道更又又日若知有事爭与摩道保福拈問長慶既知有事爲什摩不肯与摩道慶曰此問甚當保福曰昔口雲出又爲爲慶云幾子方知父意師比已燒裏貯甘松洞山米不寄立地師曰師邊還有這个摩洞山曰有也過於這个無用摩師曰有也未曾与摩說什摩有用無用洞山當時隔三日道恐怕和尚与專甲師皆之師問黃藥侍者法和尙道說法不對口也說師士汝還聽也無對口也聽師云說時即聽不說時聽也無對口也聽師曰說時即從汝聽不說時聽什摩對口不可無這个人也

二六六

二六六

師曰黑底是說天是對口黑底是師曰白錯放過這个漢師亦衆云徒門入者非實直說得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又云擬心則老況乃有言恐有可才轉透這洞石頭如何是祖師意石頭曰老僧面前一路草三十年來不曾動有人奉以師師六牛不轉欄邊草南泉云智不到家不得說者說者則頭角生也有人舉問師古人云摩道意作摩生師曰兄弟也其說說者這个事指者說底人有人舉問洞山雲出与摩道作摩生洞山云在途也有有人舉問雲居洞山与摩道意作摩生居云說似也有有人舉問雲居与摩道意作摩生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師掃人次叶寺主問師何得自輕師曰有一人不耻耻寺主曰何家有第二月師豎起指摩云這个是第幾月寺主云少代云此猶是第二月洞山問無量劫未餘業未盡時如何師云汝只今還作不對日更有勝妙亦不作師云汝還歡喜不對六數哥即不敢如雲持堆上拾得一顆明珠師問借水汝解下是不對口是師云放下老僧看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曰會昌辛酉年示寂至十月二十七日遷化初諡無住大師淨脉之地

三人甚適本志然其地設石頭宗枝也無花亭口因什摩得得道哥云爾个師兄与某甲三人隨於深遠絕人烟處過些些道過生豈不是埋沒師古師弟元未有這个身心若然者不用入山各自去然樂如此有華屬於師弟某甲從分標之後去蘇州花亭縣討小紅子水面上遊戲於中若有靈利者教他來某甲家道哥云依師兄尊言從此三人各自去道哥出此數年並不見靈利者有一日新到泰道哥問從什摩處來對曰天門山未吾云什摩人住持對曰某与摩和尚道哥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共僧衆兩三則目緣道哥便歡喜雲分安排夜間與院主云某甲欲得去天門山轉不得出這个消息當夜便發行便到天門山繞三門前和尚望見道哥便走下來引接道哥上法堂一切了復便問和尚有什摩事到這裏道哥曰持爲長老未見說未日開堂還是摩對云開什摩堂無与摩事道哥曰其与摩道不用待來日今夜連開堂主人推不得便升座破題兩三則言語有人問如何是真佛師曰真佛無相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眼道哥聞此對答接耳京口下堂道哥道哥香來京口問某甲對答還在什摩處掩耳出去道哥曰親師猶彩甚是其語奈緣不過其人若某甲師兄在蘇州花亭縣藥小紅子江裏遊戲長老纔去都裏便有來由這裏若有靈利者領二人者座主衣服去主人當夜便發直到江邊立師親見三个座主便問座主從那寺裏住對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師云爲什

二六六

二六六

麼故不住對日日前無寺師曰什摩意學得未
對曰非耳日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意乃切
雖探便打鼓下而猶打他見性宜利又云適
未初對底阿師其性下紅天門便下紅便門在
日直釣釣魚此意如何古聖幾千丈意在深潭
淨定有無難句三寸子何不同天門擬欲問話
和曲師以紅橋茶便推天門却出云語帶玄而
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每日直釣釣魚今日
釣得一個師曰有語云竿頭頭線征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師曰天門座主還去得也無對曰
云師曰去却一任去還見其意也無對曰見師
日什摩生見對曰見草師弄弄日子以後歲身
家設時設時歲身不住而空實是吾教有人
指問花嚴如何是歲身設時花嚴曰夫山說
之花字如何是設時歲身設時今初忠觀
小獸郎曰此項曰歲身設時設時設時身自可知
昔時時逢劍客今朝花住遊蹤兒 擇擇師曰造
吾指夫山尋師頃日京台該玄已有名吾山特地遠往
雖去法教無暇會 今春其人其可聽 學學須索甚
合頭處詐不發 此來更欲尋師去 來主應會改
道友當年深契會 老僧今日苦叮嚀 持報本堂知誠
平秋孤月發花亭 又夫山指遠以華亭項曰
一泛輕舟數十年 隨風逐浪任回環 只道子期能九律
雖知孤主將參禪 目前無等成發機 力下扣投暮不熱
道指碧雲釣兒 披師呵道頓忘憂
擇樹和尚詞泰山未親實 鍾不說化緣終始回
道吾外安師同什摩吾士道置師士財成走
不臥底是吾云不在兩家阿安事 耶蓋覆何道

此意玄玄

平秋

此意玄玄

吾乃拂神而出福先拉問僧是費意作摩生信
自代良久師問道吾作什摩來吾曰 親近未
師曰你道親近未更用動而度作什摩來吾示
吾無惜昨日不曾為人借什摩石霜云此是他
人口師得此法趙州問般若以何為解師曰只
向摩云趙州第二日見師掃地位前與摩問師
曰借這個圓閣解還得也無趙州曰便請師便
問趙州拍掌而去
道吾和尚詞泰山在劉陽縣師諱國智姓王姓
陵車昌人也依徑緣和尚指示而參泰山泰山
示衆云法身具四大阿誰道得若有人道得與
汝一疊松師曰性地非風非非性地是名風大
地水火大木復知是泰山肯之不違前言贈一
番松石霜問百年後恐有人問極則事作摩生
向他道師笑沙并沙并應若師云你道觀水者
師却問石霜遠來同什摩石霜弄弄來師便起去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識彼中老宿不呼士不
識學士何故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便下灘床作拜相云謝子遠來都
無相對問方里無雲猶是傍來日如何走本未
日師曰今日好變愛回鶴山問言苦提以何
為座品日無座為座雲出如問鶴山鶴山云以
諸法空為座鶴山却問師曰生也熟也生也
也熟也伊外有一人不生不外還道將來師持世
生子雲出問這小作什摩師云有用家出云
黑風狂雨來時作摩生師云益覆者出云他還
受蓋覆也無師云雖然如此要且無端問如何
是今時者力建師曰千人笑不迴頭方有小分

此意玄玄

此意玄玄

此意玄玄

此意玄玄

此意玄玄

此意玄玄

此意玄玄

隨行時謂衆士吾雖西遊理無東移後焚得靈骨一節特異清瑩其色如金其聲如銅又塔于石霜初謫將一大師寶相之塔

淨修擇師讀日及汝道吾多不聚徒出世不出樹倒舊枯寒山古捨習漢金高唐姚嶺峭石霜是乎

三平和尚詞大鎮在漳州師諱義忠福州福唐縣人也姓楊自入大鎮之室而獲深教值武宗證法隱避三平山後雖值宣宗再揚佛二而彼海嶠端絕玄侶後至西院大鴻與世衆中好事者十數人生彼請而方轉玄圓因有一僧持福黃大口師問曰又響大口是公不對曰不教師曰口大小通身是口師曰向什摩處負當時夫對自是法道聲揚東海玄徒不避瘴毒之毒而達溪師承衆曰今時出求盡學不耽求走作特當自已眼目有什摩相應時阿你欲學又要諸鉢各自有手分事在何不舒取作什摩心憤憤口排排有什摩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立化門自有大藏教在若是宗門中事宜你不得錯用心有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云有一路滑如昔僧云還許人瞞不瞞士不擬心你自若問三乘十二分教學人不疑乞和尚宜拍西來意師云大德龜毛拂子兔角拄杖藏者何處僧對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云肉重千斤智無鉢兩荷玉頌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未隨震放古人華言下當非但有無亦表王侍郎同黑且未生芽時作學生師云諸佛亦不知師頃日菩提慧目朝朝照般若涼風夜吹此雲生聚

大德龜毛

第十一

大德龜毛

第十一

大德龜毛

大德龜毛

第十一

大德龜毛

第十一

禪樹諸山明月是禪枝師士諸人若未見是知識則不可若曾見作者未便合舉舉妙于意度向幽出雅端宿孤寒未食草衣任摩去方有小分相應若也馳求知解義句則方里望醫開珍重師有傳三首即此見聞非無餘聲也可見君个中若了全無事終用無妙分不令合見聞覺知本非塵識海波生日味身執似習澤冰凍覆雲玉鏡作客中各見聞覺知本非塵當處虛玄變妄是性不生不壞當索網然諸日日安珍師成道十三平士辰歲十一月六日遷化春秋九十二是部僧摩玉諷制塔銘矣石室和尚詞長城在漳州依無師諱善道因俗汰年中改形為行者沙汰後師僧衆集更不違僧每日踏碓供養師僧水口和尚到是行者華日踏碓供養僧問行者若不易甚難師曰歸心挽子裏盛將未合盤裏合取說什摩難消易消水口夫對有僧舉似雲居雲居云得戒人改形換殿又問曰行者還曾到五臺山也無師曰到水口日還見文殊也無師曰是遠日向行者道什摩師曰道阻難行母在村草裏水口又失對長慶代士行者提出得摩後負山拈問強上座是實是實對曰是習習山日習他什摩實對曰習他知有實習山日什摩實是他知有實對曰為不如山中事便說普文殊曹山日作摩生是山中事對曰不說文殊曹山日如是如是在後水口出世數年後遷化主事老兩人往洞山達夜書僧持書到洞山達一切了洞山問兩人和尚遷化後作摩生對曰茶毗洞山日茶毗了作摩生對曰拾得二萬八千粒舍利一万粒則約

宣家一萬八千粒則三處起塔洞山日這得希異也無對曰世間罕有洞山日作摩生說罕有對云有數不曾見有耳不曾聞豈不是罕有洞山日任摩你和尚遍天下盡是舍利去想不如當時識取石室行者兩句語洞山教仰山探石室仰山去到石室過一日後便問如何是佛室表手如何走道又及手畢竟阿那个即是石室便提手云何任摩事仰山却語具陳前語洞山便下林向石室舍摩師與仰山同既月次仰山問這个月尖時因相在什摩家師曰尖時因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山云尖時因相在圓時尖相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餘未觀實錄焉

德山和尚詞龍潭在朗州師諱宣鑒姓周劬南西川人也生不慕食而飲萬世使師依年受異毗尼勝摩磨不精研解脫扣宗獨據其妙每日一毛吞海海性無動鐵茶投針鋒鋒利不動然學與事學唯我知為還雲遊海內訪謁宗師凡至擊指皆非却後復開龍潭刻石頭之二菜乃攝衣而往易初見而獨宣小鞋門後師乃看侍數日因一夜奉次龍潭士何不歸去師對曰黑龍潭使黑龍潭與師疑接龍潭使息却師便禮拜潭士見什摩道理師云從今向去終不疑天下老師舌頭師便問久嚮龍潭及至到未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時如何潭士子親到龍潭也師聞不採之言喜而歎曰窮諸玄辯如一毫量之太虛竭世權機似一病投於巨壑遠乃攝金牙之身欲展敬德之雄徒雄立當之玄徒

後傳衣之初言給侍瓶鉢日扣齋微更不他遊
盤泊澗源三十餘載今燈法復成道初年歲茂
太守崔遠並迎請始居德山自是四海玄徒冬
夏常盈五百矣師有時謂眾曰汝等諸方更誰
敢銘過有摩出未吾要識汝聞此語者惕懼鉗結
無敢當對師又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乃
庶而歟矣若毫髮繫念皆為自欺賢余生情乃
扣齋歸去師問曰維那今日幾个新到對曰有
八个師曰一時今來生紫過却僧問本山一時
今來生紫過却此意如何水山云纔出門便知
委下客僧曰如何免得此過水山曰方里无來
却肯伊欽山問天皇也與摩未嘗德山作摩生
道師曰試奉天皇龍潭音欽山禮拜師乃打之
雲大師代曰與摩則自量直言已失師又時太
問則有過不問則又承借便此拜師乃打之僧云
某甲始知為什摩却打師去待你開口造作什摩
師見僧來便問却門僧便敲門師問阿誰僧云
阿子兒師便開門其僧便禮拜師時却頭去者
盲生什摩竟去來師曰病大開和尚病還有不
病者無去有進曰如何是不病者師云阿耶阿
耶龍牙同學人快錄錄之刻擬取師頭時如何
去徐作摩生下手龍牙曰與摩則師頭落也師
不答龍牙復到洞山具陳上事洞山云把將德
山落底頭來龍牙問如何是昔接師便吐云
出去其向這裏荷頭問凡聖扣去多少師喝
一聲曰南泉第一座養猶兒降床損脚目此相
誰有人報和尚和尚便下來拈起猶兒方有人
道得摩有人道得摩若有人道得救这个猶兒

祖堂集

卷第五

今南泉便以刀新作兩振室蓋問師古人新
猶兒意作摩生師便趕打室蓋畢便走之師却
喚來六會摩對六不台師云我與摩老婆俗不
會師問品頭還舍摩對六不台六成持耳不台
好道日不台成持个什摩師云你似振鐵室蓋
在德山時上法堂見和尚便轉師曰以子難偈
長慶扣問什摩室是室蓋與德山相見室僧
慶代六還得當摩更有攝要偈陳廣誨或通六
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扣空進齋房
你神耶夢覺竟非覺有何事言訖室蓋去詳查
然順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勃證見性大
師沙門元含撰碑文
淨修禪師讚曰 德山朗州 到骨無情 尚往
祖佛 豈立證信 釋天果曰 苦海慈舟 誰舉
真蹟 壹畢嚴頌
祖堂集卷第五

第二

號

祖堂集卷第六

三原本堂自唐末代於

授子和尚嗣翠微在舒州桐城號師諱大同舒
州懷寧縣人也姓劉受業於東都保唐蒲澤師
下初習小乘定知非而後文廣窮海廣博悟幽
源便造翠微而問師未嘗二祖初見是摩當何
所得翠微答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師乃伏青
玄竭忠心他往又曰一日翠微在法堂行道次
師而近前接禮問曰西來宗旨和尚如何指示
於人翠微駐立須臾師又連日請和尚指示翠
微答曰不可事須要第二祖西來宗旨作摩師
於言下承旨禮謝而進翠微去其掛却師曰時
至板苗白生師又問曾聞丹震燒木佛和尚何
以供養羅漢翠微云燒亦燒不者供養亦一任
供養師既承言頓首任性進退放曠人因周遊
膝際旋經故里卜授子山而有餘為之志乃躬
立菴於松心進達及乳符中和之除龍沸錄吞
荷越楚吳戈之筆輝在表文眉操縱遊橫豈唯
慈除國那抑亦摧殘佛寺時有暴惡魁帥執刃
虔前厲聲曰和尚在此問作什摩師曰吾在此
問傳心魁師云傳个什摩心師曰佛心魁師任
首更久辭顏曰和尚家大不思議非我輩之所
當則內劍於匣膜各脫服玩用施而去自今日
有禪派相訪有人問曰凡聖扣去幾何師下繩
床立問一物不將來為什摩却言放下善師云
辛苦為摩來問家親靈乞師一言所以扶掖之
僧曰為什摩不道師云汝幸得與摩不識好惡
問古人道百千投山下作一頭水牯牛意作麼
生師云為饒常住僧日不執掌任時什摩生師

士又執俗人問大妄語題得及爲什麼提不起師提不起衣僧云不問這个師云看俗人不超問佛佛授授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摩師曰年老也爭受設語問僧却咽喉旁吻諸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這摩未審時如何師曰這天這地僧曰未後如何師曰蓋費不得問諸聖徒何而證師曰有病不假服藥僧曰向摩則不假修證去也師曰不可長真長壽問省要還通信下師曰是依向摩問我僧曰如何識得師曰不可識僧曰畢竟作摩生師曰直是省要問如何得不起目前換師曰犯也僧曰什摩寔是犯師曰這來道什摩問古人道要急相應唯言不二未審和尚作摩生師曰汝問我我道僧曰作摩生道師曰准言不二師有時云諸方一句句道盡一句老僧則不然一句道盡一切句僧進問如何是和尚一句道盡一切句底句師曰今日上堂與妙子飯問古人有言解語非開言能言不是聲如何是解語師曰一切熱道得如何是非開言師曰無耳聽音聲問古人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作摩生是在目前意師曰不枉妄僧曰作摩生師曰他不是目前法非可目之可到趙州到投子山下有錯向人問投子那裏俗人對曰問作什摩趙州云久暫和尚欲得禮謁俗曰近則近不用上山明日早朝未乞錢待他相見趙州云若向摩和尚未時真向他說納僧在宴俗人唱若師果然不是下未乞錢趙州便出未把駐云久暫投子莫只這个便是也無師縫開以語便側身進師又拈起袈裟云

法苑珠林卷六

卷六

六

凡爭錢此子趙州走入裏頭師便語山趙州落後到投子便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頭到趙州便下未一立走師教沙弥你去問他我意作摩生沙弥便去喚趙州趙州迴頭沙弥便問和尚摩道意作摩生趙州云過者个太伯沙弥歸華師便大共清淨似雲掌便問只如古人与摩道意作摩生李答曰將爲我胡伯更有胡伯在僧問古記古人道不許夜行投明頭到意作摩生貴龍曰許師語他及問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在見後如何師曰在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曰雲居來師曰何似此間地僧曰却歸幸似雲居雲居方市有雲峯北有趙州師又繞開門了便東觀西觀大眾一時走上師便開却門有問石門投子開門意作摩生門未開門向不不問門你向什摩處會師有時云你諸人問定說不可得相應時無量劫來向一切靈明心者思自己本却是問事所以難得相攝其因你各自辦其真待臨二云時方始信住不及也老僧此間無巧言如一人咬實只是隨汝問處拈計汝音不人向什摩處道則得若更向汝道向上向無事盡是走作你無了時你但真這名馳求走作則了事是亦收買你不着却是諸過患雖然如此包羅天地含諸室不同於量方外各不著殊直

不問處
日地
一不依

一法問便請和尚直指師復僧曰即這个別更有也無師曰其問言語師於甲辰歲四月六日跏趺端坐依然順化春秋九十六僧夏七十六吳德州如禪師嗣荷澤益州惟忠和尚嗣德州如德州圓禪師嗣惟忠草堂和尚嗣圓禪師師諱宗密本觀行錄不叙終始師內外諸瞻朝野欽敬劉穀手大衆經論鈔鈔評論百卷禮懺等見傳域內臣相裴休保加礼重爲開碑文詢靈射人頗彰時警勅認定慧禪師青蓮之塔有時史山人十問草堂和尚第一問曰古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禪師答曰無礙是道覺是修道華子園矣起爲累要念都盡即是修成

第二問曰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問世間法虛仍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師答曰造作唯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第三問曰其兩修者爲頓爲漸漸則起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即万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師答曰真理即悟而頓顯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童子一日而服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才上

第四問曰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抑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顯師答曰識水地而全水藉陽氣而能融悟凡夫而即真實法力而修習永消則水派圓方呈既降之功要盡即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

第五問曰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

法苑珠林卷六

卷六

六

必須莊嚴佛土教化眾生方名成道師者曰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万應影像雖莊嚴佛國神通即教化眾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亦色而非色

第六問曰諸經皆說度脫眾生且眾生即非眾生何故更勞度脫師答曰眾生若是實度之即為勞既自去即非眾生何不何度而無度

第七問曰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師答曰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是出沒者在乎

第八問曰諸經說應即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即安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豈外質之去未相非佛身豈如未之出沒

第九問曰諸佛成道說法只為度脫眾生眾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只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小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師答曰月照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

第十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第十一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第十二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第十三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第十四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第十五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第十六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第十七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祖堂集

祖堂集卷第六

五

第十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佛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發心耶若住心妙發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把針洞山士作摩生把針師士今个与他相似洞山士若有个个則不相似師問洞山洞山士大地一着大發曹山士為什摩寸然不留曹山問僧作摩生是大地一着大發對曰近不得曹云近不得是大也與摩時還存得寸然也無對曰若有寸然則不度大火曹山不肯進上座

第七八冊

南泉趨下未撫背云雖是後生敢有彫琢之分師曰其廢良為職因此名播天下時為作家也後發雲岳蓋領云自此大中未開住于新豐山大和禪要時有人問學人欲見和尚未未師時如何師曰年涯相似則無阻學人尋舉所疑師曰不踰前蹤更請一問雲居代云與學則甚早不得見和尚未未師也後教上座結閣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是慶云古人与學道教閣架未這裏竟什摩問師見南泉目什摩為雲岳設番師曰我不重他雲岳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未甚葉柄師到百顏顏問近離什摩家師曰近離湖南顏云官察使姓什摩師曰不得他姓顏云名什摩師曰不得他名顏曰還曾出不師曰不曾出也顏曰合句當事不師曰自有郎基在顏曰雖不出合當事師乃拂袖而出百顏經宿自知不得入堂問昨日二頭陀何在師曰某甲是顏曰昨夜雖對閣禁一夜不安將知佛法大難頭陀若在此間過夏某甲則隨隨二頭陀便請代語師代云也太尊貴因雲岳問院主進石室云汝去入石室裏許其只與摩便迴來院主對師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出云汝更去作什摩師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似解難早有人問洞山時時勸拂拭大親好因什摩不得衣鉢洞山答曰直道李未無一物也未得衣鉢在進日什摩人合得衣鉢師曰不入門者得進日此人還受也無師曰雖然不受不得不與他問他吾蝦蟆紋則

法苑珠林卷六

法苑珠林卷六

法苑珠林卷六

是不教則是師云教則雙目不賴不教則形影不彰因雲岳齊有人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我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既不蒙他指示又用設番作什摩師曰雖不蒙他指示亦不敢辜負他又設番次問和尚設先師登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僧曰為什摩不肯肯師曰若全肯則辜負先師僧問安國全肯為什摩却成辜負安國曰全肯雖貴曰達云不可認兒作翁有人拈問風池如何是半肯風池云從今日去向入且留觀見如何是半不肯風池云還是汝肯底車庫僧曰全肯為什摩事竟先師風池云守著合頭則出身無路問三身中阿那个身不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摩生曹山云要頭則所將去同雲臺臺以杖擲曰擲去我亦曾到洞山未日夜不點燈有僧出未問話師變侍者點燈未侍者點燈未師曰過來問話上座出來未未其僧便出師曰將取三兩粉與這个上座僧拂袖而出後因得入路行衣鉢一時設番得三五年後師和尚和尚云昔為吾為雲臺在身邊侍立同者个上座過來未未幾時暮未師曰只知一去不知再來此僧歸室衣鉢下座而還化雲臺見上座還化便報師曰雖然如此猶教老僧三生在又一案案則別因兩個僧道同行一人不安在涅槃堂裏將息一人看但有一日不安座上座喚同行云某甲欲得云一時相共去對曰某甲未有病作摩生相共去病僧云不得比未同行去也須同行去始得對

法苑珠林卷六

法苑珠林卷六

日好與摩則某甲去時和尚共僧到和尚家具說前事師云一切事在徐善為善為其僧去涅槃堂裏兩人對坐說話一切後當會合掌端衣便去客客在法席造飯頭見其次第便去和尚家說過未師和尚僧去涅槃堂裏兩人對坐造化極是異也師云此兩人只解與摩去不解傳來若也與老僧隔三生在師有時示眾曰吾有問名在世誰能與吾除得有沙弥出来云請師法号師曰提曰吾問名已謝石霜代云無人得他肯進曰爭那問名在世何霜曰張三李四他人事官居代云若有問名非吾先師曹山代曰從古至今無人肯得疎山代云龍有出水之機人無并得之能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投口裏道僧曰有如是人間和尚還道不師曰汝問也未曾問問如何是病師曰覺起是病進曰如何是藥師曰不續是藥洞山問僧曰什摩未對曰三担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要見老僧作什摩對曰祖師則別學人焉和尚不別師云老僧欲見問渠未未師得不對曰亦須師自出頭來始得師云老僧進來暫時不在問承教中有言警度一切衆生我則成佛此意如何師曰譬如十人同還一人不及第九人想不得一人若及第九人想不得僧曰和尚還及事不師曰我不讀書師問僧名什摩對曰專平師曰阿那个是問渠主人公對曰現托對和尚即是師曰若我若我今時學者則皆如此只認得驢前馬後將當自己眼曰佛法無所即是客中主尚不并得作摩生并得主中主僧問如何是主中

法苑珠林卷六

法苑珠林卷六

法苑珠林卷六

主師曰聞梨白這取猶去某甲若道得則是客中主師曰向學這則易相轉則大難大難雲居代去某甲若道得不是客中主師問雲峯汝去何處對曰入嶺去師云汝從飛猿嶺過不對曰過師曰來時作學生對曰亦彼家來師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便到者莫作學生對曰此人無未去師曰汝還識此人不對曰不識師曰既不識爭知無未去雲峯師代去只為不識所以無未去師有時日特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令僧便明如何是語話分師曰語話時聞紫不聞僧曰和尚還聞不師曰待我不語語時則聞師有時士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立有人舉似石霜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聞舉云大唐國內誰有與人師舉益官法會有一僧知有佛法身為知事未得修行大限將至見鬼使來取僧僧云某身動主事未得修行且乞七日得不鬼使去待某甲去白王王若許得七日後方始來若不許須臾便到鬼使七日後方來鬼使不得有人問他若來時如何對他說師曰被他鬼得也有僧從曹溪來師問見說六祖在黃梅八個月踏確盤實對曰非但八箇月踏確盤實梅亦不曾到師曰不到且從徒上如許多佛法什麼裏得來對曰和尚還曾佛法與人不師曰得則得即是太狂妄人師代曰什麼劫中曾失却未中招處代云和尚果受什麼家問如何是古人百答而無一問師曰清天朗月如何是今時百問而無一答師云黑雲鼓譟問師見什麼道理更住此山師曰見兩個泥牛闖入海直至如今無

地盤卷第六

十一

消息問飯百千諸佛不如鉢一無證無證之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師曰無過只是功勳過事僧曰非功勳者如何師曰不知有伴任即是問承和尚有言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送一人僧曰如何是行師曰足下無絲去僧曰其是本來人也無師曰聞梨因什麼顛倒僧云學人有何顛倒師曰若不顛倒何日什麼認奴作郎僧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不行鳥道問六國不爭時如何師曰臣無功僧曰臣有功時如何師曰六國界安清僧曰安清後如何師曰君臣道合僧云臣侍身找如何師曰不知有君問知識出世學人有依造化去後如何得不放諸境或師曰如空中輪僧曰爭奈今時妄起何師曰心好燒却問和尚出世幾人肯重佛法師曰實無一人肯重僧曰為何什麼不肯重師曰他各各執守如王相似問雲居你愛色不對曰不愛師曰你未好在好與雲居却問和尚還愛也不師曰愛名曰心與摩見色時作摩生師曰如似一團鐵師問僧名什麼對曰請和尚安名師曰釋良僧僧云雲居代云與摩則學人無出頭處也又云與摩則懸披和尚占却也師問太長老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當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對曰過在動用師便出去去石門代云竟不得有人進曰為何什麼竟不得石門云黑如漆回雲峯報次師問雲多少對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云爭得到這裏雲峯師代云到這裏方知提不起疎山代云只到這裏豈是提得起學有一僧到參師見異起未受礼了問從

地盤卷第六

十一

十一

何方面未對曰從西天來師曰什麼時離西天日暮後離師曰太遲生對曰地還遊山說水來師曰即今作摩生其僧進前又手而立師乃袒捐去與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遊山來師曰還到頂上不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不對曰無人師曰向摩則聞梨不到頂上也對曰若不到爭知無人師曰聞梨何不且住對曰某甲不許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雲居什麼處去未對曰踏山去未師曰阿那箇山敢住對曰阿那箇山不敢住師曰與摩則大唐國內山懸被聞梨占却了也對曰不然師曰與摩則子得入門也對曰無路師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對曰若有路則與和尚隔生師云此子已後十萬人把不住師到汾澤見敬上座謂眾說話云也太奇也大寺道界不可思議佛界不可思議師便問道界佛界則不問且說道界佛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已座良久無言師催云何不急道已座云爭則不得師云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則不得上座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上座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上座云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道界佛界者病多少上座回云而後師問雲峯什麼處去未對曰所擔去未師曰衆等得成對曰一斧便成師云那邊事作摩生對曰無下手處師曰此猶是這邊事師問摩生雲峯疎山代云不墮無新斧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堂堂無邊衆僧曰爭奈今時最劣何師曰四隣五舍誰人無之師寄侶店之什麼可住大師又勸

地盤卷第六

十一

十一

學徒曰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無礙見其位玄玄但
向已求其秘他借借亦不得捨亦不堪然是他
心不如自性性如清淨即是法身草木之生見
解如此在止必須擇伴時聞於未聞遠行要
叙良朋親親清於耳目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朋友親於善者如露裏行雖不濕衣時時有
則蓬生麻什不扶自直白破在與之俱黑一
日為師終無為天一曰為主終身為父王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同病僧不易聞聲對
日生死事大和尚師曰何不向裏舍裏去病僧
曰若與摩則珍重嶺然便去問一切皆放捨猶
若未生時如何師曰有一人不知聞聲手空師
亦與去諸方有警人之句我這裏有剖骨之言
時有人問承和面有言諸方有警人之句我這
裏有剖骨之言豈不是師曰是也將來與你剖
骨曰四方八面諸師剖師曰不剖僧曰幸是好
寸為什麼不剖師曰後不見道世醫掛手空門
到西華西華開茶只只開洞洞山剖骨之言不得
周旋請上座與茶學者雲門具陳前話西華便
合掌方得與摩周旋雲門指問西華洞山前話
道將來與你剖骨家第二機來為什麼道不剖
西華沉吟後云上座上座應答西華曰摩也
師亦與曰展手而摩為道而學玄路而學實密
不肯出法堂外道道老和尚有什摩事急雲居
便去和尚震問和尚與摩道有一人不肯師曰
為肯者說不為不肯成只如不肯氏人教便出
頭幸我要見居云無不肯成師曰聞聲過來道

聖賢集

十

聖

有一人不肯曰什摩道無不肯更道居云出宗
則肯也師曰為然肯則不肯也則不出問古人
有言青青翠竹盡是法如響響花無非般若
此意如何師曰不遠色僧曰為什摩不遠色師
曰不是真如亦無般若僧曰還非也無師曰不
露世僧曰為什摩不露世師曰非世僧曰非世
者如何師曰某甲則與摩道聞聲如何對曰不
會特會與聞聲僧曰和尚為什摩不與說設師
曰看者不奈何僧曰為什摩承當不得師曰汝
為什摩泥泥有言僧曰與摩則無言師曰非無
言僧曰無言為什摩却非師曰不是無言問相
違不違也舉意便知有此意如何師曰合掌頂戴
報應問僧曰只如洞山口裏與摩道合掌頂戴
只與摩是合掌頂戴僧曰白我曰一牀雨中問
清何故草是什摩草師曰不萌之草僧曰後河
社者如何師曰一切都盡師又云不萌之草為
什摩能散香鼻香象者今時功成果草者草未
不萌之草拔者草不認因端行扣故士哉有一
尼到僧堂前士如許多眾僧總是表兄子也眾
僧道不得有人率似師師代士表曰所生有僧
持鉢家常俗人問上座要个什摩僧去據什摩
俗人持鉢端鉢去士上座若解道得則供養
若道不得則且去其僧曰有人率似師師代士
道个是揀底不揀底把將來師問僧心法使士
住則真是弟獎生對曰是第二座師曰為什摩
不與他第一座僧曰非心非法師曰心法使士
是非心非法也何更如是道師代曰非真不得
座問如何是父士師曰聞聲春秋多少如何是

聖賢集

十

父

子老師曰某甲尋常向人疏玄去問古人有言
但以神會不可以事求此意如何師曰得門入
者非實曰不從門入者如何師曰此中無人領
覽問心法何時如何師曰口裏道得有何摩利
益其信口頭辨立得而摩去始得設使與摩去
也是佛邊事學進曰請師指示个佛向上人師
曰非佛問四大連扣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
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不師曰某甲看他則有
分他誰彩某甲僧曰和尚病爭看得他師曰某
甲若看則不見有病問心與摩時如何師曰是
聞聲案案僧曰不與摩時如何師曰不願占僧
云不願占莫是和尚重案不師曰不願占重什
摩僧曰如何是和尚重案師曰不舉手而聞聲
僧曰如何是舉手重案師曰莫合掌向某甲僧
曰任摩則不扣干也師曰誰共你相識僧曰舉
竟如何師曰誰肯作大誰肯作小同牛頭未見
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曰如珠在掌
僧曰見後為什摩不銜花師云通身去也問如
何是無心意識底人師曰非無心意識人僧曰
還拿請得也無師曰不曾聞人傳語不曾受人
罵詈僧曰還親近得也無師曰非但聞聲一人
老僧亦不得僧曰和尚為什摩不得師曰不是
無心意識人問給中有珠給還知不師曰知則
失僧曰如何則得師曰其依前問古人有言
以虛空之心合空之理如何是虛空之理師曰
蕩蕩無邊表如何是虛空之心師曰不挂物如
何得合去師曰聞聲與摩道則不合也問古人
有言佛病難治佛是病佛有病師曰佛是病

聖賢集

十

佛

日將為禪宗與教不殊天終有奇特之事矣山
不著後生佛日到維那不許朵和尚佛曰去
日警來札見和尚不宿維那日和尚去有後
生到來暫札拜和尚不宿師乃許參見佛日到
法堂塔下上師去三道寶塔間禁從何而上
佛曰去三寶塔間禁今時向上一路諸師遠
道遠道便上塔札拜和尚了師問從什麼處來
對曰天台因晴幸來師曰永聞天台有青青之
水經師之故謝于進來于意如何對曰又居
谷不掛森蘿師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佛曰
師曰看君只是捺紅旗終歸不是弄劍人福
先我士涼風吹落葉高低任意遊風地拈開僧
作摩生板對免得擇紅旗對曰待和尚白出來
却面畫風地日若出來時作摩生面畫僧曰
我不可預接而待摩又代問若到有什麼難處
師又問曰與什麼人為同行對曰未上座師曰
在什麼處對曰在堂中師曰來佛曰便歸堂
來拉拉拖下師前師去其從天台採得來不對
日非五岳之野生師曰其從須弥頂上採得來
不對曰月宮不曾過師曰與摩則從人得也對
曰已已而過家從人得從作什摩師曰冷灰裏
且子爆師變雜那安排向明燈下者又問你名
什摩對曰佛曰師曰在什麼處對曰在夫
山頂上師曰與摩則起一句不得也師令大眾
錫地次佛曰傾茶與師師仲子接茶次佛曰同
儂茶三兩坑窩在錫頭邊道道道師曰瓶有
盃中意盃中幾个盃對曰瓶有傾茶意盃中無
一盃師曰手把夜明符終不知天曉羅秀才問

祖堂集卷七

文

請和尚破題師曰龍龍龍不得化於半形秀
才士就無龍經者何師曰不得道者老僧秀才
曰不得化於半形者何師曰不得道者老僧秀才
問如何是丈山境地師曰猿抱子啼青峰後
為銜花蒼龍巖前座主出來便問明三教底
人還通此理也無師去夜月明珠不知天曉又
問華妙二意底人還通此理也無師去金雞玉
兔不隨兔父之手座主曰此意如何師曰向中
無法意不更人座主曰貴姓路遠事藉是令時
昇降蜂蝶向上事乞師一言師曰鐵牛無聲不
用聞之師問雲蓋近離什摩處對曰近離湖州
師曰此間無路俗爭得到這裏對曰無路回
什摩有人到此裏師許之師問法志近離什摩
處對曰近離湖州師曰作什摩來對曰尋和尚
師曰日老僧不動坐你向什摩處尋對曰我隨
板隨師日未嘗閑熱在對士不動豈是不屈
師便失聲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曰新豐長
日被中是什摩人道首對士上字是良下字是
你師去手識竟又問有什麼佛法因緣法學者
共僧便覺士和尚亦眾曰欲行鳥道須得是下
無緣欲得玄學要手而學師位却頭其僧便札
拜問某甲初入叢林不食肉山慈音如何師去
責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其僧札拜退立師去
責者阿師近前來僧便近前而立師去甲初
見先師先師問甲阿那个寺裏住某甲對士
寺則不住住即不寺先師曰為什摩故如此某
甲對士日前無寺先師曰什摩處學得此語來
某甲對士非耳目之污到先師去一句合頭意

祖堂集卷七

文

万劫繫懸極如今改為四句偈曰
某甲無贈物與師師問某甲何物某甲曰
見先師目緣臺中之寶特去奉似諸方若有人
彈得破其老若也無人彈得破却還老僧其僧
便歸却歸洞山洞山問阿那裏去來對士到夫
山洞山日有什麼佛法因緣世者對士彼中
和尚問當頭因緣某甲情切率似彼中和尚洞
山日舉什摩因緣借曰某甲舉和尚亦舉曰欲
什為道須得足下無緣欲得玄學要手而學洞
山便失聲士夫山道什摩對士貴持千里抄林
下道人悲洞山山灼然夫山是作家矣山小師
當時在洞山洞山教小師徐遠去是徐和尚在
夾山也二百眾有如是我小師對士某甲和
尚無佛法無不在夾山其僧向小師去舊時則
合山如今改為夾山也小師方始得信便歸洞
山却歸本山來到門前高聲喚入和尚和尚說
甲是師初住山時與和尚何事不造作何事不
經曆有與摩奇特之事當時目什摩不與某甲
說和尚士當初時是徐清素老僧燒火是你行
師老僧與受又怪我什摩靈小師便悟是龍山
和尚也問迷子歸家時如何師去家破人亡于
塔何靈僧士不欲得是舊時人如何師去士座
前喚空日輪消室內遊塵放捨持同近遠不待
時如何師去有取不窺天子樂日前并取老僧
歌同南北則不同和尚之下事如何師去彫琢
無鑲玉之機結草為道人之目 有一座
主索師師問又習何案對士法花經留心師曰
法花經以何為極則對士露地白牛為極則師

祖堂集卷七

文

士愛善舍那之服璽珞之衣駕以白牛屈此道
場豈不是座主家風對六世師日傍邊有个操
根迦業起來不肯諸子幼稚惟無所和老僧者
喜百草頭與一鑽座主向上一路言貴家因何
不問座言与座則有弟二月也師云老僧要生

理沒去自有青龍在師間青龍爲古如何對曰
 畫人不侔衣師便救火因故造傷曰大江沈
 月爲善地自錢石中水上時莊龍大善願度一龍來話和國不替衣師便亦化矣
 春秋七十七僧夏五十七塔于支山謚釋佛明
 大師永濟之塔船州刺史金震撰碑文

樹關師良又士洞山好个佛只是善先教宣峯
問德山從上宗乘和箇此間如何裏授与人德
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与人師問拈去德
山老漢一簇聲帶骨拘不折雖然如此拈留教
中猶較缺子保指拈問長慶留頭干生出世有

却曰頭天下體皇壯然普照地普天盛主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當貴賓師亦滴靈拳外自雲不
掛塵圭作學生師又云一句子十方共念一句
子天下人不那何一句子活却天下人一句子
死却天下人巧拙臨時自看所以道貴持千里
妙林下道人悲直得靈草不掛猶非九五之位
耶珠夜月不是天時問如何是汝門行師去勸

晨頭和尚嗣德山在鄂州唐寧住師諱全卷俗
姓打泉州南安縣人也受業靈泉寺真公下於
吳安面明寺具戒成業講涅槃經復奉德山初
到象始擬養生具設礼德山以杖撻之遠擲塔
下師因便下塔收坐具扣者主事受堂德山諱
視久而白曰者阿師欲似一个行脚人私記在
懷來晨師上法堂舉德山問開華是昨晚新到

什摩言教過於搗山使這猶較此子長慶事師
亦衆士若走得意成人自解作活計拿措悉皆
索索底時長怕成尊物則傳意在傳某位則
刻住去則刻去須於欲去不去欲住不住處將
會不執物不據物不同室塞人緊把若事不解
傳得恰似死人把玉搗玉相似雖然傳得立到
臨年有什摩用處且說伊向這裏湊泊不別還

則影現覺則病生欽山教侍者同師衆人擬爲
斬身千斷誰人下手師云道無橫徑亡者皆危
侍者又問當風颺散時如何師云者莫無風颺
什摩侍者又問青山無震雲徒何生師云駿馬
不露脊骨朗然清虛侍者云駿馬何在師曰若
磨作針割布豈不入白雲千丈之線寄在碧溪
峰定有無雙釣三寸子何不問侍者却問衆人

豈不是對士不敢德山云什摩家學得虛頭來
師士尊甲終不自誑德山可士他向長老鑲頭
上病者師礼而進巖岩攪既鑲齒數載盡領玄
旨初住卧龍後居岳頭有人同去却僕徒立請
卧龍相見師士跪上眉毛者喏曰頃見德山下
移之使來可觀本色也
中問師士三人俱錯三人然而無言師便喝出

為訝拈去鎖骨去研骨去直教達達直教通徹
不見道如人學射又久方中有人明中譬如何
師士其不識痛痒摩保相士今日非唯舉屈處
士是什摩心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士移
取霍山來向你道師士拈山起摸尺憑目前一
个白掉曰佛來也打祖來也打驢驢如此文殊
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士又与摩去也問

佛山鎮山士夫山是作紫津南樂此因羅僧
 問道無撰徑立者皆危与摩道只是說道話
 未審如何是道津南七大家懇親法師教僧
 石霜如何是一老一不老霜古白雲藥你白雲
 青山藥你青山其僧却踴舉似師師士門前把
 帚不知老僧入理之譚父他三次師自天門安
 山首來十二年通前凡三靈轉法輪至中和初
 年辛丑歲十一月七日自燒却門庭謂衆曰昔
 我善哉石頭一技埋沒去也樂潛出來士馳也

東山在去只怕和尚攝謬雲門代去和尚亦不
得無過問如何是此廬師去法道什麼學人疑
中間師喝出去鈍漢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去
卓胡底又問歷古今事如何師去任爛底問三
界說起時如何師去坐却著僧目未審而意如
何師去移轉廬山來則向信道羅山問和尚豈
不是三卜年在洞山又不肯洞山師去是也羅
山去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去
是也羅山去不肯德山則不同只如洞山有何

如何是出中的意師士道什麼請和尚菩薩
師士謝開報指亦師共宣學到山下禪山院
雲義日師每日只普誦雲華只普坐禪持七日
後雲華便喚師兄一起師士作摩華士今生不
普便共文遊个游行製義被他帶累今日共師
兄到此又只普打聽師便罵士恰也宣職去摩
華日在長迷床上恰似漆封墓上地相似他時
後日魔魁人家男女去在墓上手點咒士赤甲
這墓未掩在不敢自證師士我將誑法他時後

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个語話某士實未提在師士汝若實如此據決見某道將某士某甲初到益官因說觀色空義得个入處又因洞山曰汝等不識我與某道某道與某會方得得如師便喝士若與摩則自救也未微在某士他時後日作摩生師云他時後日若欲得播揚大教去一一个个從白已覺勝間隔特出來與他蓋天蓋地去摩某於此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士便是鶴山成道也二人分襟後師在鄂州過沙伏只在烟造作徒紅人湖南邊客有一片板忽有人過打板一下師便提起擗子士是阿誰對士要過聲連去師便對紅過堂某往福州卓庵過妙休後忽有兩個和尚來和曲曲見上來以手托木庵門故身出外士是什摩共僧對士是什摩某便頭入庵裏共偈三五日後便辭某士什摩某去對士湖南去某士我有同行在彼付汝信子得摩僧士得堂某道作信信士一自鶴山成道後迄至于今師兄一白鶴山成道後迄里外今同參某信付上師兄其僧到嚴頭師問什摩某來士南方來師士到重某摩對士到某時有信上和尚便抽書過與師師接得便問他近日有什摩言教僧士某甲初到時有一則目錄具舉前話師士他道什摩對士他無語便任頭入庵師便拍掌士竟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一句我若向他道末後一句天下人不奈何工某其僧到夏末具陳前因緣問師士師道我悔不向他道末後一句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

祖堂集卷七

父

汝何不早問僧士某甲不敢容易師士雖則鶴山同授生不與堂某同授汝汝欲識末後一句只這个便是師沙汰時著欄紅紫席帽去師姑院裏過師姑與叔父便堂堂入厨下便自討鉢與小師未見報師姑師姑把拄杖來繞路門師便以手拔席帽帶起師姑云元來是齋上座被師喝出去大座座上座初見師師在門前某草次座上座戴笠子堂堂來直到師面前以手拍坐子提起手士還相記在摩師拍得把草欄面與一擗士勿憂勿憂他無語便被師與三拍後具威儀始欲上法堂師士已相見了不要上來若便轉到來朝聖謝了又上始踏方丈門師便述下床擗一槍士連道連道被師推出大座嘆曰我將謂天下無人元來有老大蟲在跡山恭見師師跪見如低頭伴伴而睡跡山近前立又師並不答跡山便以手拍禪床引手一下師迎頭士作什摩山士和尚且睡睡師可呵大笑云我三十年弄鳥騎今日被驢子搥回為山和尚於廊下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費宜來詣為山訪道到為山背後端端而立為山迴首便側泥盤作接泥勢待師便轉方作進泥勢為山當下拖泥盤與侍師把臂歸方丈師後問此語士意佛法已後落薄去也多少天下為山泥盤也未了在夾山有僧到石霜繞路門便問不審石霜士不必問梨僧士與摩則珍重其僧後到岳頭直上便士不審師士雲僧士與摩則珍重始欲迴身師士雖是後生亦能帶其僧却踏塵似夾山夾山上堂士前日到岳頭石霜成阿師

祖堂集卷七

父

六

出來如法舉著其僧繞舉了夾山士大衆還會摩象對夾山士若無人道老僧不惜而蓋眉之道去也却去石霜雖有牧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劍巖頭亦有牧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劍百七語士與摩不與摩有人舉似師師云我不與摩道便士與摩不與摩不與摩與摩會十人乃人之中難得一个半个長慶與羅山在臨水宅舉此因緣便問羅山與摩不與摩則不問與摩與摩不與摩不與摩竟作摩生羅山士雙明亦雙暗慶士作摩生是雙明亦雙暗羅山士同生不同死此後有人問長慶如何是同生不同死慶云彼此合取口其僧却舉似羅山羅山便不肯其僧便問如何是同生不同死羅山士如大蟲者角如何是同生同死羅山士如牛無角師師德山德山問什摩某去對士暫許和尚德山士子復作摩生對士不忘德山士既然如此回什摩不肯山僧師對士豈不聞道知慈過師方傳師教習慈若與師齊他後恐滅師德德山士如是如是應當普誦持問如何是幻慈某師士道什摩僧師便有頭頭來和聲道不識某師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士小魚吞大魚去時大乳一聲了去以中和五手已已幾天下羅山山後熾盛師於四月四日僧信而路臨刃之時大叫一聲四山迴避之人悉聞其聲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四東吳僧玄泰開鉢六普西二境迎順水捨二担大師師子尊者初詣濟嚴大師出處之塔

祖堂集卷七

雲峯和尚詞德山在福州師諱義存泉州南安縣人也俗姓曾師生臨黃食飯不辨進於識環之年居然異俗及為童之歲時親於莆田縣玉照寺依處玄律師以受業焉值武宗澄汰變服而逃黃裳止有者實報崇開照大師詢而播受至大中即位佛宇重興即四年度午年詣幽州實剎寺具啟白是不尋諸律訪察師追歷法道方造武陵幾見德山如逢宿昔便問提上宗乘摩學人還有否也無德山起來打之士道什摩師於言下頓承旨要對士學人罪過德山士拂袖已身詢他報盡師礼謝而逃斯謂面臨恭鏡日鑒親視無情悲已之疑搜何言而屬天既而摩尼現掌覆擒擒身使心開鑒治教載後送錫歐閣卜于雲峯衆上一千餘人神情恒蕩而屬容止恬憫而成行則遠逝去隨生則森然擁護有時上堂云汝諸人來者裏覓什摩真要相就致摩便起去有時上堂衆立久師云便与摩承當却家好省要莫教更到這老河口裏來三世諸佛不能圓十二分教載不起如今寄歸無後事得會我尋常向師僧道是什摩便近前來覓客話靈驢年識得摩事不得已而依与摩道已是平款汝了也向汝道未半時有僧問以前年共決商量了還會摩亦走老婆心也省力策不肯當荷但知踏虎向前覓言語向汝道盡且坤是个解脫門却不肯入但知在裏許亂走逢著人便問阿那个是我還著摩只是自受屈所以道聰呵得水死人無數餘龜裏受餓人如恒何妙真持茅開和尚子若實未得悟入立須悟入

始得不盛度時尤莫只是傍家相徵掠盛德
悟入且是阿誰分上事亦須著精神好普提這
摩末道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且作摩生是汝
諸人心不可只是亂說了便休去自巳事若不
明且投何處出得如許多妄想何道裏見凡見
聖見有男女僧俗高僧老大地面上林林樹底
鋪砂相似未嘗一合著起神光深深生起劫盡
不急懺愧大須努力好問雖然無依時如何師
去猶是病迫日轉復如何師去缸子下揭州僧
問承古人有言隨便倒卧良久起來師去問什摩
問什摩學人弄中間師去坐生浪死漢問前路
投鉢時如何師去好手不中的盡眼勾搥時如
何師曰不放隨分好手保福拈問長慶既盡眼
勾搥爲什摩不許全好手慶云這与摩也无福
去好手者作摩生慶云不啻即道保福去謝知
尚領話自云禮拜者問古人道路邊逢道人其
將語聖對未審將什摩對師去與茶去師問僧
此水拈半年多少僧曰師去六十七也僧曰和
尚爲什摩却作水拈半師云有什摩罣過問古
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今如何是語
話師把拄土道什摩僧曰被師問學人道不
得審請師道師去我爲法惜人師舉古來老宿
引俗官迎堂云這裏有二三百師僧盡是學佛
法僧官云古人道全有難貴又作摩生曰師拈
問鎮清鏡清代云此來抱持引玉師問長慶古
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慶便出去鵝湖
云若師舉拂子示信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以鼻
州太傅却去此僧合變轉與一頓將太傅云和

內是什摩心行麼？士油鑪放過湯山問卽山過
去諸聖什摩處去？卽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師
舉問長慶卽山，與摩道：「意作摩生處？」若問：「誰
聖出沒？」與摩道：「卽得師去，法輝來不肖，或有人
問法作摩生？」針云：「但向他道：『錯！』」老僧卽錯
是，你作摩生處？云：「何異於錯！」師揚言狀頭過，偈
昔世間錯用心，任頭曲躬尋文章，妄情牽引
何年了？事負靈臺一點光。有信士投師出家，師
以偈佳之，云：「呈無寸草，迦迦地煙霞，應初常如
是何短？」更出家師問偈，什摩處來？針云：「江西來。」
師云：「這裏與江西相去多少？」針云：「不遠。」師拈起
鉢子云：「還隔這個摩？」針云：「不遠。」師肯之，又問偈
什摩處來？針云：「江西來。」師云：「這裏與江西相去
多少？」針云：「不遠。」師拈起拄杖云：「還隔這個摩？」
針云：「若隔這個，則逐師便打之。」其偈卽尋樂似宴
居雲居士世諦，則得佛法則無過，其偈卽尋樂
拳拳以前話，拳士者老漢老僧，臂立則便打二
十棒，雖然如此，老僧這裏留取十个變事，師
時造偈，與師暫許雲，偈作雲行，谷口無關路，迢
子禪師其慈悲，懷則恨猶如秋月，月常明，師和非
但抱僧去雲，積不相開，虛空無隔，若放噴，往縱
橫，神光迦特外，豈非秋月明輝子，出身雲雲，罷不
停聲，師云：「世界間一丈古鏡，間一丈世界，間一
尺古鏡，間一尺學人，拍大爐間，問多少？」師云：「恰
似古鏡，問天龍，拍問爲復大爐，豈於古鏡？」與摩
大爲復古鏡，是於大爐，與摩大慶代云：「與摩心
升人，猶可在師共鉢？」拳行脚遊天台，過石橋，雙
峯造偈，學道修行力未充，莫將此身論中行，自

從過得石橋後如此得生是再生師和學道信
行力未充須將此身驗中行自從過得石橋後
即此得生不再生同夢人乍入藥林乞師指示
師云寧自破身如微塵終不敢暗却一個師僧
僧問四十九年後則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
師以拂子摹口打師上堂良久便起來士為你
得微因也幸上座云和尚敗開也僧問請座主
雲峯過在什摩家拈得手上座不肯座主云若
不与摩道爭拈得不肯又拈似手上座上座云
莫道是骨皮也不識問但有施為盡是傍通鬼
眼如何是正眼師良久問古人有言我眼本已
因師故邪如何是我眼本正師云未逢達摩僧
云我眼何在師云不從師得問古人拈入什摩
事去却四十二本經論師云汝須北拜得師
亦僧士是什摩對士不似一物師便打僧問藏
州西禪三集十二分教則不問祖師西來的的
意只請一言而禪豎起拂子其僧不肯後到寧
峯師問什摩家求對士云西禪來師云有什摩佛
法因緣僧舉前語師云你還肯也無對士作摩
生肯師云作摩生說不肯底道理對士什摩生
問師將境示人師云是餘從西禪與摩來到這
裏過却多少林木惹是境你目什摩不肯只
得不肯拂子僧問因此師云盡乳坤是一個臥是
你諸人向什摩家放不勝慶對士和尚何得重
重相欺有人持此語舉似趙州趙州云上座若
入關寄上座一個鐵子去舉出持師語舉似疎
山疎山云雲峯打二十棒推向屎坑裏舉畢出
云和尚與摩道豈不是打他雲峯過疎山云是

祖堂集卷第七
十三

也島云眼又作摩生疎山士不見心經云眼
耳鼻舌身意尚不肯士不是和尚疎山無言師
問僧什摩家入云疎州人師曰見說疎州出金
還是也無對士不敢師曰還將得來也無對士
將來師云若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僧展手師喚
之又問別僧什摩家入對云疎州人師曰見說
疎州出金還是也無對士不敢師展手云把將
金未僧便舉之師便扣三下師問僧名什摩
惠念師云汝得入室更作摩生對曰共和尚商量
了也師云什摩家走面量對士什摩家去來
師曰汝得入室更作摩生僧對曰被棒師舉似長
慶長慶士前頭雨則也有道理後頭無主在師
問什摩家求對曰慧未師曰何不入草長慶
問奉云嶺有僧師問什摩家去僧曰漸中礼
拜匡山去忽忽徑山問他向他道什摩對士待
問則道師打之師問鏡清者个師僧過在什摩
家請士徑山問得微因也師笑云徑山在漸中
因何問得微因清士不見道遠問近對師頃日
若覓路逢花表挂天下忙忙想一般琵琶物按
隨手轉廣陵曲曲無人彈若有人能解彈得一
彈彈盡天下曲當教長老初來時云休經罷論
僧當教等奈師當時不造聲明日早朝來不審
師士休經罷論僧當教在摩教便出來師士老
僧休經罷論僧當教開云什摩家敬士明君
有詔臣無不現師云過來詔不詔對士詔師便
為出師有頃曰世中有一事奉勸學者取雞無
半錢活活傳應劫盡空天不借梯進地無行路
包盡乾坤震禪子火為陪賓朝不肯起金座昏

祖堂集卷第七
十四

黃瞞魚被網裏却張破猶師昨朝上座問滿目
是生死師云滿目是什摩上座便大恠常教長
老問元正一旦万物唯新未審真玉還度春也
無師士四和年老轉真王不度春教士十二時
中將何侍奉師士觸金不受士忽然百味珍饈
來時作摩生師云太与摩新辦生師入佛殿見
經案子問士砂是什摩經對士花嚴經師士老
僧在仰山時仰山拈經中語問大衆創說衆生
說三世一切說為什摩人說無人對士養子代
老僧此問關關製作摩生道玄砂遞疑師却
士徐問我我与你道玄砂便問師便向面移身
士相相報惹拈問師記語是仰山語舉是雲峯
舉為什摩雲峯拈拈罷云養子代老老老打草
驚蛇師見僧云會舉對士不會師云老僧不出
頭為什摩不會師問僧你還有父母摩對士有
師云吐却若到僧士無師云吐却若又剝僧士
和尚問作什摩師士吐却若師云衆云剝僧士
似胡未胡現漢未漢現有人舉似玄砂玄砂云
明鏡未時作摩生共僧却歸雲峯舉似玄砂語
師士胡漢俱隱也其僧却歸玄沙舉此語玄沙云
山中和尚脚提不踏實地又時玄沙上雲峯師
拔一脚獨脚而行沙問和尚作什摩師士脚拔
不踏實地婆師亦來云我尋常道無踏實地有人
會摩若也有人會出來呈似我我與你證明時
有長生出來去觀面峻臨機後師士老子方觀
得山僧意願德云打水魚頭竊師士是也師上
堂云某甲魚頭欲山行脚時在店裏宿次三
人各自有個魚頭云某甲從此分機之後討得

祖堂集卷第七
十五

二八

一个小和子共釣魚漢子一靈座過却一生欽
山去某甲則不然在大州內為度使與某乳為
師家分著錦褲子坐金銀床層時金花樣子銀
花樣子大盤裏如法排批與飯過却一生也某
六某甲十字路頭起院如法供養師僧若是師
僧發去老僧長鉢當把杖扶送他他若行數步
某甲喚上座他若迴頭某甲士途中善為自復
品頭欽山果然是不違於本願只是老僧違於
本志住在這裏進得地獄担洋又去江西湖南
東蜀西蜀想在這裏當時無人出問師教僧問
其僧也未禮拜問未審這裏如何何師士入地
獄去有人扶問報慈先師與摩道慈作摩生慈
士國老斷望問古人有言欲得不招無同業真
語如來正法輪如何得不誘去師士入地獄去
問如何是涅槃師士入地獄去師士亦入地獄去
世間兩個君子一個君子從南方來一個君子
從北方未度野之中相逢南來君子問北來君
子何姓第幾北來君子便相南來君子去某甲
行五常之禮適在於何北來君子去某甲早是
不著便詰和尚若領這个泥輪佳山也得佳城
墮也得師遊西院了歸山次問迦藍座三三諸
佛在什摩家與座三三又問歲主對去不離
當常地然師便與之師士徐問或我與徐道
歲主便問三三諸佛在什摩家師慈然見有个
借母于從山上走下來恰到師面前師便指士
在猪母背上師又時問僧堂中有一千餘人奉
索得他是龍是蛇又不通个消息長慶士有个
泗水技子師士汝道我這裏作摩生慶放身作

祖堂集卷第七

子文

京

倒勢師士這個師僧急風士也渴山與仰山一
夜語話次渴山問仰山子一夜商量成得什摩
違事仰山便一劃渴山士若不吾泊被汝成
有人問長慶仰山一劃意作摩生便堅起指又
問順德順德又堅起指其僧云佛法不可思議
千聖同徹其僧又舉似師師士兩個懸錫會古
人奉其僧却問師師士只是个摸軍師初出家
時便飯大德送三首詩先陰輪謝又逢春池柳
亭梅幾度新汝別家鄉須努力莫將辜負丈夫
身又云虛群相文豈能成雲風終須万里行何
況故園貧與賤藤花錦奉分明又云為原守
貧志不移願回安命更誰知嘉禾未必春前熟
君子從來用有時師問僧什摩處來對去不該
違中師士世道艱難又問僧什摩處來對去
江西來師士什摩處違違摩對去非但違摩更
有亦不違師士有違摩不違無違摩不違對去
不違說什摩有無師士以不說有無你何道不
違僧對去師士亦來南山有覽鼻地是徐諸人好
看取象對去代士和尚與摩道堂中多有人要
身去令云沙代士要那南山作什摩時和尚頌
日雲幸喜得一徐地寄著南山意若何不是尋常
走逐物象云須得會先陀報慈和勤苦始覺好
看地衝者臨時爭奈何欲得安身免負物向南
看其面先陀師指樹檀子問長慶古人道見色
便見心心外無餘你還見樹檀子不對士見什
摩師士孤奴慶云不孤和尚師士徐道不孤我
道孤慶送三玄而立師士徐問我與徐道慶
便問和尚見樹檀子不師士更見什摩問目擊

祖堂集卷第七

子文

京

相扣不言教接者如何師士亦也要急相投又
值盲人師士我盲我盲師平生厚心接物行坐
無機自天祐而實之問衆上一千七百問王四
事供須不替然始開平二年戊辰歲五月二日
夜三更初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出世
三十九年勸諭真覺大師難捷之塔
祖堂集卷第七

祖堂集卷第八

五頭下卷卷第八代法住

雲居和尚嗣洞山在洪州師諱道膺姓王幽州
前門玉田人也師居韶山遊歷生知匪狎什焉
之朋並有乘羊之譽年二十五於幽州延壽寺
受戒初習毗尼唱然數日大丈夫兒局小道
而晦大方遂納衣杖錫往訪尋微一沐玄唐三
移星律回宴止石室俄見二使頗素其笑曰師
其南訪公遇奇人果有幾侶自洪湖而至華洞
山大師當世宗近師乃攝衣而進洞山洞山大
師招高調古言簡旨玄師一至畢其儀數洞山
問關繫名什摩師稱名專甲洞山云向上更道
師云向上道則不名專甲洞山云知吾在雲岳
時枉對無異遂則朝詢夕惕勵志懷永効赤水
以求珠璣溫生之日整有因一日問洞山如何
是祖師意洞山云問他後位一方時忽有人
問作摩生向他道師云專甲洞山又問師
我聞思大和尚向侯國作王盧實師云若是思
大佛亦不作豈況國王乎洞山嘿然許之自是
密領旨旨聞所未聞更不他遊學心併息初住
三峯後住雲居鐘陵大王仰德高重懇懇異常
為奏紫衣師號師再三堅止由是法軒大振玄
教高數十餘年春秋不減千有餘衆師每上
堂去夫出家入但據自己今上吏擇切不得令
外到者蓋合作摩生行奉身上被什摩衣服與
什摩飯食合作什摩聲言身被高上衣服取高
事道公千鄉万里行脚來為个什摩事更向這
裏容易過則知不得真為小小因緣惹於大事
大事未辦日夜故合因循所以道如對尊嚴長

須得兢兢戒史揮之次如履輕水勸求至道如
披頭然更有什摩餘暇如大遠身便須去韓一
切事來想須向這裏顯取頭上須及物物
上須通若有毫髮事乃不盡則被泥累豈況於
多道你一步幾失便須却迴一步若不迴實然
累劫便是臨生臨劫千生万生事執為一向若
向這裏不得方劫千生著鉢問如何是義劫事
師云祇在如今僧曰如今作摩生師云不見有
義劫事師上堂只在經床邊立大眾亦在一畔
立良久便歸去僧士問僧某甲家中有一个婦
子尋常煮餅三人與不足千人安有餘上座作
摩生僧曰師代口事則不足讓則有餘有尚書
問古人有言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
世尊有密語師曰密語密語應若師云運會座
尚書云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
會迦葉不覆藏師問僧徐名什摩對云行密師
云是什摩行得摩摩僧曰師代云雖則如此
有人未許再甲在師亦眾云如人將一百貫錢
買得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獵羊掛角
算道蹤跡氣也不識僧便問靈羊掛角時如何
師云六六三十六又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不
見道無蹤跡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和尚猶
在僧便問趙州靈羊掛角時如何州云六六三
十六問大肯底人與大捨底人是一是二師云
是二僧曰阿那個是輕阿那個重師云太肯是
重大捨是輕僧曰大肯底人為什摩却重師云
此人見自己向上事似不確物所以不落功勳
邊大捨底人則不見有身則是也所以屬向去

功勳過事豈不是輕問曰遠摩未未時在什摩
靈師答曰只在這裏進曰為什摩不見師曰過
西天去問曰於耳不開於眼聞聲時如何師曰
眼還聞也無對曰聞者不是眼師自代曰眼聞
非眼問被三衣即這邊人那邊人作摩生師
云那邊人被什摩衣服學人不曾師云不開學
人土不開底事作摩生師云生不生不據有僧問
慈無人時和向還說話也無師曰未官停此時
進曰什摩人得師曰不說者得聞進曰師還
聞也無師云聞即不說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
云且喜得歸未進曰將何舉歡師云朝打三千
某打八百有人問如何是清淨茹藍師曰合著
什摩人僧曰自代不是不著孫不坐圓位有人
問大葉底人為什摩問羅天子莫不得師云是
併解脫身進曰忽然投著時作摩生與摩舉趣
師云眾云孤迥且魏魏僧云便請師云孤迥且
魏魏學人不曾師云是俗面前快山豈不曾師
問僧什摩處去未對曰山下去未師云草還青
也無對曰青也師云牛還與也無僧自代云
有餘有餘舉云不希聖又云自是即是有人問
二祖截摩當為何事師云不為少少苦進曰求
還得也無師云此身當射師臨頓世時師問侍
者今日是幾侍者云三曰師云三十年也只這
个是有人問不出戶者如何師云不著事進云為
什摩不著事師云不出戶不著事又云此是理
用也問不逢不遇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僧云
得遇得逢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進曰既得遇
得逢為什摩却屈師云于劫不過來僧曰向

摩則不違不過即是也師士路上行人絕得福
拈問因山占人道得達得過亦是屈不違不過
亦是屈不違不過時屈則且得達得過爲什
摩却是屈因山占上座行胸成事作摩生保福
不肯自去從來合作摩生又代前云且行脚去
問文殊丈銅瓶殺何人師士勸者先死僧曰万
里無寸草靈作摩生師士誰人受殺僧曰不并
生死成人作摩生師士不由人問古人道佛不
會道我自修行如何是佛不會道師士佛與衆
生總不會道是什摩人會師士是問集會僧
云和尚道開梨是什摩人師士非佛不衆生者
同純石之山草從何生師士不理則不亂僧云
忽然片雲來時如何師士其視僧云與摩則空
然也師士何必同安問重玄不到處如何師士
向上事作摩生安云則非重玄師士不得同安
不肯在後牧過改前語士諺言到不到撫州判
史便問圓長老只如國王大臣未曾見有小福
未審曾供養什摩人未長老云曾供養佛判史
云有佛則供養未有佛時供養什摩人長老對
師士代士賢者不隱報慈代云未有佛時何不同
五問舉目便知意時如何師士什摩生事問欲
採寶珠時如何師士云入羅刹鬼國僧曰大慳
惜生師士云是俗無多回兵馬入雲居山衆僧
捉走唯有師端然不動統軍使不禮拜而對坐
便問世界什摩時得安師士待將軍心足統軍
便禮拜爲師問松生三寸時如何師士不從他
得僧士直按雲霄時如何師士云不是本來身進
去還假口時也無師士不淡諸有問不假言句

聖賢集

卷

七

還這本源也元師士問取與摩人僧對云只今
現開師士更討一問有僧問三千里外又響雲
居三千里內事如何師士三千里內盡是其如
進口如何是其如師士三三三三問雲山六年
昔行當爲何事師士自立其志乃法不使僧曰
明呈出時當何所見師士都無所見僧曰作何
功課則得外道歸心師士一切俱息進日著弊
垢衣彼中消息如何師士轉高去也僧曰與摩
則現化勸機也師士不將爲有問古人道我道
裏有到骨揮身也無如何師士直須到僧曰
體也無如何到師士始得到僧曰到後如何師
士則非骨體佛曰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士
捨却素身來佛曰云素身已捨雲居便云珠在
什摩裏佛曰別時依前舉某甲比來同
和尚業身已捨珠在什摩裏與摩排批和尚便
奪某甲道不得忽有人問業身已捨珠在什摩
裏和尚作摩生道師士轉頭則不得又云更有
索路作摩生佛曰師士誰求珠者師士衆云
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摩却如此只恐
你諸人無利益長慶問來別士十度擬發言十
度却休去其道諸人無利益僧問長慶古人道
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古人爲什摩却如此
慶便扣之又云這个是布袋和尚真又云更有
一路汝自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士在
僧士見後如何師士忘却也問相逢欲相識脉
脉不能言時如何師士通未道得自餘玄要
此不盡彰天復元年辛酉歲秋忽有微疾至十
二月上旬累有教令至二十八日夜主事及三

八

主

矣

堂上座參省師願視去決等在此粗知遠近生
死尋常可以憂慮新釘鐵鑊其通佛法出生入
死莫負如來事宜無多人各了取至二年壬戌
歲正月二日間侍者今日是幾士新歲已二師
日吾出世來恰三十年亦可行矣三日寅時終焉
欽山和尚嗣洞山師諱文遠未親行狀其窮姓
族武陵實担公礼以授足不著線始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志公剪刀問一
切諸佛及諸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
常轉僧問未審經中說什摩師曰有疑請問師
與附龍宜參茶次見明月徹觀水師曰水清
則月現月龍曰無水清則月不現宜參便放却
坑水了云水月在什摩處因將江寺僧乞錢有
人問乞錢作什摩云極難極難是將江極難井作
什摩師代士不飲衆師問道士爲法表爲
礼拜未對士爲法來師士若爲法來不得生道
士問應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
士云汝是佛家奴是不對云和尚太唐生師士第
一義何在進士和尚莫道三教也無師士三教
且致老若什摩時生對士混泥未分時生師曰
眼能未分前事作摩生道士對師便打之
中山和尚嗣洞山在嵩安縣師諱道金未親行
狀不決與始師問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
云開梨足下煙生師便悟後雲居進士與摩則
不敢多負和尚也大光進士與摩則不敢造次
所以文衆讚第二和尚士師問擊打之言便息
修證之路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
墮地獄古人意如何師士度盡無道影還他

九

矣

矣

趙坦解問二龍串珠誰是得者師云泉類皆盡但似日前僧曰與摩則二龍俱不得也師云非但二龍千佛不得僧曰非佛還得也無師云得者不是明珠

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杭州住師諱本歙泉州莆田縣人也俗姓黃少習九經考求出家年十九父方方聽受業於福唐縣靈石山年二十五師方許受戒而舉措威儀皆如著習便遊方外初遊洞山法蓮洞山問僧名什摩對曰專甲洞山云向上更進師云不道洞山曰為什摩不道師云不名專甲洞山深器之盤泊數年密室承旨目一日師去洞山問什摩室去師曰不變是家去洞山曰不變真室生有去也師云去亦不變真室今之後九死時休休放曠非其道友無得交言穩不自由化緣將至初住曹山後居黃王鍾陵大王晉仰德高丹三降使送請師乃託疾而不從命第三遣使去時王曰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師來更不要相見使奉旨到山泣而告曰和尚大慈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門便見灰粉師云專使保無憂當去時貧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無事偈曰摧殘枯木倚青林幾度逢春不感心燕客見之猶不顧鄙人那更苦追尋使迴通傷王遠望山頂礼曰弟子今生死定不得見曹山大師也如是二憲法席成二上年冬冬夏夏千二百三百師奉上帝示諱云諸人其依曹山不說諸方多有說成成輝師在俗諸人耳裏懸繡也一切法不接不僧但向師解會他家是別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知解無奈閑然何天地洞然一切事如麻如草如粉如葛佛出世亦不奈何祖出世亦不奈何唯有解盡即無過患你見他千經万論說成底事不得自在不起始終蓋為不明自己事若明自己事即轉他一切事為閑然自己受用具若不問自己事乃至閑然亦與他諸聖為緣諸聖為閑然為境界緣相成無有了時如何得自由若解會不盡則轉他一切事不去若解會得妙則轉他一切事向背後為伴者是故先師云野在妙家其將作事閑到這裏不多費錢不別親疎如大家家人守錢奴相似及至用時是張惣不得知東西這裏便是不辦細素不識清濁若是下人出來者衣更勝阿郎奈何緣被人識得伊專甲向諸人道向去語則準準準上語却不準準且與什摩作事上語這裏度重大人并不得借問學人自到和尚此間覓个出身裏不得乞和尚指个出身路師云閑然行什摩路未去到這裏并不得師云第一不得出身裏問古人道役苗并地役語讓入只今語也請師并師云不奔借曰為何什摩不奔師云不見道曹山好手問曹相面壁用教何事師以手掩耳問無言知何現古其向這裏現信云向什摩裏現師云昨夜三更失却三个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云昔日曹山亦曾與摩來過去日出後如何師云猶六曹山三月糧問古人面壁當為何事師云兩株嫩桂大昌昌問承教中有言未出輪迴而奔圓覺彼圓覺性則同輪迴如何是未出輪迴而奔圓覺師云知人在途說說事如何是彼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圓覺性則同輪迴師云究然在途不涉途徑還有一空也無師曰若有奔寬則不圓只如無奔寬還還轉也無師曰亦有還轉如何流轉曰要且不圓圓問曰還相識也無師云不相識進云為何什摩不相識師云為同在雲雲云與摩則不云也師云有且不是日如何是日師云端的去如何是日師云曹山却疑僧日和尚為什摩却疑師云我若不疑則端的去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什摩人師云第二月僧曰還求出離也無師云也求出離只是無路僧云出時什摩人接得伊師云擔鐵枷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云猶是塔下漢僧曰請師接塔上師曰日落後相見問聖如何假師云不希更僧曰作何俗師曰不申晒僧曰為摩則不希更僧曰不申晒雲什摩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云曹山孝滿問於相何真師云即相即真僧曰當亦何者師便提起坑子問國內按釘者誰師云曹山僧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慈殺云慈殺本生父母暗作摩生師云據什摩僧云爭奈自己何師云誰奪我何僧云為什摩不殺師云勿下牛震俗士問古人道人盡有弟子在塵深還有也無師云手來送頭指去一二三四五足問古人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目地而起如何是地師云一尺二尺如何是倒去肯即是如何是起師云起也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與問難師云不呈言句僧曰既不呈言句問難个什摩師云刀斧所不入僧云解高摩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摩人師云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卷八

法苑珠林

曹山問幻本何真云幻本元真僧曰當幻何現
師云即幻即現僧曰為摩則始終不離幻也師
云幻幻相不可得僧問親近什摩道俾即得常
聞於未聞云共同一被蓋僧云此猶是和尚得
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云不可同於未聞
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云不見道常聞於未
聞問古人道諸佛諸祖不知有徧叙自拈却知
有諸佛諸祖為什摩不知有師云佛為相似相
為執取僧云徧叙自拈却有什摩師云知有
徧叙自拈云佛祖為什摩相似執取師云人無
阻學此中妙會同教中有言殺一闍提獲福無
量如何是闍提師云起佛見法見者云如何是
殺云不起佛見法見是殺師却問僧是明闍提
是暗闍提僧云師代云白裏學著是與此意者
起見是明故云白不起見是暗故云黑師舉教
中事問大衆無問而白說稱讚所行道作摩生
是無問而白說云畫大地未有一人得聞師云
雖然尚摩摘一个字添一个字佛法大行衆
師云畫大地未有一人不聞師垂語云此座高
廣吾不能昇末學喚作什摩座上座對云喚
作此座早是魚汚也師云還有昇得者也無對
云有師云是什摩人對云不舉足者師曰昇得
者其便是座上人也無對云也是左右師云如
何是座上人對云不昇此座師云既不昇用座
何為對云無則不得師云只如座前當別有人
為復轉座上身對云即轉座為上座師云如
是如是師問僧從什摩家來對云從大光來師
云未時光還現也無對云不現常現師云還照

不對云不照師云大光何在僧云將謂是
王國元來只是天南角師代云立得不照始得
大光問古人道得極教衣如何是得座師云不
顧東西如何是教衣師云去離不得僧云是个
什摩衣去離不得師云人盡有衣衣即是僧
云既是人人盡有底用被作什摩師云豈不見
道起倒相隨寢寢得活僧云向後日有事如何
師云不認被衣又云脫却衣未相見問如何是
十年路不得忘却未時路師云得樂忘憂僧云
忘却什摩路師云十家即是僧曰還忘却本來
路也無師云亦忘却僧云為什摩不言九年要
須十年師云若有一方不踏我不現身問教中
有言童子捨全身身夜又說半偈如何是童子捨
全身師云失却端云如何是夜又說半偈白雲
線前線如何是失却端云師云只是失却少父
便是問王殺昔生時如何答曰不居正位進日
八方未朝時如何云不受礼云與摩則何用未朝
耶云進則暫違職是臣之分事云君意如何云
容不得云云與摩則治國之功全歸臣相去也
云這知君性不對云外方不敢論師問僧云什摩
對云智輪師云智輪與法輪相去多少少輪
公代云亦同亦不同師云代云纖毫隔不隔強上
座代云要也則近要遠則遠師云作摩生是要
近則近對云同轍戰師云作摩生是要遠則遠
云不同衆輻則是師云阿那个是先去不同衆
輻者先師云如是如是問如何是法身主師云
久問承先師有言學家不立派俗阿師如何是
玄師云未問前僧云與摩其便是玄也無師云

玄則不是派俗阿師僧云如何是玄師云據
問未問三乘十二分教還有祖師意也無師曰
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用西來未作什摩師云只
為三乘十二分教有祖師意所以西來未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問與摩醉漢作什摩又云不
回關問曹山也不問如何是具額師云具
中不答額又云我若向你道隨手得具摩又云
曹山只有一雙眉問文殊為什摩伏劍於華嚴
師云為闍禁今時進日如未為什摩却稱善害
師云大悲讚讚群生士未嘗殺盡復如何師云
方識不死者僧云只如不死者為聖聖是什摩
春鼻師云與闍禁安名即得只恐不成春鼻僧
士時中如何給侍師云于當高客同華嚴經云大
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士包舍方有如何是
死屍師云絕氣者不著僧士既包舍方有絕氣
者為什摩不著師云大海非其功絕氣者有其
德僧士未嘗大海還更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道
有這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師問僧云裏是
什摩指對云佛頭上寶鏡師云既是佛頭上寶
鏡爭得到闍禁于裏僧云師代云諸佛却是
甲兒孫問古人道佛不會道我白修行如何是
佛不會道師云佛裏無舍利門士更合作什
摩如何是我白修行師云向上無事僧云只這
个別更有也無師云只這个阿誰奈何問大保
任成人失一念如何師云始得保任僧曰作大
魔王時如何師云不見有佛云未後事如何師
云佛亦不作問作大利益成人還得相似不師
云不得相似僧云為什摩不得相似師云不見

道作大利益僧士此人過知有算費也無師士不知有算費僧士為什摩不知有算費師士是伊未識當山僧士如何是當山師士不作大利益問承甘泉有言索辦人之牛奪執人之食如何是索辦人之牛師士不與露地如何是奪執人之食師士去却醢嗣問承古人有言者時遂漢用時源淺則不問如何是深源便又手問曰學人擬問師士到去遠兮何處赴舟問如何是玄師士何不早問去如何是玄中又玄師士故有一人在同承師舉新豈有言一色家有今不令之理如何是令師士不同於一色僧日與摩則不從今日去也師士是也如何是不分師士無弄筆惜日只如無半家這裏豈不是父子通為一身師士是快還會摩僧士面曾一色時無向上師日向上幸來無一色云只如一色還是宗門中意旨不師士不是僧士既不是為什摩人說士我以為高宗門中無人承當所以為這個人說僧士與摩則有煩有弱去也師士我若說煩說弱則落那邊去也僧士宗門中事如何承當師士須是其中人如何是其中人師士我自往此山來未曾遇見其中人僧士今時無其中人和尚遇古人時如何承當師士不侵手僧士古人意旨如何師士聞梨但其展手也僧士與摩時和尚還分付也無師士古人罵汝問如何是無习之細師士非蒸鍊之所成也僧士用者如何師士來者皆盡僧士不來者如何師士亦須盡也僧士不來者為什摩却須盡也師士不見道能盡一切僧士盡後如何師士方知有此細

法苑珠林卷八
十三

僧問如何是沙門扣去盡取看不見還被捨也無去若被捨則不是沙門扣如何是沙門行李露去頭上戴角身著毛衣此人得什摩人力則得如此去終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此人以何為貴去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師自天復元平辛酉歲夏中忽有一言雲岳師年六十二洞山先師亦六十二曹山今年亦是六十二也好姓讀作一解子至閏六月十五日夜同主事日今日是何日月對士閏六月十五日師士曹山一生行脚到家只管九十日為一夏至來日辰時師嘗化矣春秋六十二倍夏三十七勸誡元證大師矣

卷嚴和尚洞山在洛京師體休靜大化京都禪林獨秀住花嚴寺時有人問曰未出時如何師士因思明主道則尋常師在京中赴內齋他諸名公悉皆轉經唯有師與弟子不轉經嘗問師也且後不轉經第千為什摩不轉經師士道泰不傳天子今時人盡習泰平歌問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師士食進六宅飲不覺國內虧王子正登九五時如何師士未履席卷上四和聲朝儀登九五後如何士金箱推玉屢御攀四方歸問大悟成人為什摩却述師士破鏡不重照落花華上扶問師幸是後生為什摩却作善知識師士三歲宅家親屬子百年塔下老朝且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士不入龍宮藏衆我豈能詮師初見洞山時問見則見爭奈情識雲傷何洞山士汝還見也無對士見洞山士既見為什摩情識雲傷對士余亦情識雲傷何洞山

法苑珠林卷八
十三

士若與摩則万里無寸草盡立後林和尚把水到去魔來挑我魔來挑我有人問和尚尋常為什摩却挑魔挑去賊不打貧兒家有人舉似師師士我不與摩道僧問和尚如何云無魔來挑我士和尚為什摩無魔來挑去賊不打貧兒家來山枯問僧作學生遠通得兩個和尚意亦須自作主計自代云不曰有亦非無後遊河北遇錫平陽遇化後茶毗舍利四雲起塔勸證智大師無為之塔

平仁和尚洞山在商安縣師初住浙西已張法席後過衆遊方到靈巖區玄諶而余使行住奔騰天復之間因住商安縣白水禪院數年後眾或至二百三百與鏡情行脚時到師問師家道者對曰不教師去還有卧單單得也無對士設有亦無展成功夫師士直錄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對曰滴水冰生事不相侵師士是士此人意作摩生去此人不落意士不落意此人對師士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噯洪州西山諸行者未問今日不為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耶對曰是也師士教我分付阿誰得師隨逐化時先遣靈祥人人皆泣應謂言他去未處今修舊堂畢聲鐘集衆焚香緇素咸述師跡趾生香煙盡師端然遷化矣

青林和尚洞山在江西師諱度初住青林後住洞山平生住持高節宇內聲揚師在先師法席時栽松樹後造一首頌短短一尺餘纖纖覆綠草不知何世人得見此松老先師見此偈後云此人三十年後來住此山香飯供養師僧

法苑珠林卷八
十三

果然走三十年後住洞山每日細食供養師
僧也問卷查森萬不違師時如何師士歡
秀僧士彼彼事如何師士兩人相大錫師
師上堂示衆士今時人不得相似只為擬將心
學若欲得似他去世人一念不來阿那個人宜似
這不當帶帆等上座出來問云當一色時還有
向上事也無先師士無其僧亦重便認爲言白
提士五百來人在這裏莫是不向向上事當頭
和尚道無不可成持合殺豈折舍了休去若是
某甲不得在這裏虛過一生因此大衆極裝
主事向和尚說僧衆不肯和尚佛止提發去和
尚士從伊我事方得行先師教主事錄却僧
門家今後未燒茶閣裏向茶說這一個一隊子去
也熟轉來果然轉轉香矣先師不開僧堂門
大衆向主事說茶等實是凡夫誤會和尚意旨
錯不肯一切在和尚某等欲得就和尚面商執
過主事便去身大和尚閉却門面壁卧不閉
大門主事通請和尚方始得開門主事吳陳
車和尚前入僧堂復大衆一齊高聲啼哭上未
就師上堂先師座僧帆臂出來禮拜起云乞
和尚技賣某甲等廣大劫來出佛身血破和合
僧直至今日誤會和尚等若不改過今身心
難得再復於今日伏乞和尚慈悲先師又悲聲
云自少未不曾把手拍拉別人豈況這次杖責
夫一色時還有向上事也無某甲道無有什摩罪
過問者語易會乞師一言師士釋迦捨室像名
北口師遷化時遺囑焚而賜于風師不許安立

高麗大藏經

卷八

二八

境塔端然化矣

疎山和尚洞洞山在撫州師諱匡仁未觀行錄
不叙然始師行胸時到大安和尚處便問夫法
身者理絕玄微不隨是非之境此是法身極則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安士只這个是師士和尚
与摩道還出得法身也無安士不是也是又到
香嚴問不從口已不重他聖時如何香嚴不
振千聖不拂阿不肯使下來吐出肚裏與不
淨潔物有人執和尚雲和尚便發來師便上未
香嚴士進問者師便問乃機休擬則且置千聖
不拂是何言香嚴士是也俗作摩生道師士肯
重不得金香嚴士你不無道理也雖然如此向
後若是住山則無榮得妙者是住江邊則無水
得與談臨說法時頃得口裏吐出淨後住疎
山如香嚴識天到問問不照諸師不傍夫山
云不似之句日前無法師士不似之句則且置
日前無法是何言夫山士更添三尺天下人勿
奈何師士只今還奈何也無問如何是直指師
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大陽師得日
我有一寶寄在喻野中不是不解彈未有知
音者問和尚百年後什摩人續法和尚位云四
指指天背衣注葉有人問第三百丈作摩生是
背底注葉百丈士不續無貴位鏡清到師舉問
背重不得全話道者作摩生金鏡清云金歸背
重師士不得全者作摩生清云今中無背路師
士始稱病病愈到使問又屬疎山元未是
若于大師士肉重千斤無無針有線山士与摩
則學人不禮拜去也師士誰要你向山倒地回

高麗大藏經

卷八

二八

鼓山說者威音王佛次師問鼓山作摩生是威
音王佛師鼓山云其無慙愧好師士是問梨与
摩道則得若約病僧則不然鼓山問作摩生是
威音王佛師鼓山云不無貴位問去時盡轉去
何用却未三師士大摩難有未却未第三挂問
遠見則圓近見則方此豈作什摩年師士東海
有鯨魚斬頭亦斬脚背上抽一骨便是這个字
問佛在世時度衆生佛滅後什摩人度衆生疎
山答曰疎山僧進曰還有度不盡者也無師曰
無有不盡度者師曰騎馬行次措大問阮是騎
馬爲什摩不踏蹤師士比來騎馬歌足踏蹤何
異出行師臨遷化時得曰我認碧空白雲無
重問世有無批掛黃葉遮風遮

龍牙和尚洞洞山在潭州縣嶺師諱居道俗姓
郭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於吉州清江寺出家
依年具戒於嵩岳初參草微香嚴德山白馬
請益已勞而機緣未契後聞洞山言玄格小語
峻時機遂乃策筇而達其席師問曰有人持鐵
錫之劍擬取師頭時如何洞山士取即且從問梨
且受什摩作老僧頭師持此問在實不契其機忽
聞洞上斯言當時失對遂有掘衣之意不慕他
遊既嚴禪征寧有請益洞山問問梨名什摩對
士玄機作摩生是玄玄機又問洞山放三日
師因此造得學道蒙師指却問無中有路隱人
問時人盡論千經論一句臨時下口難洞山改
未後語云一句教佛下口難從此改名也師問
洞山如何是担師意洞山士待洞水送源則与
汝談師於言下頓承玄旨隱衆提息七八年間

高麗大藏經

卷八

二八

日新精妙楚王殿下請赴妙濟禪林玄徒五百餘人爰奏章服師端證空大師師示泉曰夫奉學者須透過祖佛始得所以新豐和尚道佛教祖教如生惡家始有學分汝若亦過祖佛不得則被祖佛誤有人問祖佛還有誤人之心也無云汝過江湖還有礙念之心也無師又云江湖難無尋人之心為時人透過不得所以成尋人去不得道江湖不尋人祖佛難無誤人之心為時人透過祖佛不得所以成誤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誤人若與摩透得祖佛此人却解得祖佛意方與向上人同知未透得但學佛祖則方無有得期問達摩未來時如何師答曰可憐生近日任摩去時如何師曰二祖得什摩雲岩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言洞山答曰忽有人問閻闍間拏作摩生道雲岩曰某甲罪過有僧持此語問師洞山還道得也無師曰洞山未道雲岩也未得道曰既是未得目什摩變作雲岩云解得洞山意云洞山道什摩師云雲岩問底又師云此是肉身成佛語問一心不生時如何師答曰什摩時不生心進曰與摩時鳥道何分師云正伊摩時行鳥道曰如何弁師曰却須行鳥道問如何是道中用師答曰無心是道中用進曰無心還有用也無師云無心用知過天下師問德山還聞德山一句佛法及至到未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云德什摩師不肯當時便發去後到洞山只問前話洞山云幸性得專卑師當時便作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待石鳥龜解語即向汝道僧曰石鳥龜解語也師曰向道者

祖堂集卷八

七

道什摩又頭万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更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問師見古人得个什摩師云如賊入空室又頭曰進道先須立自身直交行裏不生慮真僧不假俱嚴室到裏無心鳥在人參尋玄道其目修學裏須教自自分千聖役未無異路忘緣機智有多聞未了之背親違禮不應端坐守清淨直似驢驘行客行豈如迦葉不聞聞人若無心稱道情識得無明道已明人能知道道能現道在人中人自掌印出世近四十年九歌行偈頌並廣行於世此不重彰至龍德三年癸未歲九月十三日歸寂矣

幽棲和尚嗣洞山在台州未觀實錄不化化緣終始鏡清問師如何是少父師云無標的進曰以何為少父云有什摩罪過進曰只如少父又作摩生云是什摩心行道者師臨頓世時有僧問師百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調然調然上藍和尚嗣夫山在洪州師諱今起初住上藍山鍾陵大王統廟預章進師出府構護因院禮重為師凡百僥所須始終不替奏紫衣師號母覺大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明珠不向彼中覓龍與非龍爭得珠大頓元年正月十五日覺鐘集衆造誦訖端然化矣勅謚元真大師本空之塔

祖堂集卷第八

七

祖堂集卷第九

五

落南和尚嗣夫山在澧州師諱元安鳳翔麟祥人也姓淡白少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受業至于論經無不該通先札舉徵次謁臨濟各有所進後聞夫山直道澧陽親履座具時夫山問這裏無殘飯不用展炊巾對曰非但無有亦無半靈夫山曰只今對對云非今夫山云什摩家得這個未對對云無道个夫山云這個猶被老僧坐却成云學人亦不見有和尚夫山云與摩則室內無老僧對對云豈影亦不得夫山曰道者知音指其掌誦期頤驪白牙琴師問又響家風請師一言夫山云日前無法師云其錯夫山云經經開拏山溪各異任餘截斷天下人舌頭爭奈無舌人解語何開拏只知有殺人之力且無活人之劍老僧道裏亦有殺人之力亦有活人之劍師進問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劍夫山曰青山不掛劍掛劍身入知師又問佛魔不到靈猶未是學人李公事如何是學人李公事夫山云燭明千里像暗室老僧進師又問開陽已晝夜月未現時如何未山曰龍合海珠遊魚不願師聞此語其知所批便止夫山握衣髻戴不憚勞告曰究精微至夫山化錄舉初開落南後住藕溪英師有時上堂云夫學道先須弄自己宗官方可臨機見夫山只如錄錄未兆已前都無是个非个瞥今暫起見開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各觀其親相象是非不起致使玄關因識錄難開茲網籠牢智刀方剪若不當揚膠亦迷于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

土諸見見竟若昏寐不生智照洞然更無物
與非物今時學人專日有滯蓋為依他教重作
解故他教豈該括得定分寸不能移易所以見
不逾色聽不越聲鼻舌香味身意法亦然假
號併當得門頭淨潔白己未得通明還同不了
者也單明白己未明日前此人只具一隻眼所
以是非析狀豈係不得脫折白由謂之深可傷
越矣問如何救轉生死師云執水救延生不問
天樂妙問四大徒何而有師曰進水無波還目
風擊逾日返則不問如何是水師云不渾不澄
魚龍任歸問如何是一歲收不得者云兩海三
草考片玉未暇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
何言豈有自擇之圖也無如是難依復保福云
家無白擇之圖亦無如是難依問然時如何
師曰時當應時節當云驚聲僧六十般運動
不具今疑然時如何師云靈鷲者空木鉢鳥不
離巢云如何師曰白首拜少顏奉世人難信師
有神鈎歌異哉神鈎實揀奇自古來人得者補
在迎謂言無照耀用未方覺特光輝破猶預除
狐疑壯心膽予之神姿六賊既曰斯實拂八万
塵勞豈方揮斬邪捷獲獲生死榮枯齊了水
三尺靈蛇覆碧潭一片晴光瑩寒月愚人志鈎
勉舟求奔馳渴浪徒驚怒抱弄澄源逐渾派是
知神鈎不隨派他人鈎予帶血照我之鈎予合
靈為他人有鈎傷物今我之有鈎救主靈若予
得時難彼此小人得靈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
鈎世上高低早晚干須知神鈎功難記懺魔威
子定生死未得之者易成難得鈎之人難却易

法苑珠林卷九

屍則周遍法界中收乃還歸一塵最若將此鈎
鎮坤坤四塞終無陣雲起福祐問諸中須道
得在出出底劍冷作摩生道信自代云且
出巴而老兄商量還會摩問諸聖向摩來將何
供養師云主宿雖持錫不是破羅門問西天一
人傳一人彼此不無委曲誰是知音者師曰野
老門前不語朝堂之事進曰不語朝堂之事合
該何事師曰未達別者終不開奉進曰有一人
不從朝堂門下未合該何事師曰量木之機徒
勞擊自問如何是無懈無愧底人師曰不出家
不持戒進曰不出家不持戒未多少時也師曰
學破虎空看奔取進曰即今如何師曰不向你
杜排行進曰與摩即說括不得也師曰未獲休
與摩進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坐端十方不
顯頭同摩落世界為何不升目前法師曰暗
色未令人思覺及乎天曉不當明云還留及也
無師曰其言及不及但與我道云辯師宗不得
師曰不辯即親問九聖不到家即不問不盡凡
聖家如何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象勿
狐疑問管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暑色半
似大陽輝如何是本來者師云一粒在某田不
粒苗自秀僧云若一向不粒其草埋却去也無師
云肥骨異草菴穉穉難難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殿殿當軒軒經霜不白寒學人更擬中問
師云只聞風聲響不知幾千世問行到不思誠
靈時如何師云青山常運出日月不移輪問大
衆雲集師意如何師云開卷明舊寶提手謝今
時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送佛養頭生僧曰忽

法苑珠林卷九

遇和尚時如何師曰聞聲未時老僧不在問曰
未出時如何師云直木無枝豈難掛角同
如何是雲水意師云一輪孤月萬像磨輝僧曰
移輪事如何師云深中無影戶外非珠問祖意
向我意還同別師云出群不戴角三截泥難同
進曰投機適意勾焉得不同輪師云也技測海
底三兩深可的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昔宗是
法王換苗則不同如何是法王換苗堅起拂手
僧曰此猶是苗如何是法王換苗師曰龍不出洞
誰人奈何問豈無運為何不運不運已師云
亦後一句始到牢關鑄斷要津不通凡聖任你
天下忻忻老僧獨然不願却云莊周胡蝶二俱
是夢法道夢後何來問孤燈不白然室內豈如
何師云飛針走線昨人會雨邊邊通却道希聞
滿滿龍宮談不得一處塵外事如何師云三跪
出露龍不如雲外者僧曰學人不重朝庭貴不
可憐然只摩休師云去你不會我語進曰三跪
外事如何師云射虎不中後旁說與同方法喝
一一喝何所師云擊水動波獨獨其中難見影問
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為何摩不
未師云玄河泛起雲花飛無礙微微明暗宵師
有聲無聲秋秋雨雨處處中水上漂漂見起
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何窮已李目兩滿
水成瓶還經風微風歸水不知經水性無殊隨
他轉變將為異水明堂內合堂內外玲瓏若寶
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子動者又如無有無動
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偏向水中出
豈知水不從區生權將區辨況余身五蘊空攢

法苑珠林卷九

假立人解遠道空烟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師
臨遷化時去老僧有車問諸人若道這个是頭
上更安頭若道這个不是頭更覓路第一座
去青山不舉是日下不挑燈師便喝出我這裏
無人對衆中還有新來進士出來与老僧送
從上座對云於此二途請師不問師云更道對
云某甲無待者不能枉對師便喝出諸阿師且
歸堂當日初夜後師教侍者要從上座上座便
上來侍立師問從上座年多少對云二十八師
云本願在甚須保持生緣什麼靈對云信州人
師云今日車被開道破得老僧意我這裏
數年出世並無一个今日開擊器送老僧云甲
先師初見紅子時紅子問先師枉對目緣改爲
頃目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日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只如四向中阿那个是主句從上座
退擬師去遠与遠与下頭擬于今不欲得事責
徐其形跡從上座云實不會師便捉肩夾蒼天
從上座一走下不去僧堂直在如今更無消息
師前云碗舟不掉湯就上劍缺後勞放水鷄師
光化二年戊午歲十二月二日遷化春秋六十
三僧夏四十六矣

祖堂集卷九

七

七

爐猛焰添銀何物師曰衆佛宗祖云佛祖作摩
生系師曰嘗在其中進曰要作什麼業師曰佛力
不如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什麼有佛有衆
生師曰肯即同衆異不肯即異衆同問古人有
言知有底人直須不知有不知有底人如何師
曰識性共同俱無異戴進曰不知有底人如何
得知有師曰語取乃不人問如何是祖中祖師
曰息不肯破爲有明人史師垂語曰大家去那
裏向火又云大即從你向不得燒着身對曰法
身具四大誰是向火者更垂語曰古時傳祖法
如今不傳祖法
先洞安和尚謂夫山未觀行錄不決化鍊終始
有僧問如何是和向家風師云金雞抱子蝦蟆
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祖
對師云金雞早朝猶猶去玉兔晚後風窗來
貴山和尚謂夫山在撫州師曰月輪閣中人也
師初參夫山夾山而問汝是什麼人對曰閣
中人夫山云還識老僧不對曰還識學人不夾
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便然後老僧還于
江陵來僧師云与摩則却不識和尚未委江陵
來作摩便夾山讚曰子善能學孔師初開堂亦
衆曰祖師西來持冒此事自是諸人不廣向外
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莊山而覓三所以道從
門入者非實認影爲頭豈非大錯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梁殿不施功觀那役心跡問如
何得見本來面目師云不勞懸古鏡天聰難自
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向量師云豈爭獨脫物外
秀年未月往冷秋秋問如何是約衣下車師云

祖堂集卷九

七

七

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
韶山和尚謂夫山在本地師諱雲魯未觀寶鑑
不史始終有一僧禮拜起來立地師云大才藏
拙戶其僧又向一邊立去雲却揀渠哉問實際
理地如何還出師曰幽谷自雲藏白首擬心拙
靈隔山遠問祖意與教意如何師曰日晚客船
山不借其中車進曰師還借也無師曰燈後口
無舌進曰与摩即句後不淨也師曰影隔分明
月不掛指南殿充天布納到韶山韶山勸曰聞
你有克天之氣是不是對曰不敢師曰汝有九
天之氣我這裏有聚地之氣汝若把旗上來我
則釘阿相對汝若搜吞巨海我則背旗須祿向
上一路連道進道如是三度後去明鏡當臺
請師一照師便喝云死水無魚抱勢下釣
拙賢和尚謂石霜師諱懷仙遊人受業於九
座山依年吳或便應邀方而造吾會之門密誓
投對之旨問如何是三老峯前句云千古千秋
進曰与摩真成詞絕也無師云踐踏欲与誰
大和尚謂石霜師諱居讓俗姓王長安人也
自攝衣訪道南來而造石霜雪會門下一二年
間乃和於北塔栽植菓木麻衣草屨反心塵面
志存於道回一日普會無同以微淺探云國家
每年放五百人及第朝堂門下還得好也無師
對云有一人不求進會云憑何師云且不爲名
普會又曰疾無語士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
師對云渠亦不道今日是需云我擬道非今
日吾會然之如此往復九數則面蓋無異盤泊
二十餘載時有檀越胡公盡室歸依請住大光

祖堂集卷九

七

山有學人間俱先未分時如何師去持教阿維
叙問古人有言不出門而知天下事如何是不
出門而知天下事師去猶是第二家主如何是
天下事師去清如何是向上事師去不出戶如
何是不出戶師去別為什摩却別師去不齊果
又未亦徒去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立
鏡制得徹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你不可便將宮
納衣下事所以向你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
九年操不起僧問只如達摩是祖師不師去不
是祖僧日既不是祖又未東土作什摩師去為
汝不罵祖僧日罵後如何師去方知不是祖問
保任成人失一念時如何師去始得常在僧日
作大魔王時如何師去暫時間僧日未後事如
何師去不在者裏問絕跡玄去時如何師去鳥
道不曾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去過海不打紅
塵主問但山万法歸一一亦不存時如何師去
去一亦不留座主不肯便去江西問雲居居去
則非万法亦不肯便去大光問師去除不盡座
主肯之問寧家同時則不問耶子裏鴉鴉時如
何師去還得肯信不問如何是密室師去四不
觀如何是密室中人師去遠無路自是玄言問
于遊途師去復三年癸亥歲九月三日怡然告
辭年齡六十七僧夏三十六矣

祖堂集卷九

八

何是古佛不從修證得麼去從來是你更修作
什摩如何是直饒玄妙也崎嶇麼去只為你垂
外師又須日心靜慧難入無憂攝不投道高龍
虎伏德重鬼神欽

涌泉和尚嗣石霜在台州師諱景忻仙遊縣人
也受業於白雲山鏡具尸羅便尋祖道而參見
石霜便問學人初入叢林乞師指个入路霜
去我道三隻箭子拋不落師便舉玄開更無他
往有康德二僧未到院在路上遇師者牛火其
僧不識去蹄角甚分明爭奈騎牛者不識何其
僧進前問茶次師下牛背近前不審与二上座
一靈坐與茶次便問今日誰什摩家僧去誰那
邊師日那邊事作摩生僧投起茶盃于師去此
猶是蹄角甚分明那邊事作摩生其僧師去
其道不讓便去指先代去若不与摩爭識得道
者又代去且座與茶指慶問從上宗乘中事和
尚此間如何言論師去不冒目前進日不冒日
前則且置宗乘中事如何言論師去待虚空落
地則向道者道指慶不肯進日和尚如何慶日
專甲則不當請兄弟拾點報恩代日安天靈備
階問如何是水中水師去凌霜結不成如何是
水中水師去六月不曾融僧日与摩到千日銷
不得也師去二龍往來不問他

南際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僧一初住南際
山次鍾陵大王諸居末山後園王請住西院奏
紫衣誥誥本淨大師無歷之塔家世時僧問千
聖位中還有不陪位者也無師去有進日如何
是不陪位者師去明明是龍不帶鱗明明是中

祖堂集卷九

九

十

不戴角還會麼對去不會師去豈行入水不知
緣海底龍宮空摸抹問學人幸賴侍親乞師指
亦師去我若指有則尼屋著你僧日教學人作
摩生則是師去切忌是非問如何是納僧氣息
師去還曾教者你無問如何是法身主師去
不過未如何是毗盧師去不起起

雲蓋和尚嗣石霜在綠州師諱源祥未提實錄
不史化緣終始師在石霜時日一日作札而問
万户俱開則不開万户俱閉時如何霜去當
中事作摩生師日無位霜日還何師當時宜得
半年方始去無人接得霜去道也大殺道只
得八九成師却請和尚代語霜去無人識得雲
九季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道度俗姓劉福
州侯官縣人也自報石霜客立便住九季後化
緣功備寶華樓院兵僧問無間中人行什摩行
師去畜生行僧日畜生復行什摩行師去無間
行僧日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去俗類知有不
共命者僧去不共什摩命師去長生氣不恒師
去諸兄弟還識得命摩欲知命派象是命德察
是身千波竟傳是文殊境界一且晴空是普賢
床輪其坎借一句子是拍月於中事是詰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即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及先德
未建立如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為什摩
將指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十試話會者不假耳
根試聽者不假眼根試弄自看所以道聲前
抱不出句後不藏并盡乾坤都是你當人个
解向什摩安眼耳鼻舌真但向意根下箇度作
想作解盡未未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

祖堂集卷九

十一

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論劫違背兄弟問九重无信恩赦何未師去派光雖過關內不周派光與關內相去多少師去陳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極濟師去汝道巨岳還曾之寸土也無僧去與摩則四海榮尊當為何事師去演若迷頭心自狂僧云還有不狂者也無師去有進日如何是不狂者師去安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去更是阿誰僧曰便與摩永當時如何師去須弥還更戴須弥也無問祖相傳復傳何法師去釋迦聖聖業富僧曰畢竟得持事如何師去同歲老人今夜燈問古人有言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去我道非諸佛僧云既非諸佛為何什摩却立我道師去適來斬髮來如今却還出僧云為何什摩却道出師去若不還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蒙覓不得豈不是聖師去是聖也牛頭未見四祖豈不是聖師去是也聖授未上僧曰二聖相去多少師去塵中雖有隱形街事似全身入市鄉間承古人有言蓋乾坤都是个眼如何是乾坤眼師去乾坤在裏許僧曰乾坤眼何在師去正是乾坤眼僧曰還照燭也無師去不信三光勢進日既不信三光勢憑何爰作乾坤眼師去若不如是顛顛前見是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為何什摩還志公真不得師去僧還却許志公僧曰未審志公還肯僧也無師去志公若肯僧還不肯僧曰僧還得什摩人證言却許志公師去為龜稽首須弥柱間古人有言真心妄心此意如何師去是立真顯妄如何是真

祖堂集

卷九

七

祖堂集

卷九

七

祖堂集

卷九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若如何擊發師去鵝子過時有人不發問大闢
提人作何行李師去露刀擊劍僧曰擬殺何人
師去凡聖相傳總須盡却僧曰盡後此人向什
摩案合殺師去合聲裏合殺僧去合殺後如何
師去驚驚不入宜林中間朝生之子還具手澤
也無師去鳳騰寶漢青雲不知僧去入門後事
如何師去門裏忘却白頭兒僧曰與摩則不知
有少年又師去驚驚已在宜林中進曰與摩時
還有奔驚也無師去不無驚驚問古人道向山
下撞趙家作一頭水牯牛與程叔白牯還多也
無師去作摩不令僧去如何師去程叔白牯
頭無前山下牯牛昇生僧曰與摩則古人作
一頭水牯牛去也師去若作一頭水牯牛則屈
者古人也僧曰和尚前來為什學道再升生僧
去再升生僧則悲不歸頭無僧則不入派問從上
宗家請益即是請益即是師去三年大旱東
地不知僧曰與摩則不從外得師去內亦不可
得僧曰不內不外時如何師去不是具是是
久火僧曰畢竟如何師去窮不盡問佛法雨字
如似惡家時如何師去免免從汝打還我免子
來僧曰免子豈是有角也師去佛法雨字從何
而立不立者如何去不立無免子

世尊第九

十

瀑谷一堆猛火十足是為偏畢盡一足而進茶
飲收置骨瘦于堅固大師塔之左平生所有歌
行偈頌通于案海道係耳日此不盡其耳
寶蓋和尚尚石霜未親行錄不決化承終始僧
問罷卷修書時如何師去書卷不曾展僧曰再
舉者如何師去舉人不得意法早落第二道日
不赴朝庭者如何師去還及第座僧去爭奪全
時名字何師去世号不曾通僧曰與摩則金箱
玉印無分付家師去衙号不曾赴僧去直得闕
閣不需時如何師去龍床不官卧九五不曾登
玄泉岩和尚尚頭問如何是摩前一句師去
呼進日轉後如何師去什摩是大不盡通問青
山不盡頂時如何師去王免不知春不是無今
晚進日直得與摩時如何師去短仙生月宮不
家仙家調

世尊第九

十

一見嚴頭案傳言要美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本令事師去拖却真金拾得九礫作什摩
翠山和尚尚嚴頭在福州師諱道開姓陳長
人也出家於龜山繞具尸羅便身粗道輕燬頭
之密旨初開堂時幾攬衣昇座乃去珍重時有
學者出來擬中間師便喝出士什摩處去來有
僧與疎山和尚造是番塔畢手白和尚和尚便
問汝持多少錢與近人僧去一切在和尚疎山
云汝為復持三錢與近人為復持兩錢與近人
為復持一錢與近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
師在大嶺住庵時共僧到問什摩處來對去
疎山未師去疎山和尚近日有什摩言句共僧
具陳前事師去還有人道得摩對去未有人道
得師去汝却迴疎山道大嶺和尚聞舉有語若
持三錢與近人和尚此生使定不得塔若將兩
錢與近人和尚與近人同出一手造塔若將一
錢與近人常累近人肩擔一時墮落其僧便迴
舉似疎山疎山便具威儀望大嶺嘆曰將謂無
人大嶺有古佛光明射到此間却云汝去向大
嶺道猶如十二月蓮花開也其僧却迴舉似師
師去早已龜毛長數丈也師又時上堂去宗門
深奧合作摩生話會真心難定實理何詮祖代
褒揚曲盡知見使士顯于大事次第施行為破
佛魔撒歸深際靈光密布撒教現前舉覺明宗
光派大嶺開釋王道則跡至聲佛尚祖師明
古路摩騰生法黃葉何殊大哉教文圖書不得
若論樂乘一路海口難宣何不見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聲息微開接物應機須通後士應時如

世尊第九

十

風塵機如電一點不來猶同死鐵當鋒一箭誰肯承當不是俊流徒勞措口上古流今無過奇特者也未逢近伯任首側聆意下尋思摩接不著記舉古話繫感會但遙向空却未免輪迴將枉敲作案題年終無是雲珍重目那十三娘年十二隨一師姑參見西院大德和尚纔禮拜起大德問這小師姑什摩家住對云南堂江邊過山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子什摩家住十三娘放身進前三步叉手而立過山再問這老婆子什摩家住十三娘云早个對和尚了也過山云去去纔下到法堂外師姑問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如鈴相似今日為什摩大師問着惹無語十三娘云昔哉苦哉具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納衣來與十三娘者不得十三娘復舉似師便問只如十三娘參見大德與摩和對還得平穩也無師云不得無過娘去過在什摩家師乃叱之娘云今日便是錦上更添花又時上堂云理上通明與佛齊肩事上通明成同諸聖事理俱通變作什摩天下撒行羅籠自在須是與摩臨機隱現捷捷臨時自由不是你哭呢慈悲底便解會得若實未會卒不可奈何三句至於四句羅籠交通若不會向上事什摩寔得不見道上士不領閒會摩若是越倫作者替然便休如今且有與摩漢摩出來試弄一轉看作摩生精彩若也不解樂事且須自識取曠却已來不可思議底常教現露自由自在若論師子捷地且作摩生道千般設用未脫野干蹄道古迹今聲前看取無事珍重上座問只如齒頭和

德安集卷第九

十文

年

尚道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彩未審洞山有何虧關便道無光彩師喚無軒應答師云對然好个佛只是無光彩師云大師目什摩摸無軒話師云什摩摸是陳老師摸話使道使道無軒說不得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宗門中脈布師乃展手問急急來投請師一接師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箭過也又大德參師師問大德乎个什摩對云明教師云還會教也無對云隨分師堅起奉去靈山會上與摩變作什摩教對云變作奉教師笑云與摩是奉教師却展云云與摩時變作什摩大德師却云莫是脚教摩師臨遇化時上堂昇座良久展開右手主事云東面黑師僧過後師又良久展開右手主事又云西面黑師僧過後師却云欲報師恩無過守志欲報王恩無過誦誦大教婦去也歸去也可呵珍重

祖堂集卷第九

十文

祖堂集卷第十

石下卷第十集卷第十

玄妙和尚洞雲峯在福州師諱僧俗姓謝福州閩縣人也咸通初上芙蓉山出家於鍾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戒却歸山門凡所施為必先於人不憚風霜霜後寒暑衣唯布納道在精專語黑有規不吝時倫雲峯見師器質粹容亦多相接乃稱師為僧頭陸如斯數載陪仰親依有一日普請舍田雪峯見一條蛇以杖撿起召眾士看者以刀剪為兩段師便以杖撿起召眾士不顧視眾僧愕然雲峯士俊哉雲峯一日就日俗頭陸未曾經歷諸方何妨有一轉手如是傳四度師見和尚切依和尚雲分整裝一切了恰去到嶺上踢著石頭忽然大悟後失聲云遠摩不過來二祖不傳持又上大樹望見江西了去奈是許你婆便歸雲峯雲峯見他來問師教你去江西那得與摩迴達乎師對云到了也峯白到那裏師具陳前事雲峯深具器重乘入室之談師即盡領玄機如瓶瓶水初住普應天下玄妙後闍王迎居安國寺孔重為師奏錫紫衣師号宗一大師三處住持三十來年臣八百眾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用自已作什摩問從上宗門中事此問如何言論師云少人聽師云佛言吾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我道猶如話月自儀堅起拂子是拍月問古人瞻視接人師如何接人師云我不睜視接人進日師如何接人師視之問古人拈提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云不當道日古人意作摩生師堅起拂子進日宗門中事作摩生師士待你自悟始

得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長老作摩生觀對云放某甲過有个商量師曰放長老過作摩生長老良久師云教阿誰對對云徒勞爾可師云正知你見趣裏作信計師聞魚鼓聲乃云打我也師進南州時與王太傅一房生時有一少孫揭簾欲入見師與太傅便放簾袖身退步師云者仙孫好與二十棒太傅云與摩則延此罪過師云無佛法不是這道理也須子細好問問中塔沙鉢過在於何打二十棒塔云更係三十棒沙鉢又無過又問興化興化云若會二公堂寬此棒不從外來又問順德玄沙與摩道意作摩生順德云不為水而打水僧曰與摩則太慰亦合先施去也德云又成求他不肯進日只如不為水而打水意作摩生德云青山礪為塵敢保無間人天請問經日云何利刀劍士何碌妻藥士何煉成火士何極重暗令時佛告欲天日意言利刀劍貪欲碌妻藥老幾歲火無明極重暗有人奉同室舉如來只說利刀劍未曾當劍請師當劍舉云出不知好惡有人持此語舉似師師云似則似是則不是僧便問請和尚當劍師云世不識好惡漢有人舉似中塔中塔云不可思議古人与摩見知雖然如此欠進一問僧便問請和尚道塔云算當分上還有這个也無志超上座為衆乞茶去時問師伏气和尚提擲師云只是你不更教我提擻進日氣師直指志超不是惡魔人師云是你是惡魔人作摩生會進日時不待人乞師指市師云我這裏有三棒打你惡魔會

相見卷下

三

學志超不會中塔云自思癡地截士和尚惡戲欺什摩人打過偶日三棒馬道不思諸浩浩添窟目打之行未日前明明道六藝八倒走汝提師問雲雲那裏何似這裏雲云也只是手持別無他故師曰何不道也要知雲日有什麼罪過師云若更便請道雲云偶日三十未平再劍雲云云云云云便抽技自後一見挽花後直至如今更不認師云雲云也什摩生持之能雲日向道故非水物師云不敢不敢又云雲云請雲雲請雲雲敢報來微在雲日正是和尚還微也無師云若與摩即得雲日亘古至今師云甚好雲日若若師作一項送雲雲日三十未平只如常藥落幾迴放光自此一去雲雲外國音體性應法三師問相愛作摩生說驢使馬使麼云某甲姓孫師云是即是且作摩生是驢馬麼云也只是桑梓師云知得也未麼云要且不是和尚師問作摩說大意麼云得與摩顛倒師云正是我顛倒麼云某甲也顛倒師云知得便有得用家妙理不換機關來答得不思議應現常明和丈人自在得功希又偶日每提道支話清源人人問道無不全法法恆然皆如是四生九類體中國同如何是正步心答盡十方世界都未是个真實之體師問平二年戊辰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身體極瘦日我是大悟底人盡大地一時大發是你小小之輩走却不難休長老便問和尚尋常罵十方因什摩到與摩地師云達成人尚自如此豈況是你諸人便順化春秋七十四僧又四十四問王崇指長興元年十月

地止卷下

三

實歲將十一郎林澄製碑文律修釋師讚曰玄沙道孤獨門搭棋言一坐偶四海五湖巨龍海面全超雲霄巖崖峻峻收佛法有無長生和尚嗣重掌在福州師諱皎然福州人也自道雲掌之門密製傳心之言於一日雲掌回謂古人語到光境供士復是何便問師這裏合若什摩字師對云放某甲過有个道雲掌士放你過作摩生道對云某甲必放和尚過又因玄沙云一切教義鏡中像便提起杖問師這个是像阿那人是鏡師對云若不如是李羅通師在雲掌時為後生這偶日素面相呈猶不識更添貽彩覽爾者這裏老論云與實高吾如陳方重山問從上宗乘如何言論師云不可為關繫業却長生路也問古人道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云無明起於攀雲云今日打這個師僧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努頭日今日打這個師僧得任麼發人業師巡堂後到廚下雲掌日我尋常向師僧日是什摩未有人對阿你作摩生師對日放某甲過亦有商量掌云放你過作摩商量對日某甲亦放和尚過雲掌日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到鵝湖當門安下忽然見燈頭來挑燈燈便道偶日一重孤燈當門懸燈欲挑來歷劫峯山麓林直人難見此中會得雲掌全內侍問古人有言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師乃指擔內侍日與檄攪手內侍又問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師云內侍過未豈不是與檄攪手對云是也師云古來衆生日用而不

地止卷下

三

知如今內侍亦日用而不知問如何是王中主
士昨日送一个去今日迎一个来

輪潮和尚嗣靈臺在信州師諱智孚福州人也
未親實錄不設化緣始終僧闔五逆之子還受
父的也无去雖有自裁未免傷已闔闔無定亂
之劍為什摩四海寧清士君王無道君王道合
事如何士不令亦不行問如何是佛向上人
正知開學身奈何進日為什摩身奈何士未必
小兒得見君王問利妻相擊不側耳者如何士
指問空虛誰以何為宗主問擊不是曉泉去
大音和尚嗣靈臺師諱玄通福州相唐縣人也
出家於兜率山後年吳越便基拳遊見靈臺殺
年盤泊更不他往永言領旨而居大音矣有僧
問巨海靈臺如何取得師乃搖掌瞬視問撥塵
見佛時如何師曰既却却未商量
鏡清和尚嗣靈臺在越州師諱道慈温州人也
師初入闔學見靈臺便問行脚大事如何指南
雲士漸中來作摩價師曰泊作未價會却請到
象骨象骨問法是什麼事人對士終不道温州
生長學士與摩則一宿覺是汝鄉人也士只如
一宿覺是什麼人學士者个只好與一頓棒
且放過師又問從上祖德何說入路還是也無
學士是學人初心復學士師指亦入路學士
但徒者入師士學人昧昧暮氣指亦學士我
今日不多安放身便倒又問只如從上祖德豈
不是以心傳心學士是燕不立文字語句師曰
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學士久遠札謝
起學士更問我一傳可不好對士就和尚請一

祖堂集卷第十

三

四

傳問頭學士只與摩別更有商量也無對士在

和尚與摩道則得學士於汝作摩生對士喜喜
殺人學士曰不事負成事作摩生師便珍重又一
日靈臺告衆云當當密成師便出對士什摩
當當密成密成靈臺從床騰身起云道什摩師
便抽身退去又一日靈臺告衆云道什摩師
見心還有過也無師對士古人為什摩事學士
雖然如此我與共決商量對士云與摩商量不如
某甲鎧地又一日行士靈臺便問盡乳坤事不
出一劍那知只如不出一劍那底事今時向什摩
靈臺分明得師對士更共什摩人商量去靈臺
我亦有對汝問我師便問今時向什摩家
升明則得學士乃張手士但向這裏升明師對士
此是和尚為物情切學便笑學又時云學得與
摩與貴得與摩密師對士云甲自到山門今
經般夏可聞和尚與摩亦徒學士我向前雖無
如今已有其所以摩對士不敢此是和尚不已
而已學士置我如此又云量才量職於是承言
領旨過應諸方凡對機緣悉皆冥契旋迴東遊
初住鏡清後居天龍龍無錢三飲仰德而賜紫
衣法號順德大師見新到衆次拈起拂子對士
久嚮鏡清到來猶有線絲仕師云今日過人却
不遇人後有人進問今日過人却不遇人意作
摩生師士一盤御飯又為燕食問無意不住有
路不歸時如何師士這個師僧得摩便坐問如
何是心師士云是則第二頭士不是如何師士又
成不是頭僧曰是不是想不與摩時作摩生師
士更多繞過問如何是玄中士師士不是是什

祖堂集卷第十

六

五

摩僧曰還得當也無語去本頭也歸語因此項日

一向隨他走又成我不足般余不與摩僧者他
奉遣欲得省要會二途俱其纒問古人有言人
無心合道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云何不問道
無心合人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云自雲字可
未青嶂明月那堪下碧天新創茶次師問闍梨
從什摩家來對士佛國來師云只如佛以何為
國對士清淨莊嚴為國師云國以何為佛對士
以妙靜真常為佛師士問闍梨從妙靜來從莊嚴
來僧無不對答師士盤詰到別室有人問法不
可作這個語話師有時上堂衆集良久云來朝
更獻楚玉看珍重問明能相見其理如何師云
可惜與汝道却僧曰只如可惜道却意古如何
師云樞玕不免施如何是樞玕師云可惜道僧
曰不免施又如何師士對汝道却問爾在衣中
為什摩伶俜昔師士過在阿誰僧曰只如認
得又作摩生師士更是伶俜僧曰認得為什摩
却伶俜師士不現已有問如何是皮師士云今明
个底如何是骨師士歸寮个如何是體師士更
密於密問如何是囊持一納衣師士迦葉被來
久進日納衣下事如何師士親仁阿難傳問如
何是天龍一句師士伏臥大鵬進日與摩則學
人進一步師士覆水難收問如何是文殊劍師
便作斫勢只如一劍下得結成人又作摩生師
士出身路險與摩則大可畏師士不足驚惶師
問僧外邊是什摩聲學人云兩箇聲師士衆生
迷已逐物學人云和尚如何師士六絕不迷已後
有人問和尚與摩道意作摩生師士出身猶可

祖堂集卷第十

七

易脫跡道還難師又問僧離什處學云離應天師去還是離經不學人去不見師去問經不見經離經不見離經去熱有上摩去問經不見經初不解讀主師示衆云好晴好雨又云不為好晴道好晴不為好雨道好雨若隨語會迷却神機僧問未審師尊意如何頌曰好晴好雨奇行持若隨語會迷今時談玄只要塵中妙得妙還同不惜伊開經首第一要作何字師曰空耳胡僧變點頭問西來意旨如何通信師去出一人口入千人耳如何是出一人口師去釋迦不說說如何是入千人耳師去迦葉不聞聞問學人擬被納師意如何師去一任高飛僧曰爭奈毛胡未悟何師去豈宜低弄僧曰如何是任毛師去迦葉不作對境無心僧曰如何是高飛師去目觀像臺猶如黃葉如何是像臺師去一劫一現如何是黃葉師去此未為真僧曰與摩則更有向上事在師去灼然如何是向上事師去待你一口吸盡錢湖水我則向俗道問惺惺為什摩却被焚惱師去為不是那邊人僧曰如何是那邊人師去這這邊來僧去未審這邊如何過師去惺惺不惺惺僧曰惺惺不惺惺時如何師曰魯班失却手問如何是聲色中面目師去現人不見僧去太端密生師去替自如此僧去學人如何趨向師去結人投機問問靈為什摩只聞不見見靈為什摩只見不聞師去各各自緣不緣他師題象骨山頌曰密靈靈和要明明許也無森蘿舍本性山岳盡如如問十二時中如何行李師去一步不得移借曰學人不曾也

法華經卷第一

八

師指示小入路師去不遇於此師才領云當此文荷得勝於應劫功多迷誤不到一路妙圓通師問僧你名什麼對云省起師便作偈曰省起之時不守任更須臾身便前機大虛不守金烏運寶漢掌妙王免飛師目在帳裏坐僧問入入藥林乞師指示今值直之路去于既如此香生性之近前來學人遙近前師以手撥開帳云更學人礼拜起去某日得个入靈師遠寄之單許意辭師乃頌曰我適初不已汝領不當急機堅尚對投影沒大難又因舉長慶上堂衆僧云久有僧出未去與摩則大衆端堂云也長慶便打復有僧舉似中拍慶拍慶去僧道什摩對去僧無語拍慶云這個師僧為衆竭力揭出社門寺復有僧舉似化度化度知問其僧只知長慶行這個杖還公當也無對去公當化度云或有人道不公當又作麼生對去若是有學人放他出頭始得化度云在裏則護奉化度却舉似師云只如長慶有與摩次第不合行這個拄杖師云大師代長慶作摩生折合化度云但起未東行而行師去與摩則木杓落這個師僧牛裏去也時有人拈問師只知長慶行這個拄杖意作摩生師去宗師老懶無自出身師又時上堂云盡十方世界都來是全則不壞之轉唯怕拈羊角時有人問如何是全則不壞之轉師云世界壞時作摩壞為什摩唯怕拈羊角師去要汝更却如何是拈羊角師去泊道驚殺汝僧曰休壞時角還存也無師去不是適更物僧曰只知拈羊角盡時還得相應也無師去不同汝師意僧曰

法華經卷第十

九

不同歸意者如何師去千金不改耕僧曰只知拈羊角明得什摩遠事師去上上野閑便了却中下意思其能知有人拈問資福作摩生是全則不壞之轉資福以手點鼻作摩生是拈羊角資福以兩手頭上作羊角勢有人舉似師師曰此示衆云角鋒不密太露太現金則不獲機轉羊角提其角只要出其鋒其角俱係諸人作摩生會又談將頌云幹金衆像像分明離幹金形轉精精明妙淨誰能并轉地投空竭竭故又曰嘆嗟嗟嗟汝景釋去何速雖不同道當眼日小今未却不曾虧地水火風還故國也好也大奇忙忙宇宙幾人知當淨室閑遊路絕青山深峰白雲馳歌好歌笑好笑華音便作此中調難提既海君浪機其自無不諧其要搭志異氣骨高森森威會一靈靈然示作皆同電山幽巖峯徒思勞者地到吹毛脫單騰龍性性遊此界他界如水月幾般應跡妙通運又悟玄頌曰有路首人心學玄者好尋旋機現將貴何用更沉吟其機淺不食糟原意思深魚若有龍骨大小盡堪任問古人有言曰忌隨他竟追進與我疎如何是切忌隨他竟師去紀今也如何是追進與我疎師去不有十萬八千里如何是我今獨自往師去單馬聲騎如何是靈靈得遠漂師去遍身是眼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師去可殺說的如何是我今不是渠師去識并奴郎始得翠巖和尚詞宣奉在明州師讓今泰州州人也未親行錄錢王欲仰賜德永明大師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去茶堂裏與剎去問諸餘即不敢

法華經卷第十

十

問師良久進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士侍者點燈
來師有時上堂曰三十年來無有一日不共兄
弟持論語話者我眉毛還在摩衆有人舉似
長慶長慶代主生也師示後學偈曰入門須有
語不語病拙盧巖頭滿口道其教帶有無明照
和尚和入門通後士正眼客足珠當機如電拂
方免病拙盧巖頭和入門如電拂後士合如無
迎頭却問我終是病拙盧巖頭又勸學偈告武甚
昔武波裏見乾陀勒看收取手正與摩時休
報恩和尚嗣室峯師謹懷岳泉州仙遊人也出
家於莆田聖壽院後年具戒志慕祖庭而衆見
雲峯容報言開化于漳浦開宗乘不却如何舉
目云山不自稱水無間新師臨遷化時上堂云
十二年來舉揚宗義諸人惟我什麼處若要聽
三經五論開元咫尺便尋家
化慶和尚嗣室峯在西興師諱師郁泉州莆田
縣人也師諱悟真大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
珠師云青黃赤白如何是不隨色摩尼師云非
青黃赤白問如何是一塵師云九世刹那分如
何合法界師云法界在什麼處問六國未寧時
如何師云是洪寧後如何師云是汝問只如維
摩登時或有人問和尚如何証道師云唯有門
前鏡湖水清風不致舊時波
豐山和尚嗣室峯在福州師諱神昱示生果園
姓李氏則自唐諸王之襲也勿避堂號樂聞
鍾梵年始十二倍舍青灰之壁忽顯白氣數道
父曰此子必出家至年十五偶因抱疾夢神人
與藥時覺懷愈年十七夢一胡僧告云出家時

祖堂集卷下 十七

至後累辭親愛方果其願遂依衡州白鹿山外
齊檀陀道規禪師剃落至中和二王於嵩山瑞
璠壇受戒回一日謂同學云古德云繞白四羯
磨復全終戒定慧何必拘懸準繩始同括括
自此不窮律律維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龜
徑山荷玉雖諸請問未輟機後遇室峯室峯
擱肩把駐士是什麼師乃豁然而已尋便舉手
搖搖峯士又作道理作什麼師士作何道理峯
乃曰大有人未到此境界切須保住護持尋
以室峯順寂闍王於城左二十里開鼓山請師
為衆師士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
有早有部有律各有律持若若佛之與法是
律立化儀律之與道是上帝之說他諸聖與未
盡爲人心不平等巧開方便遂度多門爲病不同
靈方因異在有破有居空以空二患既除中道
須建鼓山所以道白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
爲滯句則迷不冒言前望後直至釋迦接
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曰一問二問三
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摩生時有人禮拜師
云高聲問學士語和尚師便引出師頃曰直下
猶難會尋言轉更難擬擬論佛與祖特地隔天
隆壽和尚嗣室峯在漳州師諱紹輝姓鄭泉州
莆田縣人也師諱興法大師有人問古人道摩
尼寶殿有四角一角當露三角亦然如何是常
應底角師便豎起拂子問良未不立米如何濟
得万人飢去使客面前如葉釘看君不是龜兒郎
安國和尚嗣室峯在福州師諱執顯姓陳泉州
仙遊縣人也初誕之時胎衣紫色何感胡僧而

祖堂集卷下 十七

來訪之志求出家遂於龍華寺東禪作師崇刺
依平具戒便詣室峯峯密贊玄開尋離越趨慈
楚吳後再入室峯室峯見便問什麼處來師
云江西來峯云什麼處遂見達摩師云分明向
和尚道峯云道什麼師云什麼處去未又曰一
日峯見師便擱肩把去盡氣地是个解脫門把
手拽教伊入華奈不肯入師云和尚性某甲不
得峯云雖然如此爭奈背後如許多師僧何自
後闍王欲敬請住安國闍王教矣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云如何是不西來意又云是即是其
錯會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其機師良
又學人禮拜師云忽到別處有人問作摩生
峯學云終不敢錯錯師云未出門便見笑具問
如何是這摩得底心師云素非後胤衆衆師云
若有白納衣一時禁却於時衆中出一僧當
毘而立師指去這个便是樣子也還有人得相
似摩衆皆別時僧侍立師云你當此時作摩
生僧云某甲向前僧侍立去還得相似摩師云
你不如相似學人去爲什麼不相似師云徐希燕
有因長慶在招慶時法堂東角立次去者裏好
置一个問時有人便問和尚爲什麼不居正位
慶云爲你與摩來僧云只今作摩生慶云用徐
眠作什麼師因舉着去他个則與摩別是个道
理只今作摩生道則得復安國云與摩則大衆
一時禮拜去也師亦代云與摩則大衆一時散
去得也師在衆時舉國師碑文去得之於心伊
蘭作拈檀之樹失之於言甘露乃義舉之圖師
拈問僧一語之中須具得失兩意作摩生道僧

祖堂集卷下 十七

提起拳頭去不可喚作拳頭師不肯曰拈起拳頭去只為喚作拳頭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如何是殺之人刀師去只這个是因藥而城記云西天有賊盜佛頭欲取其珠佛頭漸高取不得遂寶云佛因中有願我成佛果菩提願瞻一切貪之衆生如今何待遠於本願不与我珠佛遂位頭與珠師拈問衆向這裏須得作主又不違於本願合有僧人作摩生道衆師代云有願不違長慶云適來豈是違於因中所願摩師上堂云達摩道吾本來此土傳教救迷情諸人且道是什摩教其是具多之教摩若是具多之教自是摩騰生法蘭二三截漢明帝永平年中已來了也既不是此教且是什摩教還有人擇得摩若有人擇得便出來看若無人擇我與你擇這個便是納僧諸會奪得摩只如達摩與摩道過者本色行脚人還得了摩汝道達摩與我在什摩處便不了去我如今不識好惡難與汝諸和尚擇偈歌詠告報尚不能察得僧者後於正令汝向什摩處會去何不拈撮眉毛著妙子精彩耶盡乳坤界是徐諸人家風諸人一時舉取這有人拈得摩者無人拈得其只與摩醉慢慢底有什摩成辦時大須努力時有人問承師有言盡乳坤界是徐諸人家風學人到這裏為什摩却不見師去是徐到什摩處却不見學去請師指旨師云伯放過又問承師有言若依於正令汝向什摩處會如何是正令師良久學人因拈師去不信道向什摩處會因舉大祖為行者時到劉志昇家夜聽足轉

相傳者第十

十

溫縣經尼便問行者還讀得溫縣經不行者文字則不解讀只解說義在便將所說文字問之行者云不識尼乃輕言呵云文字尚不識何解說義行者云豈不聞道諸佛理論不干文字因舉次師云由文一問便問如何是不干文字理論底事師云什摩處去來師與長慶從江外舟入嶺在路歇次因舉太子初下生時目視四方各行七步一手拈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慶却云不委太子登時實有此語為復是結集家語直饒登時不與摩道便是目視四方猶較妙子師問什摩處徐慶云探領關禁此一問師去領問則領問太慶生慶拈得拄杖行三兩步迴頭云不妙是處妙子師云不錯慶慶慶和尚詞堂學在福州師謹慈後杭州海鹽縣人姓孫年十三出家初參見靈峯學蕭年苦不多得靈利靈峯見如是次第斷他云我与你死馬醫法你還甘也無師對云依師家分事云不用一日三度五度上來但知山裏燎火成樹撞子相似息却身心遠則十年中則七年近則三年必有未由師依靈峯處分過得兩年半有一日心造坐不得却院外遠茶園三匝了樹下坐忽寐睡者覺了却歸院從東廊下上幾入僧堂見燈籠大便有來由便去和尚雲和尚未起却退出依法堂柱立不覺失聲大師聽聞問是什摩人師曰稱名大師去徐又三更半夜來者寫作什摩對士某甲別有見靈大師自起來開門執手問衷情師說衷情偶曰也太老也太老卷上薰未滿天下有人問我何宗拈起拂子基

溫縣經第十

十

十

口打大師便安排了靈今侍者教伊煮粥喫粥後教侍者看堂裏第二粥未行報侍者去看來報和尚和尚令師來堂裏打提去老漢在這裏住聚得十七百人今日之下只得半個聖人明朝堂上堂昇座便喚師師便出來和尚云昨夜事大眾却殺你道兩個老漢預道開合禪你既有見靈大眾前道得一句語師便有偈曰万像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方能親昔日謬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水師問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無指亦師答止久設札而過靈峯學士寬今大我因此便住提慶也師問大鶴山久住說上座還曾到靈峯山摩對云不曾到師云為什摩不曾到對云云甲自有本公事在師云作摩生是上座本公事上座拈起納衣角師云只這个為當別更有對云和尚過來見什摩師士龍頭地尾師代云果然不見師與保福遊山次保福問古人道妙峯頂其只這个便是不是師云是即是可惜許有僧舉似鼓山鼓山云若不然者謂體遍野白骨連山回響體師耕古曲偈曰古曲發聲雄今古習還同若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師拈問只如祖佛盡迷蹤成得个什摩達事僧曰成得个佛來出世時事黑且未生時時事士某甲到這裏去不得未審師如何師代云成得个絕後達事僧問忠塔如何是諸佛師答曰一切人識不得有人舉似師師云是即是只欠礼三拜目僧舉雲雲補草鞋次藥山問作什摩品對云將敗壞補敗壞藥山不肯去即敗壞非敗壞師云藥山與摩道猶教一節在僧問和尚如

溫縣經第十

十

十

何所云汝猶教一節在僧士學人則與摩教和尚一節在未審作摩生則得盡於師機師士汝須親自道始得時有學人問如何是敗壞底師提起杖如何是非敗壞底師亦舉起杖問古人道真金賣不賣真金不賣真金賣為什摩金不真師士只為被護師有時士與摩舉揚背地看來却成這文僧便問當眾舉揚為什摩却成這文師士以為容易僧士不容易作摩生道師士不當問如何是方法之機師士未用恠我只這个是僧便禮拜師士却去忽有人不肯與摩道俗還肯也無俗若肯過在什摩處你肯不肯道理在什摩處你肯不得許你有這个眼你若擇不出取保你未具眼在問靈山會上百万眾唯有迦葉親聞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良久僧士若不問和尚空過一生也師乃將杖打之問師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免亦全其力既是全力為什摩救善星不得士汝道救不得如今在什摩處師思可重王太傳有書未問疾燕有傷上師世人悟道非從耳耳思雖加進亦不靈驚一機迦葉會言師傳得豈開開師週問士不及奉和轉置問詞太傳若也不恠則顯微深之作也某示非從耳耳得豈開開不從聞得者諸露後未却太傳答好晴好雨宜花宜草得不得請大師親批師士與摩則大眾有望共院何憂雖然如此猶慮恐人笑左入回舉仰山與岑大直話師士前頭彼此作家後頭却不作家某甲於中下一句語去邪法難扶汝道向什摩人分上下語問如何得不疑不我去師便展手向兩

祖堂集第一

七

邊却今聖人無問我更與汝道學人無問師乃露膊而坐學人禮拜師士汝且作摩生會對云今日東風起師士汝與摩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聖已來有什摩言教時節齊得長度你着樂得許你有這个話主問於一不諦還解置得無過底事也無師士汝既問我我亦問汝與摩則不敢道和尚問某甲師士我也委汝來家你亦不得錯認定半是師代前但言珍重孔子問諸弟子汝諸人以何為道一人云無心為道一人云無目為道有一人兩手撫膝道單而行孔子判去無心為道是向去道單目為道是明道雀躍而行是現道師聞此語拈問眾孔子與摩判斷還稱得三人意也無無人對白士兩入則得一人則不得師還傳太傳問山中和尚近日有何言教師士山中和尚近日老婆心教人向未開口已前會取太傳士與摩道還得當也無師士當不當則且置太傳作摩生會得太傳云某甲亦有商量太師士太傳作摩生商量太傳刀收足坐師士教什摩人委太傳太師不委師士上未何在太傳士有什摩罪過師士亦須自檢責好師士王大王說今古成人立德底事師向大王云世俗中亦有志人底昔律佛法中亦有志人底昔律大王就師問作摩生是世俗中名些不歸大王去作摩生是佛法中志人底昔律師舉士努力此生須了却其父累却受諸殃又云不得無生終不止取微為期大王禮拜云若不過和尚尚知與摩次第問僧不傳本相你

祖堂集第一

六

七

作摩生道對士某甲有口只解要業師士去擬答律汝還甘也無士爭得不甘師士你過在什摩處招得這个捧對士若不打專甲何處有長慶師士是也長慶竟作摩生其僧珍重師有時士我若放你過汝汝百般東道西道口似懸河則得我若不放你過汝擬道个什摩對士云和尚放某甲過亦有道靈師士我放你過作摩生道對士來日供養主設齋師士我若放你過汝與摩道我若不放你過汝與摩道過在什摩處對別人對士若不與摩道爭識得和尚便訝之又問別僧放你過作摩生道對士只這个僧到參次師便把住士草履者兄弟摩對士不屈師推出僧士如許多時虛踏草鞋作什摩又一僧參師欄臂把住士莫成相觸作摩僧對師便托出有僧舉似安國安國士招慶今日有殺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劍僧舉似保福福士招慶糝活保福中招慶士與摩則首者無過演符者去賴得和尚與摩道師進士是也不與摩道時作摩生侍者對師代云和尚若不與摩道百難碎問學人近入藥林乞師舉曾宗余師士是舉揚是不舉揚學人禮拜師士會摩學士不會師士賴汝不會汝若會何處更有招慶問塞屬銜蘆為質祖代憑何為信師士其割割與摩則金口絕談揚去也師士還得此消息摩學曰師還說也無師士且要問汝僧士與摩則不敢誑妄和尚去也師士還得不誑妄摩僧曰和尚諸即得師士識并相訪好問古人道目擊道存不在言說和尚此間還著這个人不師士是我道裏

祖堂集第一

七

七

別有來自僧曰和尚如何師與一捆去通與一
脚不解拈我問知古知今時人共委如何是招
慶截流之作師云翻你西問不翻你西問僧云
深委和尚道慶師士是俗委得招慶落在什摩
慶僧云終老則不可師云終老作摩生事人礼
拜雖有都頭且無副將師有時士靈利來學底
人更不到這裏來僧問既不到這裏來和尚爭
得委他靈利師云只見他不到這裏來委他靈
利僧云向什摩處支荷師云看汝不是這个脚
手問承和尚有言一等是學且支見靈利却天
下人舌頭如何是坐却天下人舌頭底見師云
多少年在此住持未曾領个項來僧云不叙
三寸還許學人通信也無師云許汝作摩生通
信僧云今日東風起師云濕盤堂裏漢師出此
二十八日衆上一十五人以長興三年子辰
臘五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七十九僧夏六十師
跏趺覺大師淨修禪師讚細黃深郎重招峻實
難當靈機相見靈立下開僧堂

主

祖堂集卷第十

祖堂集卷第十

五下卷言海岳後錄

保福和尚洞靈臺在漳州師諱從展姓陳福州
福唐縣人也年十五便投靈臺出家十八於大
州大中寺受戒既師子之乳育乃檀樹之抽芽
月新生孤雲出岫海鵬成羽望實漢以騰身
善交臨演探摩尼而近掌暫遊吳楚尋復巾瓶
弟子之礼幾施接示之言便至靈臺去還會摩
師欲擬近前空掌以扶柱之師頓覺空掌更無
進心凡有機緣悉皆冥報後以漳州王太傅仰
師道德請轉法輪師出世一十二年矣師上堂
云有人問話高聲問時有人出未問學人高聲
問請和尚高聲答師云道什摩學人弄申前問
師云我不是患腦有人問摩騰入漢一歲分明
這摩西未將何指示師云上座行脚底事作摩
生僧云不會師云會取好其傍家取人實少有
人問幾施三寸畫涉絲胡如何示徒免負於前
機師云收拾看學士大衆咸委師云汝也是天
津橋上成眉僧問祖相傳有何言屬師云汝
從什摩人邊得來進日與摩則學人退一彼
師云你無端進前退後作什摩有特上堂云夜
未還有悟底摩气个消息不悟底摩气个消息
悟底是不悟底是若便悟去亦不分明若便不
悟去亦不分明其見與摩道便道非悟非不悟
其錯好若風漢與摩道其底若人摩問承師有
言若便悟去亦不分明若便不悟去亦不分明
未審如何是不悟底事師云教我向阿誰道云
如何是悟底事師云悟人即委有人問學人欲
見扣尚未事時如何師云退後進日與摩則

非次也師曰汝亦知而故犯有人問不并諸塵
如何端的師云勤汝問即道通日與摩即學人
有賴去也師云山鬼居汝自作得僧問不并一
物未時如何師云其向這裏汚人巨地云如何
免得師云如何即不免有僧問十二中時如何
據驗師云恰好據驗學人爲什摩不見師云
不可更担目也僧問至理幽微如何得到師云
別更夢見作什摩進日幽微之說猶是夢言以
何所示即得出於夢言師云還解笑麼得摩僧
問十二中教是背復讚言請師當贊便讚師云
當不當去還得令也無師云其無語好師曾在
江外時欲先歸靈臺遂問招慶云某甲先歸山
山中和尚急問上座有什摩信作摩生枉對招
慶云不避腥膻亦有少許師云有信道什摩招
慶云教某甲分付阿誰師云雖有此語未必
有與摩事慶云若與摩則前呈全在閣架招慶
云閣架先歸山山中或有具聞底事气个消息
師云設使有上座還肯摩招慶云是什摩心行
推人向退裏著招慶臨赴清涼請時送命安國
與師同遊山行次招慶云某甲未去山門已經
二十八年此延住心中也是師問於二十八年
中山中和尚有什摩極要靈請和尚不費家才
拿一兩則去有一則某甲教爲方便師云什摩
靈招慶舉首顧視師云這個則收爲方便只如
宗脉中事作摩生良久師云教什摩人委招慶
云閣架又與摩混指弄狗作什摩招慶因舉僧
問石霜如何是一句云非句無句不是句師拈
問古人與摩道意作摩生答曰實即實師云還

卷第十

主

四

得實也無答曰委曲話似人即得師云非句無句不是句委曲話似人即得據本今作摩生師曰大衆慈愛兄弟有此問師云謝和尚領話指慶因舉僧問德山從上宗非和尚此間如何果受與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出頭云實即實於實中猶支離子師指問指慶出頭平生有什麼言教過於德山指慶舉出頭云知人學射又及方中時有人問中時如何云其不識痛痒師云今日非唯舉話指慶云是什摩心行指慶因舉佛陀婆羅等者從前未未禮拜文殊逢文殊化人問還將得耳朕未嘗云不將來文殊日既不將來空來何益舉見文殊亦有必識之指問指慶將得經未文殊在什摩家慶答云恰是慶却問師將得經未文殊在什摩家慶師云于換之機且從只今作摩生指慶因舉古人道金屑銀屑雖貴肉眼裏著不得豈況法眼乎指慶指師問只如著不得還者得摩師對云未是更道指慶遂喝師却喝指慶却問開樂作摩生道師云某甲齋後未與茶師舉教中云寧說河不入海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寧說羅漢有三等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道如來無二種語師指問指慶作摩生是如來語指慶云諸人爭得開師云和尚向第二頭道則得指慶問開樂作摩生道師云與茶去指慶舉南泉說月次時有僧問何時得似這个月象云王老僧二十年前亦曾與摩生指慶續起問如今作摩生師代云近日老道且摩過時指慶云不問開樂舉始成立記師云宿習難忘因

山云今日可殺取回舉東寺問近離什摩處云近離江西南寺云還將得為師真未不對云只這个是云背後底師代云論不到此間指慶云太似不知因舉長慶云共有一人問德却天下人口又云汝且作摩生問師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為因舉無著和尚到五臺山見文殊化寺共與茶次文殊提起茶碗云云南方還有這个不無著云無文殊云是常將什摩與茶無著師代云莫不與摩道又代云久闊全毛今日親見指慶代云若與摩則癡客勤主人請茶茶因舉先將山許與平興平興問什摩處云洞山云汝無所止與平興云汝身必取報身汝洞山云汝不作如是見解師代云見得幾个因舉者此向弟子云汝於山中竟不中為摩生歸未第子歸來云並無有不中為摩生歸未第子歸還中為摩生對云有什摩病敢出頭師不肯白代云有什摩不水病因舉慈官問座主花嚴經有幾種法界對云四種法界提起棒子這个向阿那个法界中收對師代云若只禮謝則若和尚捧因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打与二十棒一時走出院道州云和尚敲鼓什摩人與師代云不得不道因舉先洞山問室奉入門須得語不得道早个入門了也室答云某甲無口師曰無口則且從還我眼來對師代云若問眼和尚謹隨杖退回舉僧問先洞山從上幾人得入此門洞山云會無一人得入此門進日與摩道其屋人也無洞山云若實如此亦不屈若人時有學人問古人還執入門不執入門係福

云行脚得什摩人力僧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二彼商量盡未得勸絕師指問其僧作摩生道得勸絕僧云還解恁笑得摩師云非常恁笑得學人却問和尚如何道得勸絕去師云雨手扶犁水過膝日復舉似指慶保福道非常恁笑得摩生指慶云畫法無因舉曹山三種關提云殺盡一切名目關提殺一關提得指慶無量僧問只如一關提作摩生殺師云不殺進云為什摩不殺師云若殺則同於關提因舉雲居示德云舉得一百个話不如揀得一个話揀得一百个話不如道取一个話道得一百个話不如行取一个話時有僧問只如一人作摩生行師云不行進云為什摩不行師云汝須禮拜因舉曹山云佛既說一言五百害心生如何是此言師云令侵侵地進日既有此言為什摩却返惡師云汝要什摩作返惡對云唯不喜見父面時有學人問父有什摩過師云父無過云既無過為什摩不喜見師云只為無過所以不喜見因舉南泉問座主講什摩經座主云講上生經南泉云林勤在什摩處對云在兜率陀天南泉云天上無孫勒後僧舉似洞山洞山云地下無孫勒有人問師孫勒在什摩處師云此之因舉教中有言應其菩薩內外俱作黃金色時有人問直得与摩時是什摩人今上事師云不是兄分上事云与摩則有強有弱去也師云前話已隨師因舉初祖於小林寺裏面壁坐打九年寺裏三千人聽徒口似懸河只此是西天小乘觀照婆羅

門有什麼靈寶直是有理無靈寶時有人問既
有理為什麼無靈寶師云只為如此所以如此
若不如此焉知如此僧云不如此事作麼生師
云其故我打睡時有時云不座諸法遠得無過
摩有時云欲得見諸聖亦從此門入不欲得見
諸聖亦從此門入師却問僧作麼生是汝入門
成事僧云當不當師云是凡是聖對曰未問已
前却疑和尚師云之問古人有言欲達無生路
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通
示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便喝出云我不是愚
語師患漏次僧問善知識諸漏已盡為什麼患
漏師云善是善知識一物亦不遠僧云爭奈苦
楚何師云若見眾生苦則同受苦者目小師行
脚歸師問汝走還變也未對云不是神不是
鬼變什麼師云又亂走作什麼對云也要和尚
鑒師云汝汝二十棒師代云和尚見我到什麼
處師問僧我尋常道其道道不得設而道得十
成猶是患家既道得十成為什麼却成患家僧
云徒來豈是道得成事那作麼師執聲云脫却
來其僧別云頭上不可更安頭師云停因長智
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對云什麼處不是某甲云
家師云忽然山河大地又作麼生對云嘆什麼
作山河大地師云汝話隨也問不問不答時如
何師云不道進曰為什麼不道師云你虛有
這個問師上堂云此事似个什麼因寬相似石
火相似火燭相似露漚相似是你諸人着力須
得趁著始得若不趁著喪身失命有人便問承
師有言是你諸人着力須得趁著始得若不趁

無意入道

文

金

者喪身失命立得趁著還不舉身失命也無師
云夫不失即且置是你還趁著也無對曰若道
趁不著招人恠笑師曰是你趁著底事作麼生
對曰和尚還解恠笑得麼師曰汝是惡人僧曰
何必師便打出寺師舉曹山代無著曰及承大
師校何得寬在一座僧便問作麼是大珠劍
對曰不道為什麼不道曰道則在一座豈山問
靜道者古人道這裏則易那裏則難這裏則且
我那里事作麼生道者曰還有這裏那裏摩訶
山打之師云打有道理打無道理學人云於靜
道者今上商量則得師云古人意作麼生學士
不可道某甲意古人師云不辜負古人人事作
麼生對云和尚憤得此便師云你也是憤得此
便因舉唐上座問九峯和尚又須道取相樹子
不得觸著和尚如何道和尚云上座舉似長
慶長慶却問上座當此問上座代和尚作麼生
道上座對云不迂四時長慶舉似保福保福
拈開長慶只如上座道不迂四時時與摩道還
得勤絕為當不得勤絕慶云爭得勤絕師云大
衆分明取取向後舉似作案第一機對曰山云
不是枕樹樹師云枕樹樹不是師上堂因示徒
云過去如許多諸聖乃至今時老宿出頭來盡
道我願度一切眾生成就成果與我無異然
吾徒等輩為不承他先聖方便今日向什麼處
填溝塞壑然雖如此於中還有一人具眼也無
師代云汝問天下人恠笑得麼因舉古人道諸
方有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劍時有學人問如
何是活人之劍師答曰我老大漢不能禮拜汝

無意入道

文

師問僧我知且一問汝作麼生對曰與摩即退
一坐師云非時作麼生云和尚因什麼罷頭她
尾師云汝是作家對曰未更道師云我不辭
向汝道恐汝會去問教中有言師子授象亦金
其力未審金个什麼力師答曰若問金力我相
進云和尚為什麼怕學人師云為汝有金力
問承古人有言智不到處切忌道者道者則頭
角生和尚如何師答曰收進曰若向無頭角家
叔即扣大衆恠笑師云失錢遭罪因舉金剛經
云一切諸法皆是如義師却問僧作麼生是如
義對云和尚問阿誰師云忽遇道伴相借問作
麼生向伊道對云和尚是什麼心行師不肯代
云何處有奇摩道伴
雲門和尚嗣靈峯在韶州師諱懷禪廣州中吳
府嘉興人也姓張年十七依空王寺道律師
下受業年登已卯得具尸羅目四今於南山聽
三車於中道時入閩嶺緣登象骨直趨驢程三
札欲施重臺便云何得到焉摩師不移驢致重
印金機雖等截流還同戴角耳於衆請問得知
見復出臥閣空手詔靈樹知聖大師密懷通鑒
茲因普連去世後付屬住持南朝欽崇玄化賜
號諸虛真大師問如何是透法身之句師云看
山師上堂云汝若不會三十年後其道不見老
漢師有十二時偈半夜子命似懸絲猶未許目
綠鞞會到那間了了分明一無氣鷄鳴日一歲
孫兒大孝乳實相圓明不思識三世法身嚴壯
斗平且寅三昧圓光證法身大千世界常中牧
色透關誰得親日出卯嘿說心傳道實教心

無意入道

文

金

心相市息無心玄妙之中無拙巧食時辰恒沙
世界眼中人方法皆從一法生一法靈光誰是
陸島中已分明歷歷不相似靈源獨曉火人達
達者方知無所寓日午一部莊歌誰解傳道
道頗入達無生晝夜法螺擊法鼓日映未常頂
醍醐家上味一切諸佛及菩提唯佛知之貴中
貴時申三壇等施平為寶無漏果圖一念修
六度同歸淨土日入西人其向途中走黃
葉淨溫雖殺人命盡憐惶是了手黃昏已把火
尋牛是底物素餐相呈却道非奴郎不并誰受
風人定衣其把三垂相正配要如此意現真宗
密密心心起三昧又宗脉頌日如來一大事出
現於世間五千方傳教演傳幾百年四十九年
說未曾件出言如來滅度後付囑迦葉邊西天
二十八祖佛印相傳達摩觀東土五葉氣相連
九年來面壁唯有與茶言二祖為上首達摩迴
西天六祖曹溪住衣鉢後不傳派今三五六各
各達真源七八心杜杜空花墜目前苦我明眼
士認得止帝錢外道多毀謗弟子得生天昔在
靈山上今日獲安然六門俱休歇無心靈靈間
如有玄中客但除人我山一味醍醐藥病悉
皆安因緣契會者無心便安禪師因把杖打柱
問什摩震來對云西天來師云作什摩來對云
教化唐土衆生來師云欺我唐土衆生却問大
衆還會麼對云不會師打柱云打你个兩重欺
關師良久僧問何異釋迦當時師云大衆立久
快礼三拜問如何是越佛越祖之談師云蒲州
麻黃蓋州芥子同一口吞盡時如何師云老僧

祖堂集卷一

交

高

在你肚裏僧日和尚為什摩在學人肚裏師云
還我話頭未問如何是禪師云露柱吞蝦蟇僧
云如何舉習則不負於未幾師云道什摩僧云
還可來竟也無師云且教教問師問僧諸方行
未道我知有且與我拈二千大千世界向眼睫
上著學人應若師云錢唐去因為什摩三千里
師問僧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拈却了
与付道對云拈却了也師云与摩驢年去
齊雲和尚詞室峯師諱宣照東國人也自傳宣
峯密言便住浙江錢王欽重敬賜紫衣諸真覺
大師初居唐雲後住鏡清報慈觀花四海玄徒
長臻去席美師有時上堂云盡今去也如存者
上私曲將來礙者老學与摩相告報還解笑得
我摩時有人問請師事令師云牛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重師安火兒名法歸亦慶寺僧云与
摩則只今請什摩師云到京不知有京風問此
个門風如何繼結師云昔年漢主今日吾君師
住華慈時問堂日云帝子王孫及四衆雲集金
枝玉葉未離王宮及諸高班君子等猶在貴居
乃至諸寺大師大德只在寺中當与摩時微
僧早与相著了也於中還有省察者摩謂仁者
幾擬跨門万里望鄉關豈況到報慈何復更有
也与摩語話甚輕舉上人摩放過則万事絕言
若不放過一場禍事雖然如此不可斷絕今時
於中還有慢疑者摩快出來時有人出來問承
師有言未離本處早与相著了也未審未離本
處什摩處是師与衆人相著處師云阿你着不
得我力爭解不得此問問于然不露時如何師

祖堂集卷二

上

主

志

云隱密僧云与摩則無面可露也師云林下月
彩是人接問諸聖會中還有不排位者也無師云
諸聖會中則且置變什摩作不排位僧云与摩
則出身無路也師云玉不露靈那辯堅貞因說
百丈打侍者因緣有人拈問百丈打侍者為上
座打為侍者打師大理正不了累及家丁師問
打處事須有与摩道不被人搶點初機後學又
須得力自古先德苗稼是什摩次第附得某甲
此問請和尚擇把摩擲去放曠長如殿九人他
家自有通人愛問未納問前請師指示師云成
什摩道理僧云已領師意師云嚴壁加刑措
多入古寺問僧此寺名什摩其僧不知名額措
多遂作一首詩曰此寺何年造問僧僧不知繫
馬枯松下拂塵讀古碑有人問師碑文道什
摩師云三藏入室問問把摩作摩生是投機如
未肯把摩日過茶即與師日過來立久脚癢痛
把摩却問什摩處是成處處請見擇師云即此
猛提取把摩肯之師有時上堂舉起起來伸手
云乞取此子乞取此子又云一人傳虛万人傳
實問古人有言無言無說直入不二法門文殊
与摩道還稱得長老意無師云比擬理因却令
穿破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將何付
囑於人云不可為汝一个荒却齊雲山僧云其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云其令大衆衆師一日見
僧上來立次堅起物問俗道這个与那个別不
別僧云師代云別則眼見山不別則山見眼問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是什摩人則能傳得
師云千聖也疑我僧云其便是傳成人無師云

祖堂集卷二

主

志

晉帝新替康師上堂偏立言云其不要身此座摩雲禪大師夫人義道中自代士大衆還解悉摩師初入龍華上堂云宗門妙理別時一論若也大道玄綱包三界為一門盡十方為正眼世尊雪山說法之後付囑摩訶迦葉祖相相繼法法相傳自從南天竺國王太子捨摩出家呼為達摩大師傳佛心印特置十萬八千里過來告曰吾本來此土傳教救迷情以經得二千末年

真風不替我吳越國大祖世尊崇教佛法當令殿下敬重三寶興闡大乘皆是靈山受佛付囑來大師令公迎請大士歸朝入內道場供養燕宣下道寺功德以當畢竟是殊勝之內苑寶塔安大士真身又是令公興律地又天長古今罕有橋在於四海八方知開非者伏蒙聖意宣賜當寺住持許聚徒教不舉以焚修勸一心而報答聖恩許賜從容有事近前時有學人問只如龍花之會何具於靈山師云化城教一級僧云與摩則彼彼不相與也師云前言終不虛施僧云未審當初靈山合談何法師云不見道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僧云與摩則不觀王居殿為知天子尊師云酌然瞻敬則有分師問僧作什摩大掃拂身上塵云既是佛為什摩却有塵僧云自代大不見道金屑雖貴同古人有言佛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如何是正法眼師云金屑雖貴僧云正法眼又作摩生師云也須知有龍花惜人有人問某甲下山去忽有人問龍花有什摩消息向他作摩生道師云但向他道為鳴龍樹自提下問不二之言請師道師云不

達摩過今誰談此耶理懸天和尚頌無著對文殊語頌曰清涼感現聖伽藍親對文殊接話談言下不通好消息迴頭只見草山邑師和頌曰遍周沙界聖伽藍觸雲文殊共話談若有門上見消息誰能取道草山邑問古人有言靈中之細細中之靈如何是靈中之細師曰佛病靈難治迨曰師還治也無師云作摩不得僧曰如何治得師云與茶與飯

永福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從弁福州閩縣人也姓陳於靈峯山出家依年具戒密習玄關遍遊吳楚却復甌閩初住漳南報恩後居永福閩王欲敬賜紫號超證大師師有時上堂向繩床一連立云二尊不社化便端方大同教中有言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如何是一乘法師云汝道我在這裏為个什摩僧云與摩則不知古人云也師云雖然如此却不辜負汝問諸餘則不敢問首妄氣師垂慈問云不快禮拜更待何時因舉長慶上堂云盡法則無民永福則不然若不盡法爭得有民有人問趙州古人道至道無難唯難揀擇如何是不擇揀底法趙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底法趙州云田舍奴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什摩處是揀擇有人舉問長慶如何是不揀擇底法慶云還我有一底底法來師問舉云此兩人熟在揀擇中收僧便問如何是不揀擇底法師云今日是幾後長慶問舉云須道超證有親疎不無他與摩道

泉州王太尉仰師道德請轉法輪敬奏紫衣問如何是人王師云一手拈天一手指地如何是法王師云無手拈天無手指地學曰人王與法王相去幾何師云汝自斷看進云學人斷不得和請和尚斷師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光卒未休問如何是菩提師云聞梨失却半年報學云為什摩失却半年輕師云只為着他一斗朱問圓伊三點人皆信靈秀家風事若何師云靈秀家風也且從是汝家風作摩生學云爭奈學人未現何師云阿誰教你不曾

潮山和尚嗣靈峯在吉州師諱延宗泉州莆田縣人也僧問和尚是咸通前住咸通後住師云要學人辨申問師乃云病鳥栖靈因魚止泊問師久修何業而隱此山師云什摩處得這個消息學人應諾師云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爭受人讚

惟勁禪師嗣靈峯在南嶽般舟道場生緣福州永泰縣人也自參見靈峯便報玄旨紹繼五頂兩坑叢林遍探宗師推為近伯後接南嶽平生苦節寧海播名編續寶林鏡燈凝澁防邪論并採擇贊廣流於世楚王欽仰迎請出繼昌駐府廷為教綱之紀細作担天之日月住持報慈東藏奏賜紫衣號寶文大師師曰謹鏡燈頌曰偉哉真智士能開方便津一燈明一斛十鏡現重理事剏儼觀微塵佛等迷目仙海印從茲顯帝網義由詮一塵說法界一切應亦然五藏十八界都用鉢俱全圓光含鏡像一異不可宜

達斯無昇境處那法報圖又述象骨倚日象骨
雄雄舉世尊就盡乳坤是一門詞錄未接承當
好莫待言教句裏傳擬議終成山海隔斷面渾
機直下金更欲會他泥牛乳密細須聽木馬嘶
如騎輝師雄頌曰古曲發聲雄今古還同若
論第一拍相佛盡盡離長慶拈問僧只如祖佛
盡迷蹤成得个什摩邊事對去成得个佛未出
世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慶去只如佛未出世
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成得个什摩邊事對去
某甲到這裏舉不得未審和尚如何慶去成得
个底縫邊事師又頌曰學道如橫火逢煙且其
休算得金星現現歸家始到頭有人舉問中批慶
古人有言直得金星現現歸家始到頭如何是金
星現慶去我道直得金星現也未是到頭在借
去作摩生慶去過茶與茶過飯與飯

越山鑒真大師嗣宣峯錢王欽教賜紫師回觀
寫真有偈曰真之本源頂上方圓稱論不燒香
相無邊恒沙劫數古今現前遍起溫滅空手空
拳此之相負三界亦然師頌三種病人口盲聾
暗惡格調高是何境界自擔荷昔日曾語玄沙
道英殺張三李四歌

祖堂集卷第十

十卷 佛日

玄道薄人微甚足難消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
池州麻黃地當歸有人舉似師師云泉州葛
布好造汗衫問古人有言舍珠不吐誰知有寶
舍珠則不問使請吐師云看者甚多并者甚少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不是你自己是什
摩問太尉相公送繩床和尚將何報答師云天
溝橋上無異路報答之心性不殊僧云與摩則
相公慇懃師之不認師云我道此處不點頭你
作摩生僧云學人到這裏直得無言可進師云
饒你與摩亦與老師較一搭地問學人乍入叢
林乞和尚指示个入路師良久學人禮拜師云
汝禮拜阿誰學人云禮拜和尚師云汝若會即是
汝禮拜汝汝若不會即是禮拜老僧問如何是
古佛心師云我委你問古佛心問如何是佛
師云觀面相星由不識問佛之人焉能委師頌
三種病人曰奇哉大師噫言簡善能方便留真
宗為報知音須當會莫待意句竟未通問教中
有言羅羅羅空行如何是空行師云汝是空人
爭得委學去和尚還委得也無師云不委學去
和尚為何什麼不委師云若委則不容去問教中
有言關方便門現真義相如何是方便門師豎
起拳如何是現真義相師良久學去若不置問
為委得和尚慈悲師口也須進步太尉問如何
是摩生珠師云明日更教此禪看太尉云非此
禪還有鑒者也無師云臣僧有幸得遇明君又
述示學僧曰時眼善解通語耳却難功一弊歸
無性六家本來同我今齊舉習方便示汝汝相
傳佛祖印繼續是胡宗因宣峯問玄沙汝還識

祖堂集卷第十

十卷

國師無縫塔也無玄沙却問無縫塔園多少高
多少宣峯頌示玄沙云和尚何得自犯僧問師
玄沙豈不是不語宣峯師云是也僧云既然如
此請師代宣峯對玄沙師云向後不用修造
佛日和尚嗣宣峯居在越州師到徑山徑山問供
承長老猶家一方何得弄遊峯頂師云朗月當
空掛冰霜不自寒徑山云其是長老家風也無
師云峭崿万重山中含雲月徑山曰此猶是
文言長老家風作摩生師云今日頓遇佛日師
別申一問隱密全生時人知有適得大省無辜
時人知有適不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家
未審長老親道自道云何道徑山云我家道直
無可道師云如來路上無私曲更請一音和一
場徑山云任徐二輪更年照寶雲外不相干
師云為報白頭無限眾此中年少其歸鄉徑山
云老少同輪無向背我蒙玄路莫差師云一
言已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徑山云汝道有三四
我道其中一亦無徑山因此偈曰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汝則言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語
頃曰通學窮切拖死屍出身不得病難活住汝
入海常獻寶不如自治鉤輪飛

祖堂集卷第十

十卷

此世後如何師云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曹山在裏許僧曰還求此離也無師云若在裏許則求此離

金華和尚詞曹山在杭州師諱從志福州古田縣人也自離閩越便遭漕源頓舉玄默更不他往初往金華山復往報恩寺師號玄明禪師夫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云猶是塔下漢僧曰王還知也無師云王不火神問如何是禪師云不動轉如何是道師云不同万物進曰揮與道相去遠師云近則近遠則遠如何是近則近師云對面并不得如何是遠則遠師云過於兜率問古人則調絃以弄為希只如熊耳與曹溪以何為驗師云無絃絲進曰既然如此六葉從何來師云豈是有絃絲耶作摩僧云古人還傳也無師云若不傳爭得到今日僧曰既無絃絲作摩生傳師云傳是無絃絲僧曰和尚還傳也無師云作摩不傳僧云古人意如何師云曹溪門前力掌直至今不悉僧曰向後事如何師云千為方焉

廬門和尚詞曹山在襄州師諱真禪問如何是得道底人師云有口似鼻孔僧曰忽有客來將何莊對師云紫竹草門謝你經過

祖堂集卷第十二

七

禪

祖堂集卷第十二

石頭下卷第九

荷玉和尚詞曹山在撫州師諱慧慈俗姓高福州福唐縣人也出家於羅漢院具戒造曹源因一日容次曹山乃問師大人還在也無對云在曹山云略要相見還得麼對云請和尚過曹山乃倒臥師便移重而出于時却來曹山云曹山適來問閣梨與學証對曹山是什麼時節但學道學道師云却是相見時節曹山深器之自介任性逍遙化緣將至初住龍泉後各荷玉於辛亥歲初詔至三師免賜號玄悟禪師美師有時上堂云諸兄弟莫只是走上去言為句游游蕩蕩地大難得相應如今欲得省心力摩不如直下休歇去到却從前如許多不淨心垢附依解迴頭看汝自家本分事合作摩生者力師有時上堂良久云須道我好心學人便問如何是和尚好心師云好心無好報師見禾山來僧拈起棉子云禾山還說得這個也無對云非但這個師云嘉賓未山作什麼問如何是寄傳成心師良久僧云若與摩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侍者來師云燒火問古人道若記者一句論知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龍泉僧堂未曾鑄僧曰和尚如何師云風吹耳聾師又時舉起杖云徒上來皆留此一語方便接人僧云和尚猶是從頭起也師云更謝相番問古人道釋迦梅室於摩竭海名杜口於毗耶時人皆云不昧於真宗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惜取眉毫好師有時示眾云若向這裏過得未是自己眼目又云古人恐與地重足眼中生翳復若為問如

何指示則得不昧於時中師云不可宜上更加霜僧曰與摩則全回和尚云師云回什麼雲岳掃地次叶寺主問何得自驅驅處云有人不驅驅寺主云何處有第二月岳提提舉云這个是第幾月玄沙代云此由是第二月報慈拈問師忽然放下掃帚時作摩生道師云大家喫茶去師有頌曰好心相待人少慈開門來去何了期不知遠取同風車我自行我自知問如何是客中主師云識取好好如是主中主師良久僧曰客中主与主中主相去多少師云作麼問古人道山下樓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未審此理如何師云閣梨何不披毛戴角去僧云直得與摩還得相應也無師云吾早曾幾多劫你不得是等閑相狂威問作个什麼業緣得南嶺路師云作水牯牛去僧云為什麼如此師云為觀常住問有問有答則不當宗風只如客中主如何師良久僧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此師云也是半路人間六門未息如何有師云六門是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有道相應師云其遣作僧曰爭奈時中何師云時中是什麼問大藏教中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云是什麼進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曹溪書大兩點全無

青玉和尚詞曹山在衡州師号弘通洪州高安縣人也出家青林寺後至吳興參見曹山曹山問近離什麼處師云近離明水曹山云作摩生得到這裏師云過明則行過暗則止曹山肯之自今過這雲水後接衡嶺遊王匡化楚王欽仰三降使人迎請師誓不從願家林樞密安光素

祖堂集卷第十二

七

禪

矣師有時上堂云釋迦如來在靈山會上四十
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
者共談師傾聞云莫錯道者珍重

紫陵和尚嗣花嚴在蘇州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云木鳥吟吸和難同妙毛戴角終難契問如何
識得自己佛師云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師
恐無人問如何是王子拾王官出家出世事師
云珠輪噴寶難窮毛頭滴血終難畢師上堂
云古翠香親目前音誰人和得無絲曲學人對
古千機千湊空玉曲無絲古格妙難窮

長興和尚嗣花嚴在鳳翔府周太傅問未審大
師羊多父師云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賓
難窮

報慈和尚嗣龍牙在瀘州師云歲歲鎮州人
也初參趙州次乳親及密洪玄閑便駐和江更
無他在楚王欽敬請住報慈教揚妙旨賜紫
直化大師美僧問心取相見時如何師云心向
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實師云絲毫不得借
日與摩則見也師云南泉甚好家去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云百莫風雷眼中星月僧云學人會
也師云汝道釋迦老子肩毛長多少

後疎山和尚嗣先疎山在杭州撫州李太傅請
師既快以法眼慧珠微妙乃明於佛日心燈祖
印傳來列在於人間得之者九礫成金格之者
醍醐灌頂一泉良玉叮嚀來自於雙林六祖傳
衣血脈廣流於百代只將煩惱便證菩提誰可
智知良難擬議先疎山大師以水中之月物外
談四十餘年百千徒衆日東者滄溟浩渺北

卷之三

受

百錄

卷之三

受

百錄

者嶽嶽齊樂四遠念幸一言道斷今則光流異
地月照別天故疎儀之舊餘望連雲之霞長
老和尚玄珠自曉慧劍方新餘今值想之原便
證真如之地願將法雨普潤人天真慈家脉之
緣上房皇王之福幸使衆訪力阻人心謹願回
此住疎山也師行脚時到投子投子問近離什
麼處對云近離近平投子云近將得劍來不對
投子便休去三日後問侍者這個師僧在摩
侍者云去也投子云三十年學騎馬昨日被驢
攔問如何是就事學師云著衣揚地如何是就
理學師云騎牛去轍向上事如何云津際不收
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云不升消不及
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云難逢不可得

禾山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師云九般福州連江
縣人也姓吳於雲峯山出家繞具尸羅便尋祖
道出離關越適歷宗范而造九峯一言頓悟於
心源万水無疑於別月回鑪十一位集數百言
求者填門師多秘要師於一日許住他遊九峯
乃乃偶遇日將寶鏡寶意不珠珠珠珠珠珠
珠內外雙通無異這臂我園園桂一株師初住
禾山公府得光亞嚴於辛大歲勅賜洪州護國住
持歸澄澄澄澄師矣時良又云自作自受或
時見僧入門來云惠顯那作摩僧便問未審過
在什麼處師云不是蕭逸爭取蘭亭師云諸兄
第且其二言三語且待禾山與汝證明諸人會
摩大難如今第一不及第二不到須有言語拍
歸話出諸人便領覽其真抵葛藤東說西說

卷之三

受

百錄

卷之三

受

百錄

可不開釋迦在座上良久衆約指歸其時驚子
出來乃白提士大衆當觀法王法又云法王法
如是佛當時便下堂去諸人道置此一會合投
多少亦如問王請迦葉說法乃受請登坐良久
刁下王乃問師以何不為弟子說迦葉云位崇
名重當時亦有結社者如今會會了也俗道古
人意作摩生八十老翁出塲星還知摩時有人
問迦葉當時意作摩生師云不覺時遷變爾然
洞成風又時見僧士還知禾山惡發摩僧便問
和尚無端惡發作什麼師云莫草不打笑面乃
笑云大不容易諸和尚不見他古老提示一開
一合便悟此是有情中方便更有靈雲見桃花
仰山見天雲此是無情之物應什麼便解令人
得入莫成思慮成事摩其德古德風根懸鐸相
似爾者則應是與摩提師始得更有蹄宗駐眾
聖華拈布毛拂拂子常用無用如啼哭之機是
他上上之派始得問只如回物便得入意如何
師云魚透銀一擊龍無變彩身又時把住僧云
去則住住則死汝道快道是汝還具摩摩如今
一尊是亂說可不聞六祖問讓大師從嵩山來
不污之語與神會和尚本源佛性之理古德配
士一人會祖師意一人會大教意諸人道是誰
如此解會須是稱王之作始得汝見華林被瑞
山問專甲喚作這個銅就師喚作什麼盡林
云我終不敢喚作未檢鴻山乃云去與摩則專甲
為山主也且受用具誰不有因什麼如此又如
雲品問道專甲喚作這個草鞋師兄喚作什
麼專云你作麼作草鞋則觀曾打香云未審

師兄變作什摩吾士不可喚作木板也且道此
靈還分也無本不易辨白須是龍精鐵眼始得
問未審此二人同別師士門外不見主入室始
知音諸和尚不是天生自然吾非聖人經事多
知矣此个門中也須精確觀並高指者不可斷
言語若是聲聞之輩則有取捨之理若是全收
一法不取一法不捨無偏見皆取未往之次
方知有無若也不通如何并識一者須自己
明廣大二者時中行位相資三者博附道友若
無道友向去如何成立豈不見石霜和尚到雲
岳雲問得什摩靈來對云渴山來靈云你在
渴山多少時對云五六夏靈云和尚則是山長
對云某甲雖在彼中却不知品士他家也非知
非識石霜後到道吾乃舉前緣道吾乃抗聲而
言爭得與摩無佛法身心且看古人什摩靈是
無佛法身心靈好手亦不奈何恰似葉林兄弟
學靈不過只執一問一答往來言語殊不知亦
有時中間答分爲三般一者現對緣靈機變拿
亦得名爲問答二者亦有挺心是問不續是答
是藥病之語三者亦有無問之問無說之說這
个宗門正同正答之路又不可類同事須觀別
若論提掇即是單行若道救人須承路布乃有
僧問未審此三般分不分師士爲物朋端盡誰
知波路遠師士其承次好禪師難作須是其人
若不直下當荷得也須三二十年葉林演說
氣拍漢始得解不大用現前亦是垢璞豈同八
目不忒錯什摩靈雪一種真靈將去且聽亦清
人耳目東引西證恐因古德先賢便有見靈且

如來者十二

文

如

不是天上不足比下有餘若撥無因果便同謗
於般若出佛身血一般此謗亦須通分第一現
今不信自己即佛何來生滅壞爛之身得成佛
道如此之輩亦同出佛身血變作破和合僧第
二噴大劫未無明相隨習業顛倒便須今日息
念歸真堪除生死六根銷落亦得爲今時謗語
是毀之異名也始得無問豈不見古德士無問
而自說乃問云有問還說也無師日有問則不
說只如不問還說也無師士若不問時則一切
說所以先德士古人百說而無一問今時百問
而無一說蓋以明知力未充又有僧問古老如
何是百問而無一說答云黑雲鑊鑊如何是百
說而無一問問答大青大朗月師士可不問僧問
洞山有問則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洞山答云
持齋喫肉羹曹山士喫酒喫肉只如曹山亦置
此問於石霜石霜乃對士不折尺師士大難會
舉者多并者少第三知有自己本生父母爲有
知解却須執過亦變作大謗不見當時亦有人
問南山謗般若底人還有過也無答士作摩無
師士不見道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不
是過是什摩僧問古人士如人不與鉢未審此
理如何師士不見道累劫受飢寒僧云只如古
人土不與飯豈不是不知有謗師士無非論不
知有謗直得是知有不肯亦是謗乃問僧汝還
會不知有謗摩豈不見古人見座主乃喚座主
云是汝身中有佛你還識不座主對士何家得
與摩屑屎屎佛這个是不知有謗大凡出言
吐氣不可和泥合水去也夫為人爲師豈是

如來者十二

文

如

草草之派且說一種本自真如非同階降不假
修證何藉劬勞聖聖與不加千人退時難滅既
導其事須賴其人若不通明焉知如理然則二
者既違表裏未上端有法之所牽連無爲之所
束則須派其能所表裏俱銷如豁空空然無
寄始得功成德立位極本情果既將成大舉圖
辦始得記位兜率獨尊超千群品亦如樹葉一
般方爲穩斷守此爲解緩將凌脫病不粘謂
言無辨一色之義已立雙分之理須知所以劉
陽云一色後如何答云有人長歡喜有人嘆
地地亦如汾潭士猶見口裏雀兒飛須此一搭
始得餘則不可論也因舉南泉士祖佛不知有
程奴白牯却知有諸人盡知諸方道出語句皆
行且如今未山問諸人作摩生是程奴白牯時
有僧出未對士飢則喫草渴則飲水降云道則
亦不教多但如兩字則可行矣豈不聞古人整
理洞山礼興平士其礼老朽洞山云礼非
老朽興平云他不愛礼洞山云亦不要止此一
句錯古人云當時洞山對士亦不曾止看謂一
般古人拈起便有繩索其只與摩籠罩者爭得
所以微細中更須仔細始得大教道太不容易
小人須解主事始得見向前老宿示徒士夫沙
門者十二時中一時不得失一時不得背上上
者一機便去中下者落在功勳直須日夜勤苦
乾却心識教無緣道直得似他猶是借句僧乃
問如何是借句師士金剛上無名直須向佛求
出世時終會取僧問出世不出時如何師士與
摩來皆不到僧曰未審這出世不出師士諸聖更

如來者十二

文

如

有事在僧曰只如佛出世為什摩人師士為未
為者僧曰未審佛向什摩處出世師士進身人
難得猛利人難得進曰如何是進身師士事
事慈須打過進曰事慈須打過時如何師士
他解傳語進曰未審傳什摩人語師士受他罵
不得他罵僧曰和尚教學人承當又如何承當
師士直須似目前僧曰承當後如何師士不知
有今日問如何是古佛心師士世間前隨僧曰
世界為什摩前隨師士云寧無我身問仰山抹鉢
意作摩生師士汝問我玄妙獨創鉢意作摩生
師士我問汝問問尺之間為什摩不觀師顏師
士且與報問通一半僧曰為什摩不全通師士
盡法則無民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士次
到未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士為知已者豈
身僧曰為什摩却整身師士好心無好報問尋
者撥眉擊目亦有王時如何師士即今也與摩
僧士學人如何領會師士其非摩利支山問學
人時中息盡境緣未審當歸何處師士落葉旋
於地却至始知休僧曰只如旋地知休復何話
論師士有截舌之刀無活人之劍問見而不見
聞而不聞時如何師士既曉國師須明洞山問
雪仲又思為什摩相見無辭師士道且憑口整
知音復是誰僧曰鍾期有韻時又作摩生師士
只愛傾手琴不續文侯志問僧以洗耳為良權
以何為極則師士不飲榮枯事執提欲為誰僧曰
爭奈避世何師士不別果又意由折許氏能問
居士不二之門如何理論則息於後學之疑師
士乾時須好去其待雨霖頭僧曰學人寧待雨

霖頭未審師意如何師士青山憑青色水碧假
波瀾間無影之言如何詰論師士端口吐盡已
具知問問不惜身命度人當求何事師士捨命
行無命無希有所希士既捨命為什摩却無命
師士絕息無來往寧知道已行問大人相逢則
道个醜陋未審和尚相逢道个什摩師士未有
藏深拙言話又何妨僧曰不妨之事乞師方便
師士不關當今諱無因斷截古問初登靈巖心
覺道成為何什摩霜林方傳王義師士亦有明星
現枝條異草今僧曰與摩則枝枝不絕去也師
士尋苗嫩有路終非解到根問乘羊漸次駕牛
理窮頭視四衢此人還結得家業也無師士三
車出大宅露地不當頭僧曰既不當頭誰當露
地師士未有踏日程終須帶影踏問誰明降跡
唯我獨得明星現時又言成道不審此理如何
師士為物搭與世爭知涉位馳僧曰涉位與世
猶是今時方便未審還有不降跡者也無師士
不向兜率居餘林難變彩問古人有言擬心則
是况復有言只如不擬又復無言時如何師士
色薰熏剎後那知白不疑僧曰如何免招此過
師士曰從東嶺上月向西嶺問古人大言肅
暗曉此人須教若不教佛法無靈驗未審此人
如何教師士雖有奇特意還須又自招學人別
甘招未審和尚又如何師士登山如水脉入室
坐溫床問古人有言相違欲相愛永永不能語
未審還相愛也無師士似却古人機還同舌頭
俗僧曰與則學人無端去也師曰但莫踏泥何
煩洗脚

寶華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師子正茂泉州仙遊
縣人姓郭出家於三會寺依年具戒更不尋經
計論便慕祖門而奈見九峯後目一日非時問
觀賜將茶全無所有時如何九峯士米欲知此
事如風師乃頓息疑情更無他遊於壬辰歲住
于寶華美師幾昇堂眾集于時有僧問大眾雲
集未審師有何賞養師士不嫌處訪僧曰便請
師士什摩處去來問如何是古佛心師士終不
道土木九礫是問大眾雲集從上宗乘請師舉
習師士不奉習僧士為什摩不奉習師士為國
措賢問如何是佛師士頭戴中霄月是汝一蓮
花看他團成雲不如自結家
光睦和尚嗣九峯在都關師子行修福州福唐
縣人也姓林瑞巖山出家依年具戒便離閩越
而造九峯夢獲見師便問近離什摩眾對士亦
未到和尚此間據士若是諸方則有二十杖師
云謝和尚放過些些之云奈衆去師士若從此
聲會聲淨心源過惡殊方任緣泉石初請佳南
原時有人問如何是和尚未上一句字師士如
今竟什摩進曰與摩則學人脚短去也師士猶
成亞次問師一據南源已逾二紀於辛未歲皇
帝避飛紫詔徵赴京都賜號慈覺禪師
同安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建昌師子常奉福州
長溪縣人也姓彭依年具戒便離閩越而衆見
九峯密習玄關而接風儀僧問如何是風儀境
地師士問眾則今在什摩處問如何是從上來
事師士從上提不起僧曰今日方便又如何師
士万人吐不出

汾陽和尚嗣九菴在洪州豫昌師号通悟泉州仙遊縣人也於保福院出家依年號或自昇九菴蓋首任性逍遙於辛亥歲請住汾陽失問香煙地大長法從後上宗華如何舉昌師去其錯舉似人惜曰尚厚則一應如是去也師去還是不交汝問六菴芳師傳何 某師去六菴不相續花開事不成僧曰豈無今日事師去若今日則有僧曰今日事如何師云菴華運技香花開雲菴華

後雲蓋和尚嗣先雲蓋在澤州師号覺禪泉州仙遊縣人也姓田於祥雲山出家依年具戒便離間趨而漢南相與雲蓋之真撰楚王之欽敬賜紫號起法大師與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四海不曾通問古人有言一應舍法界如何是一應舍法界師云通身勢不圓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云擊與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的的意師云方里胡僧不入波瀾

昔龍和尚嗣玄泉在諸州師諱誨機姓張清河人也師便棲江夏後吳朝欽敬賜起慧大師矣師有時謂眾云有一句子如山如岳有一句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川水為當是一句為當是三句有人拈問福先古人有言有一句子如山如岳有一句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川水如何是如山如岳底句福先云凡聖並不得如何是透網魚底句先云汝不肯又爭得如何是如百川水底句先云平用干差如何是和尚一句先云其錯舉似師問答嚴如何是無表或嚴云待爾梨還俗則為汝說師又時云諸和

法苑珠林

卷六

六

尚子君王之劍烈士之刀若是君王之劍不傷萬類烈士之刀斬釘截鐵用則不無不得佩者為什摩故惠言不避截舌利刀則五藏梵天久立珍重時有人問如何是君王之劍師云不傷萬類學士佩者如何師云五藏梵天學士大好不傷萬類師打二十棒問明鏡當甚遠鑒物也無師云不鑒物僧云不然胡漢來時作摩生師云胡漢俱現大好不鑒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寶鏡師云無一物如何是鏡中寶師云寫不出學士大好無一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大威威人師云對坐盤中弓落蓋如何是大不疑威人師云再坐盤中弓落蓋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波斯人失手中

龍光和尚嗣羅山在金陵師号隱微吉州新淦縣人也姓楊年八歲於石頭院出家十六於洪州大安寺具戒十七便慕祖遂入閩初參見羅山羅山見師器異乃問汝是什麼家人對云江外人羅山云爭得到這裏師云叱叱羅山叱之師便掛象鼻盪盪盪後因一日時次羅山於師身上脫下納衣披向羅山並云若要去不得納衣放汝去師從東邊而向堂中礼三拜後西邊進前云就和尚請納衣羅山忻然而脫還師師接得礼謝而出羅山遂把鞋於師去却來一轉師去不遠等遙和尚則來從此界會豁尔無疑次第離閩遍應諸方初住龍泉於辛未歲勅旨徵詔赴京賜龍光演法仍錫愛靜師矣大師上堂云曠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事作摩生說通个消息者有什摩來由有摩有摩諸和

法苑珠林

卷六

六

尚子這個事古今排不到老胡吐不出粗師道什摩這有人与担師作得主摩時有人幾礼拜師便云珍重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云則今作摩生如何通信師云九江路絕借問國界安早為什摩明珠不現師云落在什麼處問如何是龍泉釣師云不出進退即便請師云展星失度龍迴和尚嗣羅山在高安師号後咸福州閩縣人也於長生山出家終身尸羅便尋祖道參見羅山頗解玄機出閩而住龍迴僧問梵王請佛度盡一切衆生尚書今日殷勤接是請師舉昌師云雲蒙大陽摩學士与摩則金目今日師云系礼更待何時師到扣慶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與楚舒唯有羅山是一来白針元從羅山来却展手云白針請師子師提起手打兩相度上座云將謂是白針元来也只是楚舒師師云慶人林打不死慶上座夜間舉似諸檀學次師近前來云不審度上座云今日便是這個上座下相度上座云不用下相但就裏許下取一轉語師云就裏許也道度上座師云是汝諸人一時辦作一束倒豎不淨來未幾相見拜重師因天台山遊時初到紫凝泉僧一時出接師以兩手提杖子云國師本住在什麼處僧對云上面庵裏便是師云与摩語話虛矣却紫凝鉢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師云西山日出東山月沒問古人曰星得悟意作摩生師以手撥開眉間丹窠燒木佛意作摩生師向火尋微透羅漢意作摩生師散花師問羅山少師先師有聲前一句汝還解舉得全也無僧拈

法苑珠林

卷六

六

起納衣角師云汝也未夢見孔真在師臨遷化時上堂良久云是什摩時也諸上座一百年中只看今日今日事作摩生吾四十年來獨鎮此山常持一劍活人天師却拈起巾巾云如今更有統臨供提向他方任展看便拈却有僧問師百年後向什摩家去師提起一足云是下看師問侍者昔日雲山會上釋迦牟尼佛展開雙足放百寶光師却展足云吾今放多少對云昔日雲山今日和尚師以手按肩云莫不辜負摩

清平和尚詞羅山在吉州師諱惟嘖福州閩清縣人也姓黃於禪林院出家依年具戒而便衆見羅山密得玄關更無他往尋離閩嶺而住清平於庚戌歲微詣赴京賜觀光住止賜號齊照禪師夫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則研將去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云落在什摩處古今事如何師云莫亂道

諸人舉明其事却常亦能究竟又云若從文殊門入者則一切有為土木瓦礫悉皆助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則一切苦思勞力至如蝦蟇蜘蛛助汝發明若從普賢門入者則不動步則到我以此三密示汝方便如持一隻箭境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命還會摩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為究竟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門得入師云入是方便問僧汝豈不是食見少師對云不敢汝和尚教伊行脚師便失聲云汝和尚是什摩心行師有時云滿眼觀不見眼根味猶耳聽不聞耳根背二途不曉只是瞋睡漢囉日頃見物明明絕見處聞聲浩浩亦非因宗師直示無聞見未曉徒勞見月新因玄沙封自欺迷雲峯雲見云君子千里同風其僧却來舉似玄沙玄沙云與摩則何異於猛春猶寒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云送書成人還識好空摩有人舉似師師云送書呈書了送身

業可成熱無般火師云如今結業作摩生信對不中師代云有粥無鉢有藍無醋問古人有言言語道新心行處滅請師道師云阿祇陀佛僧云為什摩却如此師云汝子細檢點問古人有言來抱佛脚朝朝共起如何是佛師云汝還信古人摩學人終不敢違背師云汝若信古人又手申問非佛而誰周久處沈淪請師拯救師云你在沈淪幾時摩則不假沈淪去也師云又與摩去也問非言所及非解前到什摩人能到師云阿誰教汝搭扣帶索僧云今日得遇明師批判師云我則與摩批判你到什摩處對云幾則靈原取須臾則燒火圍爐問盡十方世界是解脫門更有疑者如何得入師云我不似技巧惡僧云和尚也是慣得此便師云先檢者賊

祖堂集卷一

十五

祖堂集卷一

十五

十五

祖堂集卷第十三

石梁集第十卷是代德

招慶和尚初長慶在泉州師諱道宣漢國潮州人也姓李入閩參見怡山密報心源復以泉州王太尉請轉法輪閣王賜紫袈裟因大師矣師上堂良久云大眾諦聽與你真正舉揚還委落靈摩若委落靈出來大家證明若無一時護翻去也時有人問大眾雲集請師真正舉揚師良久云未委誰是問者云聞者聞知如何是聞者師云崔返風飛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招慶道中誰當親聽師云汝還問摩僧云與摩則迦葉側耳虛得其名師云更有一著子作摩生學人擬進問師便喝出又時上堂云古人道開門待知識知識不相過招慶今日不惜身命出門相訪遇有知音者也無問如何是招慶提宗之句云不得味著招慶學人札拜起師又云不得味著招慶是罵汝什摩處是招慶提宗實問凡有言句盡屬不了義如何是了義師云告向閣梨道還是不了義進曰為什摩如此師云閣梨過來問什摩問師手未札已前為什摩眾類同居師云不驚進曰只如乳復為什摩毛羽脫落師云是閣梨多上事進曰除非師子請和尚道一句師云向與摩時置一問未問諸佛出世普潤舍生未審招慶出世如何師云我不敢暗却汝底問無居止家還許學人止身也無師云於上不足下之餘學云與摩則學人進一出也師云汝也莫口解脫問如何是問師云不與摩來問如何是答師云向你道什摩進曰不問不答時如何師云你亦須別頭好問古佛道場如

何得到師云更擬什摩處去學云與摩則學人退一出師云又是亂走作摩問如何是學人平未心師云即今是什摩心學云爭奈學人不識何師云不識識取好問此是和尚內身如何是和尚法身師以手捻鼻進曰與摩則分付去也師云是法身是肉身問環升一顆點鐵成金妙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點師云不點學云為什摩不點師云不欲得抑良為賤進曰與摩則不欺於學人去也師云莫問言語問四方端意何道理消得人天應供師云若有一物所憑一滴水也難消進曰直得一物不留還消得也無師云於上不足下之餘進曰雖然如此有書有書師云亦要決委問三界忙忙如何得出師云不捨一法學云爭奈忙忙何師云當直除斷不肯問如何是與摩云底人師云還與摩問人摩又云不迴頭問如何是與摩底人師云還會摩又云滿面所歡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云向與摩時問將來又云還與摩問人摩問菩薩如恒沙為什摩不能知佛智師云不見道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又云汝還當得摩學云爭奈不能惺惺得何師云如許多時什摩處去未問如何是沙門行李家師云其教自委進曰還行李也無師云其略虛問如何是沙門行李云非行不行學云如何保任師云汝通未問什摩問諸師不知來情師云雖然如此更待什摩時進曰擊電之機難為措意師云何假煩煩問曰口啞底人未師如何擊發師云何處有與摩人學云去如今則無意有如何師云待有則得進

石梁集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

日終不道和尚不為人師云其院為聲問如何是無由中有句師云不道亦不道學人請師舉揚師云什摩處去來問古佛之機已有人置了也未審師意如何師云古佛之機已有人弄了也進曰與摩則造次非宜師乃休去問渾蒼提唱學人根思遠迴曲運慈悲開一線道云這个是老婆心與摩則悲花割折已領事慈未審徒上宗乘如何舉唱與摩須索你親問始得問疑則途中作不疑則坐案見難此二途乞師方便師云未嘗將與汝離什摩進曰與摩則永消之解師云動亦你置靜亦你置問如何是取靈開聲師彈指云若待答話則落可板去也云我送汝領家錯問佛魔不到靈未是學人自己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我道你還信摩學人云便請師道師云你話隨也問營起便息此人於宗乘中如何師云西魚止泊南島棲宿宗乘中不可作與摩語學云如何是宗乘中事師云招慶道什摩問如何履踐則得不負當人師云若求履踐則負當人進曰與摩則任性隨流去也師云還向什摩處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云未是好人學人云如何是好人師云是汝話隨也問諸緣則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寧可清養長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云不許向汝道恐較中又有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七類八倒師有時云言前居得喜喜早生句後投機殊華道赫僧便問為什摩却如此師云汝且道從來事合作摩生問古人有言般若無知過緣而照如何是

石梁集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

過錄而照師乃提手問古人相見日擊道存
今時如何相見師云如今不可更道日擊道存
學士尚摩則過來已是非次去也師上知過必
改問古人有言皮實脫落盡唯有真實在皮實
則不問如何是真實師云其是特皮實過而汝
摩問承教中有言正直捨方便便則不問如
何是正直師云方便裏收得摩問常居大海為
什摩口裏煙生師云非但大海醞醞亦須吐却
僧士尚摩則學人不與摩去師云若不與摩去
阿誰罪過僧謝師答語師云更不與你實狀問
不假提綱還有提綱也無師云試舉與摩時看
僧進曰不可道無提綱師云你作摩生學人礼
拜師云蝦跳不出則問教中有言欲行大道真
視小徑未委如何是大道師云行得摩僧士學
人未會乞師進向師云我若與汝進向跳却汝
大道問古人有言闊淨有大寶少見得人希如
何是大寶師云見摩僧謝師垂慈師云大小問
古人有言未有絕塵之行後為男子之身如何
是絕塵之行師云我若將一法如微塵許尚汝
愛持則不得絕塵云便與摩去還得也無師云
汝也其貪頭問古人有言一句了無起百億如
何是起百億底句師云不答汝這个話僧士為
什摩不答師云過來問什摩問古人有言不可
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此是今時昇降家未審向
上一路和尚如何亦及於學人師云不可道智
知識識得僧士與摩則終不錯舉似於人師云
你作摩生舉學人土當不當師云此是答語你
作摩生舉僧士和尚尚摩道則得師云你作摩

祖堂集卷二

五

李

生舍殺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慧炬師便提起
杖云還照得這个也無對云有物則照師云還
見這个摩對云過來向和尚道什摩師云爭奈
這个何對云和尚是什摩心行因古時有一尊
者在山中住自畜牛次忽遇賊斫頭其尊者把
頭見牛次見人間只如無頭人還得活也無對
云無頭人爭得活其尊者當時執頭便死師還
拈問僧尊者無頭什摩人見牛對云那個人師
士只如那個人還見牛也無僧對師代士不可
同於死人

報慈和尚調長慶福州住師諱光雲泉州莆田
縣人也於玄少出家晚具尸羅便參祖道而造
怡山頓覺真念後開主請住報慈賜紫號慈覺大師
夫師并座謂眾士某甲道清人微回奉皇恩請
命傳持使上祖崇貴得相承不令斷絕今日眾
中還有堪任繼踵底人摩出未若是利根底相
投不煩瞻視何況更待慈愍摩鐸方為知有與
摩道也未免扣他諸方明眼人不肯問師承起
覺鐸口之說如何亦人師云賴我拄杖不在學
士尚摩則深領尊慈師士待我肯決則得問玄
沙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付為何人師
士且就是你還解承置得摩問不應諸位如何
與道相應師良久學人同指師士雖有此問何
異於無問僧問和尚過來拈撥猶是第二換如
何是第一機師良久學人同指師遂云合消得
汝三拜學士尚摩則非但學人大眾有賴師士
亦須諄却師入朝皇帝問報慈與聖眾相去近
遠對云若說近還不如親到師却問皇帝陛下

祖堂集卷二

五

祖堂集卷二

五

五

日應方機是什摩心皇帝云什摩裏得心來師
云豈有無心者帝云那達事作摩生師云請向
那邊問帝云道師云皇帝要護眾人則不可問
大眾臻湊請師舉揚師云更有幾人未聞學云
尚摩則不假上來師云不假上來也且從汝向
什摩裏會僧士若有所在則舉負和尚師云只
恐不并精庵師問僧繼有是非紛然失心祖師
尚摩道還有過也無對云不可道無師云過在
於何對云合尚摩道不師云你只是搭和判事
師代云只為自犯嚴條僧進云如何道得免得
此過師云兩願風調極有所濟師問僧靈利衆
學尚道伴友肩過便得一生不喜見舊復賓不
喜見主為復主不喜見賓對云主不喜見賓師
喝之明朝却來云賓不喜見主師又喝師代云
不并投機則向賓主分上行僧進云只如不喜
見底人合到什摩日地師云崇山道底只是拙
鈍師問僧曰近離什摩處對云近離蓮花師云
古人道不見一相此蓮花汝既離蓮花何煩更
到這裏對云衆礼和尚師云汝是如緣未盡見
解殺對師代云遊山說水未問諸路則不問諸
師盡其機師云不消汝三拜對眾道却僧云尚
摩則深領尊慈師云若是別處則拄杖到來學
云和尚豈不為摩師云又是不識痛痒問名言
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指示師云消汝
三拜問得百不存時如何師云若教更進一步
也是無端僧云尚摩則拈鉢隨時去也師云或
有人借問汝汝且作摩生向他道僧云今日多
好兩師云合與棒不合與棒學人礼拜問機緣

不到處由是成現醫未安和尚如何師云若問我則粥飯僧學去慈過人間作摩生向伊道師去過案則說寒過熱則說熱又時上堂云四方米者從頭勤過勿去寒成竹片痛史直是道得十成亦須痛決過學人便問既是道得十成和尚為什麼亦打他師云不見道一句合頭語乃初發難進去與摩則學人更進一步師云若更進一步亦是亂走人學士在和尚摩道則得師云若如是竹片痛是到未又時上堂云古人教向未啓口已前會取今日報應同於古人為復不同於古人有明眼漢出來斷有還有人斷得摩若斷不得公當作你便解放先亦無用靈雖然如此我亦未免今羅體在學人便問不曉上未察風如何學師良久僧云反響欲新全回正饒師云待我肯則得問如何是和尚唐化師云非但一人更有未者我亦阿他道學云忽有大開掩人未又作摩生師云個還問摩僧云故問又作摩生師云但來僧云則今現未師便喝出師問僧云今不塞人口作摩生道則塞却人口對云今好喧師云扶提不扶提對云未却扶提師云後語不付前言師代云和尚與茶也未有僧師問脚按未踏門限四日和觀一生便休去更扣人檢點為復不扣人檢點汝若道得我則提茶煎茶送汝對師以扶赴出法堂云道虛生汝死漢別僧代云亦扣人檢點師云過在什摩處對云一臂又作摩生師肯之師又問僧見靈出一人見還有過也無對云官不容針師云不故

法苑珠林

卷之十

過過在什摩處對云還向摩也無師云汝占摩道還解得見靈出一人見也未對師云大凡行脚人到靈且于細好以扶赴出法堂別僧代第二機云猶是今時豈得師上堂眾已集去靈藥不假多僧便出來吟吟師云我則肯你別有人不肯僧云只如不肯底人活業在什摩處師云與茶與餅僧云只如向摩人還檢點人也無師云若如是與摩人始解見你病痛其僧不肯師云汝難禁如此我道理在師眾佛日見夫山目線云古人道自己尚似惡家兒從人得與摩判斷塔與人為眼為復不堪與人為眼對去雖然如此猶教些子師云自己尚似惡家為什摩道教些子對云唯有這今見解師云只如檢點人取作摩生對云過茶則與茶師云此人還檢點人也無對云傳來則不可師云未傳時作摩生對師代云與茶與飯問教中有言文殊讚摩摩摩摩得究竟也無師云未也猶是教書靈僧云究竟作摩生師云與茶與餅僧云大珠與摩摩得究竟也無師云自少出家粗識好惡師問僧與針也未對云與飯了也師云貧主二家阿那個眼日家長對云請師鑒師云方未退於圓孔師又問別僧道个在對作摩生對云這个不合與摩對對師云問樂作摩生對云極其甲所見两个都是瞎漢師云只如判斷底人還有眼也未對云若無眼爭解為摩判斷師云作摩生是此人眼對云還枉得某甲摩師不肯師代云通未與摩判斷還成瞎漢得摩因僧師次師問僧你到浙中浙中道伴借問語附機

法苑珠林

卷之十

而不顧古頭玄而不察且作摩生與報慈知音是汝若為對他對云終不敢喜負和尚師云看汝平生未脫龍在師代云和尚上堂則隨和尚上堂僧云還有知音否也無師云平生被人請益口似摘梅師問僧離什摩處對云離蓮花蓮花多少時對云半月未日師云古人道靈利參學與道伴支有迴便得不喜見汝既在蓮花半月未日親得見靈作摩生對云專甲雖在彼中只是與粥與餅師云好五六百人聚頭與粥與飯為復見靈一般見靈別對云大家擔柴則擔柴大家擔米則擔米師云既然如此何用行脚對云天長地闊有什麼障得師云不道你無道理也須純然始得同文節道場三更時僧俗俱集於應聖殿前皇帝問師作摩生是納僧本分事對云若問本分事終不別道皇帝又問還見不師云是甚摩帝問還見不對云不可更見皇帝別問如何是一切眾生本來心師云不離當位帝云其中事如何對云即心是佛皇帝便禮拜皇帝又別問作摩生是諸大師道不得底事對云臣到這裏口則有分別日又於大夾殿上集百寮昇殿及兩街僧錄名公大師皇帝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對云佛佛和傳作摩無大師佛法亦無窮無盡對云湛湛三言法海之波瀾浩翰有何窮盡皇帝遂禮拜皇帝又問佛何不現對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未嘗不現時有兩街首座對師問師本日圓成凝然湛寂和尚對聖人說个甚摩事師云汝

法苑珠林

卷之十

更聽者首座士那達事作摩生師六向那達來
商量因師說文殊院是報慈主山僧拈問和尚
尋常道祖佛向這裏出頭不得為什摩却以文
殊為主師士為他善能揀句且留與後來僧云
未委揀句時還存也無師六找者問古人道
因師故稱為什麼宗承達摩師士若見達摩師
向什摩處出頭回舉花嚴經普眼菩薩入三千
三昧門真言密菩薩不見僧便問既是定觀為
什摩不見師士只為妄想求未曉全真僧士
只如退一彼還得見也無師士若於進前退後
則對面十里僧云既然如此為甚摩舉一念想
得見普賢師士不聞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因
師看經次僧便問古人道佛教祖教如以惡家
和尚為什摩却看經師士見者不見師事何好
與摩則起戲言去也師士亦是傍助揀事僧云
何好之義還何該得師士為你與摩因僧師
問六根無用底人還有行持佛法也無對士有
師士既是六根無用於佛法中作摩生行持其
僧又手進前退後師便喝出士將為是作家若
與摩見知更須行脚過人去好別僧代良久師
肯之

法苑珠林

卷二

第

天出千種利美師有時上堂良久乃云禮煩則
亂問如何是地業親開成事師士汝若領得我
則不惟學士與摩則不煩於師士也師士又須
著林爭得不煩問省要氣師指拍師士不得
該也聽他問古人道橫豎豎說猶未知有向上
一開機子如何是向上開機子師士頻還嫌
生臂短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士要道有何難
僧士便請師道師士將謂靈利又却不先說師
問僧古人借君臣父子決還信也無對士今日
勞他勿心情師士待明朝還信也無對士入
叢林久矣師士已之冬申午之春丁卯之月二
十一日亦說這話諸徒則以子時便當願亦佳
世四十一一年為價二十五夏

法苑珠林

卷二

第

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
見還有這个摩況是曹溪門下子孫合作摩生
理論今作摩生提問若欲問向宗乘中且問來
時有人始去諸和尚師士云白雲千里方學士
承和尚有言向宗乘中且問來時和尚尚師士
與摩也可在問昔日覺城東際義王迴旋今日
問領南方如何提接師士會摩僧士與摩則一
機答家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乘成得什摩邊
事師士退後礼拜隨眾上下問昔日雲山會匪
王請佛今日拍慶太尉迎師人天交接於坐隅
至理願垂於開演師士其展著者問摩僧士與
摩則慈舟已駕普海何憂師士不敢問昔日梵
王請佛蓋為奉法之心今日太尉隨從如何提
濟師士不是不捨捨還育也無摩士既無如此
今日一會當為何人師士不為老兄僧士為什
摩人師士却為老兄問九年火室五葉花開十
載白蓮今日如何無亦師士過人作摩生舉僧
士與摩則法雨雲霓群生有賴去也師士別時
與摩道則得師士堂云某甲東道西道也得只
是於人無利益只如達摩大師舉言這八年到
此士未向少林寺裏冷坐地時人變作雙親婆
羅門直得九年方始得一人繼續只知他是觀
音聖人豈無智辯不可解說法摩只知當時分
付二祖是个甚麼意旨二祖於達摩達摩領得
个什摩車還有人舉得摩若有人舉得出來
看若無人舉得大眾側聆待某甲是眾舉當時
事于時眾立顯顯師士又立珍重問名言妙句
盡是教中之言直實論諸師拍師士與茶

法苑珠林

卷二

第

去僧士與摩則慧日與坤朗有昧亮皆明師去
向後也須更過作家問承和尚舉古士師事真
金地常說真寶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
如何是真寶義師去答云兄此一問去與摩則
不異於當時也師去說同說異天與地猶是相逆
師上堂臨下堂時去有人問語者並未其時無
人問良久之間師去氣重方知松栢操事難始
見丈夫心殊重師上堂去真寶義說文字別
時傳言在教不在教又上堂去本自圓成不勞
機杼諸上座出手不出手又上堂去古人道擬
心則老拙慶道擬心為什摩却成差時有人出
來又手而立師肯之又上堂亦舉了鉤時却言
諸上座看後其者前却重問南泉道三世諸佛
不知有裡奴白拈却知有只如三世諸佛為什
摩不知有師去只為慈悲利物僧去裡奴白拈
為什摩却知有師去雅思水草別也無求僧去
未審南泉還知有也無師去知幻則離間曉苑
三寸晝落途中不落途中請師指去師去適未
豈不是擣米歸去摩則不虛申此問也師去今
日是真正問不實非次如何是和尚家風師去
一瓶蕪一鉢到處是生涯僧去與摩則後學之
派皆承襲焉師去隨眾上下又上堂于時去大
家識取混嶺真識取破破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相付是混嶺是破破時有人便問承永有言大
家識取混嶺真識取破破問如何是混嶺師去
久問如何是破破成師去只這个是僧問古人
道服像雖殊妙機不二如何是不二成妙機師
去俗試今看僧去已蒙師指如何保任師去適

卷之三

十

未作摩生會僧士是什摩師去若與摩則者衣
與飯問盡令提綱未免受人檢點到別處有人
相借訪如何知音師去茶飯延時僧去與摩則
拈撥無功去也師去府廩過歲春間却未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去提撥忘念屋鴉等語問從
上宗承如何來留師去無老兄捨地又爭得問
全身振視為什摩道猶執之礫師去你還有眼
不僧去若與摩問爭委得當時事師去汝道
思和尚見知作摩生僧進前又手師去某處負
思和尚僧去思和尚寧不與摩師去眾難護
問溫自夫子相見則且置和尚作摩生相見師
去更僧去若不是學人相得和尚佐笑師去汝
適未問什摩學人礼拜師去蝦跳不出却是汝
不會師有頌曰佛日冲天開竅開聲東隱象
王迦善財五眾承當得誓子驗遂似不來問巧
妙之說又汝三寸不噴上未若為指去師去我
不責你上來僧去深領尊慈師意如何師去我
則且置汝適 未作摩生學人礼拜師去我適
未龍頭蛇尾是汝不知師有頌曰大士渠天請
誦開始登蓮座端端迴皇情未曉志公說大士
金剛已講來問音聲息洞曉何不獲圓通師去
因地修心開力大初心爭可得圓通僧去與摩
則搭高難湊泊門音易相應師有時頌曰吳坂
當年塔未開家空惹惱見師迴手勢復復分明
个後代如何密扇來問未審和尚法嗣何人師
去澹水溪沉草窟底成去與摩則龍溪一派晉
水兮派師去甘言道薄何置師詞問如何是古
佛師去無金色僧去問如何是今佛師去帶笑

卷之三

十

十一

客僧士未審古佛尚今佛還今也無師去向汝
道無金色帶笑客僧士說古說今因學人置得
和尚如何師去陽和布今万物唯新府主大尉
問僧眾已蒙師指亦弟子退出乞和尚垂慈悲
師去太尉既進出招慶不可不枉接弟子常龍
日又軍府事多不會乞師方便師去太尉適來
道進出招慶道不可不枉接太尉還會摩太尉
設札而退問如何是般若師去是什摩僧去與
摩則回師委得去也師去委得底事作摩生學
去過茶與茶師去太深也
山谷和尚嗣保福在舒州三祖塔住師諱行崇福
州長溪縣人也俗姓鄭氏於攸慈雲出家具戒
至於經論無不博通律部精嚴長諱百法久在
浙江後開保福山徒化威乃擁毳振衣密傳心
印漳州太尉欽仰道風請住揮毫敷教紫衣敷
揚佛事身雖障滿遠屆皇都疊捧天恩賜予崇
矣師初開堂時僧問不責非次乞師令去若
教全示更是阿誰又時上堂去雖不在未常不
為諸兄弟若委報恩常為人豪許汝出意想知
解五陰身曰若不妄得猶待報恩開者兩片皮
方是為人保汝未解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
變作鬼家之活計取辦衣下客欲得連疾相
應只如今立地便驗取識取有什摩罪過不然
根思連迴止須以日及夜究竟將去免然一日
親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解研窮究竟乃至舍坊
酒肆若輩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觀盡教
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
是此个事我說為無明障障直須不見有一法

卷之三

十一

十二

是別底法方得圓悟到這裏更能識得自由開合不成癡維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紫與大用起必全真若有一个纖到與魔境界誰敢向汝面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个漢趙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毫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則不可未得如此直須好與其取火發言吐氣沉墜却供無量劫莫到與摩時便道報恩不道環重問不洩公私如何言論士與茶去問丹霞燒木佛竟作摩生去時寒燒向火早徹透羅漢意作生去別是一家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去確搗磨磨問曹溪一路請師舉揚去其處者曹溪摩與摩則群生有賴云汝也是老景與旋

祖堂集卷第十三

下交

祖堂集卷第十四

江下集卷第十四

江西馬祖嗣讓師在江西師諱道一漢州十方驛人也姓馬於羅漢寺出家自讓開心眼未化南昌每謂眾曰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是故遠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傳上佛一心之法今汝聞悟又觀引楞伽經文以斥衆生心地惡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說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結造罪性空合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心自色故有心法可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尋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解此意但可隨時普及與鉢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草率理俱無尋常生則不生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講經講論座主只觀非謗為祖有一夜三更時鬼使未掩門寺主士是什摩人對士鬼使未掩門寺主士鬼使某甲今年得六十七歲四十年講經講論為眾成持只觀食誦論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一夜還得也無鬼使士四十年來食誦經論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摩臨渴掘井有何摩一汝寺主適末道只觀食誦經論為眾成持無不汝寧何以故教有明文自得度今他得度自解脫今他解脫自調伏今他調伏自靜靜今他靜靜自安隱今他安隱自離垢今他離垢自清淨

今他清淨自涅槃今他涅槃自涅槃今他涅槃是法自身向乃未得悟靜何能今他道業成持汝不見全剛藏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我當自管心行亦勤於他今修正行何以故若自不能管行心行今他修者無有是家汝將生死不淨之心口頭承辦諸佛教誨諸凡情因此彼王真汝教表取去彼中便入刀樹地獄所故言操解不得免汝不見佛語言詞而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障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士何知心道彼由藥倒懸增長一切惡法四十年未作口業不入地獄作什摩古教自有明文言語說諸法不能現實相汝持妄心以口亂說所以必受罪報但貴自懺莫惡別人如今遠行若也過晚彼王與吾其第二鬼使士夜正早知如是次第何妙與他修行其第一鬼使士若若摩則放一日修行其等去彼中證曰彼王若若許明日便來王若不許一輪時未見鬼使士後寺主商量這个事鬼使則許了也某甲一日作摩生修行無可計不待天明便去開元寺掘門門士士是什摩人對士大安寺主未起居大師門士便開門寺主便去和尚家具陳前事後三將投地札拜起士生死到未作摩生即是乞和尚慈悲救某甲殘令降教他身邊立地天明了某鬼使來太安寺裏討主不見又來開元寺覓不得得去也師與寺主即見鬼使鬼使即不見師與寺主也僧拈問龍毒只知寺主當時向什摩家去鬼使覓不得花士牛頭和尚僧士為摩則圓師當時也太奇龍花口南泉和尚有一日春夜

祖堂集第十四

至

忽然有一个僧来具威儀便上法堂參師師問昨夜在什麼處對曰在山下師曰與計也未對曰未與飯師曰去庫頭覓與飯其僧應聲便去庫頭當時百文造典座却日个分計与他供養其僧與飯了便去百文上法堂師問通未有一个僧未得與飯汝供養得麼對曰供養了師曰汝向後無量六福德人對曰和尚作學生與學說師曰此是辟支弗僧所以與學說通問和尚是凡人作學生受他辟支弗師曰神通變化則得若是說一句佛法他不如老僧師有一日上得床邊與摩並便談論侍者便問和尚適未因什麼談論師曰老僧在這裏坐山河大地森羅萬像都在這裏所以與他與摩談論者云此是好事和尚為什麼却嫌師曰於法則好於我則嫌侍者云此是什摩人境界師曰此是菩薩人境界後越山奉此目嚴古古人則與摩是作諸人菩薩境界尚未得又故則嫌他菩薩雖則是嫌但以先證得菩薩之位後嫌也嫌老僧未解得菩薩之位作摩生嫌他這个事有西川黃三郎教两个兒子投馬祖出家有一年却歸屋裏大人曉見兩個僧生佛一般禮拜古人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是你两个僧便是某甲朋友成持老人日大人雖則年老若有心有什摩難大人歡喜從此便居士相共男僧便到馬祖家其僧具陳求古大師便上法堂黃三郎到法堂前師曰西川黃三郎豈不是對曰不敢師曰從西川到這裏黃三郎如今在西川在洪州古家無二三國無二王師曰年幾云八十

恒三卷第七

三

十

五雖則與摩算什摩年歲云若不遇和尚處處一生見師後如刀割空師曰若實如此處處任真黃三郎有一日到大安寺厨下便啼哭云主問有什摩事帝天三郎曰帶天座三座主云與若等作麼三郎曰還聞道黃三郎投馬祖出家羅茶指不便却令汝等座三說甚麼作什摩座主從此發心便到開元寺門士報大師曰大安寺座主未欲得參大師問佛法大師便昇座座主來參大師大師問見說座主講得六十本經論之不對云不敢師曰作摩生講對云以心講師曰未解講得經論在座主云作摩生云心如二夜見意如和我者爭解講得經論在座主云心既講不得得空還講得摩師曰盡空却講得座主不在意便出曉下塔大悟迴來札謝師曰能授阿師禮拜作什摩座主起來露雲汗淚重夜六日在大師身邊侍立後語曰云某甲離和尚左右自看省路修行唯願和尚又住世間廣度群生伏惟珍重座主歸寺告眾云某甲一生切支忤謂無人過得今日之下被馬大師呵責立得悟意便欲却學後一入西山更無消息座主偶日三十年未作餓鬼如今始得復人身青山自有報當伴童子從他事別人津南枯問僧空講經什摩人為聽眾對云通來暫隨喜去津南士是什摩處士若是別人便教收取津南日汝也是犯大之意師上堂良久百文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云是你放身令寬問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西來意不須多說師曰云今日無

恒三卷第七

四

十

心皆不能為汝說汝去西堂問取智藏其僧去西堂具陳前問西堂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某甲未問上座西堂便以手點頭云我今日可投頭痛不能為汝說汝去問永海師凡其僧又去百文乃陳前問百文云某甲到這裏却不令其僧却與師師云幾頃日海頭黑師遣人送書到走使山欽和尚書中只畫圓相偈此境見以著於圓相中有一刻有人舉似忠國師忠國師曰汝師又被馬師或有人於師前作口劃上一劃天下三劃短云不得道一長不得道三短離此四句外請師答某甲師乃作一劃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牽引茶士何不問某甲有座主問師釋宗傳持何法師却問座主傳持何法對曰講得四十本經論師云其是師子兒不座主云不敢師作燈臺摩座主云此亦是法師士是什摩法對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座主云此亦是法師士是什摩法對云師子在堂法師士不出不入是什摩法座主云遠避出門師召云座主座主應若師士是什摩座主云師可六遠繞杖阿師展百丈代士見摩師問得從什摩家來對云從淮南來師士東湖水滿也未對士未師士如許多時面水尚未滿道吾士滿也雲云士恐落底洞山士什摩劫中曾欠小未師明展連化今日晚勝院主問和尚四辨遠和近日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淨用和尚為座主時講四十二本經論未問師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宗門中意旨如何師乃顧示云左右人多且去汾州出門

恒三卷第七

五

十

師親歸門問師曰座主沙州迴頭應答師士是什摩沙州當時便省還扎拜起來云某甲講四十二本經論將謂無人過得今日若不遇和尚泊舍空過一生師問曰汝法以何法示人百丈堅起拂了對師曰只這个為當則更有百丈拖下拂子僧拈問石門一掃之中便占馬大師兩意請和尚道石門拈起拂子士尋常抑不得已大師下親承弟子總入十八人出現于世及隨道者其知雲教大師志性慈憐客相獲弄足下二輪頭有三約說法住世四十餘年云使十有餘衆師貞元四年大反歲二月一日遷化塔在汾澤寶華山勸諭大寄擇師大莊嚴之塔裴相言願在承相讓得與撰碑文得修得師頃日馬師道一行金金石塔寺超然亭故勞役久定身心一靜應擲大化南岳松千尺

大珠和尚謂馬大師在越州師諱慧海津州人也師謂衆曰汝心是佛不用持佛求佛汝心是法不用持法求佛法法和合為僧特要作一特三寶經士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業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淨名為佛滅度譬如冥時無喜喜時無喜唯是一心用無二聲本智法本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求即同指上得真空無滯應用無時無始無終利根先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性無邪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性解本空則是無違法身万行莊嚴 且即是功德法身即是方化之事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即是無盡義能生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六

五八

万法是大法廣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同如是如來藏也如來者則諸法如義一切世間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有王受之問法師律師禪師阿那含家律師士法師者諸師子座滿無河之辯對稠人匪衆居鑒玄開開般若之妙門等三輪之空際若非龍鳥踰越安敢當人律師者各毗尼之法廣名利雙行持化開通威儀作則臺三綱之羯摩作四果之初因若非當德白石安敷造次擇師者探其極要且了心源出沒參軒縱橫應物處均事理頓見如來救生死之深機得現前之三昧若不安靜靜當到青裏想須性然有座主問素甲擬問擇師義得不師曰清淨月影任憑探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淨對面非佛而座主性慈却問擇師說何法使人師士未言有法座主士擇師淨如此師却問法師說何法對士講金剛經二十餘座師曰金剛經是誰空對士擇師且不知是佛說師士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誑佛是人不能解我所說我若言經不是佛說即為誑誑離此之外為老僧說法師曰師曰其真且豈經士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士若以色見我乃至不能見如來經且豈待小時微大德且道那一个是如來對士到這裏却過去師呵士講經二十餘座淨不識如來師士如來者則諸法如義大德都得不到法師士若如是則一切皆如師士未是未是法師士經作此說都得不是師士法師如不對士如師士大石如不對日如師又士汝本石如不對日無二如師士與摩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七

則大德共草木何別法師乃嘆曰以上人極難酬對時有俗官問法師何故不信擇法師名相易解至理難見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一个是佛師士汝疑都个不是指出看行者師士是則通境是不悟則永爭殊華嚴座主觀人問擇師何不許不肯許付是法身贊贊賞花是般若師曰法身無像對單竹以成形成般若無知對黃花而現相非彼黃花單竹而有般若法身乎經士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則同無情單竹若是法身單竹是同應物不大德教人杜口無言百丈政和尚謂馬大師在江西未親行終不改化肇始終師向僧道汝典我問曰了為發說大義僧士聞曰了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老宿見日影遙遙隨問為復隨隨曰為復日說臨師士長老房內有客且歸去好杉山和尚謂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智堅未親實經不化化經始終雲曲見月問師太好月師士還照也無雲曲任知頭師在南泉造第一座南泉叔生士生師士無生南泉生猶是未南泉行五六步師曰士長老南泉現頭士作摩師士其道是末後有人拈問顯德南泉道生意作摩生顯德士急水行舟杉山道無生意作摩生德士風若不來樹亦不動無生猶是未意作摩生德士唐錄捺刀仗且作摩生現避南泉意作摩生德士要摩摩今則旋行持南泉頭意作摩生德士為王現旋師子額中莫道是末意作摩生德士妙个出身古今罕有安日拈問明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八

上座古人嘗無生不當無生對曰不當無生生
國士杉山意作學生明上座時明明大師代云
汝試奉吾師與南泉向火次南泉問師不用指
東指西李公率立下道將末師便把火蒭放下
南泉云饒你作麼猶較玉老師一錢道南泉又
問趙州趙州以手作圓相中心一點泉云饒你
作麼猶教玉老師一錢道雲門問泉云南泉只
是坐坐登高不解坐裏放下問知何是李未身
師云坐世不相似師提起巖茶問南泉道个太
好供養南泉云非但這個百味珍甚他亦不願
師云雖然如此个个惣須償他始得

若溪和尚問馬大師來觀行錄不化緣始終
問如何是修行路阿士姪小阿師其作客僧士
畢竟如何師士安並則不敢師有時云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有人問先曹山古人有言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未嘗變作什摩病曹山云攢簇不
得處病僧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山士
人人豈有留士一切衆生爲什摩不病山士衆
生若病則非衆生僧士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
士云竟起裏不可得僧士未審請佛還有此病
也無山士有進曰既有爲什摩不病山士爲伊
惺惺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士涅槃後有僧士
如何是涅槃後有師士無洗面僧士學人不念
師士無面可洗

石堂和尚謂馬大師在撫州師諱慧歲未出家
時赴康徒馬大師庵前過問和尚還見我麼過
摩馬大師云汝是什摩人對士我是撫人馬師
云汝解射不對士解射馬師士一箭射我今計

日一箭射一個馬師去汝渾不解射進口和肉
真是解射不為師士武臨射進口一箭射幾個
師士一箭射一群師士彼此生令何待射他所
士決既知如此何不白射師士若若某甲白射
每下牛震師士者漢無朋坂惱一時頓消

師當時折箭爲誓將刀截域投師出家師復回
一日在厝作務次馬師問作什麼對士牧牛爲
師曰作麼生牧對曰一繩入草去便把鼻孔拽
來馬師士子真牧牛師問西堂你還解把得麼
空摩西堂士捉得師士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擦
虛空勢師士与摩作麼生捉得虛空西堂却問
師作麼生捉師便把西堂鼻孔拽著西堂作惡
痛聲士太殺拽人鼻孔立得脫去師曰立須与
摩捉他虛空始得有時僧次法師士過來什麼
處去來對士在師曰在什麼處僧齊拉而對有
僧禮拜師師士捉什麼處來對曰某處來師士
逞將得那个來摩對士持得來師士在什麼處
僧彈指而三下三平和尚來師師策起弓箭叫
士看箭三千擲開臂受師沒抛下弓箭云三十
年在者裏今日射得半个聖人三千住持後士
登時持謂得便宜如今者却輪便宜石門拈問
明真作麼生道即得免被變作半个聖人明真
便喝士這野狐精石門士委得也其弄好手師
有弄珠吟曰落落明珠耀百千森蘿万像鏡中
懸光透三千越大千四生六類一靈源凡聖閑
珠誰不羨發起心求淨不見對面奇珠不識珠
弄珠迷物當時墜千般万般現珠喻珠離百非
起四句只這珠生是不生非爲無生珠始住如

畫珠大圓鏡亦有人中堂作恆令身百億或珠
 今無如本師如今淨日用五珠是佛陀何勞送
 物浪波波既現則今無二相對面看珠識得摩
 紫三和尚詞為大師在襄陽師諱道通未親實
 經不出生緣襄陽願歸于迪相公靈公界內凡
 有行脚僧投送無有一僧得命使殺如足得無
 穀師因此消息欲得去和公靈衆中覓人隨師
 近有十來八師領十人恰到界首十人怕不敢
 進師猶自入界內軍人見師來便捉着枷送上
 師着枷到門外着納衣便上廳相公接劍大坐
 便去喚這阿師還知道襄陽師度使斬所自由
 摩師去還知道法王不懼生死摩相公去和尚
 頭邊還有耳摩師云眉目無降尊貴道和尚公
 相見有何降尊相公便執却劍着公衣服便礼
 拜問承教中有言無風火其舡舫深隨羅剎鬼
 國此意如何師便喚于迪相公顏色變異開口
 羅剎鬼因不遠在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迪相
 公應答師去更其別求相公言下大悟便礼為
 師有人舉似華山華山云曉殺者个漢僧便問
 和尚如何華山云是什摩僧問如何出三界師
 云你在裏許多少時僧云如何得出離去師云
 青山不尋白雲飛

南源和尚嗣馬大師在袁州師諱道明洞山初到南源便上法堂火頭燒茱萸洞山便云已相見了也不用更上來洞山便歸堂又去和尚蒙便問道來道已相見了也什麼處是茱萸某甲相見愛師去心心不聞漸流入於性海洞山云伯鑑放過洞山五日後許師隔云有事隔關契得

摩訶山便禮拜去。有什摩事。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彌山間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也不為。即是彌山便住兩年。英百丈和尚。騎馬大隨。在江西。師諱懷海。福州長樂縣人也。姓黃。童年之時。隨母親入寺。礼佛拈萼。像阿母。此是何物。要云。此是佛子。云。形容似人不異於我。後亦實作馬。自後為僧。志慕上乘。直造大乘法會。大經一見。起之入室。師安聲。至聞更無他往。師平生告前高行。難以言。凡日給執勞。必先於衆。主事不忍獨作。吳而請息。易師云。吾無德乎。今學於人。師追求作異。既不復而亦恐。故有一日。不作日。不食言。派搖策。字。英有僧夫。入慈室。師云。作摩作摩。僧對曰。父母俱喪。諸師擇曰。師云。具去。明日。未一時。經却。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呈對云。某甲。去。師云。作摩生。傳語對云。待見西堂。即遣。師云。道什摩。對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見。為山。日夜深。來。參。次。師云。你与我撥開火。滿山云。無火。師云。我適來。見有。自起來。撥開。見一星火。夾起來。去。這个。不是火。是什摩。滿山。便悟。師。而滿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對云。有。師云。在什摩處。滿山。把一技木。火。兩三下。過。而。師。師云。如坐。衣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對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不對云。分明个。師。堅起。拂子。云。汝見拂子。不對曰。見。師。便不語。有一日。普請。未。有一僧。忽。聞鼓聲。夫。聲。夫。笑。便歸寺。師。日。役。我。役。我。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問。其。僧。適。來。見。什摩。道理。即便。大。笑。僧。對。曰。某甲。適。來。聞。鼓。聲。動。

祖堂歌集卷之四

十

聖

得歸喫飯所以大笑師使休養度日也是回
寮說如何阿古固守動用三世佛惡此外別求
即同魔作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則不問不問不
答時如何答曰怕爛却那作摩師問奉去從來
疑這个老漢僧去請師道師去一合相不可得
師教僧去章敬和幽露見他上堂說法次禮拜
起來教他一隻屨以袖拂上座倒頭覆下其僧
去到一一俟前師指章敬云老僧罪過師行却
時到善勤寺欲得查理寺主不許云釋僧交服
不得淨潔恐怕汚却經典師求者經忘却寺主
便許師有經了便去大碓山出世出世後供養
主僧到善勤寺相會寺主寺主問離什摩震對
曰離大碓山寺主問什摩人住對曰恰似和尚
行却那在當寺者經寺主曰莫是海上座摩對
曰是也寺主便合掌某甲實是凡夫當時不識
他人天善知識又問未這裏為个什摩事對曰
著頭手主自行跟教化一切了供養主相共上
可丈師案得这个消息便下山來迎接歸山一
切了後請寺主上禪牀某甲有一段事要問寺
主寺主推不得便昇座師問寺主云講時作麼
生主云如金盤上弄珠師去拈却金盤時珠在
什摩處寺主對又問教中道了了見佛性猶如
文殊華就是了了見佛性合等於佛為什摩却
等文殊又對曰此便被納學掣号為涅槃和尚
便是第二百丈也師有一日夜深驢次忽然便
覺欲得空蕩然侍者亦是睡夢不得非久之間
有人敲門喚侍者云和尚要與汝侍者便起前

祖堂集

三

 $\frac{1}{2}$

湯永和和尚雲和尚便驚問阿誰教你与摩訶迦
未侍者具陳前事師便彈指云老僧終不解修
行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覺鬼不知今日之下被
土地覷見我心識違与摩次第師見雲出便提
起五指云何个而也雲云非也師云豈然乎
師有一日法堂裏坐直到四更當時侍者便是
雲出和尚也三度来和尚身邊侍立第三度来
和尚暮夜失聲便喚侍者便問和尚適来有什
摩事雲師云不是休境界侍者云各師某甲是
和尚侍者若不与某甲說為什摩人說師云不
用問不是你問底事熟不是老僧說底事侍者
云各師百年後要知乞和尚慈悲師云昔教人
老漢未達人在適来忽然憶着菩提涅槃所以
与摩喚侍者各師若也如此如許多轉目什
摩說菩提涅槃了蓋不了義師云分付不着人
所以向你道不是你問底事熟不是你境界師
垂語云併却咽喉聲勿道道特来有人云學人
道不得却請師道師曰我不辭向你道之後教
我兒孫雲出對曰師今有也師便失聲云我
兒孫師垂語云見河能漂者象偈便問師見不
見師云見僧云見後如何師云見見無二僧云既
言見見無二不似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
為後見師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難見見
不離及師垂語云古人舉一手豎一指是禪是
道此語繫絆人無有佳時假饒不說亦有口過
你上座拈問單出既不說為什摩却有口過單
出云只為不說你上座便截斷兩口單出却問
你上座前日与摩拓對不稱上座意言便請上

祖堂卷第十

士

27

座不捨慈悲曲垂方便既不說爲什麼知有口
過上座舉起手單曰三折投地禮拜出聲常哭
師教傳者同第一座實際理地不受一虛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是了義教裏收不了義教裏
收第一座去是了義教裏收傳者却未奉似和
尚和尚便打侍者送出院間如何是大乘入道
頓悟法師若曰汝先歇諸緣休息万事善而不
善世間一切諸法並皆放却其記憶其緣念放
捨身心合其自在心如木石口無所辨心無所
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猶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
一切攀緣貪愛取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
被光聞覺知所縛不放諸境或自然具足神通
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
達一切聲色無有縛身名爲道人但不教一切
善惡準淨有爲世間智相繫即名爲佛應是
非善惡是理非理諸和見總盡不披繫縛靈靈
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
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
繫縛人但人自處處計者作若干種解脫若干
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切
有善無善解淨等心盡靈於生死其心自在早
竟不爲虛幻虛勞羅累生死諸入和合地然無
寄一切不拘去自無寄往來生死如門開窗似
若通達種種皆樂不攝意事心甚近居不念名聞
及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與世法之所滯心
離絕愛憎樂不于於懷康貧接命補衣寒暑元
元如慈如親相親相和親分於生死中廣學
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披知解境界深却

得生死海裏佛走無求人求之則事理是無求
理求之則失若取捨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
實亦無虛若勝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
五欲八風之所縛縛則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
爲一切有爲因界所縛他勝過無縛身同利
物以無縛心應一切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
應前與後同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共諸善得
解脫不師若曰小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
切解脫問如何是心解脫師答曰不系佛不求
知解脫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佳靈
靈亦不長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如
名爲解脫無事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其
言有小分或善持爲獲了有恆法無漏數定慧
門都未談一毫在努力修作早與其持身臂眼
暗頭白面皮皺老苦及身眼中心懷性
未有去處到與夢時整理脚手不得淨有智慧
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願合諸境不知
返照復不見這一生所有惡善悉現於前或忻
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聚散舍宅舟車車聲
先現現轉轉爲自心貪愛所見是變爲好境隨
所見重裏受生都無自由分就言其戒亦無未
空問如何得自由師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
無取捨地淨供止如日月在空中際而照心如
木石亦如香象戲泥而過是無礙淨此人天堂
地獄不能攝也又士讀經者教語言皆須定轉
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三用如今覺覺性自
已但不執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故導師能照破
一切有無境法是全剛而有自由獨立分者不

能任摩得絕今謂得十二圓陀經只成增上慢
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者唯世間是好
善事若向理明人達數此是塵客入十地之人
不脫去流入生死河但不求見知解語義句
知解屬貪食變成病只如今俱離一切有無諸
法達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靈
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故有無諸法轉不得自
由是以理未立先有智智截去如曉使費不知
於理先立後有智智時作得授士爲金變海
水爲藕絲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
於無量義作一義自餘化緣終始條陳實錄勒
魯祖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所講實義格玄
峻學徒來赤面壁而坐問如何是言不言師士
汝口在什麼裏對士某甲無口師士特何與泰
飯白後洞山代士他不似與什摩問如何是諸
佛師師士頭上寶蓋生者不是僧士如何則是
師士頭上無寶蓋南泉和尚到師便面壁而坐
南泉以手拍師背師士你是阿誰泉士告願師
士如何泉士也尋常師士決何多事南泉有一
口看茶因南泉把石打圓頭僧迴頭看是師其
僧具威儀禮拜便問和尚適來豈不是警覺學
人南泉便曉是士驚覺則止且任摩時作摩生
其僧對南泉教僧作去魯祖震到彼中便有來
由其僧辭南泉便去魯祖震師幾見得來便面
壁坐其僧不在意却歸南泉南泉問到魯祖震
摩對口到泉口迴太迷乎對口魯祖和尚幾見
某甲便面壁坐所以轉來南泉便士王老僧初

出世時向住諸人道向佛未出世時特會向自
不得一个半是个是伊向摩羅年得一个半个摩安
國和尚拈問雲居常祖過在什摩家被市泉呵
噴雲居便呵安國出聲帝央雲居士却成談笑
安國從此心央保指拈問長慶魯祖有什摩切
峻靈招得南泉此語長慶去進已進於人乃中
無一个長慶舉此因緣云他家面壁生有个摸
摸雲居然堂成生你向什摩家摸摸僧同龍
泉只如信山向摩道意作摩生泉士持齋得憑
高哉和尚問馬大師師誰法親未親行錄不文
化緣終始師有敬行一首古人重義不重金曲
高和寡中知音今時志士還如此語點動用跡
難尋所見世上歧路者終日崎嶇任用心平坦
條禮不肯要須登峻訪梅林窮子捨父違途
進却於半途絕知音貴女宅中無價寶却持拜
負他人金心無相用還深無常境界不能便運
用勝隨高而下靈光且不是浮沉無相無心勝運
囉囉聲應色隨方照雖在方而不在方任運高
低懸勝妙亦無頭復無尾靈光運運使何起只
今起者便是心用明時更何你住居方無靈
見運用無蹤復無跡識取如今明見人終朝莫
慢別求的熱心學進藝林其持病眼認花針說
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了取心識取
境了心識境得河靜但罷了境便識心万法都
如圓影影動止學其為師不用登高向下窺平
源不用金剛鑽劍刃之中錯下錐向前來其人
我山僧有也無人和了空無相即法師不用絞
羅將作惱可中了大希奇大人幽遠不思識白

祖堂集

卷二

五

家境却莫望歲終日役人乞布衣求境界要情
生只如水面一波波成但能當境無情計還同水
面平來平應大軀應小軀運用只隨如意珠被
毛戴角形雖異狀應之心時不殊應取時若千
日万像不能逃影贊凡夫只是未覺觀解得自
輕而進居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什
万鐘鼓一時鳴響光運運常相續應意時絕分
別照燭森然此不昧通通山河石壁間要且照
時常寂滅境虛不須畏終朝照燭無形對設
使任持淨幻身運用都無古身意師又集大衆
經音義派通海廣矣

章教和尚問馬祖在長安師諱懷暉杜謝泉州
同安縣人也有僧持錫到進叩三匝振錫而立
師士是其信長慶代士和尚佛法心何在
此僧又到南來通師三匝振錫而立南泉士不
是不足風力所轉終歸敗壞僧士章教和尚向
某甲道是和尚因什摩道不是南泉士章教則
是汝則不是長慶代士和尚是什摩心行同心
法滅時如何師士耶人無待徒勞運新有人奉
似洞山洞山士雖然如此須親近作家始得僧
士此意如何洞山士須運新始得僧士向什摩
家運新洞山士不到家師到與善大徹師家
禪師同後什摩家來師士從天台來禪師士及
台高步少師士白看取雲居進士直眼看不見
時又作摩生自代士異於世間師學大奔宗教
緇儒奔起法會白以道誓天庭聞于風聞元和
初奉徵詔對位排僧錄首座已下聖上顧問僧
首對士僧依夏臘師當時六十夏勒奉遂為座

祖堂集

卷二

五

首對聖上言論禪門法教聖顏大悅慈敬殊常
恩澤面臨宣住章教寺大化京都高懸佛日都
城名公義學覽衆繁難會如雲師乃大震雷者
群共首伏投針舉意者得意志言元和十三年
戊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遷化勒誌大覺禪師
大寶光之塔長沙夏島碑銘曰寶姓謝振耀子
名懷暉未詳字家泉州安溪里無官品有佛位
始丙申年乙未

祖堂集卷第四

祖堂集卷第十五

仁壽二年三月三日

西堂和尚謂馬祖在虎州師諱智藏有一秀才問曰有天堂地獄不師亦有又問曰有佛法僧寶不師亦有秀才曰但問靈虛言有和尚與摩道其是錯不師亦有秀才曰曾見什摩老宿秀才曰曾見佷山和尚師士佷山向秀才作摩生說士說一切慈悲無師士秀才唯獨一身這別有慈悲不對曰某甲有山妻無有兩頭血爲師士佷山和尚還有妻不對曰佷山和尚真善道人純一無雜師可古佷山和尚內外嚴謹理行相攝道一切慈悲無師得公具足三界凡夫抱妻養兒何種不作是地獄相得什摩道一切慈悲無若無佷山和尚道無秀才禮而謝曰馬祖遺師師到國師家在路上見天使使覺智覺水師師却指天使使又國師家國師問曰師說什摩法師便東邊過西邊立國師只若个爲當別更有不師又過東邊立國師去這个是馬師底仁者作摩生師去早个呈似和尚了也師曾燒一僧有一日現身見命師去汝還死也無對去也師去汝死死見命者誰其僧還不見自來未親行錄不知終始勸證宜教師元和正真之塔

無也剝那而登妙覺師答曰此乃梁武帝言然心有者是潘有有既有矣安可解脫心無也何人而登妙覺師以群賢十号等有爲已達者終不復悟尋無爲已悟者終不却迷於是群賢執伏念曰玄無以此師同諸碩德曰行止便思畢竟以何爲道有人士知者是道師士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安得知者是道乎有人士無分別是道師士若能分別諸法扣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人士四禪八定是道師士佛身無爲不墮衆教安得四禪八定是道耶大師之言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像而有得有美豈可以一方定美惡爲道耶所以不定之辯道不定之執趣無方之道矣師頌曰
五下機玄旨羅紋結角是不識玄旨人徒勞迷所示
鷓鴣鳥守空池魚殺脚下過鷓鴣鷓鴣不知有經
論供奉大德對順宗皇帝前問如何是四諦師
指聖人云當今是一諦三諦何在大德對供奉
又問欲界無擇擇居色界此土憑何立擇師答
曰法師只知有欲界無擇不知有擇界無欲供
奉士擇界無欲如何是擇師以于空中點一下
供奉皇帝士只這一點法師尚向奈何師元
和十三年戊戌歲正月二日達化報齡七十四
勸慈惠覺大師見性之塔國相厚厚則碑文
狀牛和尚謂馬大師在北京師諱曰在未觀實
錄其化緣終始以放火師行脚時頌曰
放火而行入大津 碧蓮潭裏養金鱗 草間弄瓦凡魚伴
直走龍門使出身 小師答曰 魚龍未受念常存
夢中還救海氣津 兩眼不覩說小水 一心直抵透龍門

千迴下網終難繫 万度垂釣豈不天 待我一朝歸甲悟
解將雲霧撒乾坤 小師便是第二休牛也師有三
个不歸頌曰 劉安詳觀其俗迷 如雲似鶴是高飛
五湖四海隨緣去 到處爲家一不歸 昔耶夢形守法成
事達知識及女微 慈燈初照最徇明 唯報自親三不歸
嶺巖巖出往便命 月寒秋月年相依 經行坐立閑事
樂道逍遙三不歸
盤山和尚謂馬大師在北京師諱實積未詳姓
氏師有時示衆云心若無事万法不生境絕玄
機纖塵何立道乎無射因道而得道道乎無名
回名而得名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
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與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旁形如猿投影大空無中復誰前後長
空絕際何用量之空既如斯道直言哉心月孤
圓光若万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土復
是何物擇德得如柳劍揮空其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跡劍刃非若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
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擇德可
學中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低如石舍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名出家故導師去法
本無相得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鏤
難所以古人道靈源獨耀道平無生大智非明
真空絕跡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
增語擇德切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家
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提掣不動衆念無提
觀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莊大師拈問福先向
上一路古人宗學者徒穿提影功若道不傳早
傳了不傳之路諸師通福先若曰盤山高提向

上宗與未諸聖舌無功吾師既問不傳享問當
何愁不為這同半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有
量之事龍尾可尋過日見四祖後如何師云脫
量之機龍尾難尋過日見後熟什麼百鳥不來
師答曰然在龍歌舞線斷一時休師隨還化時
謂眾士還有人過得吾真學若有人過得吾真
呈似老僧者眾皆將寫真呈似和尚師畫打時
有一少師普化出未云某甲過得師真師士呈
似老僧者普化倒行而出師云我不可者汝這
般威向後去別處打風鼓去也師千生住持執
執盤盤異嘗海內聞名初詣獎崇大師真際之塔
麻谷和尚嗣為大師在蒲州師諱資微未詳姓
此師與丹霞遊山見水中魚師以手拍丹霞升
霞士天然師至明日即問昨日意作麼生丹霞
便作師諱師曰蒼天蒼天師行時時到三番三
番和尚上堂云此事晚上眉毛早已差過也師
便問承和尚有言此事晚上眉毛早已差過如
何是此事三番云差過也師便捋倒觀摩三番
和尚便打之問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師便起去
同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良久其僧却舉似石霜
此意如何石霜主人搖動潯黑關繫泥泥水
益官和尚嗣為大師在蕪州師諱齊安未詳姓
此有法空禪師到同師經中讀義師答了師云
禪師到未幾道慈未得作主人禪師云請和尚
作主人師云日已將晚且請寺位安身明日却
來師明朝令沙茶茶法空禪師禪師應時來師
可沙茶云道沙茶不了事教局法空禪師未何
故得守堂人來僧參師師云汝是阿誰對日

祖堂集卷之七

三

神照

法竹師云我不識汝問如何是事身盧舍那佛
師云與我將取那金銅瓶來借承瓶來師云却
這事安宜僧便送手還已番來問如何是事
身盧舍那佛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大皇帝帝
潛龍之日曾札為師甚有對答言論具彰別錄
初詣悟空禪師接其之塔真塔塔滄海非其有
汾州南有節官矣
五溪和尚嗣為祖在越州師諱靈黑姓宜常州
人也師未出家時入京通官去到洪州開元寺
禮拜大師大師問秀才什麼處去去入京通官
去大師云秀才太遠在對云和尚此間還有道
場也無大師云日前離什摩秀才云還許道官
也無大師云非但秀才佛亦不若因此欲得投
大師出家大師云與你別頭即得若是大事回
緣即不得從此攝堂後復有一日大師領大
眾出西牆下遊行次忽然野鴨子飛過去大師
同身連什摩拘政上座云野鴨子飛過去大師
眾去對云飛過去大師把政上座才找上座作
忍痛聲大師士猶在這裏何曾飛過去政上座
欲大悟因此師無好氣便向大師說某甲抱去
這个業次投大師出家今日並無个動情過來
政上座有如是次第氣大師慈悲指示大師云
若是出家師則老僧若是發明師則別人是作
驢年在我這裏也不得師云若與摩則氣和尚
指示个宗師大師云此去七百里有一禪師時為
南岳石頭汝若到彼中必有米由師便辭到石
頭云若一言相契則住若不相契則去若鞋
履執座具上法堂禮拜一切了侍立石頭士什

祖堂集卷之七

三

神照

摩室未師不在意對云江西米石頭云受業在
什摩處師不枉對便拂袖而出繞過門時石頭
便出師一脚在外一脚在內轉頭看石頭便側
掌云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更轉頭惱作什摩師
豁然大悟在和尚面前給侍數載學為五溪和
尚也後有人奉似洞山洞山云登時若不是五
溪大難得永當雖然如此猶決途在自後長慶
云峰峰修禪師接問僧云如長慶與摩室意作
摩室僧云自代云恐他認錯有人拈問摩室
古人道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是和尚如何摩室
云地獄担牌又有作了也僧云深領和尚等言
古人因什摩與摩室通摩室云只為這般漢僧
與摩室則志前失後去摩室云頭上不亮肚裏無
事僧云食者天上月也却如雲中燈摩室便喚
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
可罷也無師云你試下手看越州觀察使覺
人問師依祖住持依律住持師以偈答曰
不持律泊泊不生祖像茶三兩坑意在鐘頭連
觀察使老人這百柄鐘頭師纔見進來把棒趕
出却云我有一柄鐘頭平生用不盡誰要你這
來再使却來具說前事觀察使連申禮拜問此
个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你道日前成來多少
時僧云不會師云我此間無你連未同成僧云
豈無和尚接人眾師云待你求則接僧云請和
尚接師云你父少什摩師元和十三年化緣周
畢緣裕焚香坐逝床大集僧眾驚動叮囑囑
眾問僧門徒云妙也真常李元生誠法身圓淨
寧有去來十聖同隨方豈一轍吾今亦滅不假

祖堂集卷之七

三

與我無差勞形須存已念傳達此令真報我恩
若回達言非吾弟子有人問什摩處去師云無
處去僧云某甲何以不見師云非眼所親用山
間舉云作索師已坐墨掌收光一刻那間便時
圓寂年齡七十二僧腊三沙門志閑撰碑文矣
大梅和尚嗣馬大師在明州師誨法常蕪陽人
也州王泉寺受業親具尸羅學道集典諸大
小才經論多聞難益辯注虛張爽情神遊方
訪道聞江西馬大師誨學師乃直造法道目一
日間如何是佛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云如何
保任師云汝善護持又問如何是法師云亦汝
心是又問如何是祖意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
云祖無意耶馬師云汝但識取汝心無法不借
師於言下頓領玄旨遂杖錫而望雲山因至大
梅山下便有棲心之意乃求小許菴一入深
幽更不再出後目益官和尚出世有僧尋杖杖
迷山見其一人草衣結髮居小皮舍見僧先言
不審而言語寥寂僧窮其由師云見馬大師僧
問居此多少少年也師云亦不知多少少年只見
山青了又黃青了又黃如是可計三十餘度僧
問師於焉祖愛得何意言師云即心是佛其僧
同出山路師指隨緣而去其僧到益官家具
陳上事益官云吾憶在江西時曾見一僧問馬
大師佛法祖意馬大師皆言即汝心是自三十
餘年更不知其僧所在其是此人遂令數人
教微路路所山尋覓如見云馬師近日道非心
非佛其教人依益官教問師云任你非心非佛
我只管即心即佛益官聞而嘆曰西山梅子紫

法苑珠林卷十二

七

山

也汝曹可往彼隨意採摘去如是不足二三年
間泉上數百凡應接物對答如探因夫山與
定山去大梅山路上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
則非生死夫山不肯自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
生死二人相不肯去到定山夫山自問此二
人道阿那個家親師云一親一疎夫山云阿那
个是親師見問乃云且去明日未夫山明日
未問昨日未蒙和尚垂慈未審阿那个是親師
云問者不親親者不問有人問益官如何是西
來意益官云西來無意僧舉似師師云不可一个
指著善而个死屍師隨順世時懸疑叫師言衆
日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言今遊美
師言已接室未及化美挂州刺史紅勃撰碑文
永泰和尚嗣馬大師師誨靈瑞姓黃街縣人也
年十一出家於南嶽年十八為沙門學於大
奔黑領心要年二十四進具於雙峯寺却歸大
奔法會貞元一年丙寅歲遊青州州牧張胤請
止龍興寺元和年中會州人大飢人多殍仆師賜
不至席視人如傷乃驅富室得行檀度結是師
名給孤覺後舉下師左臂有肉環肘常有鴈占
者目定人天師也後尚書薛平待以為師凡二
十三年大化青杜故号青州和尚馬及遊襄陽
唐使牛元翼礼重曰入中師子王也請止咸通
寺又至荆渚備射王瓘請往永泰寺布金闍道
大度化度大和三年戊子歲六月三日頓世春
秋六十九卒時得舍利五千餘粒塔于郭東劉
軒刻碑文初誦道鍾擇師寶真之塔
東寺和尚嗣馬大師在潭州師誨如會都州始

法苑珠林卷十二

八

興曲江縣人也大唐八年止園一擇師門下後
歸大奔泉皆仰德謙淡如林揭為之折時擇折
床會也後止長臥東寺大捨供現普賢禪師
去世常病好事者錄其語不能盡登領意認
即心即佛外無別說曾不師於光近只倚影跡
且佛於何佳而日即心心如意師既佛慈悲
留于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勿去遠矣方刻舟
時号東寺為擇室承相崔公汎高其風龍野間
師日師以何得師日見性為得云云師見性不
師日見性師當時方病眼相公讓日既言見性
其眼奈何師云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相公喜而
礼拜更与師到佛殿見省見在佛頭上放囊相
公問者个崔兒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相公云
既有為什摩向佛頭上肩師云他若無目什摩
不向鴿子頭上肩相公從此礼拜為師自後長
慶間云嶺師問南泉進禪什摩雲對日近離江
西師云還待得馬大師真來不對云特得來師
云特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只道个是師云背
後成南泉登時作後長慶云和尚太似不如保
福代云伯不到和尚此間師問仰山離什摩雲
對日離廣南師日見說廣南有鎮晦明珠還是
也無對日是也師云此珠作摩生對日自月則
隱黑月則現師云還待得此珠來也無對云特
得來師云若特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昨日到
臨山臨山和尚就某甲索此珠真得無言可對
師一跪撫背云真師子見真師子見又云慈觀
慈觀老僧不如臨山快便是臨山弟子也仰山
受戒後再到相見幾入法堂師便云已相見了

法苑珠林卷十二

九

山

也不用更上未對士與摩相見其不覺摩師便入法堂問却門仰山後舉似錫山錫山云子是什摩心行師長處與眾終春秋八十時并眾與吳香親都塔于城南故廬使李公翻蓋毀近城塔唯留師塔舊日獨留此塔以別眾意刻新撰碑文矣

鄧隱等和尚謂馬大師常州武縣人也因南泉亦與日銅瓶是境瓶中有水我要水不得動燒將水未師便持瓶到南泉前寫出水師自行至五臺山金剛窟前創立而逝泉始聖聖難易室茶吐竟其能動先有親妹出家為尼在彼及諸其兄行路遠近前可云師兄乎主為人不依法律現後亦不能徇於世情以手推倒眾擁開雜塔于此臺之頂平生在此唯有一偈曰
獨坐空山為君彈松栢葉音不他家金鎖扣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者

歸宗和尚謂馬大師在江州廬山師諱智常未詳姓氏師又與南泉同道持彩奇異時人指之合有一人之分師遂以榮烹其眼今未時人号為赤眼場宗和尚為白舍人為江州刺史頗甚般般舍人各師師溫壁次師迴首云君子儒小人儒白舍人云君子儒師以經鑑藏匿板傳師以經鑑藏匿板傳師便接了云其後俊機日侍師以不對云不敢師云只有這這之分有李万是白侍郎相引孔謁大師李万問師教中何有頃師納茶于茶于納須須須須茶于時人不疑茶于納須須其成要語不師却問於國家何處出身抗摩對云和尚尚不知弟子万答

祖堂集卷十五

子文

出身師云公因何誰勸公士何誰勸師云公四大身若子長大万卷何處安者李公言下礼謝而事師乃万卷讀日出席進錢雖不要手提黃蓋而盧山昔日曾問青牛為更有青牛鶴不如師傷日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白在如師子不与物依枯獨出四山頂優遊三大路吹笙弄管隨眾歡怖機變易及彭段手執履流微如工伎剪截皮度巧鍊万盤名錄宗道似土語密者摩起理妙言難措弄箇還擊取箇還擊一錢破三關分明前後路何恰个丈夫先天為心祖師有時拈起情于問會摩對日不合師日其性老僧頭風不下帽子問如何是諸佛云言師士無人語會僧士向者如何師士有向則非僧士無向者如何師士誰求云言其僧于時無語師士去無子用功靈僧豈無方便門今令人得入師日有僧士如何是方便門師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問苦僧士如何是觀音妙智力能救世問苦僧士三下却問于還問摩士聞我為什摩不問僧師打之李万卷問大義教明得个什摩達事師堅起摩却問汝還會摩李公對云不會師士者李公舉項也不讓李公云其甲不會語和而拾亦師士過人則達中搜与不道人則士諸流布師為衆日吾今合說釋諸子慈近前未大衆盡近前師士汝隨觀音行善應諸方行善善源如海應如不思識得多少億億發大清淨願師又問阿那个是觀音行師却彈指一下問諸人還聞摩衆皆云聞師士者一隊僕向這裏覓什摩達出了呵呵大笑師入園中見一採茶童圓相裏

祖堂集卷十五

子文

子文

却謂衆日極不得損者者个衆僧更不敢動者師于時却來見衆抹額在便把杖打呵士者一隊僕無一个有智慧師問僧徒什摩處未對云某處未師士還將得那个未不對士將得來師士在什摩處僧以手往頂上攀出呈似師師摩于抱向後僧師士者野狐兒見師刻草次有一座主來相看見一條蛇師便鐺斷座主云又驚歸宗元未只是度行沙門後有人舉問長慶歸宗鍾觀意作摩生長慶士錯明真舉似瑠庵士度主士把持性今未明真不肯石門代去專甲在庵中只是雙柴種菜時有江州東林寺長壽維摩經并論論座主神秀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乃跪起一脚亦他座主云其無礼師士个無礼三个現在座主一住抹取座主不會達工狀於江州陳論刺史李万卷李公判士仗以三乘至教一截嚴持所載文詞唯窮佛性事能幽現理實通玄鏡三教之根源作辭述之役仰既有許親弄俗被禍諸經有明文顯無不盡日足智辯不到得判三身體解不圓體轉八識將智辯智狂用功夫終文執文豈非大錯況師乃保窮筆論調達維摩摩有青牛華竹豈是其如贊贊黃花無非般若大士有菩提是降龍降諸願此之兩教既非譯詞且師辯善提之路肉未分明贊贊黃花爭能見性如斯之見何用諸經高座生揚敷他中下何不自玄竟竟撥轉懸靴抱垢問禪發言不諱專寄念禪日相呈理既共通何不白會只如三个何異法身師墜了誰略無般若何不頓悟便是無生假相菩提空

祖堂集卷十五

子文

有名字信有法身只共一源故接形儀凡心自
亂真心了了無字無名見性悟何言何說如
師只問菩提之靈將言對敵坦坦進退未暇若
領解器為宗難摩一生受屈師豈不見覺有四
不達之義生有六不空之談乃知謂日之義不
千智慧不達之理永在恒以特似瑠璃也如辛
隊隨其大小好說何安即色即空將何言對奇
我空門弟子不會色空却空談詞說公斷理只
如儒教尚有不出戶而知一切事不疑隱而知
天下明知之為知知之不知為知俱歸智也辯
智之義尚以如斯學佛之人何迷佛性見師之
只學意昂哉將為業道無生道弘大覺及手動
用金是凡情詞狀但有誹謗之言出口金亦登
聞之行弄三奉勸且自思惟知識不虛於學徒
真如豈隨於言句真見無像其像分明實聽無
聲其聲不絕網迷如之其非一切師之不肯再
把扶未忽以公窮必無好事聊中一判略表玄
猷不出詞鋒安能辭已但執此判將婦寺中集
衆聲誦論真寶汝若不信再持扶未若也定
實便自禮佛一百拜仍更具威儀往彼札問知
識邊悔衆罪如霜露慧日忽板前罪去報
慈慈問僧作摩生道則得不屈得古人僧對云
這個僧持扶出去報慈士擬个什摩道理對云
若是別人家與針
徐州和尚謂馬大師師講無業姓挂商州上洛
人也初母李氏急聞空中有言日寄住得不已
而方誕生之夕吳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為見
數行必直視坐則跏趺面之猶徒見皆歎曰此

聖賢事五

十二

無上法器也進今出家紹隆三寶九歲答父母
依商州開元寺志本律師授以金剛法華
維摩經解華經一覽無遺年十二剃落具戒於
襄州幽律律師四分鐘一受持習便能教演
大講花嚴經華經時謂生筆不泯琳遠弄異
後開出馬大師禪門上首持持禮師身迹
六又此若之山馬大師一見異之口親親佛堂
其中無佛師而問日三無至教祖未研窮常
開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指示馬大師
日即決所不了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
迷了時即是悟迷即是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
衆生則更有佛也亦如子作夢夢作子也師言
下齋然大悟涕泣悲泣自馬大師言將謂佛
道長遠難善嘆切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
相非自具是一切法從心化生但有名字無
有實者馬大師云如是如是是一切心性不生不
滅一切諸法非自空寂是故經云諸法從本未
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又云諸法空為
坐此則諸佛如來住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是
住空宗舍坐法空虛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
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大師
直造寶所不擾化城於元和皇帝御宇三年兩
度詣師師病不起至後宋即位重降旨使日
此度聖恩不立常時師共去貧道有何德累煩
聖主行則行矣道途乃味乃作行次劉政沐浴
至中夜告徒弟等六女事是聞覺知之性與虛空
同齊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
無有實者是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聖賢事五

十三

言已臨訣奄然而化長慶三年癸丑歲十二月
二十一日茶毗塔于城內勒造大遠律師登源
之塔汾州刺史楊僕漢碑文
大同和尚謂馬大師師講廣證未親行錄不達
化緣終始問如何是玄師云過去如何是玄中
又玄師云不遠去
金中和尚謂馬大師師尋常自作飯供養衆僧
持飯未堂前了乃撫掌作舞大笑去普薩子與
飯未後有僧學問長慶古人撫掌大笑意作摩
生長慶云太以回齋慶讚僧問因山撫掌大笑
是奴兒婢子不洞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直
指洞山云慈未曾見你問在僧云只今現問洞
山云出這奴兒婢子
龍洋和尚謂馬大師師講無了悟極沈青田縣
靈公宛轉人也七歲出家勤苦日之重院道規
院之如寒十八落髮淨源靈臺寺受具好遊山
水院之北撫摩而無任師乃振錫而行過六時
巨龜須臾而失乃結庵居有一鹿棲虎進來師
以杖釣住其虎後乃龍潭也續有一僧近從
陵至率馬大師意旨師日吾得馬大師之旨師
遷化時發說有偈日八十年來辦東西如今不
頭公非其非銀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 元來無
無住了却來未自性空 偶畢儼然而寂塔于石堂
後二十載塔下有水池汲乃致者見師金身未
中而伴同王聞之特舉平於府庭供養擬造塔
安苗士庶瞻敬師放氣聞府皆聞國王乃與寺
啓告如若却復故山乞收氣師乃放香風聞
皆瞻礼當時厚宜什物仍安存現在本塔

聖賢事五

十四

陳擇師師諱慈忠仙遊縣人也俗姓陳九歲
詣龜祥庵出家剃度後遊方遍庵和尚問師
自何方師去時學處還具六通不師士患非重
腹復復故山過會昌臥休遊而幾十五六年後
宣宗中興師口古之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
佛沙彌不具戒還年而不粒不牢而擇此山門
人葬于沈澤師皆之象隔二百張士應皆士龜祥
二真至今香燈不絕祈禱靈應不少是黃瑣
光華製碑文

黑彌和曲詞馬大師在洛東問如何是客室師
士我耳卧街如何是客室中人師以手捉鼻
問鹿巖和尚詞馬大師師常提叔子至見僧參
臺項便叔士都个魔魅教付出家都个魔魅教
付受戒都个魔魅教付行脚道得亦叔下死道
不得亦叔下死道連連道其師便打赴出
魔居士嗣馬大師居士生自衡陽回問馬大師
不与万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師士待居士一
口及畫面江水我則為你說居士便大悟便去
厚頭僧等現道偈曰 十方同一會 各各學無為
此是蓮佛心空及第歸 而乃駐泊嘉禾一二載
間過不變個形心造像外談情而行符真趣
跡而卓絕人間甚玄學之儒源乃在眾之菩薩
如佳襄陽東巖後居郭西小舍唯持一女扶持
製造什貨雜事令女賣貨以遺日終于生樂道
備頃可近三百餘首廣行於世皆以言符主理
句開玄默為儒道之珠金乃編錄之遺賢略陳
一二餘不盡書偈曰心如境亦如 無實亦無空有
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又偈曰

祖堂集卷五

七

詩

香莊頌辭辭義始發行於依了義教即入涅槃境
如其不解藏 多見不如音 經文廣占地 心生不肯耕
田田皆是草 猶徒何復生 又偈曰 易復易即此五
慈有真智 十方世界一 無相法身 豈有二若捨
煩惱見菩提 不知何有佛地 又偈曰 無貪瞋布施
無癡解坐禪 無瞋瞋持戒 無貪瞋求緣 重現凡夫事
夜來未解眠 室時向大生 大定平無煙 不怕黑暗也
不求功德天 任運生方便 皆同般若如 若徒如是學
功後實無邊 又偈曰 世人癡魔老 魔老不離他
開門待知識 知識不來追 一丸瘡方病 不敷藥方多
又偈曰 心若如神自虛 不服藥病自除 病既除
自見蓮華如露珠 無勞事莫馳 驅智者觀財色
了知如幻空 衣食五身命相 劫學如如時 至移
度去無物可盈餘 又偈曰 貪嗔不肯捨 徒勞講經書
者方不服藥 病從何處除 取空是色 取色是無常
色空非我有 諸坐見家鄉 又偈曰 人有一卷經
無相復無名 無人解釋讀 有我不能聽 如能轉讀得
入理契無生 非論喜慶道 佛亦不度 居士臨還
化時今女倍湯水沐浴者 衣於床端然跏趺坐 付
囑女已告曰 休者日午則報來女依言者已報
去日當已午而日鐘聲居士士豈有任摩事還
起來白者英女母則擡床端然而化父迎見之
女優哉吾說之在前行之在後因此居士隔七
日而改矣

祖堂集卷第五

十五

祖堂集卷第六

舊下卷第三頁第三行

南泉和尚詞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普願姓王新
鄭人也母孕之時不喜羶血至德二年投密縣
大隄山大慈禪師受戒後參大密師密師上
陽宜城廬使使下請下禮事大和真教師並上
堂士近曰 擇師太多生見一個礙鈍成不可得
阿俗諸人其鐵用心欲解此事宜須向佛未出
世已前都無一切名字密用潛通無人覺知與
摩時解得方有小令相應所以道祖佛不知有
理奴自執却知有何以如此他却無如許多般
情聖所以家作知如早是瘦也宜須向異類中
行又如五祖大師下有五百九十九人盡會佛
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只會道直至
諸佛出世來只教人會道不為別事江西和尚
說印心印佛且是一時問語是止向外馳求
空率黃葉止等之詞所以言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認智為道見聞竟
知皆是佛若如是者演若達多將頭覓頭說
使認得亦不是豈非來佛者言印心印佛如鬼
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牛無角恰心若是
佛不用印他恰心若不是佛亦不用非他有無
相形如何是道所以若認心契定不是佛若認
智契定不是道大道無影其理無對等空不動
非生非死三世不攝非去來今故明暗自去來
虛空不動攝万像自去來明鏡何曾鑒阿你今
時盡說我修行作佛且作摩生修行但識取無
量劫來不覺異性是真實修行有人詰問三世諸
佛為什麼不知有師士爭肯伶南南連日裡奴

白結為什摩却知有所云似他即會師又時謂泉口會即便會去不食即王老師置通師初住庵時有一僧到師白僧云某甲入山去一餉時為某送茶餅來其僧應諾其僧待師去後打破茶具報却大長仲臘臘師小時歸見僧睡而向他身邊伴睡其僧便起發去師後住得數年謂眾曰我初住庵時有小靈利僧如今却不見師問僧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曰更欲問曰居何國土僧對云山代士若與摩不是良欽報應代士若與摩則自出來相訪長沙代士居常舞光土師有時士我行脚時有一小老宿教某甲還返本還源忘福事也我十八上解作活計三乘十二分教目我所有如今我由三乘十二分教且不是所以解修行威人不盡目果不解修行威人落他目果陸豆大走問弟子我六今來放中還有某甲身也無師士分明記取已後舉似作家千項寺院主到師問汝和商在日如許多債負教什摩人還院主對師代士教和商一時還却道吾代士已將未石霜代士他無人天傳什摩債負師欲顧世時向第一座云百年後第一不得向王老師頭上打第一座對士終不敢造次師云或有人問王老師什摩家去也作摩生向他道對士端茶靈去師士早是向我頭上行了也却問和商百年後向什摩家去師士向山下撞樹家作一頭水牯牛去第一座士某甲隨和尚去還許也無師士徐若隨我銜一莖草來備問道追如何是一頭水牯牛道追去一身無兩後道曰如何是

祖堂集卷六 第三十二

銜一莖草未進進士新舊落不得僧云還許乎人承當也無進進士徐若承當銜鐵瓦鉢又僧問青山只如水牯牛成得个什摩邊事青山云只是飲水與草底漢僧云此其便是沙門邊事也無青山云此是沙門行李家不是沙門邊事僧云如何是沙門行李家青山云不見有祖佛進日如何是沙門行李家青山云常在庵中又問如何是沙門相青山云盡眼看看不見僧云還放捨也無青山云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沙門行李家青山云頭上戴角身上被毛僧云此人得什摩人力青山云終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僧云此人以何為貴青山云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又問沙門行与行李家是一是二青山云亦一亦二如何是一青山云殺佛殺祖如何是二青山云被毛戴角又問殺凡入聖則不問殺聖入凡時如何青山云成得个一頭水牯牛如何是水牯牛青山云膝膝腫腫僧云此意如何青山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僧云成得个什摩邊事青山云只是逢水與水逢草與草又問如何是一頭水牯牛青山云不證聖果如何是銜一莖草未青青山云毛羽相似師又時拈起毯子問僧那个何似道个對士不似師云徐什摩家見那个便道不似對士若約某甲見靈和尚亦須放下手中物師士許徐具一隻獸洞山代士若見則似他去師行脚次問村路此路到什摩家村公對士脚下底是什摩師士到岳不村公如許多時又覓在師士有茶不對士有師士覓一瓊茶得不對士覓則不得但來師

祖堂集卷六 第三十三

亦某日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買僧對云某甲要買師士他不作賤亦不作貴徐作摩生買僧對云安國代士与摩則羅魯日去也問師歸去室將何指南師士昨夜三更夫却牛天明夫却大作摩生是夫却牛師士未問已前會取作摩生是夫却大師云但知就人覓取問祖祖相傳合傳何法師云二三四五師問陸豆太夫十二時中作摩生對云寸絲不掛師士堪作什摩夫士什摩靈有過師士還問道有道之君不納有智之且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士只為與出踏佛塔見後為什摩不來師士直繞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在師与歸宗同行二十年行脚煎茶次師問提前記持面量語句已知離此後有人問畢竟事作摩生歸宗云這一片田地好个車庵師士卓庵則且量畢竟事作摩生歸宗把茶鑊而去師士某甲未與茶在歸宗云作這个語話倘水也消不得有人問和尚住此間未還見作家也無師士作家則不見兩個石牛關入海直至如今不得迴有人拈問龍花只如南泉与摩道意作摩生龍花去誰敢向這裏出頭師持錫到福州刺史問十二種頭陀和声是第幾種師乃振錫一下刺史尋問師士大鏡生師故經床謂眾云大衆共他語話對云却讀和尚共他語話師士我不共他語話僧云為什摩不共他語話師士不嫌共他語話恐他不解語師又時日若是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打二十棒趕出院了也趙州對士和尚合與多少棒師士王老師有什摩罪過趙州礼拜出

祖堂集卷六 第三十四

去師謂趙州云江西馬大師道即心即佛老僧
這裏則不與摩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與摩
道還有過也無趙州禮拜出去趙州在樓上打
水師役下過趙州以手攀欄脚云乞師相救
師踏道上云一二三四五趙州云謝師指示南
泉山下有僧住庵有人向他道此間有南泉近
日出此何不往彼中禮拜去庵僧云任徐千聖
現我終不疑得有僧舉似師師令趙州看他趙
州到庵便禮拜起未從桌邊過西達立從西邊
過東達立此僧慙不勤趙州又拔破蒲其僧亦
不動趙州歸舉似師師云我從未疑他師問黃
蘗益子太小生黃蘗云雖然小三千大千世界
都在裏許師云王老師你黃蘗對後有人舉似
長慶長慶代云撒撒者之保福代云泊不到和
尚此間有人問日三身中阿那個家師云三
隻投子擲下夫却一個盲僧問古人道摩是珠
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叔得如何是如來藏師云
王老師共你與摩來去是藏進日不來不去時
如何師云亦是藏如何是珠師獎僧僧應若師
云去你不會有人到歸宗歸宗問從什摩家來
對云從南泉來歸宗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對云
和尚上堂告眾日夫沙門者須行畜生行若不
行畜生無有是處歸宗沉吟成僧便問只如南
泉竟如何歸宗云雖然畜生行不受畜生報其
僧却歸舉似師師云實與摩道摩僧云實也師
云蓋八郎又與摩去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摩
裏休歇去師云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趙州
云謝和尚端亦問如何是普薩薩首師云黑如

祖堂集卷第十六 第三十八

添僧云眠在何處師云明如日僧時問學人
到山下有人問者和尚近日如何作摩生極對
師云但向他道解相撲僧云作摩生相撲
師云云一拍雙溪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摩
裏云如今已生也鼻孔在什摩裏為山別云則
今阿那個是鼻孔有僧在師身邊又于立師云
太俗生僧又合掌師云太俗生僧問十二時
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
師云還曾與你為境摩師見院主送院主便
近前又手而立師云佛九日在初利天為母
說法優填王思佛故教日連神通三轉攝近人
往彼形得三十一相唯有梵音相不得院主
便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聽殺人僧見省兒啼
生問師為什摩得與摩忙師便脫鞋打地一下
僧云和尚打地作什摩師云趁省兒啼問院主
忽有人問王老師什摩家去你作摩生道院主
時買山代云但道作摩踈山代云待有去家則
向和尚道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清僧清急猶急
浮沙何裏停僧拈問如何是清猶清師云混他
一點不得如何是急猶急師云轉日看不見如
何是浮沙何裏停師云全看猶急裏着不得
師問黃蘗定慧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黃蘗
云不依一物師云其便是長老家風也無蘗云
不敢師云漿水錢則且量草鞋錢教向誰還師
又問長老什摩年中受戒蘗云感音王佛同時
受戒師云感音王佛是我兄孫黃蘗却問和尚
什摩年中受戒師云這後生莫黃蘗却問和尚
問白銀為地黃金為壁此是什摩人居住黃蘗

祖堂集卷第十六 第三十九

云聖人居止處師日更有一人居什摩家舉云
我則道不得師云王老師却道得蘗云便請逆
師云王老師罪過師共歸宗行次歸宗先行師
落後忽見大蟲草裏出師怕不敢行便喚歸宗
歸宗轉來一喝大蟲便入草師問師兄見大蟲
似今什摩歸宗云相似苗見師云與王老師猶
較一線道歸宗却問師弟見大蟲似今什摩師
云相似大蟲道吾到南泉師問口闊梨名什摩
道吾對云圓智師云智不到處作摩生道吾對
云切忌說者師問日灼然說者則頭角生也却
後三五日間道吾與雲島相共在僧堂前把針
師行遊次見道吾依前問智問梨前日道智不
到靈切忌說者說者則頭角生也如今合作摩
生行奈道吾便抽身起却入僧堂內待師過後
却出來雲島問道吾和尚適來問何不枉對道
吾云師兄得與摩靈利雲島却上和尚處問道
來和尚問智師弟這个因緣合作摩生枉對師
云他却異類中行雲島云作摩生是異類中
率師云豈不見道智不到靈切忌說者說者則
頭角生突作如知如是與宜須向異類中行雲
島亦不先隨道吾合言他與雲山有因緣矣便
却共他去雲山雲山問開梨到何處來雲島云
迴去到南泉來雲山云南泉近日有什摩方便
示誨學徒雲島舉似前話雲山云汝還會他這
个時節也無雲島云某甲雖在他彼中只為是
不會他這个時節便特歸來雲山大笑雲島便
問作摩生是異類中行雲山云我今日因汝且
去別時來雲山某甲特為此來歸來云和尚慈

祖堂集卷第十六 第四十

悲禁山去間禁且去老僧自身解別時却未
雲出禮拜了便出去道吾在方丈外立聽聞他
不領覽不覺和交古得血却後去問師兄去和
尚雲問因緣和尚道个什摩云云和尚並不為
其甲說道吾當時任頭不作聲在後客在別家
住至臨還化時見洞山密師伯來道吾向師伯
說雲雲不知有這一則事我當初在華山時梅
不向他說雖然如此不遠於華山之子道吾却
為師伯子細說此事師問僧什摩雲去對云山
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說王老僧對云終不敢誤
和尚師遂將靴賣水云是多少僧師代云非
師本有又云非和尚境界保福代云和尚當他
一昨米失却半年報師問黃藥去什摩雲對云
握藥去師云將什摩握黃藥雲起刀子師云只
解作客不解作主白代云更覓則不得有僧拈
問長慶與古人作主如何道長慶便出之僧拈
問頓德南泉見黃藥去什摩雲意云如何頓德
云也是黃藥招致得僧云只如黃藥後與摩拈
對南泉還得也無德云且自付則得僧云只如
對南泉作摩生道德云汝作南泉來僧云將什
摩擇德放下刀師有一日法堂上坐忽然喝一
聲侍者驚訝上和和尚看並無人大師曰汝去
徑解堂裏看有一僧死也無侍者到於半路逢
見徑解堂主者納衣走上未侍者云和尚教專
甲者溫船堂裏有一人死也無堂主對曰過來
有一僧逐化持未報和尚兩人共去和尚尚說
停騰之間更有一人來報和尚云過來逐化僧
却未也和尚問其僧病僧道什摩其僧云要見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第八

四

和尚師便下徑解堂裏問病僧道未什摩雲去
未病僧云云云求師曰作摩生僧云行得百
里地脚手疼痛行不得又渴水忽然有王女喚
入大樓臺閣上某甲行之辛苦欲得上樓閣始
上欠傍有一个老和尚某甲不許上樓閣喝
聲則便驚許抽身仰倒今日再得見和尚也師
喝云可謂好樓閣若不遇老僧泊入火窟屋
裏這猶從此後其僧修福作利益日夜不停直
到手拈三分只有一分底年到七十後坐化而
去也呼為南泉道者也有一日其道者提籃子
摘梨盛籃次師問籃裏底是什摩道者便覆却
籃子僧拈問龍花云如道者覆却籃子意云如
何龍花云問掛舉不圓有講經論大徒來客師
師問教中以何為掛對云如如為掛師云以何
為掛則對云法身為掛則師云雲也無對云實
也師云雲作如如如是變也作摩生是變大德
無因此案上堂云今時學士類尚神不得豈得
類中異類中異向弁不得作摩生辯得異中
異雲作如如如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行趙州
和尚上堂舉者个因緣云這個是先師勸某更
師兄因緣也有人便問如何是異中異趙州云
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文波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
五十九其劉軒碑銘云淨修禪師讚曰出世
南泉為大目緣描牛垂有佛祖掌傳高提線道
異却言趙州入室其誰識焉
為山和尚嗣百丈在潭州師諱靈祐福州長溪
縣人也姓趙師小乘略覽大宗精闡年二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第八

五

乃一日數日諸佛至論難則妙理洞深畢竟終
未是吾接神之地於是杖錫天台札智者遺跡
有數僧相隨至唐興路上遇一進士向前執師
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緣老而益光逢禪則止遇
為則住進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國清寺拾得
唯書重於師一人主者呵噤備嘗拾得此是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同常美自余尋遊江西
札百丈一漢玄席更不化遊師有時謂眾曰是
徐諸人只得大識不得大用有一上座在山下
住仰山自下來問和尚與摩道意作摩生上座
云更舉者仰山舉未了被上座踏倒却路來舉
似師師呼而笑師與仰山語話及師云只聞
汝聲不見子身出來要見仰山便把茶樹拈對
師云只得其用不得其聲仰山却問某甲則任
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聲未
得其用師云子與摩道汝休二十棒師問道吾
見火不吾云見師云見後何起道吾云除却行
住坐卧更請一問有僧札拜師師作起勢僧云
請和尚不起師云未曾坐不要札僧云某甲未
曾札師云何故無札師隨還化時示眾曰老僧
死後去山下作一頭水牯牛上書兩行字云
為山僧某甲與摩時與水牯牛與作為山
僧某甲若與作為山僧又是一頭水牯牛若
與作水牯牛又是為山僧某甲汝諸人作摩
生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六師無異号曹山代
云與作水牯牛師有時與仰山淨瓶仰山纔接
師乃縮手云是什摩仰山云和尚見什摩師云
你若任摩回何更就我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人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第八

六

義途中與和尚提瓶掣水亦是李分師過淨瓶
與仰山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山
古其只這个便是也無師云這个是什麼仰山
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見師與仰山行次師
拈拈樹子云前頭是什麼仰山云只是个拈樹
子師拈背後棒田云這个公向後亦有五百
衆隨我到錫山於上座頭放下衣鉢師問師叔
來先具威儀來相見隨見師來便倒侍睡師
歸法堂隱隱便教去師問侍者師叔在麼對云
去也師云師叔去時道什麼對云無語師云其
道無語其聲如雷德山行脚時到錫山具三衣
上法堂前東觀西觀了便發去侍者報和尚云
迦未新到不來和尚便發去師云我早个相見
了也師云待考獎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獎
第一座于闍梨什摩事青山代古和尚若教侍
者獎但恐不來師問雲出承你又在藥山是不
對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對云理難後有
師云如何是理難後有對云水涵不著雲出却
問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親觀堂堂燐燐煌煌
聲雷非聲也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驚家
錫山提物同仰山正與座時作摩生仰山云和
尚還見摩錫山不肯却教仰山問曰與座時作
摩生師云正與座時亦無作摩生師却云與座
道亦不得長此而休隔數年後仰山有語舉似
師云切忌教養者師問云你因長智仰山在錫
山時看牛於第一座六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
仰山云第一座便舉前話問進未道百億毛頭
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云是仰山云云前現

祖堂集卷第六 第三十二

七

毛後現上座云現時不說前後仰山便出去師
云師子鬚折也問山間和尚在此間住有什麼
學禪報會或人師云某甲初住此山有一人是
石頭之孫藥山之千仰山從田中歸師云田中
有多少人仰山遂捧下鉢子又手而止師云今
日南山大有人刈茅有人問頓德只如錫山道
南山大有人刈茅意作摩生頓德云狗銜敝書
諸匠避路師問雲出尋常道什麼對云某甲父
母所生口道不得僧問某甲欲求師去時如何
師云向他道直須絕漆漏去始得似他僧去還
得不遠於尋常也無師云向他道第二不得道老
僧在這裏雲出到錫山錫山壁壁次間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作摩生雲云舉似
道吾道吾便去到錫山師便盡前問問末了道
吾便棄去樹倒藤枯時作摩生師不對便入房
大師向仰山云寡閑梨直須學禪始得仰山便
珍作摩生學師云單刀直入宿拈問石門只如
錫山與摩道意作摩生石門便頌亦有京中大
師到錫山參和尚後對坐喫茶次登同富院有
多少人師云有千六百人大師云千六百人中
幾人得似和尚師云大師與座同作什摩大師
云要知和尚師云於中也有潛龍亦有現人大
師便問衆僧三界萬般頭緒為甚什摩人擊此
數仰山云誰能破你破鼓大師搜覓破案不得因
此被納學禪有人拈問報慈什摩處是破案報
慈云什摩年中向你與摩道僧云畢竟作摩生
報慈便打一下師與仰山遊山一雲坐老鴉銜
紅柿子來放師面前師以手拈半分破一片與

祖堂集卷第六 第三十三

七

仰山仰山不受云此是和尚感得底物師云默
然如此理通同現仰山危手接得了便禮謝崇
師建化四十二年現揚宗教自大中七年冬兩
歲示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劫證大圓擇
師清淨之塔
黃蘗和尚嗣百丈在高安縣師諱希運福州閩
縣人也自少於黃蘗寺出家身長七尺頭有肉
珠間開天生不拘小節初與二三時流遊天台
山在途偶接一僧與師同道言笑使同靈故道
到溪頭過時水泚微遠阻成而暫息其僧頓信
師而共渡師不疑之云要渡但自渡其僧解衣
躡波而渡至彼岸已迴顧招手令師渡焉師乃
可云這賊漢悔不預知若知則便打折脚其僧
莫日大衆器者我吾輩不及也言已忽然而隱
後遊上都因行分衛而造一門云家常屏後有
老女云和尚太無狀生師聞其言具探而拔之
云餘猶未得何實無狀女云只這个豈不是無
狀師聞駐而微笑阿婆觀師容儀堂堂特異常
僧遂令入內供以齋食畢詢問志學行止師不
能隱過露見知何婆提以再舉微開師則玄門
頓而諸師重致言謝擬欲師承阿婆曰吾是
五障之身故非法器吾聞江西有百丈大師釋
林耶正特秀辟婆師可詣彼承承所貴他日為
人天師法不輕未耳後人傳說此婆少年曾參
見忠國師也師遂依言而造百丈大札而問後上
相承之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百丈良久師曰
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我本特謂汝是
一個人遂起入丈室欲捨其尸師云

祖堂集卷第六 第三十四

七

某甲 未只這个印信是矣大迦言若然者他後不得事於吾師遂駐泊於時歲後居貴藥山玄徒竟法政震於案中細索香風者炬揚于海內高安縣今見已乃稽首跪伏而有詩讚曰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投畀水淨至今日渡海須一千龍象隨高步方却香花結驢回願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打之師謂衆曰是你諸人患難那作摩把棒一時趕出云豈是一隊與酒糟漢與摩行脚人殺人去見第其只見八百一十人盡去都裏不可只舊熱鬧這个老漢行脚時或過者草根下有介老漢便從頂額上啄一下雖看他若識痛痒便將布袋盛來供養他古人个中懸似你與摩容易何處更有今日草也兄弟行脚人亦須著妙子精神好快通知大摩園內無擇師有人問諸方等宿盡著虛化和曲為什摩道無擇師去不道無擇只道無師又云聞梨可不見為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身大師真法服者只有一二廬山是一人走出家者須知有彼上未事不見四祖下有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未知有向上一關換子若有此眼屈不妨并得邪正宗信當人本不能會得但知念言語學向皮袋裏到靈便道我會得道還替得你輪迴摩輕免老宿入地獄如箭射我亦見汝行脚人入門便識得我了也還知摩諸人亦須在意急急努力莫只擬取次容易事持一片衣口金過一生明眼人笑你久後想被俗漢弄去在切須自看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十二

五

近遠且是阿羅面上事若會則便會若不會則散去珍重保福泰師語士不道無擇只道無師福括問殿主作摩生是與擇為師成人殿主指和曲于中扶士某甲惜這人拉扶保福不肯殿主却問作摩生是與擇為師成人福士我不惜這个拉扶連我在漳州報恩時曾問只知保福道不惜拉扶意作摩生報恩云他大意則是只是無憑執據士只如有憑執意作摩生報恩云惜拉扶則不肯僧問同作摩生是與擇為師成人報恩乃放下拉扶轉方丈僧問殿山只如蓮花放下拉扶意作摩生師士什摩所在僧士只如事在放下拉扶意事在崎方丈意殿山趣出寺向這裏也頭保福聞學士更有一般底雖又雖不動易又日不應此人作摩生委得虛之與實草草云兄則乞來某甲則拾柴保福士與摩則斷有從這俗根者師行脚時到益宜監官有一日女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成師出未問承和尚有言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成豈不是和尚與摩道望官云是也師敲禪床云這个是色阿那个是空望官不對師今八百來人到洪州見州主州主手執越扶便問師這个是什摩字師云欠一點便相州主便禮拜為師裝相公有一日微微底不安非又之間便死師恰在室裏不拖相公頭邊成坐看相公相公無限時却慢慢後說真中事某入一冥界有脚不自行有眼不曾見行得个四五十里困了忽然見一池水某甲擬欲入池有一个老和尚不與某甲入池裏便喝因此再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十二

五

見和尚師士看不過老僧相公相合這龍師又時提拳士諸方老宿性命提在這裏放也得不放也得僧問招慶諸方老宿性命提在這裏要放也得不要放也得如何是要放底草屨士犯你此問如何是不放底草屨士招慶士好与二十打自餘未親行錄劫盜斷際禪師廣業也塔西林操和尚嗣百丈師与大為行次忽然見驢與草師取驢與底草向大為云咩咩咩大為兩手托地便道驢摩師喝云這畜生大為去遠未見什摩阿便相有人拈問龍花作摩生道則免得操揮阿細花士仙一向自餘不變化緣緣始矣古靈和尚嗣百丈在福州師自少於福州大中寺出家及至為僧遊赤百丈盤泊數年密解玄旨後時省侍李師思欲發悟以報其恩而領方便偶回一日為師操浴去垢之次撫師背曰好个佛殿而佛不聖其師乍聞異語迴頭看之弟子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阿師疑而不能問後得一日新柳窠其日照窓照師師於窓下看經次觀子梵頭打其窓窠窠見出路弟子侍立士多小世界如許多廣闊而不肯出頭故欲裏瞋早解得出摩師問此語放下經卷問汝行脚未見何人得何事意前復見汝發言豈不同常快于細向吾說看弟子見問恰稱本意為說百丈大師拍按禪門心要靈光獨耀迥脫塵軀露真常不為文字心性無染于白圓明離却知見疎則如知佛師於言下万機頓息嘆曰不可思議吾才聞佛將謂獨一个若返照心原自清淨介回為同派曰我弟子行脚得上人法我欲返香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十二

五

其思決當住助衆為僧徒教誨畢請弟子昇座略演百丈宗教衆聞所未聞悉皆研慶師謂弟子曰吾為汝剃髮之師汝今為吾出世之師吾今送汝汝以吾其思耳弟子下座曰此幸世礼事不可也師若然者當應面西送礼百丈為師即是同道不異也師則從之送礼百丈為師弟子後住吉靈山因為古靈和尚馬聚徒十數年間臨遷化時剝殘燥俗焚香聲鑪集衆告云汝等諸人還識得無營三昧不衆曰不識請師指示師曰汝等靜思靜慮諦聽諦聽師乃端坐而告衆

石霜性空和尚謂百丈在吉州僧問如何是西未意師曰如人在百丈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我則為答西未意僧云與摩則湖南近日亦有暢和的為師僧東話西話師要沙鉢找不出个死屍者自外未究終始矣

祖堂集卷第十六

百丈集卷十六 十七 卷

祖堂集卷第十七

江西吉靈山古靈和尚馬聚徒十數年間

大慈和尚謂百丈在梅州師諱震中有僧碎師問什摩震去對云江西去師云將取老僧去得摩對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不能得將去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云但道得師上堂云說第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取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說取一寸不如行取一尺說取一尺不如行取一洞山便歎善云大慈和尚為物情切便問彼中則如此此間還有也無洞山云有僧云若與摩則便請洞山云行取那說不得當說取那行不得洞山云又云離此二途作摩生僧對云離此二途請師不同洞山云海上功秀又作摩生對云石人習教幻人操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合行什摩路有人舉似樂清樂清云行說俱到本事無行說俱不到本事在又云大慈和尚則古佛洞山和尚則細細師又問舉去作家師行脚時三人同行逢見女人收賴次問退山路何處去女人云卷底去師云前頭水深過得摩女云不濕脚師云上岸猶得與摩好下岸猶得與摩勿次第女云下岸猶愁被螃蟹咬却師云太香生世云無氣息師云住在什摩處女云只在這裏三人到屋裏去女見未點一瓶茶排批了云請上座用神通與三人不敢領茶女云看老慈和尚神通去也拈起盞子便瀉行茶自外未觀行錄不使化緣終始劫性空禪師定慧之塔

福州西院和尚謂百丈師諱大安福州福唐縣人也未觀行狀不知姓族自少於黃檗寺出家

乃五為僧本擬聽習因在洪州拍提偶聞行脚僧舉百丈一二句玄機以少覺投合便造百丈既觀成蓮澤福志基礼問百丈曰學人欲求識佛如何是佛百丈云太似騎生覓牛師云識得後如何百丈云如人騎牛至家師云未審始終如何保任則得相應百丈云譬如牧牛之人執鞭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便放領牛轡思万緣性好辛勤少親言論更不尋經計論發曠任情夜則山野頭庵畫則倍加執役後隨枯樺師同創鴻山則十數年間僧衆猶小師乃頭頭耕釋靈靈勞形日夜忘疲未嘗輕暇鴻山見而語曰夫汝少勞使師士待和尚觀五百衆矣別休也不久之間僧衆果至五百師乃勞心頓擲或坐房廊趕如株杭或入雲洞月十不竭如聚似狂三十餘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間有同準私觀其身談介通光衆人念曰定光佛矣問費集軍來和尚向什摩處迴避師云五茲山中僧士忽被投者時作摩生師士惴惴將軍亂將軍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其中事如何師曰此陰未謝時阿那个是大德對云不會師云此陰未謝尚不會問與摩時事作什摩有俗官問佛在什摩處師云不離心地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於空得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云用得便用其僧裸形追師三匝師云向上何不道取僧徒擬開口師打之云這野狐情應漢和尚拈問僧當此之時作摩生免得被他喝出僧對云便抽身出去羅漢去落春機又作摩生僧却迴頭今日賴

祖堂集卷十七

受 卷

過某甲羅漢士識得開梨骨也問一切施為盡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為盡是法身用問誰却五蘊如何是本末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這个是五蘊有僧到大師師指面前狗子去問明个明明个僧便問師既是明明个為什摩刺頭在裏許師云有什摩罪過有人舉似宜基宜基云馬山是古佛也師又時上堂云汝諸人未就安夏什摩若欲得作佛汝自是佛拈却一个佛傍案走跑跑陽陽陽相似何時得相應云阿你欲得作佛汝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去何處別討所以安在馬山三十年未與馬山針病馬山屎不牽馬山禪只是長看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出使犯人首樣則鞭打調來使去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一時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

露地迥地起亦不肯去只如今古人与摩道意作摩石門士平日話竟尚牙驚如今見虎也不怕僧士古人分上則与摩道人分上如何石門士取我與食驢平得摩師垂化開城二十載至中和三年癸卯歲十月二十一日順化勅謚國智大師正真之塔

靈岳陳田寺元寂禪師詞西堂在溪州師諱近義俗姓王氏其族郡人未姓之前其父見白虹入室又夢中見偈同床而寢覺開香氣芬襲父母愕然共相謂曰據斯嘉瑞必得聖子經於半月知有身回在胎三十九月方始產生分竟之且忽有異僧杖錫到門曰今日所產足胎可且臨河之峰言畢忽然不見遂從僧言將胎埋之大底未半終年不去經歷人見不起嘗心曰瑞出家法子明寂以建中五年歲次甲子隨使韓登金讓恭過海入唐直往臺山而感丈殊空聞聖鐘之響山見神鳥之翔遂居唐府寶壇寺始受具戒後到曹溪欲礼祖師之堂門扇忽然自開瞻礼三遍而出門問如故次訪江西供

州開元寺就於西堂智藏大師靈頂謁為師決疑擇儒大師猶若標石間之幾玉拾蚌中之真珠謂曰誠可以傳法非斯人而誰改名道義於是頭陀而詣百丈山懷海和尚案一似西堂和尚曰江西禪院屬東國之僧錄餘如碑文東國相和和尚詞西堂師諱慧徹字昇岳擇師照輪清淨之塔

東國實相和尚詞西堂師諱真誦字證覺大師凝寂之塔

東國慧日山和尚詞東師諱玄岳姓金氏東漢野族父諱應均官至兵部侍郎於朴氏胎孕之際夢得珠常以真元三年五月五日誕生纔有童心便知佛事築梁水以供魚食聚沙而為塔年至壯齒志願出家既持律儀之業遂落接匪之髮元和三年遷受具戒長慶四年入於大慈王太原府登居二寺頗志已成隨本國王子金龜宗奉詔東歸以開成二年九月十二日遠於本國武州會津寺出家安之教哀大王神武大王文聖大王憲安大王並執師安之教不微臣父之儀奉入王宮必命教座諸法自開成末結於慈目山塔崇文大王命居高遠寺奇香妙藥開闢必供養焉長侍時而授九年秋解夏之始名告門人曰我今歲內法緣當盡你等宜設無遮大會以報首嚴傳授之恩慈志也十一月十四日中夜忽念山谷震動鳥獸悲鳴寺鐘聲而不響三日十五日未曉遽令侍者檢無常鐘聲而尋卒年八十二僧臘六十年公歲和尚詞章散在河府府有人問如何是擇

如何是道師古有非大道是非俱不禪知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開南和尚嗣益官在襄陽師諱道常有樂道歌曰三界有如鹹六道有如幻即露出世乎同重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頻變唯有摩訶大般若堅如金剛是可畏軟似兜羅大其空極小纖塵不可見擁之今聚而不聚撥之今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不能見歌復歌盤陀石上笑呵可嘆復笑青蘿松下高聲呵自從頑癡此明珠帝釋輪王都不要不是山僧獨旋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摩好但知方法不三懷無如何曾有生老漢州嶺山故通曉大師嗣益官諱諱荒日鳩林好族金氏祖諱述元官至漢州都督屬平黎俗實猛猛人憤風尚在民餘列儒於傳其母支氏累業當門世稱嬌貌及其懷娠之際夢徵擲日之祥爰以元和五年庚寅正月十辰在胎上三月而誕生鯨鱗珠姿頂珠具相年至一五誓願出家詣于父母二親共相謂曰宿緣善果不可棄志使須先度吾未度也於是落髮辭親尋山入道年至二十到於京師受具是歲津行圓隆精勤更勵為端派之龜鏡作法侶之楷模伯乎大和年中私發誓願往遊中華遂投入朝王子金公義琮披露所懷公以重善忘許以司行假其舟楫達于唐國既許願便發進遊過尋知誠參彼益官將安大師大師問曰什摩霧來答曰東國末大師進曰水路來陸路來對云不踏兩路來既兩路開爭得到這裏

對曰日月東西有什摩障乎大師曰安曼東方普薩梵日問曰如何即成佛大師答曰道不用修但其行除其作佛見普薩見平常心是道梵日言下大悟歎六年後師到嶺山嶺山問近離什摩處師對曰近離江西嶺山曰作什摩來師對曰尋和尚來嶺山曰此間無路門界作摩生尋師對曰和尚更進一步即得學人亦不見和尚嶺山曰大奇大奇外來青風凍殺人安恣遊方遠投帝里值會昌四年沙汰僧流毀掉佛宇東奔西走覓身無所感阿伯之引道過山神之送迎遂隨商山獨居禪定拾墜葉以充齋茹流泉而止渴形容枯槁氣力疲羸未敢出行直踰半載忽遇異人土令可行矣於是強謀前行力未可大須更山獸口嚼餅食板於座側當其故山叔而後食焉後以故向韶州禮祖師塔不遠千里得詣曹溪香雲忽起盤旋於塔廟之前靈鶴倏來嘹唳於樓臺之上寺眾愕然共相謂曰如此瑞祥實未曾有應是禪師來儀之地也於是思歸故里和宜佛地却以會昌六年丁卯八月還漢鰥居及于鷄林寺卒歲月光陰玄兔之城鼓鼓意珠照微青丘之境歷大中五年正月於白達山寒坐嶺州都督金公仍請住嶺山寺一坐林中四十餘載刊松為行道之廊平石作安禪之座有問如何是祖師意旨答曰六代不肖失又問如何是納僧所務答曰其踏佛階級切忌隨他悟惑通十二年三月景文大王度明元年憲康大王光啓三年定康大王三王並皆特迁御札謚申欽仰擬封國師各差中使迎赴

京師大師又舊整髮平不赴矣忽於文德二年己酉四月末召門人曰吾將他往今須永訣汝等其以世情淺意亂動悲傷但自修心不墜宗旨也即以五月一日右賜累差示咸于嶺山寺上房春秋八十僧差六十謚号通曉大師塔名英徽之塔

普化和尚嗣盤山在鎮州未觀行錄不決化緣始終師在帝裏過見馬炎使便相橫勢為出使便打三棒師云似則似是則不是師尋常當塚間朝遊城市把鈴云頭頭來也打瞌睡來也打林際和尚聞此消息教侍者探師侍者來問師不用不暗時著作摩生師曰明日大悲院有齊侍者歸來舉似林際便歡喜云作摩生得見他非久之問普化自上來材林際便歡喜排批針食對坐與師凡足下底物總與却林際云普化與食似一頭驢師便下座兩手托地便造驢聲林際無語師云林際厮兒只具一隻眼後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代林際進語云也且役更作摩生又代普化云被長老申此一問直得醅醅酩酊林際又問大悲普化身千百亿億便請現師便擲地卓手便作舞勢云咩咩便去又林際上堂師侍立次有一僧在面前立師驚倒林際前林際便地放于打三下師云林際厮兒只具一隻眼又林際與師看聖僧次林際云是凡是聖師云是聖林際便喝出師便撫掌大笑師得一日牛羣由板邊郭辭人去我逐他去衆人雲集相隨東門而出云今日不好二日南門二日西門人衆漸小不信第四日北門而出更

無一人隨之白覺驚城門而卒矣

嵩山聖徒寺故南朝國師嗣麻令法号無餘
慶州人也俗姓金氏以武烈大王為八代之祖
大父名固川品在肅宗位居轉運高曾皆為相
為將父名執清被品降於高麗一等郡談得難
母華氏夢感龍臂夫人垂授藕花因此有娠又
時夢中胡道人授十戒為胎教過苦而誕焉以
十二歲落髮於雪岳五色石寺有法性禪師嘗
扣楞伽門于其中夏大師事師數年長慶之初
入唐到佛慈寺問道如滿印可於江西之印而
應對有慧色曰吾聞人多矣罕有如東國人之
他日中國失禪之時將問之東夷焉又到麻谷
覺微和尚靈驗動眾無有所擇人所難者必
從易之衆人目曰禪門之中真德高行微公曰
我師和尚尚說我若得東人可目擊者味集
道中俾慧水玉買於海隅為德非錢師言在耳
吾身欲求今却為停禪候于東主往欽我己
得明珠於麻谷自昌六年迴歸本國大中元年
始就居於嵩山聖徒寺僧徒千衆名震十方
於是大師出珠於南嶽寺內授印於祖師授中
繼是兩朝聖主天行傾於地造一國臣寮頭面
礼於足下大師禪定之餘暇應求之機緣有人
問曰無古七中無師兄弟何故從西天二十八
代至于唐代六祖傳燈相照至今不絕耶答曰
皆是世上流布故不是正傳問曰一祖師中具
二主耶答曰然也是故仰山主兩口一無舌即
是吾宗旨問曰一祖師中見二主如何答曰正
傳禪機不求法故師亦不餉是為無舌主也應

祖師卷第七

文

實求法之人用假名言之說是名有舌主矣然

則文王康王以為事師然後定康大王即位者
承前規奉迎然而年當九十不能上開國師以
文德元年十月二十七日示滅諡号大朗慧大
師自月菩提之塔

天龍和尚嗣大梅求觀行錄不化化緣始終

正原和尚嗣五德同住龜山姓蔡五州南陵縣

人也貞元十五年落髮於當州龜山元和丁酉

歲律州觀元寺受具師室苗圃出遊路假成挂

夢少以足香松栢新而見歸始使稚子不拜朋

遊身會稽之蔡林群五德之客印師有偈曰

溪幾度燒柴田唯有靈空獨供然已到岸人休

爾我未嘗度者任須知又云吾師認得本心源

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何須更求佛只回從此

便忘言又云忘仙林下也禪時曾被武王截四

丈況我聖則無此事只今休道亦何悲又云心

本絕處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

身家明鏡照無未照時師年七十八為僧五

十四夏無性性空大師惠觀之塔後至天祐二

年紀葬乙丑八月間王重律塔又是國家祈禱

聖應生民送三千香燈續焰元龍印衛士雲

傾瞻多龜山二真身至梁開平四年庚午歲省

都製安大矣

芙蓉和尚嗣崎宗在福州師諱宣諷福州侯官

縣人也姓范初參見歸宗問如何是佛宗云向

你道你迷信不對曰和尚若道那敢不信宗云

信即是佛即快便是師云如何得任宗云一翳

在目空花亂隨師領受玄旨便創業慈住持數

祖師卷第七

十

阿

整海內聞名入滅之後勅諭於照大師圓相之塔

岑和尚嗣南泉在湖南未親實錄不化化緣始

終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拘立作曲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一里二里僧云請師道師

云三里四里問如何是學人心師云盡十方世

界是汝心僧云與聲則學人無者身家師云是汝

者身家僧云如何是學人者身家師云大海水

深又更深僧云學人不曾師云魚龍出沒任界

沉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苗裔是法王根如何

是法王根師指露柱云何不問取大士僧云如

何是法王苗師云道什麼道什麼問學人不撞

地時如何師云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學人

却撞地時如何師云撞出死處問如何是本來

地師云一箇兩出僧云本來地是地不是地師

云三出四出會和尚云未有諸聖已前作摩生

師云魯祖開堂亦尚師僧東話話三聖和尚

問請和尚說向上師云開眼眼耳覺作什摩

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空室空室得僧云空室常道

還有所時也無師云徒勞念會問請和尚道師

云不可重道問如何是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

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

汝道出什麼不得僧便問未審出什麼不得師

云盡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問如何是具類師云尺短寸長寸長

尺短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如

何是上上人行李寬師云如死人眼問如何是

無情說法師指東邊露柱云道个師僧說得僧

云什麼人得開師指西邊露柱云道个師僧得

祖師卷第七

十

葉

聞僧云師還聞摩師云我若聞則教誰摩師亦
泉去富貴則易貧窮則難又云今時禪師只識
得天子終不識未作天子已前師勸學曰日
丈竿頭未得休堂有路少人遊禪師欲達南
泉去滿目青山万万秋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
要眠則眠要坐則坐僧云學人不合師云契則
取稟藥則句火間有人問和尚尚則隨問答
話想無人問時和尚如何師云固則隨健則起
僧云教學人向什摩裏領會師云夏去赤骨身
冬天須得被問南泉遠北向什摩裏去師云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學人不合師云要騎則
騎要下則下師說所松竹人偈曰千年竹万年
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來學者動手無
非觸祖翁師投機曰雲裏真雲裏真雲裏盡
是本來人真寶說時聲不現正時堂後却身
問如何是西來祖教師良久學人不取進語師
令侍者去會和尚雲問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
和尚良久侍者進云未見南泉已前事如何會
和尚云不可別更有也侍者却歸來似師師當
時有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三聖和尚
問承師有言百尺竿頭須進步百尺竿頭則不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禮州水邊
日更請和尚道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表土僧還
化向什摩裏去師云磨却無言真性令解語能
行却無人三聖和尚令秀上座問師南泉遠北
向什摩裏去也師云石頭作沙時衆見六祖
上座云不問石頭作沙時衆見六祖南泉遠

但向什摩裏去也師云教伊尋思云上座云雖
有千尺之松且無抽條石華師嘿然上座禮拜
起云謝師答語師又嘿然上座却歸舉似二聖
三聖云善實如此勝林際七次雖然如此待我
更驗會至明日三聖問師曰昨日答那師僧
一轉回緣為只是光前絕後古今罕聞師又不
語師曰草頭曰自覺開佛堂慧放五道光無人
不傳佛不悟意中藏師問僧從什摩裏來對云
從洞山來師云何不教洞山自來對云只與摩
師云彼日無癆力以傷之有人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云正是第二月又云恰是師云頃日也大
奇也大奇一月之中而月疑見與見緣無自性
常寂誰是復誰非又須拈納茶子頃日須拈茶
非有芥子元來空將空納非有何寬不相容時
月供奉問曰教中說幻竟是有耶師曰大德是
是幻耶師云與摩則幻竟是不有不無耶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大德進曰如某日三明畫不報
聖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竟師曰大德信
一切法不思議不大德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
師云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阿那個信大德云
如某甲所信二信之中名為緣信師云依何教
文得生緣信大德云花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無
障無學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
曰諸佛世尊悉知世間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
又曰佛法世間法若見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
所起緣信所引教文甚有來意老僧與大德明
教中幻竟偈曰若人見幻本未真是即名為見
佛人圓通法界無生滅無生是佛身問師

剎新雨殺雨頭俱動佛性在阿個頭師答曰動
與不動是何境界大德云言不聞典非智者之
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
經師答曰然言不聞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
不見道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
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
藏本無生滅所有偈曰寂甚深寂甚深法界人
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剎海是真心
身界二塵無實性分明遠此乎知音有大德問
虛空為定有耶虛空為定無耶師答曰言有亦
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
無假無大德再問只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
答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悉皆
有假有汝等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滅老僧所以道
有時假有無時假無問天下善知識為證大德
雖不師云為問目中三德為問景上三德大德
云為問景上三德師云若問景上三德天下善
知識未證大德濕經又問何故未證大德濕經師云
功未齊於諸佛所以未證大德濕經又問既功未
齊於諸佛何故名為善知識師答曰明見佛性
名為善知識時月云若與摩則功齊何道名為
證大德濕經以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香法
身寂滅解三一理圓常欲識識者震此名常舜
光緒月再問景上濕經已委和尚指示如何是
本來濕經師答曰大德是問和尚承嗣何人師
云我無人承嗣云師還來學不師云我自來師

意如何師傷曰虛空問方像方像虛空何人得親問本又了角童問如何是教師六五千四十八卷如何是教意師曰祖意即是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教意即是學云云摩即教意與祖意無二去也師云十方佛土中唯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大德便禮拜師曰祖心即教意教意即祖意欲識祖師意扣師佛心心相意與教意一性一真心問第八識及七六識等畢竟無歸云何得真第八識為大圓鏡師曰豈不問時者不轉體師曰七生依一識一識持七生一識滅亦滅七六永無第九真常識非後亦非先非後非先義常任永無迷問古人有言了即盡摩手未空未了應須償償師曰尊者與二祖大師為甚摩却償償師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時月六如何是本來空師曰業障是如何是業障師曰本來空是時月六謝師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償義一性更無殊問本心何故不離生滅心生滅心何故不當本來心師曰何故曰妙空妙用不思議無礙無生無所依本覺性真為智父父生智子妙難思智智不覺元來妙遠見無觀即本如父子本來无二相即今取本更元時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曰大德無問老僧无答又問如何人誦得師指禪床左臂云這个師僧誦得又問何人得聞師指禪床右臂云這个師僧得聞大德云某甲為什摩不聞士豈不聞真誦无響真聽無聞大德云與摩則音聲不入法界性耶師曰大德豈不聞道離色未觀非正見離聲求聞是邪聞又問如

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其聞師云大德聽老僧相助明以頌曰滿眼本非色滿耳非聲文殊常顯曰觀音塞耳投會三元一射達四本同真宣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問者財童子為什摩無意却迷音聲身中世界不遍師云我無意却未迷得這摩又問如何是音聲身云舍元殷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凡聲即是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即是問如何是音聲土眾生心即是問如何是佛師云眾生色身是佛問恒妙諸佛聲皆同何故說有種種名号師云取根近源名為文殊耳投返源名為觀音意遠源名為音聲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音聲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身用有恒妙假名辨慧名為一博知梵又問四聖為定是四耶師云燈今千室元是一光明應万波本來一水迷人差別智者同真是故先德云非唯我今稱達了恒妙諸佛聲皆同教中有言十劫坐道場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佛是果菩薩是因釋迦如未於果地談大通智勝佛因中事大通智勝佛雖十劫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結跏趺坐猶是菩薩未成佛故為彼時眾生壽命長故未改過十劫已眾生根始發大凡菩薩須待眾生根發如雞啼時眾同時眾生根發便成佛菩提故言過十劫已證得無上菩提所以經曰佛知時未至受請黑然聖有人問如何是獨目菩提師答曰一切法常住如何是一切法常住師曰觸目菩提問如何轉得山

河大地歸於自已去師答曰我却憂轉自已歸山河大地去學人禮謝師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雨時法性本無歸問如何是色本珠寶像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什麼進曰如何是聲元異樂音師答曰將來將來問教中有言已不異空空不異色未審教意如何師以偈答曰礙無地壁通靈力虛空若誰如是解心色本來同自水具載別離識子指賢大師白馬和尚嗣南泉在江陵師諱曇照未親實錄問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以杖當面指學人長慶和尚舉此因緣以手拍面前士古人只与摩又豎起指云何似与摩頓德大師云報跳不出野慶不肯白代士是什麼心行下堂和尚嗣南泉在星州有俗官問延朗斷兩頭想動佛性在阿那个頭師展兩手而示兩山和尚云即今問底在阿那个頭雙基和尚嗣南泉師諱道允姓杜濮州舊號人也累基家族相孝仕宦郡諸詳之母高氏夜夢異光燦煌滿室惺惺覺有若懷身父夢謂曰所夢非常如得見子為僧子寺胎十有六月載誕今後日將月就鶴負靈藥來指珠條風現異格什焉之年摘花供佛半車之歲累塔娘情宜開之趣昭然真境之機卓今年當十八懸露二親捨俗為僧適於鬼神寺聽於花嚴教禪師竊謂曰圓頓之答豈如心印之妙用乎遂被毆擊瓶栴檀水泊于長慶五年投入朝使告其宿志許以同行既登彼岸獲觀於南泉音願大師師贊之礼曰擊道存大師歎曰至宗

法印歸東國夫以會昌七祀夏初之月旋屆青丘便居楓岳求投者風馳霧集來者星遊波奔於是景文大王聞名歸奉恩渥曰崇威通九載四月十八日忽諒門人日生也有強吾須遠邁汝等安拙雲谷永耀法燈語畢怡然還化報年七十有一僧臘四十四霜五色之光從師口出蓬勃而散得于天伏以今上範法倍恩薄禪林仍賜謚徽鑒禪師證昭之塔矣

祖堂集卷第十七

六五

賈

祖堂集卷第十八

江西下卷第五十四卷

趙州和尚嗣南泉在本地師諱金輪青社細丘人也少於本州龍興寺出家嵩山瑠璃壇受戒不味經律過參藥林一造南泉更無他往既遭盛運寧無扣擊師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還可趣向否南泉云擬則乖師云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也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然豈可是非師於是頓領玄機心如朗月自今隨緣任性笑傲浮生揮麈舞筇周遊煙水矣師問座主所冀什摩對云講維摩經師云維摩還有祖父也無對云有師云阿那是維摩祖父對云則某甲便是師云既是祖父為何什摩却與兒孫傳語座主詰問學人擬作佛主時如何師云費心力僧云不費心力時如何師云作佛去問夜月兜率書降闍闍其中摩屋為什摩不現師云道什摩僧再問師云不見道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有僧辭什摩家去對云南方去師云三千里外遙人其甚僧云學人不曾師云柳絮柳絮第一座堂中還有祖父摩對云有師云喚來與老僧洗脚師示眾云我這裏亦有在窟師子亦有坐窟師子只是無師子兒有僧出來彈指兩三下師云作什摩僧云師子見師云我喚作師子早是罪過你又是蹴踏作什摩問與摩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云接不與摩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云接僧云與摩來底人從師接不與摩來底人師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問如何是平常

心師云虎狼野干是僧云還教化也無師云不惡你門戶僧云與摩其平沉那個人也無師云太好平常心大王禮拜師師不下床侍者問大王來師為何什摩不下地師云汝等不會上等人來上繩床接中等人來下繩床接下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問座主又蓮什摩葉對云涅槃經師問座主一段義得不對云得師以脚剔空中口吹却問這个是涅槃經中義不去是師云會摩不會師云這个是五百力士結成之義師本眾云我三十年前在南方大炒頭舉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道者有人舉問雲華趙州無賓主話作摩生道雲華便踏倒師又到一老宿處老宿云老大何不見取住靈師云什摩處是某甲住處老宿云老大住處也不識師云三十年學騎馬今日被驢撲問難教請師史師云與摩人則得僧纔禮拜師云好問好問僧云語和尚師云今日不答語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我此間不著這个客作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不向你道僧云為何什摩不道師云是我家風問如何得報國王恩師云念佛僧云街頭貧兒也念佛師拈一个錢與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指學人云是你本分事僧云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云是我本分事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我在你脚底僧云師為何什摩在學人脚底師云為你不知有佛向上事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展手云茶盞錢布施有人問雲居趙州與摩道意作摩生雲居云八十老公出場屋問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師云待

祖堂集卷第十八

第五

對眾

虛空落道僧士坐坐幾時落地師士待柘樹成

佛新到屋座具次師問近離何方僧云無方面
師起向僧背後立僧把座具起師士太好無方
面僧詩文師問外方有人問還見趙州也無作
摩生向他道僧士只道見和尚師士老僧似一
頭驢法作摩生見僧師問新到近離什摩處
士近離南方師士什摩人為伴子僧云畜主為
伴子師士好个閑耕為什麼却與畜生伴伴子
僧士無異故師士太好畜生僧士爭賢師士不
肯則一住還我伴子來僧師有僧繞北拜師士
珍重僧申問師士又是也又是也問學人去南
方忽然堂裏問趙州意作摩生枉對師士過冬
則寒過夏則熱趙州意趙州意如何師士云
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室摩果如所
聞其僧一一如上舉對摩果曰君子千里同風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士亭前柘樹子僧士
和尚其待境示人師士我不待境示人僧士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士亭前柘樹子問如何是
學人師士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潤摩僧士不
問道个師士是什摩不問問頭頭到這裏時如
何師士猶教老僧一百我問方圓不試時如何
師士云方不圓方不圓方不圓方不圓方不圓
師士有時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僧問師士還為
人不師士佛也佛也問一燈燃百千燈未嘗一
燈是什麼燈師士跳出佛座又云若是作家不與
摩問問如何是本末人師士自後識得老僧後
只這个漢更無別僧士與摩則共和尚臨生也
師士非但千生与万生也不識老僧師問為山

如何是祖師意滿山變侍者將床子來師士白
住已來未嘗過者一个本色極師時有人問忽
過時如何師士云釣之聲不為聲風而發機有
人間諸佛還有師也無師士有僧問曰如何是
諸佛師士云阿彌陀佛又師士佛是才子有僧
問長慶趙州与摩道阿彌陀佛是道成語是嘆
欣語長慶云若向兩頭會蓋不見趙州意僧進
云趙州意作摩生長慶便彈指一聲鎮州人云
請師上堂師昇座便念經有人問請和尚上堂
因什摩念經師士佛弟子念經不得摩又別時
上堂師念心經有人士念經作什摩師士賴得
閑梨適念經老僧泊忘却問如何是玄中又玄
師士那个師信若在今年七十四也問如何是
玄中一句師士云不是如是義問問寸熱不掛時
如何師士云不掛什摩僧士不掛寸熱師士大好
不掛問迦葉上行衣什摩人合得被師士六七
虛出此道人都不知師問僧還言到這裏摩云
曾到這裏師士與茶去師士還言到這裏摩對
士不曾到這裏師士與茶去又問僧還言到這
裏摩對士和尚問作什摩師士與茶去師問僧
你在此裏待幾手對士云五六年師士還見老僧
也無對士見師士見何似生對士云似一頭驢師
士什摩處見似一頭驢對士入法界見師士去
未見老僧在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代云與木與
草問朗月夜空時人盡委未審室內事如何師
士云自少出家不作活計學日与摩則不為今時
去也師士老僧自誤不能救爭能救得諸人疾
學日与摩則來者無依師士依則指者地不依

則一任東西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士徒五葉
山未師士還見文殊也無對士文殊則不見只
見一頭水拈牛師士云水拈牛還有語也無對士
有師口道什摩對士云五葉猶寒快惟和尚尊勝
起居万福師有一日向七歲兒子云老僧盡日
未心造与你相共論義你若輸則買餅與老
僧老僧若輸則老僧買餅與你兒子云請師
立義師士云以考為宗不得諍摩老僧是一頭驢
兒子云某甲是驢賣師士云是你与我買餅餅兒
子云不得和尚和尚須与某甲買餅餅始得師
与弟子相爭斷不得師士云者个事軍國事一般
官家若判不得須喚村公斷這裏有三百來衆
於中不可無人大衆与老僧斷買主二家阿那
个是有路大衆斷不得師士云須是具眼禪師始得
三日以後沙弥覺覺買餅餅供養和尚與古時
有官長教僧拜馬祖下朗瑤和尚不肯拜官長
便與當時打殺有人問師瑤和尚為什摩却被
打殺師士云為伊惜命龍花拈問僧惜个什摩命
龍花代云我不得問正与摩時作摩生師
士云生公忌死十年老僧一時不可過師喚沙弥
沙弥應答師士云煎茶未沙弥云不許煎茶与什
摩人喫師便勸口沙弥云大難得與茶有人拈
問漳南又須教伊煎茶又須得與茶合作摩生
道保福云雖然如此何不學觀音有人問老婆
趙州路什摩處去漢云暮底去僧云莫是西邊
去摩婆云不是僧云莫是東邊去摩婆云也不
是有人舉似師師士云老僧自去勘破師自去問
趙州路什摩處去老婆云暮底去師歸院向師

僧云敢破了也院主請上堂師昇座問如來梵院主云此未請上堂道个是如來梵師云佛弟子習如來梵不得摩問開口是一句如何是半白師便開口三三見師云上座何不往去師云什摩客住好三三指面前山師云此是和尚住靈師為沙弥扶南泉上胡梯問古人以三道寶增接人未審和尚如何接南泉乃登梯云一二三四五師舉似師伯伯云汝這會摩師云不會師伯云七八九十南泉扣銅瓶問僧汝道内淨外淨僧云内外俱淨却問師師便則却師問南泉古人道道非物非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非道泉便接師云莫錯打南泉云龍蛇易奔納子難護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仲冬嚴寒有人舉似雲居便問只如趙州与摩道意作摩生居云冬天則有夏月則無僧舉似師只如雲居与摩道意作摩生師自此便道得日石橋南趙州北中有觀音有弥勒和師留下一隻履直到如今覓不得

紫胡和尚謂南泉在衡州未觀寶錄不及化緣始終師目勘劉鐵磨云見說有劉鐵磨其便是不屈云什摩處得道个消息來師云左轉右轉屈云其鐵磨師打之南泉代云實得此便師有時云從來未非物方便名為佛中下覺是非上士始知屈又云三十年來住紫胡二時煮粥氣力愈每日上山三五轉頭問汝會也無師於半夜時叫喚賊也賊也大衆皆走師於僧堂後過一僧攔臂把柱叫云捉得也捉得也捉得那未僧云不是賊某早師云你正是賊只是徐不

祖堂集卷八

紫胡和尚

肯承當有人拈問漳南紫胡捉賊意作摩生云還肯受与摩波叱摩又拈問石門紫胡捉賊意作摩生云亦當則朕漢不承當則紫胡打汝陸亘太夫謂南泉和尚

公親受南泉心或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坐或踞如今勞作佛像連坐得不南泉云得得陸亘云其不得不南泉云不得不當當云坐則佛不生則非佛洞山云坐則佛坐則非佛南泉云拈一个字添兩字佛法大行有人摘得摩無人對泉代云只今是有是無大夫問南泉為大衆請和尚說法泉云教老僧作摩生說大夫云且無和尚方便泉云大夫道他个少什摩大夫別時云則今和苟不可思議到家世界成就師云進來問底總是大夫云上事大夫又曰拈起擲投問南泉与摩又不得不与摩又不得不与摩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擲投抛下云是骨頭打十八有人舉似石霜只如是骨頭打十八意作摩生霜云汝道一半我道一半進日請師全道云怕汝僧拈問長慶南泉与摩道意作摩生慶便擲之云今日非唯明古人又云一影兩雲

仰山和尚謂馮山在懷化師諱慧并俗姓某部州懷化人也年十五出家父母不許年至十七又再求去父母猶悔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合父母則知是子出家之志感而許之師乃斷左手無名指及小指置父母前答謝誓之思初於南花寺通禪師下剃髮年十八為沙弥行脚先至宗禪師次就原在左

祖堂集卷八

第七八

右數年學境智明暗一扣一聞而不弄問後捨之而造大鴻初到自參馮山馮山曰者沙弥是有主沙弥無主沙弥師云有主沙弥馮山云主在什摩處師在西邊立却向東邊立馮山答其異器与言引接師問如何是佛馮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靈識之無窮思慮還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語下頓悟札謝指要在馮山盤泊十四五年開八在衆中狂對馮山談揚云極可謂驚子之利辨光大雄之化哉年三十五領衆出此住前後諸州府為審判使相繼一十一人礼為師師三變轉法輪勸錫澄虛大師并紫衣矣每日上堂謂衆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照其言語吾慈悲無始曠劫來片明投暗迷妄接染非難類拔所以假設方便棄法諸人應却未應識却將貴業止當亦如人將百種貨物雜運金貨一鋪貨貨輕輕重來換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未免雜貨鋪則我亦拈他与未竟真金我亦当他時有人問雜貨鋪則不問讀和尚真金師云舊錢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云又云臺邊則有文易則無所以我若說樞宗首身邊竟一人相伴亦無說什摩五百七百我若說西說則竟頭向前探拾如將空拳誘誑小兒都無實愛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其將心湊泊但向身前義海如寶而修不要三昧六通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是去在若未得其本寧能持情學他亦不得汝何不見馮山和尚云凡聖情盡時盡

祖堂集卷八

第八八

真心常住理事不二即是如如佛矣。重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士我則說不得。別人說得進。口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才推出。執子僧後。舉似湯山。湯山云。舜子用劍。司上軍。有人舉似靈臺。靈臺云。湯山和尚。背後與摩道。則得有人拈問。當時作摩生。福先代以手作打勢。報恩代云。誰敢出頭。師共僧談話。次傍僧云。語是文殊。咒底是維摩。師云。不語不嘿。其是公不共僧。良久。師問曰。何不現神通。其僧云。不許現神通。恐和尚收入教。師云。鑒公未幾未有教水之。眠師問俗官。至个什麼處。對云。衙推。師拈起拄杖云。還推得这个不。師代云。若是这个待別時。未與化代云。和尚有事在。師問上座。不思善不思惡。正與摩時。作摩生。上座云。正與摩時。某甲放身命。摩師云。何不問某甲云。與摩時。不見有和尚。師云。扶我教不起。師洗鉢衣。次執源問。正與摩時。作摩生。師云。了然。二俱無為。又云。正與摩時。某甲不思量。梁又云。正與摩時。向什麼處。見梁師見京。上座在中。庭向日。次師從邊過。云。人人盡有。这个事。只是道不得。云。恰似請汝道。師云。作摩生。道來。上座便擲鉢。与一踏。師倒起來。去師叔用使直下。是大。相。似。師在東。平看經時。有僧侍立。師卷却經。迴頭問。還會摩對。云。某甲不曾看經。爭得會。師云。汝向後也會去。在師與事。相公相見後。問院中。有多少人。師云。五百人。公云。還切看。讀不。師云。曹溪宗旨。不切看。讀。公云。作摩生。師云。不叔不攝。不思相。公就湯山云。偈子。湯山云。親面相。星。猶是。鏡。漢。豈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七

況上於緣。墨又就師乞偈。子師特紙畫圓相。圓相中著某字。謹者。左邊思。而知之。發第二頭。右邊不思。而知之。落第三首。乃封与相公。問。夢。手。滿。月。滿。鐵。意。如何。師云。鐵。鐵。開。口。驢。年。也不。會。南。泉。對。側。身。立。強。大。師。拈。問。鐵。鐵。開。口。驢。年。也不。會。國。師。云。拔。蓋。只。可。句。安。在。淨。修。羅。師。答。曰。仰。山。箇。錢。話。拈。提。議。都。難。會。指。擬。益。後。未。言。換。這。邊。在。石。門。拈。問。僧。古。人。留。會。不。留。會。計。門。代。士。不。留。會。這。日。作。摩。生。會。佛。堂。離。湯。山。到。仰。山。師。問。兄。近。日。作。摩。生。雙。拳。某。甲。所。見。無。有一。法。可。當。情。師。云。你。所。見。不。出。心。境。進。日。某。甲。所。見。不。出。心。境。和。尚。所。見。如。何。師。云。豈。無。能。知。更。無。一。法。可。當。情。子。有。偈。舉。似。湯。山。湯。山。云。森。子。此。語。迷。却。天。下。人。去。在。順。德。項。雙。拳。見。自。象。非。是。仰。山。展。捷。決。解。繩。抽。把。當。宗。徒。說。一。音。引。衆。會。會。古。在。今。日。師。有。時。正。與。摩。目。坐。次。有一。僧。潛。出。到。師。身。邊。侍。立。師。開。門。便。於。地。上。作。圓。相。圓。相。中。書。水。字。顯。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作。圓。相。圓。相。中。書。佛。字。對。有。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供。法。師。云。行。者。少。去。就。何。以。無。佛。行。者。云。還。我。無。佛。未。幾。湯。山。開。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是。仁。者。師。代。法。師。但。善。行。者。行。者。若。有。語。即。云。還。我。無。行。者。還。來。雖。有。俗。官。送。物。光。湯。山。贈。鐘。湯。山。謂。仰。山。云。俗。子。愛。福。也。仰。山。云。和。尚。將。什。麼。酬。他。師。把。挂。杖。敲。丈。林。三。兩。下。去。將。這。个。酬。得。他。摩。仰。山。云。若。是。這。个。用。作。什。麼。師。云。汝。嫌。个。什。麼。仰。山。云。專。甲。即。不。嫌。這。个。是。爲。大。家。成。師。云。汝。既。和。大。家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七

成。更。就。我。見。什。麼。酬。他。仰。山。云。惟。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湯。山。云。汝。不。見。遠。摩。從。西。天。來。亦。將。此。物。行。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師。亦。衆。去。與。摩。時。且。豈。不。與。摩。時。作。摩。生。有。人。舉。似。湯。山。湯。山。云。舜。子。爲。人。太。早。因。湯。山。与。師。遊。山。說。話。云。見。色。便。見。心。仰。山。云。承。和。尚。有。言。見。色。便。見。心。樹。子。是。色。阿。那。个。是。和。尚。色。上。見。成。心。湯。山。云。汝。若。見。心。云。何。見。色。見。色。即。是。汝。心。仰。山。云。若。与。摩。但。言。見。心。然。後。見。色。云。何。見。色。了。見。心。湯。山。云。我。今。共。樹。子。語。汝。還。聞。不。仰。山。云。和。尚。若。共。樹。子。語。但。共。樹。子。語。又。問。某。甲。聞。与。不。聞。作。什。麼。湯。山。云。我。今。亦。共。子。語。子。還。聞。不。仰。山。云。和。尚。若。共。某。甲。語。但。共。某。甲。語。又。問。某。甲。聞。与。不。聞。作。什。麼。若。問。某。甲。聞。与。不。聞。問。取。樹。子。聞。与。不。聞。始。得。了。也。師。在。湯。山。時。重。下。之。曰。仰。山。置。問。除。却。這。个。色。還。更。有。色。也。無。湯。山。云。有。師。云。如。何。是。色。湯。山。拍。掌。仰。山。云。某。甲。則。不。与。摩。湯。山。云。是。也。理。長。則。就。除。却。這。个。色。還。更。有。色。也。無。仰。山。云。有。湯。山。云。如。何。是。色。仰。山。却。拍。掌。洞。山。遣。人。問。師。作。摩。生。即。是。作。摩。生。則。不。是。師。云。是。則。一。切。皆。是。不。是。則。一。切。不。是。洞。山。自。云。是。則。何。不。是。不。是。則。一。切。是。師。偈。口。法。身。無。作。化。身。作。落。伽。玄。應。諸。病。藥。藥。衆。聞。響。擬。啼。吹。焰。水。魚。龍。變。老。輪。師。爲。沙。弥。時。在。宗。和。尚。處。重。行。房。裏。念。經。宗。和。尚。問。誰。在。這。裏。念。經。對。云。專。甲。獨。自。念。別。無。人。宗。和。尚。喝。云。什。麼。念。經。恰。似。唱。曲。唱。歌。相。似。得。与。摩。不。解。念。經。師。便。問。某。甲。則。如。此。和。尚。還。解。念。經。也。無。云。我。解。念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七

經師曰和尚作摩生念宗和尚念如是哉問師便云佳佳問今日設湯山齋未審湯山還來也無師士來則有去去則有來湯山曉師曉湯山云遠道遠道子莫落陰去尋甲信亦不立云汝何故不立信云若是尋甲更信阿誰云汝解故不立不解故不立云若是不立說解不解云汝是定性學問云尋甲佛亦不見師舉起一物問湯山云云摩時如何湯山曰分別色塵我到這裏與摩不與摩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湯山云子知仰山云某甲信亦不立湯山云為什摩不立信仰山云若是尋甲更信阿誰湯山云有不立無不立仰山云不立不說有無湯山云子是定性學問仰山云尋甲到這裏佛向不見湯山云子向後傳吾教行我聞旋吾不及子也師為少許時在就源留札次就源問作什摩師士曰禮源云札文道什摩對云一切恭敬源云忽過不淨底作摩生師曰不審第一事中永問和尚曰五祖云何今付衣鉢與慧能不令付神秀既分付後云何慧明又從五祖下趕到大庾嶺頭靠其衣鉢復有何意不得衣迴某甲早在此城曾問師僧惠冬說不同某甲常疑此事和尚與承有師願雲一決師答曰此是宗門中事曾於先師處聞說登時五祖下有七百僧五祖欲遷化時見人傳法及分付衣鉢眾中有一上座名曰神秀遂作一偈上五祖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後唐坊中盧行者聞有此偈遂作一偈上五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

有塵埃三祖亦見此偈並無言語遂於夜間教童子去破坊中爰行者來行者隨童子到五祖處三祖發遣童子後遂改盧行者名為慧能授與衣鉢傳為六祖向行者云旁在門外能得入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二十年勿和吾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入慧能便問當往何處而堪避難五祖云遂懷即應遇會即逃異姓異名即當安矣行者既得付衣鉢三祖發遣千時即發去後南五日後五祖集眾入告曰此間無佛法也此語意顯六祖眾僧問五祖衣鉢分付何人五祖云能者即得眾僧商議破坊中行者又被童子泄語眾僧即知盧行者得衣鉢峰嶺南眾僧遂起眾中有一僧捨官入道先是三品將軍姓陳字慧明星夜倍程至大庾嶺頭行者知來遂放衣鉢入林向礮石上坐其慧明嶺上見其衣鉢向前已半擡之衣鉢不動便自知力薄即入山覓行者於山高叢林中見行者在石上坐行者還見慧明便知欲奪衣鉢即云我祖分付衣鉢我苦諱不坐 雖將來見在巖頭上坐欲要便請將去慧明若能不為衣鉢未只為法來不知行者離五祖時有何密意密語願為我說行者見苦來 即與說先教向石上端坐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與摩惠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未惠明問云上求密意即道今是為當別更有密意行者云我今分明與汝說者却成不密汝者自得自己面目密却在法邊慧明問行者云汝在黃梅和尚身邊意旨復如何行者云和尚看我對芳上座偈

即知我入門意即知慧能士旁在門外能得入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須得人我今付汝努力將去二十年勿和吾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情慧能問云當於何處而堪避難五祖云遂懷即應遇會即逃懷即懷州會即口會縣異姓異名當即安矣時慧明雖在昔梅剎慧能不知禪宗面目今策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日向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號為道明行者曰汝若如是吾亦如是為汝同師黃梅不異善自謹持道明曰和尚好遠向南去在後大有人來趕和尚待道明盡却拍過今便禮拜和尚向此去道明在巖頭分首便發向此去于虎州界見五十餘僧來尋盧行者道明向僧曰我在大庾嶺頭懷化鎮左右五六日尋僧訪諸開津並不見此色日人過諸人却向北尋覓云其人石碣碣換骨行李恐難眾人分頭散後道明獨往盧山布水臺經三年後歸崇山修行後出徒第壹教嶺南札縣六祖處至今崇山靈塔見在第二荒陵僧道存問曰和尚沙汰後弄到湖南札觀湯山和尚復有何密妙言說和尚云我難後到湯山得一日問我汝在仰山住持及說法其誰感他人否仰山云隨白已眼目為山云汝爭辯得諸方師僧知有師承知無師承知是義學知是禪學宗門事宜說似我者仰山語和尚云得也湯山云有諸方學人未問汝自後竟肯汝知何答崇仰山云大德近從何處來學人答近從諸方老宿處來仰山即舉一境問云諸

方者宿還說這不說這或時舉一境去這
不則且是還諸方老宿意旨如何已上兩則境
智也湯山問說數目大好此亦是後上未宗門
牙爪湯山又云忽有人問一切眾生但有性
業識無本可據汝云何答仰山云若學人
名學人應語仰山問是什麼物學人答云不會
仰云汝亦無本可據非但忙忙著識湯山云此
是師子一滴乳六斛驢乳一時迸散湯山又問
仰山身邊還有學解僧不仰山云還有一雨个
只是面前背後湯山問云何面前背後仰山云
人前受持聲教相對別人即似背後指著著
自已照用受業性亦不識湯山云我身邊還有
學解人不仰山答云出山日早有亦不識他湯
山云以汝在目眼目且為山有下仰山答山中
梁有諸同學兄弟不曾子細他論量豈不知
眼目條淺湯云大妄如何答云不識他全論如
何亦不識他志如何亦不識他志過如何亦
不識他法端如何亦不識湯山吐舌我問汝慙
道不識什麼意仰山語和尚為當欲得記他見
解為當欲得行解湯山云汝云何說他見解云
何說他行解仰山云若欲記他見解上未五人
向後受持和尚聲教為人善知識說亦一切人
如湯之一瓶不失一滴為人師有餘此是見解
湯山云行解如何仰山云未具天眼他心不知
他照用妄緣行解自辨清濁業性屬於意密所
以不知他只如慧琳在江西時盡頭無乾無愧
今時和尚見了變作學解人不為山云是我向
一切人前說汝不解解得不仰山云慧琳是何娘

和堂卷第十八 第十卷

辨端結云何解解湯山云是汝光明誰人障汝
仰山問湯山云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玄記
律宗白後三千年當時至分才不移只如和尚
今時還得不湯山云此是行通達事我今未得
我是理通達事亦達通自宗所以未具六通仰山
語湯山云只如六祖和尚臨遷化時付囑諸子
取一錢燈可重二斤安吾頭中俟後漢之諸子
問曰安鐵頭中復有何意六祖云將此燈來吾
玄記之三十六年中頭上養親口裏須安過滿之
難揚柳為官湯山云汝還令祖師玄記意不仰
山云會其意過也湯山云其事非則過汝試說
看仰山云五十六年中者三十年也頭上養親者
過一孝子口裏須養者穀穀設齊也過滿之難
者是汝州張淨滿也被新羅僧金大悲將錢雇
六祖戴頭無倫衣鉢揚柳為官者揚是韶州刺史
柳是曲江與今時受復於石角臺提得和尚今
時有此見不湯山云此是行通達亦未得此亦
是六通數仰山云語和尚和尚今時若記人見
解即得若記人行解即屬人情不是佛法湯山
喜云百丈先師記十數人會佛法會得向後千
百人圍遶及其自在教不仰山云重恐如此然
則聖意難測或達或順亦非慧琳所知湯山云
汝向後還記人不仰山云若記只記見解不記
行解是解解口容行解屬意密未著曹溪不敢
記人湯山云子何故不記仰山云燃燈身前事
這達為衆生行解無過湯山云燃燈後汝還記
得渠不仰山云若燃燈後他自有人記亦不到
慧琳記仰山又問湯山和尚浮誕識近未不知

和堂卷第十八 第十卷

慧

宰也米湯山云我无米經五六年仰山云若与
摩如今和尚身前應著三昧頂也湯山云未
仰山云性淨地淨處向家燃燈身前何故未湯山
云雖然理即如此我亦未敢信仰山云何處
是未敢信任度湯山云汝莫口解脫汝不聞安
秀二禪師被則天一試下水始知有長人到這
裏鐵佛亦須汗流汝大頂修行莫終日口密密
底又云汝三生中汝今在何生實向我說看仰
山云想生相生仰山今時早已淡泊也今正在
派注裏湯山云若与摩汝智眼暗濁在未得法
眼力人何以知我導滙中事仰山云大和三年
奉和尚屢分令空理頓窮實相性實際妙理當
剎那時身性猶獨辨得理行分明從此已後便
解師承宗旨雖則行理力用未可說如今和
尚得而不得即知以海印三昧印定前學後學
無別有路湯山云汝眼目既如此隨處各自修
行所在出家一般仰山 語湯山云初礼辭和
尚時和尚豈不有語愛為湯山云有語云雖是
機理不無含其事湯山云汝也是春時鐮蓐鐵
仰山云此行李囊自護不得湯山云仁子之心
亦合如此道存問曰礼辭湯山時有何言語仰
山云我辭和尚時屢分五六年間吾在即歸來
間吾不在即自揀生路行努力好去道存問云
和尚今時傳持祖教若不記向後學人如何和
尚云我分明向汝道今時即試人見解不試人
行解他行解屬意密正境時直處偏路業因
芽出別人爭知何處記集案聞大耳三藏從西
天來得封南宗南宗問云三藏解何法三藏云

和堂卷第十八 第十卷

吾解他心爾等遂令中使送到國師忠和尚處
請試三歲實解他心不國師遂將此境心試三
歲三歲見知他心念去家錄為破境後國師入
三昧心不波境三歲竟國師意不得破可去這
野狐精現在何處若入自受用三昧去玄誰得
知所以行解難知故去證者非見知不證者非見
知道存問去如何得行解相應和尚去汝須會
得禪宗第三玄初心即貴入門第一玄向後兩
玄是得歷被衣汝須自看亦須自知有種種
智種種者即三身如一亦玄理無諍亦玄這那
避邪種種智者即得身性圓明後却向身前照用
不染不著亦去舍那無依智亦六一將三身即
行無諍如是身性圓明遍盡意解身前盤坐住
動靜出生入元接物利生亦去正行亦去無住
車他時自具宿命他心三三八解此是聖才過
事汝莫將心迷泊我分明向汝道却向性海裏
修行不要三昧六通何 故如此然則有清有
濁俱是情法不見為山道凡聖情盡露真
性常住事用不二即是如如佛

第三靈隱僧道存問和尚諸方大家說達摩將
四卷楞伽經來未密盧賓耶仰山去靈道存問
和尚和尙去達摩那時來着將經來在什處
翻譯復出何傳記其楞伽經前後兩譯第一譯
是宋朝求那跋摩三歲於南海始興郡譯梵六
質多此去數教生念又云乾栗此去無心此是
一譯見上目錄又江陵新興寺戴頭三歲譯契
質多此去數教生念胡云乾栗此去無心此是
二譯義即一般胡云漢去則有差別若言達摩

法苑珠林卷第八 十八

將經未具翻譯義復是何年又復流行何土汝
不聞六祖在曹溪說法時我有一物本末無字
無頭無尾無放無此元本無方圓無大小不是
佛不是物返問衆僧此是何物衆僧時有有小
師神會出來對去神會識此物六祖去道鏡告
沙弥既去識作什摩物神會去此是諸佛之
本源亦是神會佛性六祖震杖打沙弥殺下我尚
汝道無名無字何乃安置本源佛性登時神會
變作本源佛性而破

與林今時說道達摩祖師將經來此是護棚達
摩帶經祖師合與其鐵鉢只如佛法到此上三
百餘年前王後帝翻譯經論可少那作摩達摩
特來為汝諸人食者三垂五性教義汨沒在諸
義海中所以達摩和尚救汝諸人迷情初到此
土時唯有華朝寶志禪師一人識尋常問寶志
曰此是何人寶志答此是傳佛心印大師觀音
聖人乎不去傳楞伽經聖人也道存問和尚去
達摩三行論去借教悟宗復借何教仰山去所
言借教悟宗者但借口門言語牙齒咽喉唇舌
舌口放光即知氣也悟宗者即若祭常士見性
口功妙用日德功成德立在一念如是功德
淨智妙用非是世求只如寶志六祖對天使去
善惡都忘忘息自然得入心外法外常妙妙用
恒沙天使頓悟歎曰妙哉故知佛性不念善惡
妙用自在待其甲若見聖人與傳妙旨是常聞
之當時頓悟歎曰朕在京城不曾聞說此語
實為明證謹敬頂札修行道存問曰達摩和尚
既不將楞伽經來為大師語本及諸方老宿說

法苑珠林卷第八 十九

引楞伽經復有何意仰山去從上相承說達摩
和尚說法時恐此土衆生不信玄旨數引楞
伽經來緣經上有相似義宗通說通訪蓋宗
通修行者及聽者蓋羅門來問佛三十六對世
尊並撥入世論又有相似義從衆所得覺及本
住若金銀等性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本性常住
故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是開眼語詰引來
非是達摩將此為祖宗的意汝不聞達摩在西
天時問般若多羅云我今得法當往何土而可
行化般若多羅云法今得法且莫遠去待吾滅
度後六十一一年當往震旦只得一丸如今便去
莫於日下亦不聞分付將楞伽經來此土我今
告汝若學禪道宜須穩審若也不知原由切不
得妄說宗教中事雖是吾國而招惡果

第四幽州僧思邈問和尚畢竟禪宗頓悟入理
門的意如何仰山去此意甚難若見他担宗
苗粟上上根性如西天諸祖此土從上祖相承
或一境智他使肯去去得自理不覺感地更
不隨於文教故相傳去諸佛理論不干文字此
一担人難得向法道少有學禪師僧何家有不
得佛法只為無志法不聞先德道若不妄擇慧
覺到這裏執須性然思邈問去除此一格別更
有入處不仰山去有如何仰山去此法是何
人思邈云幽州人仰山去汝還思彼處不答
去思仰山去彼處是境思是汝心如今返問
還有彼處不答去到這裏非但彼處一切悉無
仰山去汝見解猶有心境在信位即
是人位即不是思邈問除却這裏別更有何意

法苑珠林卷第八 二十

不仰山古別有別無即不安也思部問到這裏作摩生即是仰山古據汝解還得一玄得坐被衣向後自看汝不開六祖古道由心悟亦古悟心又古善惡都其思盡自然得入心終然常寂妙用恒沙若實如此善自保任故云諸佛護念若有偏不忘意投憶想在身前義海被五陰身所攝他時自不奈何故云如象溺深徑並不見禪亦非師子兒也

第五海東僧亭有問和尚禪決名兩不知所指仰山集雲峯迦葉拈伽舍那迦那三座鉢底師地靜憲沙門慧寂和尚云仰山集雲峯者即是盧舍那本身及現在業投分段身所拍外依報也亦云僧寶住持處所迦葉拈迦者慧也迦葉者禪宗初祖迦葉迦婆密傳三昧也故云知伽也舍摩者享受三昧也亭有問和尚禪決中云還我本來面目莫是此三昧以不仰山云若甚麼面目更教我說如石上栽花亦如夜中樹影

內取入一舉如無受即智眼三昧起即離中間取受亦云不著無取受自入上未所解三昧一切悉空即惠眼所起入無無三昧即道眼所起即玄通無異也譬如空空諸眼不立絕無眼聲謂如上三昧畢竟清淨無依住即淨明三昧也告諸學人莫勤精進懶怠懶怠心靜坐想一個無念無生想一個無思無心論他身前不生不滅二邊中道義海是他入光影地却身前義海緊抱執不里山此是般界亦不是禪沙門者達本性息緣意勤修上未三昧則通達一切三昧故云沙門天阿修羅頂戴恭敬故云道德圓脩執此向後堪受人天供養若不如此修行受人天供養一生空過大難大難愚癡者在住持三寶中與初解外拍依報不別並屬假名空自餘法要及化緣之事多倚仰山行錄勸證智通大師妙光之塔東于蓮化後歸仰山矣

祖堂集卷第十八

祖堂集卷第十九 江下學云云海東僧亭香嚴和尚詞湯山在登州師諱智閑未觀實錄時古青州人也身方七尺持聞利辯才學無雙在湯山泉中時擊論玄猷時稱禪近前後數載扣擊湯山固難對答如流湯山深知其淳學未達根本而未敢刺其詞辯後因一朝湯山問曰汝從前所有學解以眼耳於他人見聞及經卷冊子上記得未者吾不問汝汝初授父母胞胎中出未識東西時今事汝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從誰無對仗頭良久更進數言湯山皆不納之遂請為道湯山云吾道不當汝自道得是汝眼目師遂路堂中遍檢冊子亦無一言可對遂一時爐之有學人近前乞取師去我一生來被他帶累法更要之真為並不內之一時爐矣師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余自生來謂無有當今日被湯山一攝淨盡且作一個長行粥飯僧過一生遂禮辭湯山兩淚出門回到香嚴山忠國師遺跡棲心諷泊併除草木散開園壑擲瓦礫大失笑因而大悟乃作偈曰一柱在所知更不自脩持靈臺無染跡聲色外成儼十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便器端室焚香具威儀五轉投地遍禮湯山讚曰真善知識具大慈悲拔濟迷品當時若為我道却則無今日事也便上湯山具陳前事并發明偈子呈似和尚便上堂令堂維那呈似大眾大眾惣賀唯有仰山出外未歸仰山場後湯山向仰山說前科目錄燕把偈子見似仰山仰山見了賀一切後向和尚說雖則與摩發明和尚還驗得他也無湯山云不驗他

仰山便去香嚴處發誓一切後便問前頭則有如是次第了也然雖如此不息衆人疑作摩生疑漸將謂預遣師兄已是發明了也別是氣道造道將來香嚴便遣對曰去年未是貧今年始是貧去年無草錄之地今年雖亦無仰山云師兄在知有如來禪且不知有祖師禪師問信如人在高樹上口啣樹枝脚下踏樹子不攀枝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又須向佛道若道又被擔殺不道違於他問汝此時作摩生括他自免暴身失令度頭招上座返問上樹時則不問未上樹時作摩生師笑空靈問如何是接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云見摩見摩問如何是無表哉云待開梨還俗則爲你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云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在什摩處與摩時亦不敢道在云如幻人心心所念法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大德未問時則答進曰即今時如何云即今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抵原佛所印師把杖拖下掠手而去指古人跡跡曰古人語語中骨如雲映秋月光明時出沒句裏隱不富當人言會暗商量唯自肯意不傷似一物不相妨師與衆普同行欲得相副時衆普云同行什摩處去師云去東京普曰去作什摩師云十字路頭卓處去普曰卓處作什摩師云為人普曰作摩生為人師便舉起拂子普舉拂子作摩生為人師便地下拂普云某處猶過在淨地爲什摩却迷人師云依伴作什摩勵學外滿口語無寧說明明向道人不求急著力勤咬齒無常到未教不微日裏話暗嘆切快唐古

祖堂集卷十九

七

七

維淨地揭理盡覺自護持此主事者不說空言求他古是今極學須窮心影絕師誠宗教接物頃曰三句語究人玄妙面曰亦豁然開路徑機緣投不過說多年洞山問僧離什摩處來對云離香嚴來山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對云佛法因緣即多只是愛說三等照山云舉者舉人舉云恒照常照本未照洞山云有人問此三等照也無對云有山云作摩生問對云作摩生是恒照又問常照山云好問裏不問僧問請師告個問頭洞山云問則有不用指出緣作摩故問問千鄉万里未生到者裏且歇息其僧纔得個問頭眼淚落洞山云失作什摩對云俗和尚求代後生伏衆和尚盡方便得這个氣道一則喜不自勝二則癡和尚法席所以與摩溪下洞山士唐三藏又作摩生從唐國去西天十萬八千里爲這个佛法因緣不惜身命過得如許多險難所以道五天猶未到兩眼淚先枯雖則是使此香嚴千鄉万里爲佛法因緣拍个什摩其僧下山却歸香嚴使客得二日師戴帽子上堂其僧便出來問承師有言恒照常照本來照三等照則不問不照時喚作什摩師便却下帽子拋放衆前其僧却歸洞山具陳前五洞山却位頭後士實與摩也無對云實與摩洞山若也實與摩所頭也無罪過其僧却歸香嚴具陳前事師下牀向洞山合掌士新皇和尚是作家

祖堂集卷十九

七

七

仰信一生參學畢無成怨抱得梅檀樹常在項臂帶慈恩諸邊寧息平常見聞不入捺捺四威儀中海濱折折機感相投一時拋擲黑雲對綠聲前顯跡同道相知不勞勢力修行頃曰天寒宜曝日歸堂一食傾思着未生時宜然任他清只摩尋時明鏡非明鏡獨坐覺靈涼行時也只寧鄉郎中問頃既無人解又無人縛出此路坡入何城摩師頃答語中埋跡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道同需應機動無自他宗河起疑論顯述成龍鄒郎中又問來無他微跡去是非我這併逐樣猢猻山几境在無大師以發機頃答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時幾妙會拍手趁來龍清思頃曰盡日坐虛堂靜思絕衆詳更無迴顧意幸肯置平常談玄頃曰的的無無常獨運何依賴路逢道人其將語對與學人玄機頃曰妙言近遠言說未遠隨隨語會逢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照恰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祖堂集卷十九

七

七

他衣室裏他食燈油火災床榻具什方信
心供項將何道業消受一念跡不盡今是債
負持達文天氣志堅固心如斷繩休去三界回
果無斷現時富貴窮苦樂之事盡未除離
慾貪愛織造有漏至于今日應當知過去諸
佛遲延凡夫中修持去無天生聖人天德今離
縛止把却父母出家爲什摩事其因值其猶預
虛度光陰云人道寄語參玄人光陰其虛度百
丈方努力一生項了却難離累劫空諸法

明古頌曰古人骨多靈賢子孫習教至此一
門成孝義人未遠其地須志固遺孤疑得安
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失急即遠無計
技忘覺知濁流識今古爲一制邪遠避異域
山石火起內裏發難無遮攔燒海成法網
珠靈燭細六月卧去被衣蓋不得無假偽遠道
人習祖意我師宋古未識唯此人善安豈是法
財具慙愧不虛施用家語有人問小呵氣更尋
未說未貴 烏崔大夫暢玄頌曰遠人多隱顯
不定路形儀語下不遠跡密密潛持動靜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其道不思設
寶明頌曰思清人少慮風規自然足影落在音
容孤明絕輝顯

此家頌從來未出家未詳出家稱起坐云尋常
更無小殊勝
寄法堂頌東閣裏入穿西閣裏語話中間裏睡
眠通閣裏行道向前即檢校向後即檢校時人
都不措問什摩時靈者曰淨地上教他怕惡中
件真子坦露不守危險中藏身自前通之眼開

超靈歌第十

云

詩

僧瑤駐筆凝神

古首頌曰去去無標的未來只摩未有人相信
問不語笑文咳

贈同住歸寧頌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許成郭樂
山居身如寒木心芽絕不語唐言休梵言心期
盡空身雖長如來弟子沙門探深信共雲錫塔
成魏魏豈在青山嶺觀夫衆道不坐然脫去形
骸甚高上從來不說今朝某暗裏理頭覓玄暢
不留蹤跡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初學弟曰出家修道莫求安失念求安學道難
未得宜須求大道覺了無安無不安

志守得破頌云十五日已前師僧並離此間十
五日已後師僧共住此間去即打法頭破住即
亦復如然不去不住甚意如何是如是是是是
詩見聞頌曰好住這今離幽人聲喧從未來
登收無計遺孤疑

分明頌頌表命感德自是一物不似現現前
運古路頌與郎中盡心越境淨思意句裏無聲
聲外詳文字影像勝覺動覺靜指歸覺香
與蓋王馬使說求佛宿靜心念到山中爲求半
得耳神神向道却思思不得却波思思耳不通
專志頑宛轉宛轉宛盡疑見只摩分明無生已
絕內外不思露眉面如夢跡絕人相變
與學人宗教宗如滿手擇迦子未詳擇迦經變

未試共語開口難音聲
三句後意頌書出語多益益中帶有無却向書
前合教却意中殊

自餘化緣照始年月慈航安樂勸證嚴燈大師

超靈歌第十一

云

英福之塔

徑山和尚嗣馮山師謂鵲祥未親實錄師兩游
向父大王札重爲師賜号法濟大師師初出世
時未具方便不得穩便因此不說法過得兩年
復忽然迴心向徒弟曰我聞湖南石霜是作家
知識我一百未少師中豈無靈利者誰去彼中
熟學彼中氣道轉來拯救老漢時有一僧名金
表便辭發到石霜霜恰遇上堂曰便置問曰三千
里外又響石霜到來爲什摩寸步千里霜云我
道落帶手不長從此親近石霜四十餘日後却
歸本山成持和尚便有未由上堂說法時有人
問如何是短師云無銀眼裏者不補進曰如何
是長師云十聖不能量金表却歸石霜舉似前
話石霜微笑曰是徐和尚真實道人金表却問
石霜如何是短霜云真風曲進曰如何是長霜
云雙陸盤中不寫彩金表持此因緣來舉似師
師歡喜便上堂告衆曰南風吹來飽飽飽底住
你橫未堅來十字縱橫也不怕你時有人問與
摩去底人還有却來否也無師云我道金鐘開
不得金表持此話來舉似石霜霜當曰便上
堂告衆曰今日有徑山消息未諸上座德去徑
山徑山是真善知識具舉前話後却向衆曰只
如徑山與摩道還得十成也無雖然如此只道
得八分金表便出來問與摩去底人還有却來
否也無云金鐘開不得未作什摩石霜又住道
明上座欲去徑山時石霜臨發時便問一老
衆六時如何霜云須得万年進日直得万年後
如何霜云光乾聽徐光乾自後聽徐自後明上

超靈歌第十二

云

座持此間來便問曰一毫穿聚穴時如何
去須得老進日直得老後如何去登科聯你登
科拔隨餘技隨

靈雲和尚謂馮山在福州師諱志慈福州人也
一造大湯開其示教晝夜之寂如寒暑秋其能
為翁偶觀春時花繁花愈繁發悟喜不自勝
乃作一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逢花發幾抽
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曰白鷗
山和尚說其悟言馮山去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汝今既念善言識持遠而返錫歸國舉似玄沙
玄沙去諱當其諱當取像未微在僧道間正是
也和尚還微也無玄沙玄須與摩始得師玄互
古互今玄沙玄甚好甚好師玄暗暗玄沙送師
頌曰三十年來只知常與迴落義放毫光從此
一去雲霄外圖言辨性應法王中塔項口謗當
恒然直古今未微見開寶其現現現現現三十
載春盡花亦盡心師初創靈應復住靈雲玄
徒臻湊矣長慶初參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玄驢使走了馬使到來靈雲僧來問如何是佛
出世時事師堅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
時事師又堅起拂子其僧便發上靈雲靈雲問
迴太速乎其僧云問佛法不相當所以却歸來
靈雲玄俗舉看其僧便舉前話靈雲玄俗問我
我与你道僧便問如何是佛出世時事靈雲堅
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時事靈雲放下
拂子僧便氣拜靈雲便打之喝出僧舉似玄沙
玄沙玄諱如一片地作報費為你拖了東西四
畔並屬你了也唯有中心一樹由屬我在玄雲

靈雲集卷十九

八

木梨玄山上鳥水裏魚什麼人取得有僧舉似
師玄前三三後三三雪裏開華玄雲雲頂上孤
月明問諸方蓋皆難金未審和尚如何師玄唯
有箇中具雄雄鎮海涯問如何是西米意師玄
彩氣夜常動靜靈曰少逢間久藏沙場為什摩
功名不就師玄曰王有道三邊靜何勞方界禁
長城進口罷息干戈師玄曰何師玄問何師玄
雲雲問無邊際枯樹無花爭奈何問混茫未分
時如何師玄如露柱撞見進曰合生未後如何
師玄如一片雲點大清進曰只如大清還覺點
也無師玄與摩則合生未進曰直得就清絕
點時如何師玄由是真常流注進曰如何是真
常流注師玄如鏡常明進曰未審向上還有事
也無師玄有進曰如何是向上事師玄打破鏡
未相見問摩座不隨衆色未審作什摩色師玄
作白色進曰這个是衆也師玄玉本無瑕相如
誰於衆主問若王出陣時如何師玄曰才暮虎
耳進曰如何是才暮虎耳師玄坐見白衣天
進曰王今何在師玄其真龍顏
王敬初常侍謂馮山因見米和尚未公豎起
筆米和尚玄還解判得虛空不天官拋筆素上
便入宅更不出見今乃致疑公判棄州延慶寺
祖師堂懸碑文者是也播揚祖教洞明玄猷
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韻廣行于世矣
臨濟和尚謂黃蘗在鎮州師諱義玄姓邢曹南
人也自習其藝錄撰乃開化於河北提綱遠速
不教幽深其於樞機難陳示誨略申少分師有
時謂衆玄山僧分明向你说道五陰身內有無

靈雲集卷十九

七

七

位真人堂堂露現無毫髮許間隔何不識取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之去無位真
人是什摩不淨之物雲雲問舉玄林際太似好
手師問落浦從上有一人行棒有一人行喝還
有親疎也無落浦云如某甲所見兩個慈不親
師玄親雲作摩生落浦遂喝師便打之曰德山
見僧衆愛趨打師委得令侍者到德山打汝汝
便接取拄杖以拄杖打一下侍者遂到德山皆
依師拍德山便歸玄室侍者却歸舉似師玄徒
米疑這个老漢因僧侍立次師豎起拂子僧便
札拜師便打之復回僧侍立次師豎起拂子其
僧並不顧師亦打之雲門代云只宜專甲黃蘗
和尚告衆曰余昔時同參大寂道友名曰大愚
此人諸方行脚法眼明徹今在高安願不好群
居獨扣山舍與余相別時可驚云他後或逢重
利者指一人來相訪于時師在衆聞已便往造
謁既到其所具陳上說至夜間於大愚前說論
加論譚雅識復申問難大愚舉夕喟然不對及
至旦米謂師曰老僧獨居山舍念子遠未且延
一宿何故夜間於吾前無善語放不淨言訖杖
之數下推出問如門師迴背襲後陳上說黃蘗
聞已稽首曰作者如猛火燃香子遇人何乃虛
往師又去復見大愚大愚曰前時無慙愧今日
何故又來言訖便棒推出門師復返黃蘗問
和尚此迴非返不是空場黃蘗曰何故如此師
曰於一棒下入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頂
擎透頂彌山經無量劫報此埃思其可酬得黃
蘗聞已喜之異常日子且解歇更自出少師過

靈雲集卷十九

十

七

旬日又轉黃蘗至大愚所大愚見便擬捧師
師接得棒子則便倒大愚乃就其背歎之數
泰大愚遂遠點頭曰吾獨居山舍將謂空過一
生不期今日却得一子先招處和尚舉棒子問
師演侍者曰既曰他得悟何以却將棒打他侍
者曰當時教化全因佛今日成拳擲為君師因
此侍奉大愚經十餘年大愚臨化時囑師云
子自不負平生又乃拜吾一此已復出此傳心
第一莫忘昔葉白後師於鎮府臣化雖承普華
常讀大急至於化門多行蜀棒有時謂眾云但
一切時中更其開斷單目皆是回何不令只為
情生智隨想變體殊所以三界輪迴受種種苦
大德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日見在耳日聞
在手執担在脚雲奔本是一精明合成六和合
心若不生隨家解脫大德欲得山僧見家密所
報化佛頭十地備心備如密作兒何以如此甚
為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若是真正道派
豈不如此大德山僧略為諸人大約話破網宗
切須自看可惜時光各自努力自餘應機對答
廣彰別錄矣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化
諡号慧照大師澄虛之塔

觀和尚嗣黃蘗在福州師出家黃蘗寺密承黃
蘗宗教後復觀闍於丁墓山居小蘭若每為其
戶學者無由報達其門唯有日給餉食清信僑
流至時則扣之乃一開耳後回雲峯和尚初
入嶺父欽高峻遂往徃候手扣其門師幾出門
雲峯一見攔腰把住便問是凡是耶師面而與
一語云者野狐精便推出却閉其戶雲峯云只

報雲峯第九

十五

報

要識老僧言山到洞山洞山問近離什麼處對
云近離開洞山云有什摩佛法目綵對云某
甲問洞院如何是大人相面院云安三藏時則
有洞山向面院合掌云作家洞山又云某甲行
脚時遇者南泉南泉也有似這个因緣有僧問
如何是大人相面院南泉曰王老師三歲時則有
如今無洞山又問什摩處人對云某日無洞山
云什摩處出家對云某日石院山云什摩佛法
目綵對云某甲自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云
我若向俗道則別更有也洞山問此話便合掌
云你見古佛雖然如此只欠一問曹山礼拜便
請問頭曹山再三苦切問三度方得問頭入嶺
泰師舉前話進問為什摩故不道師云若道我
不道則忘却我口若道我道則失却我舌曹山
便歸洞山具陳前事洞山執手撫背云汝甚有
肝喉之分便下牀向黃蘗合掌云古佛古佛師
問安和尚只這一片田地合著什摩人好安和
尚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早是汚却也師住庵
時有一僧喫粥了便師師問汝去什摩處僧
云礼拜大為師云近那喫粥了去也其僧便住
與師了便師師恰得見庵前樹上有青蛇開口
便指云汝若去大為只這青蛇是白外掩要不一
故不盡影礼府五年過黃泉兵馬償債而終
臨死之時自乳涌高數尺益大摧化跡其可憫
陳和尚嗣黃蘗在睦州龍興寺師平生行密行
常製造黃鞋遺於人因此稱為陳黃鞋和尚
是也有時謂眾曰汝諸人還得个入處摩若未

報雲峯第九

十五

報

得入即向這裏入向復不得尋黃老僧珍重師
有時云明明向俗道向乃不知且況蓋覆將來
時有一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已留心
宗門中事乞師提綱師云問者宗門中事有什
摩難道恰問者老僧鼻孔上漫漫脚下底漫
漫教家喚作什摩座主教家無這个意旨師便
打之師問大德誰什摩經論答曰講十本經論
作摩生講士依文講你不解講經某甲則不解
講請師講云你不是曉經人某甲不會元師說
教云三股不同今當第一又問大德講什摩經
論士曾講十股本經論何得矣說對云某甲實
語師云雪上加霜拈過狀來我与你道不
妄語近前來便近前師云得与摩墨大德隔三
月後便悟又問什摩處來云江西未夏在什摩
處云雲居雲居切要麼作摩生云只今作摩生
拈上大人對云有什摩罪過師云雲居与摩道
是你与摩道云雲居与摩道師云三家村裏老
婆捏造主不得自領出主師見僧上衆云破也
什摩處是破雲師云破也臨濟見僧上未便喝
有僧問古人幾見人便喝意作摩生師喚僧正
僧正應答師云有什摩共語雲又云來來會摩
對云不會不會則念經持齋又問僧什摩處來
云遊雲山去來還見文殊摩云見什摩處見對
云臺閣上見師云見巡堆又云近前你識文殊
摩云不識師云年高眼長占得上座頭並無氣
息問相意与教意還同別師云教意是教意祖
意是祖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怕你不
問二恐你不曾便請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愧

報雲峯第九

十五

報

大隨和尚嗣安和尚師諱法真俗姓陳京山人也心行慈愍遠德高峻賑飢卹創已於人而天性敦於林壑守道不趣於浮世也大蜀皇帝警其德高勅書請詔師許老病不赴遲遲須送紫衣法號神照大師問僧什摩處去對云去城鄉札拜普賢師提起拂子云文殊普賢慈在這裏其僧便作圓相抱向背後師受侍者師云將一貼茶來尚師僧師欲頓世時患口渴師乃集眾上堂告云還有人醫得吾口摩有人醫得出來再三徵無人袒對師云若無人解醫老僧自醫師遂以手推正告衆

靈樹和尚嗣西院安禪師在韶州師諱如敏賓州人也自四十餘年大化漢國其道行孤峻一方賢德敬重極矣多有異行南朝札為師賜號知聖大師有僧問和尚生緣在什摩處去日出東方月落西山年多少師云今日生明日死問如何是法身云數碼也與飯去問佛法畢竟事如何師展開兩手鎮州大王請趙州共師齋次師問趙州大王請和尚廣和尚將何報答趙州云念佛師云門前无兒也解与摩道州士大王將錢來与靈樹

峽山和尚嗣西院安禪師在鎮州未親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問如何是西來意云中冬嚴寒問如何是深深家師云待你舌頭落地則向你道道吾休和尚嗣開南師每日上堂戴蓮花笠千身者欄籬聲吹笛口稱魯三郎士打動開南鼓盡留德山歌法樂自娛者是也有人拈問東山古人有言打動開南鼓盡留德山歌如何是

開南鼓去聽如何是德山歌云還解和得摩忽遇同道者作摩生去教他作摩應聲便作舞時作摩生去知音者不無亦須諱却諱却後如何云甚美哉嚴且為摩過時師入僧堂問第一座上座是什摩人對云東國人彼中還有這個揀人也無對去有既有來這裏作什摩對去只為有所以迴避來今日恰遇者師便可呵大笑却歸房次

俱胗和尚嗣天龍在敬安州未親行錄不史始然師因住廣時有屋眾名實際戴笠子執錫遊師三市卓錫前立問師日和尚若若某甲則下笠子師知其屋便發去師云日勢已晚且止一宿居去若若得則宿若若不得則進前行師歎曰我是沙門被屋眾所笑點雲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用欲出山參尋知識意蘇之中忽然神人報言三五日間有大菩薩人到來為和尚說法未逾旬日天龍和尚到來師接至前迎侍立之次具陳上事求審如何對他天龍堅起一指師當時大悟後來為眾去某甲得天龍和尚一指頭揮一生用不盡

勝光和尚嗣紫湖在台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云福州楊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去即便道進曰請師道去穿耳胡僧笑點頭資福和尚嗣仰山和尚在吉州師諱貞遂韶州順昌縣人也師有時把團子向面前去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却折破拖下拍開留去作摩生問如何是古佛心云山河大地問如何是納僧切急處云不過於此問室內呈表

時如何師士好個問頭學人札拜師云苦痛蒼天學人士此時學人重捧和尚如何云明日來和你道學人去苦痛蒼天師便打之問古人拈提豎拂此理如何又僧過夏問師某甲新入菴林在此間過夏未曾蒙和尚指教亦須往問遂至和尚所述其意則被師攔阻出云某甲自住此山未曾晤却一箇師僧眼問如何是一路徑離門師彈指一下却展手如何領會云不是秋月不明子自撒杆八九

祖堂集卷十九

主表

祖堂集卷第三

江下卷第七百六十六

五冠山瑞雲寺和尚嗣仰山齊禪師師諱順之俗姓朴氏涇江人也祖考並宋華嚴世世為達將忠勤之譽遺慶在鄉母昭氏柔能母儀芬芳蘭里懷娠之日頻夢吉祥免腹之時即多異瑞昔賢知此今又徵焉及乎付馬之期漸有牛車之量九為嬉戲必表殊常已至十歲精勤好學屬詞詠志即見凌雲剖義談玄如同照鏡既登弱冠道牙早就歛衽宣華之地長遊靜默之中遂乃懇告二親將隨繼侶志不可奪天容許便授五冠山剃髮仍適俗離山受具是歲行同結草心比護鵲因遊公岳遇神人邀請化成官閣若兜率天說法應緣後為殄滅若非徒至行圓孰能致感如此也洎乎大中十二年私發誓願擬遊上國隨入朝使利涉雲漢乘一隻之船過萬重之浪冒無懼舍不動安擇達到仰山慧寂和尚震度誠禮足願為弟子和尚寬余笑曰來何遲緣何晚既有所志任決住留禪師不離左右謔稟玄宗若願回於夫子之下如迦葉於釋尊之前彼中釋侶皆增歡悅執符初松岳郡女檀越元昌王后及子武武大王施五冠山龍巖寺便往居焉今政瑞雲寺也

師有時表相現法亦徒證理遲候此中四對八相○此相者所依涅槃相亦名理佛性相與群生眾聖皆依此相相雖不異迷悟不同故有凡夫有聖謂識此相者名為聖人迷此相者名為凡流是故龍樹在南岳土則為說法對諸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坐上唯聞說法不見其

形彼眾之中有一長者名曰提婆謂諸眾曰識此端不眾曰非其長聖誰能辨耶今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相然然聲言乃告眾曰今此瑞雲師現佛性非師身者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語猶未說師現本身座上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聲色者有人將此月輪相未問相中心者牛字對也

⑤此相者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何以故經云雪山有草名為忍草牛若食者則出醍醐又云眾生若能聽受諸大涅槃則見佛性故當知草喻妙法牛喻頌讚醍醐佛如是則牛若食草則出醍醐人若解法則成正覺故士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也○再此相者三乘求空相何以故三乘人聞說真空有心趣向未證入真空故表圓相下盡三牛也若將此相未問以漸次見性成佛相對之○此相者露地白牛相謂露地者佛地亦名第一義空白牛者諸法身之妙慧也是故表一牛入圓相也問何故月輪相下著三獸又月輪相中心著牛字對之耶答月輪相下三獸是表三乘月輪相中心一牛是表一乘是故舉三乘來現真空入證對之間向前已說月輪相中心著牛是牛食忍草相何故又言月輪相中心著牛者露地白牛相也兩處皆是同相牛何故說文不同耶答說文雖別相及牛則不異問若也不異何故兩家各現同相同牛耶答雖相及牛則不異見性達疾不同故兩家各現同相同牛問若論見性達疾各別者食忍草牛與露地白牛誰達誰疾耶

祖堂集卷第三

二八

若食忍草牛則明花嚴會中頓見實性之半故疾露地白牛則明法華會中三峰一牛故是故說文雖則不同證理不異故舉同相同牛明理智不異不言來實全同也○此相者舉果修目相何以故初發心住雖成正覺而不昇聚行尊華佛地行不過位故表此相也古人士履踐如未所行之跡則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又作月輪相中心者牛字對之○此相者圓果滿相也問何故月輪相上頭者牛字來月輪相中心者牛字對之答月輪相上頭者牛者非果修目相日輪相中心者牛字者因圓果滿相舉因來現果對之○牛此相者求空精行相謂門前草庵菩薩來空故經云三僧拔草菩薩行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求心不歇故表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月輪相中心者王字對之○此相者漸證實際相何以故若有菩薩經劫修行壞四魔賊始得無漏真智證入佛地更無餘習所恒似聖王降伏群賊國界安寧更無惡賊所恒故表此相也此下兩對四相遺產指實牛○此相者想解遺教相謂若有人依佛所說一乘普法普能對尊普能解脫實不錯謬而不了自己理智金像他人所說故表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則註上頭牛字對之○此相者識本還源相經云迴轉住空靈降伏難調伏解脫魔所縛超然露地坐識陰般涅槃者即此相也問何故註上頭牛字不註圓相中心人字耶答圓相中心人字者表理智上頭牛字者喻人想解若有人雖依教行前三義教而未顯白

祖堂集卷第三

二八

卷三

已理智者蓋是相解相解不生則理智現前故
法上頭半字不挂圓相中心人字是故經云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何故不許凡人依教學法
耶若者是智者依教何用識心凡人依教無益
問諸佛所說三藏經典有所用不若是不許依
教悟入依教相解是處要處故佛言阿難雖
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淨妙理如恒河
沙只益戲論當知依教相解無益問何故教去
聞佛教者蓋成聖果又云一毫之善發歸佛若
約上根人依教便悟直現理智定明若約
下根依教不悟想解無益以下根人依教勤謹
待後世者證言無益聞佛教者蓋成聖果一毫
之善發歸佛何況廣學經論及諸說者○牛
此相者迷頭認影相何以故若有人不丁自己
佛及淨土信知他方佛淨土一心專求往生淨
土見佛聞法故勤修善行念佛名及淨土者
相故表此相也志公笑云不解即心即佛其似
騎驢負驢者即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則
挂圓相下牛字對之○此相者背影認頭相問
何故挂下頭半字不挂圓相中心人字耶答衆
生未發真智未達真空故專求他方淨土及佛
往生淨土見佛聞法眾生若迴光發智還得真
空自己佛及淨土一時齊現不求心外淨土佛
故不挂圓相中心人字挂下牛字也問如何是
自己佛及自己淨土答衆生若發真智還得真
空即真智是佛空是淨土若衆生若發真智還
更求他方淨土及佛也是故經云持聞持佛佛
何不自聞聞又以下四對三和○此相者要由

經云志公

三

七

索蓋相亦名半月待圓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
更添半月對之此則問者舉面索蓋答者將蓋
者由由蓋相稱故已現圓月相也圓相則表諸
佛相也○此相者把玉見契相若有人將此相
來問圓月中心者某對之此則問者把玉見契
故答者識珠便下手○此相者釣入索籠相若
有人將此相來問某字邊添者人字對之此則
問者釣入索籠故答者識成寶器也○此相者已
成寶器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又作圓月相中
心者土字對之○此相者玄印相迥然超前
現衆相更不屬教意所攝若有人似个對面付
果然不見故三和六毫毫有錯天地玄隔然不
無玄會之誰能識此相也若是其人見而語會
如子期聽百牙之琴提婆見龍樹之相不是其
人對面不識似已人聞白雲之歌鷲子入淨名
之會假使後學機捷玄利將是則頓現如執把
咒咒同時相性遲鈍者學而難曉似盲人相
色而轉錯耳
師有時說三遍成佛篇於中有三意云何為三
一者證理成佛二者行滿成佛三者示顯成佛
言證理成佛者知識言下迴光返照自己心原
本無一物便是成佛不從萬行漸漸而證故云
證理成佛是故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又古
人十佛道不遠迴心即是即此義也此證理成
佛中若說體性都無一物通論三身不無一佛
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見性成佛故得成佛功
在文殊故古人士文殊是諸佛母所謂諸佛從
文殊生故言文殊者即寶智也一切諸佛因其

經云志公

三

七

寶智而證菩提是故文殊是諸佛母可
言行滿成佛者雖已窮其真理而順普賢行願
應位廣修普應之道而行周備悲智圓滿故云
行滿成佛也故古人云行到室即是後夾室是
故明知所行已周還至本室不實者即理也此
行滿成佛所證之理不異於前證理成佛之理
理雖不異行因至果故云行滿成佛也此行滿
成佛中若舉果德但以普賢行成佛道論三身
亦有一佛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別行行滿成
佛故得成佛功在普賢故古人士普賢是諸佛
父也所謂諸佛從普賢生故言普賢者即萬行
也一切諸佛因其萬行而證菩提是故普賢是
諸佛父耳

言一佛二菩薩者這那是理文殊是智普賢是
行此理智行三人同體故一不可捨也又一佛
二菩薩不為主伴以本體無上遮那為主以見
性智功文殊為主以萬行福力普賢為主是故
李玄通云一切諸佛皆以文殊普賢二大士成
佛菩提也又云文殊普賢為諸佛作以男長子
故知三人亦為主伴耳
言示顯成佛者如前證理行滿自行成佛已畢
今為衆生示顯成佛八相成道夫言八相者從
兜率天入胎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
涅槃等八相成佛故云示顯成佛當知八相成
道是報化非真是故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
涅槃以本願力故示顯自在法此經報化佛中
指真佛也經云吾從成佛已來經無量阿僧祇
劫故知釋迦如來無量劫前已成行滿大覺而

經云志公

三

七

為衆生故亦顯始成正覺今此攝述是賢劫千佛之中第四佛也過去莊嚴劫中一千佛現在賢劫中一千佛未來星宿劫中一千佛如是三劫中一切諸佛出現於世攝化群生相傳授記分毫不錯美譽者教典推尋古跡通觀一人成佛方堪應知三遠成佛耳伏請教唐佛位者略看茲歸却自思惟前佛後佛皆同此路如人行路新舊同轍故記而之也

師有時說三篇於中有三意 第一頓證實際篇 第二漸證實際篇 第三漸證實際篇

廣野中有一仙人名曰該通為大眾說者有衆生無始已未不悟性輪迴三界隨緣受報忽遇智者演說真教頓悟性便成心覺不依漸次故名為頓證實際是故經云靈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者即出醍醐是其意也衆中有一隱士名曰智通隱士人曰信知群品自有性地又一切智者演說真教不為一人何以故同開真教悟與不悟各各不同仙人告隱士言衆生雖有自性清淨圓明之妙若未達未多劫多時受別異身根性利鈍不等故同開真教悟與不悟各各不同不是智者說真教故經云猶如明淨日擊者真能見無有智慧心終不能見隱士啓仙人曰諦觀高指且尋來言智者說法不為一人悟與不悟唯在愚智然則愚智本來各各不同說法有何所用仙人告隱士言汝今諦聽吾為汝說智人不是本悟愚人不是未達愚人忽悟真說智人不是外來若也不用真教愚人成智人若也不用真教何處得利益是故

聖賢千

聖賢千

衆生若是指鈍者非開真教不曉性地衆生若是指利者非開真教不曉性地便是智人也何謂愚智有隔是故當知凡聖不隔指有利鈍智者說法亦不為一人猶如母鵝抱卵衆卵皆發賢聖不登可即受鵝唯不受衆卵安賢聖是則發與不發唯在卵性不是受鵝抱卵之禍一切智者亦復如是廣為大眾演說真教利鈍者頓悟性者不曉可則智者唯愛利根不受鈍根是知曉與不曉唯在根性不是智者說教之禍是故經云凡有開法不由他悟然則知假方便智者常說妙法悟與不悟此在學人不在智者隱士問曰衆生若是指利根開真教言下是發頓悟性此是何人仙人答曰此是智照文殊隱士問曰文殊智照在何處仙人答曰文殊智照是在性之隱士問曰智照與性地同異若何仙人答曰智照與性地不同不異隱士問曰智照與性地不同不異其義如何仙人答曰智照是能證之人性地是所證之法故不無能而所是故古人士以此無知之般若證彼無相之真諦故智與性不同又能證智照無知所證性地無非不有能所是故古人士智窮其陰能所而止故智照與性地不異隱士智通問仙人曰奉契高指頃頃疑網也于時該通仙人為大眾說先為智通已說見性若諸衆行不如此此衆中有遊子名曰行通隱士人曰見性如此衆行若何仙人告遊子言若有衆生忽聞真教頓見性地不在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名為衆行遊子答仙人曰我等習聞仙人演說法忽

聖賢千

聖賢千

聞真教頓悟性地名為智照文殊今承仙人說頓悟性地不在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名為衆行行此行者此是何人仙人答曰行此行者寄在音賢遊子問曰音賢大上寄何等位仙人答言寄在五位不至果位雖寄此位不佳此位衆人行時三菩賢遊子問曰寄位於目位乃至果位何等名為三菩賢仙人答曰一者此經音賢二者入經音賢三者果後音賢遊子問曰此三菩賢勝劣等級其義如何仙人答言此三菩賢勝劣等級其義不同謂所言出經音賢者見性之後行於對前方便境不無覺起之心已達心源不滯幻化之境故古人云不無所斷之郭還有能斷之智遊子問曰古人云若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障其義如何仙人答曰若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障者此是文殊斷我何以故文殊當性之時中不有異相故今言不無所斷之障還有能斷之智此是音賢斷我何以故音賢應位之時不無所斷之障故是故兩人斷成德不同不無兩人斷成德相靜斷成德之義遊子問曰已知文殊斷我如此若論音賢斷我斷現行耶斷音賢耶仙人答言若言音賢位中全無現行煩惱音賢等位斷我此是音賢煩惱遊子問現行音賢如何音賢全無現行之惑唯有音賢之障仙人答言凡夫對境起心不識前境後境作業即是現行智者對境起心知境虛幻不滯前境音賢故是音賢是見性之後行行之人故全無現行之惑唯有音賢之障若無音賢可斷何用難忍能忍

聖賢千

聖賢千

若無悲智成佛何用難行能行難行悲智二門
 不作依持成行是故古人云兩作皆依性悟成
 功德林終無寂意唯有諸群心行悲智廣大用
 智智能深利他無自利少聖誰能任然即知出
 離普賢聚行悲智而依勝道行又細說普賢聚
 行即行布圓融齊現新成德俱有自利利他
 離修智門悲門並成言行也繁興大用起必全
 真言行相也不無微位斷故位高則習氣漸薄
 行廣則悲智增進從十住乃至十地出經菩提
 已滿也而言入經普賢者一切群品中同類大
 悲是前出經普賢位中廣行悲智而自利利他
 行故不無斷成德之功雖斷成德之功出
 經已滿而不信出經無思之憂故於四生六趣
 廣行大悲同新化物之名入經普賢以此入經
 化物之德典前出經成行之功二心功齊平等
 故名為等覺悲智圓滿故名為等覺不取出經
 入經不取大智大悲故名為妙覺雖不取悲智
 出經入經普賢論果德無行不取無位不收也而
 言果後普賢者過行三昧是也謂妙覺位中雖
 不取出經大智大悲而不佳此還向出經入經
 大智大悲進頓踐於諸位中同類同心亦不
 定守一位隨緣任運廣作大悲於諸類中何位
 定不受於能作能受不作不受故名為果後普賢
 也若定取此人兩行者未會此人行處也所言
 三等普賢言不是三人一人行行依行勝劣大
 義三等普賢也所言一人者初頓證實際之時
 即文殊今隨緣行行之時即普賢故名為一人
 也此是通取內證外化也若以內證外化不同

祖堂集卷十

十五

普賢

故文殊普賢兩人若以通取能證所證及衆行
 不同即為三人也此大教意說也謂大經題士
 大方廣者所說之法故即通那是也佛者能證
 之人也故即文殊是也花嚴者隨緣之行故普
 賢是也此且一佛二普賢即為三人也若欲借
 行普賢行者先窮真理隨緣行行即今行與古
 跡相應如似開門造車出門合轍耳
 迴漸證實際第二時談通仙人為大衆說
 法若有衆生無知已未悟性地輪迴三界間
 三乘漸證悟三乘法三界處故有三乘人此忽
 聞真教迴成妙惠窮證實際故名為迴漸證實
 際也是故古人云門前三駕車是權乘露地白
 牛方明實證印其意也隱士智通啓仙人曰此
 迴漸證實際之者為彼頓證實際之人同異如
 何仙人答曰雖先已落三乘不在三乘故未蒙
 玄珠而今迴漸證實際故與彼頓證實際者不
 異是故古人云百川歸大海無百川名三乘歸
 一乘無三乘名也然則知此迴漸證實際之人
 與彼頓證之人不異也其愁迴漸與頓證同異
 自迴隨緣之心還照實際之理也隱士智通奉
 頌真說寂然無言也于時遊子行通啓仙人曰
 我等曾聞仙人演說若有衆生頓證悟性不
 住此重隨緣行行名為衆人行行此行者名為普
 賢今此迴漸證實際之後有人行衆行耶無人行
 衆行耶仙人答曰不無行衆行者所以者何迴
 漸證實際者即露地白牛故白牛運轉不住露地
 故不無行衆行人所言露地白牛者露地是所
 證之法故即通那是也白牛是能證之人故即

五十二卷第十

十五

普賢

是文殊是也白牛運轉不住此處故即普賢是
 也普賢所行即是衆行也一篇大意如此汝自諦
 觀同異自看耳 漸證實際篇第三時談通仙
 人為大衆說若有衆生無始已來未悟性地輪
 迴三界隨緣受報忽聞漸教信解漸發奇因六
 位經三祇教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斷成德始
 得無漏真智發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也是
 故古人云信根生一念諸佛盡應如偈目於此
 日證果未未時三大僧祇劫六度久安施養成
 無漏種方号不思議是其竟也時隱士智通啓
 仙人曰今此漸證實際之人頓悟實際之人同
 異如何仙人告隱士言雖漸頓不同而終歸一
 耳所以者何小川歸海全同一味漸解歸源豈
 有兩般也是故漸頓雖異歸源無二耳隱士智
 通奉仙人教不生異解退身默然也于時遊子
 行通啓仙人曰於前篇中間仙人說頓證實際
 後有行人此篇所明漸證實際之者漸證實際
 已後有行人耶仙人答曰雖不無行行不同前
 篇所明者頓證實際已後隨位行時出經入經
 乃至果後三等普賢皆今此漸證實際篇竟者
 依漸教方便經三僧祇修善隨行始得無漏真
 智以此無漏真智發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
 漸證實際已後雖不無行行而全依位等級故
 是故不同前篇所明也遊子問曰自開前兩篇
 中俱明能證之人所證之法乃至隨緣行人各
 各有名此篇中還有能證所證及隨緣行人名
 耶請為指出仙人答曰不無能證所證及隨緣
 行人名也謂能證之人者即是無漏真智亦報

祖堂集卷十

十五

普賢

身佛是也所證之法者即是菩薩亦名身佛是也行之人即是給與真智不可果位隨緣利初名為行人亦名化身佛是也和尚年六十三還化也謄寫了悟和師真原之塔

米和尚嗣漢州三教初常侍在西京未觀行錄其舊氏族師因教僧問仰山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師肯之有老宿屈師僧師未不排座位老宿在一邊坐師便具禮拜老宿老宿便起師便坐老宿都不作聲乃食席地上而坐到夜間告衆曰他家着在佛法中用心三日便合見若不見則不知師到三日後來去前日着賊僧問鏡清米和尚迴意如何云只見雞頭利不見鷄平臨濟問師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云是也作摩生是本米面臨濟一扣師云長老且寬寬濟側掌師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人喚作她未審吾師喚作甚麼師云若有佛見則同衆生見其老宿云千年挑柱

寶壽和尚嗣臨濟師諱法在鎮州未觀行錄不史化緣終始師問釘釘見說解釘釘是不對曰是也師曰還解釘釘得盡空摩對曰請和尚打欲將來師便打之對曰莫錯打某甲師云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有人舉以趙州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東山代第一云若是某甲半裏阿那不縫開不釘師初開堂時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之三聖云長老與摩識并人暗却鎮州城裏人眼去在

灌溪和尚嗣林濟在潭州師諱志開未觀行錄不

法苑珠林

法苑

法苑

史化緣終後遺書余師不禮拜便問什摩生師云無位吾士與摩則同空去也師云咄這套兒吾士有生可殺則不傷師到末山師始處師姑問從什摩處來師云露口表師姑云何不益覆師却問如何是末山師姑云不露頂進曰如何是末山中人姑云非男非女相連曰還變也無姑云不是鬼神幾什摩師肯之洞山問夫山作摩生對云只與洞山肯之有人舉似師師云金打水水洗水雲門問僧作摩生是全打全水水洗水僧云與銅餅與摩道還得摩僧云提了其開雲門肯之問如何是不傷之句師云滿口道不觸師初住灌溪山水化收基基有一言五

陰山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塔千級蓋山興化和尚嗣林濟師在魏府師諱存獎未觀行錄其史終始勤謹廣濟大師通符之塔師問僧甚摩處來對云崔崔師處來未師士還行得喝來也無對云不將來師云與摩則不從崔崔師處來僧便喝師便捧打師又時喚僧應勞師云點則不到又喚別僧僧云作摩師士到則不點問國師喚侍者竟作摩生師云一言引衆言怡山

指問泉什摩處是國師言莫自代云他家久少甚摩同光帝問師朕昨來河南得一個寶珠無人考價師士請皇帝寶珠者帝以兩手撥開雙頭角師士皇帝是方代之寶珠誰敢著價後魯祖和尚嗣灌溪在鄧州問如何是雙林樹師云有相身中無相身進曰如何是無相身師云金舍下鐵嶺嶺問如何是高峯獨宿底人師云夜半日頭明午時打三更問搭水車如何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法苑

法苑

師士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僧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云太鈍生進曰不是鈍生且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云靈機未會論邊際執法元來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普力靈云春來草自青日上已天明進曰如何是不著力靈云山頭石崩落平川烽火行

隱山和尚洞山行脚時迷路入山恰到師處師問此山無路從什摩處來對云來處則不無和尚後什摩處入此山隱山云我不從雲水來和尚是住此山是住此山不知和尚爲什摩不知云春秋不到來洞山便問如何是實中主云白雲蓋青山如何是主中主云長年不出戶賓主相去幾何云長紅水上波賓主相見有何言說云清風拂白月又偈曰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依青山都不知欲知此中意寸步不相離洞山因此頌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知此中意一老一不老因此龍牙大師造頌曰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衆

玄不是道空士一作相逢不易看因此曹山大師造頌曰今年日不虧來年種有期愛他年少父須得白頭兒興平和尚洞山禮拜師士莫老汚洞云礼非老朽者師云他不受礼洞山云亦未嘗止洞又師師云何處去云以派無所止師士法身必派報身必派云想不作如是見解師拍掌許之係福云莫不得幾个又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汝心是雖然如此猶未是云某甲問靈師士若向摩問取未人去云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法苑

法苑

玄汝試道看網山去不是山甲有人問米薪和
尚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去醜陋任君嫌不掛
要寬色

祖堂集卷第十

工父

繫